天下文化
健康生活

住院醫師夜未眠

HOT LIGHTS, COLD STEEL

LIFE, DEATH AND SLEEPLESS NIGHTS IN A SURGEON'S FIRST YEARS

by Michael J. Collins / 梅約醫學中心魔鬼訓練全記錄

邁可・柯林斯＿著
楊慧莉、蘇偉儀＿譯

當過計程車司機、做過建築工人、夢想當醫師很久的柯林斯，
滿懷欣喜的踏入梅約醫學中心，卻不知迎接自己的是世上最嚴苛的醫師魔鬼訓練營。
優秀的同儕讓他自慚形穢，沒日沒夜的工作讓他幾乎熬不下去，
但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他了解到每個苦難與折磨其實都是試煉。
一個全新的他正在醞釀成形中……

作者簡介

邁可・柯林斯

曾擔任梅約醫學中心骨科總住院醫師，目前在芝加哥與人合開一家業務繁忙的外科院所。與妻子派蒂和十二名子女同住芝加哥。這是他的第一本書。

譯者簡介

楊慧莉

美國亞利桑納州立大學英美文學碩士。學成歸國後，大半時間留守在出版界。曾任天下遠見出版公司資深編輯、商周出版副主編。中間曾轉任教育界，重溫兒時夢，過足老師癮。現專事文字工作。（譯本書1～31章及第40章）

蘇偉儀

1980年出生於台北市，畢業於陽明大學醫學系，現任台北榮總骨科住院醫師。酷愛自助旅行與結交新朋友，夢想著未來要與新婚妻子探遍世界每個角落。偶然間在美西翻到此書，如獲至寶，期盼與大家一起分享醫師光環下住院小醫師生活中真實的苦與樂。（譯本書第32～39，41～42章）

責任編輯／李宜芬　封面暨內頁設計／劉亭麟

天下文化 與您一起推動

讀一流書・做一流人・建一流社會

題字：名書法家　董陽孜女士

住院醫師夜未眠

HOT LIGHTS, COLD STEEL

LIFE, DEATH AND SLEEPLESS NIGHTS IN A SURGEON'S FIRST YEARS

by Michael J. Collins / 梅約醫學中心魔鬼訓練全記錄

邁可・柯林斯_著
楊慧莉、蘇偉儀_譯

我們從一個地方出發，到達另一個地方。但人生沒那麼簡單，是吧？人生道路或許迂迴，或許筆直。我們可能興奮地前瞻，也可能抱憾地回首。目的地在未到達之前都只存在於心中，一切任憑你遐想。而我們常常忽略了實實在在走過的旅程，喜歡去想像未知的目的地。

長久以來，我都忽視了這段旅程——一路上都是待克服的障礙和要忍受的嚴酷考驗；因為我從未選擇旅程，我選的是目的地。但是現在旅程結束，卻發現自己所在的位置其實沒那麼重要，反倒是回顧過往時，獨鍾這一路帶我到此的旅程。

108 第10章 巴比的報復
116 第11章 老弟
123 第12章 明尼蘇達的寒冬
130 第13章 蘇珊的屁股
138 第14章 時薪兩塊半
150 第15章 麻藥巡房
159 第16章 傑森的四隻手指
170 第17章 累得像狗
176 第18章 內心的爭戰
185 第19章 陽具棒搥挖師
193 第20章 我們只負責修補
201 第21章 基礎醫學課程

住院醫師第二年

第二部

001 序 一位外科醫師的養成 陳天雄
004 序 我印象中的梅約 江昭慶
006 前言

第一部 住院醫師第一年

013 第1章 進入梅約醫學中心
028 第2章 菜鳥單獨巡房
035 第3章 要逆來順受啊！
049 第4章 第一次切下去
063 第5章 死亡的氣息
076 第6章 媽媽和寶寶怎麼可以死？
085 第7章 身心俱疲
092 第8章 週六晨間研討會
101 第9章 冰上曲棍球賽

住院醫師第四年

第4部

307 第33章 「你老婆眞可憐」
314 第34章 獵鵝事件
325 第35章 遺忘莎拉
330 第36章 成爲總住院醫師
341 第37章 這個外表掛帥的世界
350 第38章 只要再一個寶寶就好了
355 第39章 下一個落腳處
364 第40章 修復？截肢？
377 第41章 各奔四方
383 第42章 旅程終點

206 第22章 可不可以讓海倫住院？
212 第23章 破碎的臉
223 第24章 小男孩的屍體
232 第25章 準備重回外科世界

第3部 住院醫師第三年

241 第26章 那條修長勻稱的美腿
254 第27章 下台刀給你開
260 第28章 第三個孩子出生
266 第29章 老「戰艦」
281 第30章 柏克醫師，放馬過來吧！
287 第31章 叫豪放女寬衣解帶
295 第32章 高飛狗也要照X光

前十大醫院排名均屬一屬二，是相當有名望及效率的醫院，遠自世界各地前來求診之病患不計其數。而梅約的醫師溫文儒雅，耐心教導，更是全球醫師嚮往的學習之地，難怪柯林斯醫師初入梅約醫學中心，會懷疑自己當初怎麼會被錄取，以及是否有能力完成訓練。

外科醫師的成長是極爲艱辛的一段過程，必須經過嚴苛的住院醫師訓練，才能獨立作業。猶記得自己剛由實習醫師進入住院醫師時，戰戰兢兢，什麼都不是那麼有信心，偏偏總醫師、主治醫師、科主任及部主任喜歡「電」的都是資淺住院醫師，日子著實難過；更擔心的是自己表現不好，讓人留下壞印象，就永遠不得翻身了。

病房之外，尚有份量相當吃重的手術工作，但資淺住院醫師只有拉鉤的份，唯有拚命學習、慢慢累積經驗，才能逐漸擔負較重要的工作，這是完全無法急就章的。任何急診也都少不了資淺住院醫師，夜以繼日，不能有任何怨言。好不容易熬到總醫師，打從會診、查房、安排住院手術及一些行政工作，無一不是總醫師的工作，儼然成了小主管，又要力求表現，看看是不是有機會升任主治醫師。這種奮鬥打拚的過程，非身歷其境，實無法體會其中甘苦。

柯林斯醫師在書中以生動的筆觸，鉅細靡遺記錄下來他由懵懂無知的資淺住院醫師升至總醫師期間心境的感受，相信接受過此種嚴格訓練之醫師，必能深切體會。而在病房中與病患接觸，不同病人的背景與心理狀態，柯林斯醫師均能設身處地的安慰與同情，這分

序

一位外科醫師的養成

陳天雄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理事長
台北榮民總醫院骨科部部主任

偉儀是我的學生。有天，他告訴我正在與人合譯一本書，書名爲《*Hot Lights, Cold Steel*》，想邀我爲這本書寫序。理由是我在骨科界夠資深，又是他的老師，也曾經去過梅約醫學中心做過研究員，實際體會過該醫院運作之情形，書中所描述之人物大部分均爲熟識。在無法推辭之下，我重新回味了梅約醫學中心的生活，所發生之事，歷歷在目，彷如昨日，別具一番滋味。

梅約醫學中心位在雙子城南方的羅契斯特，一個非常樸實的小鎮，人口不超過十萬，主要爲醫院及IBM公司。印象中，鎮上的人總是彬彬有禮，一片祥和。梅約醫院由梅約兄弟創立於一八九〇年，在基金會的運作下，有聖瑪麗及美以美兩座醫院，至今每年全美

序

我印象中的梅約

江昭慶
台北榮民總醫院骨科部主治醫師

二〇〇六年的夏天，我剛結束在美國明尼蘇達州梅約醫學中心骨科爲期一年的研究進修，回到台北榮民總醫院繼續骨科醫師的工作。

頭兩個月，偉儀是我的住院醫師。他告訴我正在與人合譯一本有關梅約醫學中心骨科住院醫師生涯的手記。很訝異在醫院沉重的工作外，這位年輕人仍保有對人文關懷的熱情。我拿到原文書及部分譯稿後，讀著讀著，慢慢回憶起在自己在梅約那年的生活，並試圖與書中的記述相比較，漸漸地，我喜歡上柯林斯醫師這本有趣的書。

在梅約的一年中，我除了擔任研究員外，還曾帶著家人看門診、住院、手術，讓我和梅約的醫師除了工作上的共事外，還有機會以病人家屬的身分來面對他們。相較於東西岸大都市的醫師，位於中西部小城羅徹斯特的梅約醫師們，確實像是鄉下的老好人，少了一

用心實在是一位好醫師所不可缺的。他在擔任總醫師時，面對危急之病人，到底應該如何做出最好的決策，以及天人交戰之心理過程，也都描寫得栩栩如生，這正是年輕醫師應該學習的醫學倫理。另外，柯文區教授在梅約醫學中心是相當嚴格與受人尊敬的老師，我曾經親身受教於他，感受到他的亦師亦友，潛移默化，實爲不可多得的良師。

偉儀身爲住院醫師，本身表現優異，天天過著如書中敘述之生活，其親身感受之深，難以言語形容，加上他英文造詣頗佳，本書的翻譯有了他熱情的參與，必能完全表達書中傳神之處，實爲難能可貴之作。

前言

聖瑪麗醫院急診室（St. Mary's Hospital Emergency Room）
明尼蘇達州羅契斯特市梅約醫學中心（Mayo Clinic）
住院醫師第四年的六月

急診室的門被撞開，救護人員衝進來，把病人推到一號外傷急救室時，我小跑步緊跟在旁。

「是個十四歲的孩子，給拖拉機碾到，」有位救護人員說。「我們到達現場時還有知覺，血壓一百／六十。右腿血肉模糊，有開放性骨折，到處都是泥巴。」

「叫什麼名字？」我問。

「喬漢森。肯尼．喬漢森。」

「肯尼，撐著點，」我在這個已失去知覺的男孩耳邊輕輕說著。

我掀開覆蓋男孩下半身的被單，一股濃烈的糞肥惡臭撲鼻而來。他的腿噁心難看的往

些高傲及市儈的狡詐，多了一些友善及教養。

而梅約的住院醫師，更是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在美國，住院醫師薪水相當於一般上班族，但工作時間多了好幾倍，也因爲醫師養成制度的不同，開始擔任醫師時，往往可能已在社會上歷練過，年齡也較大，加上中西部家庭超愛小孩，每個家庭有三、四個小孩並不稀奇，很容易可以感覺到他們生活上的壓力，以及急切想成爲獨當一面主治醫師所表現出的企圖心及自信。

柯林斯醫師以幽默的文筆，眞實記錄下他在梅約醫學中心擔任骨科住院醫師的四年生活，這和其他有關醫院、醫生的小說很不相同。我確信，對讀者而言，本書將帶來全然不同的閱讀經驗，也期待有一天國內也有那麼一位骨科醫師，寫下我們的成長過程。

上站起來。喬漢森太太雙手扣著丈夫的左手臂，依偎在丈夫身旁，一直盯著我手術褲上的血跡看。

我先自我介紹，接著告訴他們，肯尼雖然失血過多，但生命跡象有起色，狀況似乎穩定了。「我們才剛要送他去手術房，」我說。

想再多說點什麼時，家屬等候室的門突然打開，一個年輕人衝了進來。「爸！」他說。「我找到了。」

「這是我兒子艾略克，」喬漢森先生說。「他回農場去找肯尼不見的那一小段骨頭。」

艾略克把手伸進夾克口袋，然後遞給我一條乾淨的白色手帕，裡頭裹了一段七、八公分長、髒兮兮的脛骨。這東西其實不一定派得上用場，但我想讓這男孩覺得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便說：「辛苦了，艾略克，你幫了個大忙。」

「肯尼的腿有救嗎？」喬漢森先生問我。

當時我更擔心的是能否救活肯尼。這男孩休克過，差點就失血而死。我很想請他父母放心，但我的專業知識告訴我別做出任何承諾。「喬漢森先生，」我說，「我們會全力以赴的。」

「拜託了，醫師。拜託。」

我點點頭、握了一下喬漢森先生的手，又緊捏了一下喬漢森太太的肩，便直奔手術

一側扭曲，脛骨鋸齒狀的末端從髒兮兮的藍色牛仔褲裂口露出來。一灘血水暈開，濡溼了床單。

把男孩抬上一號外傷急救室的手術台時，他突然睜開眼睛，開始輕輕發出抽抽搭搭的嗚咽聲，同時搜尋著熟悉的面孔。我把手放在他頭部一側，輕輕撫摸他的頭髮。「肯尼，你現在在聖瑪麗醫院的急診室，」我告訴他。「你的媽媽爸爸也在這裡。他們在另一個房間。」

他轉動頭部呻吟著。「我的腿。天啊，我的腿！怎麼這麼痛。」

「我知道很痛，肯尼，我們會幫你。」

「血壓七十八／四十，」護士喊出數字。「脈搏一分鐘六十。」

我細細檢視肯尼的傷口。我在他斷裂的腓骨長肌末端下方，發現有坨血跡斑斑的糞肥插進骨頭裡，於是拿鑷子將這坨糞肥夾起丟到地上；又發現他脛骨前動脈上也有，再拿起止血夾夾起。病患除了仍有緩慢的滲流，大量出血已停止。

接下來的數分鐘，我們弄了一個小切口，插上鎖骨下中央靜脈導管，並打進滿滿的血和輸液。半小時內，就讓他的血壓上升至一百一／六十。我告訴護理長準備手術房。她拿起電話時，順口說男孩的父母想找我談談。

喬漢森夫婦坐在家屬等候室遠處的一個角落，兩個人擠在沙發上，見到我進來時，馬

我站在手術房的中央，明亮的燈光打在肯尼血肉模糊的腿上。我努力把其他事情拋諸腦後。前一晚睡了多少覺、今天接下來還要忙什麼，這些此刻都不重要。眼前有個差點就活不了的可憐男孩正躺在手術台上，毫無知覺任由幾個陌生人決定是否要割掉自己的腿。

我哼哼啊啊支吾了半晌。若是順從自然的反應，當然要挽救這條腿。儘管只有百萬分之一的機會也要姑且一試。這孩子才十四歲。試試看，會有什麼損失嗎？要真不行，再來截肢也不遲。這不是我們最起碼該給他的嗎？

我實在沒把握。肯尼的腿受損到這種程度，想挽救他這條腿的舉動可能會要了他的小命。

但是若換作是肯尼自己呢？他會選擇什麼呢？要是叫醒他說：「肯尼，你的腿受傷嚴重，我們該截掉它還是努力挽救它？」有誰認爲他會說：「截掉它」？

老天！他只有十四歲啊。

除了通風口的呼呼聲、心電圖監視儀穩定的嗶嗶聲，房間裡一片靜默。兩名麻醉醫師從手術台前頭無菌布單後方狐疑的望著我。其他住院醫師靜靜站在一旁，有人盯著地上看，有人凝視著眼前裂開的傷口，但就是沒人動，沒人出聲。他們全在等。

房。

他們把肯尼推到最大的那間十號手術房。在急診室裡，幾乎每個人都在大聲發號施令、喊著要醫療器材、衝進衝出的。手術房恰恰相反。這裡通常是靜悄悄的，就算要說話也儘量壓低聲音。在這裡，我們指揮若定。我們是外科醫師，手術房可是我們的地盤。

靠放在遠方牆邊的，是一台微微發出嗡嗡聲的呼吸器。心電圖監視儀發出斷續的、讓人寬心的嗶嗶聲。兩名麻醉醫師並肩站在手術台前頭的位置。他們才剛完成插管。手術房刷手護士站在後方台子前，小心排放手術器械。兩名流動護士進出手術房，帶來消毒過的器械托盤。角落裡，一名放射科技師在可攜式的X光機旁耐心等候。

我把那段脛骨交給流動護士，請她去消毒，接著便刷洗雙手，加入其他五位住院醫師的醫療團隊。這五位醫師各有不同外科專長，如今都圍在一條支離破碎的腿旁邊。男孩受傷的程度現在顯而易見。很大範圍的肌肉、皮膚和骨頭都不見了。部分神經和動脈也扯斷。泥巴、糞肥和肥料到處污染。

住院醫師一個接一個上前探查傷口，接著不是流露出畏縮的神情就是搖搖頭，最後都退後一步。沒人確信該怎麼做。是該盡全力挽救那條腿？還是截掉它？

他們全都看著我，因爲我是骨科總住院醫師，也就是得做出最後決定的那一位。

住院醫師第一年

第一部

業證書卻不久的二十九歲傢伙。

院方一個個介紹我們。這是張三，那是李四。梅約醫學中心是全世界最富聲望的醫療中心。我開始懷疑自己憑什麼可以待在這兒。我這個半路出家的毛躁傢伙。

其他住院醫師唸醫學院時，就在骨科實習過多次。他們大多數人晚上都在寫報告或做骨科研究。我唸醫學院時，晚上都在貨車碼頭工作：既沒做過研究，也沒寫過報告，在骨科也才實習過一次。我沒接觸過成人骨骼關節重建手術這個領域，而這卻是梅約醫學中心骨科極重要的一環。

介紹完畢，一位身材高大、唇厚、一頭灰白捲髮的人蹣跚步上講台。他自稱是哈丁（John Harding）醫師，骨科主任。他先表達歡迎之意，然後扼要介紹了梅約骨科的歷史，還一路追溯到一八九〇年代創建醫學中心的梅約醫師兄弟（Will and Charlie Mayo）。他說我們很幸運是在今天進入骨科。「二十年前既沒有關節置換術，也沒有關節內視鏡。現在能爲病人做的，是我那個年代幾乎想像不到的。」

哈丁醫師說完，一位滿臉皺紋、戴著厚片眼鏡的矮小男子走近麥克風。他等大家安靜下來後才開始自我介紹。「我是柏克（Benjamin Burke）醫師，」他說，「也是住院醫師計畫的主任。」致了幾句歡迎詞之後，他提醒我們這個專業的神聖性，還說大家會有段前程似錦的未來。「你們有四年時間在這裡，」他說。「頭兩年是資淺住院醫師，後兩年成爲

第一章 進入梅約醫學中心

我唸醫學院時就很熟悉這類型的研討會：有人提出病例，接著是某個倒楣的資淺住院醫師遭到拷問。一連串複雜的問題問下來，他結結巴巴的回答，而且每答必錯。大家認為讓資淺住院醫師無地自容乃好事一樁，因為這會激勵他加倍努力。

明尼蘇達州羅契斯特市梅約醫學中心
七月，四年住院醫師生涯開始前

某個燠熱的星期五午後，也就是住院醫師生涯正式開始的前一天，我們齊聚在梅約大樓十四樓的小間教室，參加新進醫師說明會。擠進這間教室的，有十五位聰明過人的骨科第一年住院醫師，還有我這個當過計程車司機、做過建築工人、夢想當醫師很久、拿到畢

「是邁可・柯林斯嗎？」

「沒錯，」我說，一邊回過頭。

這個體型粗壯、臉上有雀斑、滿頭雜亂紅髮的人伸出手來。「我是比爾・喬平，」他說。「我猜我們是同院的。」

我們握手時，比爾說：「見過這兩號人物沒有？」他朝後面一指。

有個看起來很友善，留著濃密的棕色八字鬍，戴了條細領帶的傢伙，一臉微笑的用兩手握住我的手。「我姓衛爾斯，」他說。「法蘭克・衛爾斯。眞的好榮幸認識你。」我後來得知法蘭克是懷俄明州來的農家子弟，臉上總是掛著燦爛的笑容，也有著寬大的胸襟。他的表現有多少是他的鄉下男孩習性使然、多少出自他的眞情流露，我大概永遠也弄不明白。

「我是傑克・萬寧，」說話的是位高個子，長得像運動員，戴副圓眼鏡，前額髮際線在往後退了。我也跟傑克握手，他接著問我打哪兒來。

「芝加哥，西區。」我說。「你呢？」

「玉米的家鄉，愛荷華州第蒙市。」

我回過身問法蘭克：「你是哪裡人？」

「我來自上帝的故鄉——」

資深住院醫師。要是你夠努力、技術夠好，最後一年我們可能考慮升你爲總住院醫師。」結語時還說：「這裡是梅約醫學中心，肩負病人的深深期許，而你們則肩負著我們的殷殷期盼。」

最後，柏克醫師的秘書小姐哈普金上來分發第一年的指派任務。

「梅約醫學中心有兩家醫院，」哈普金說。「這兩家你們都會輪到，第一年有十二個人分配到聖瑪麗醫院，剩下的四位則留在羅契斯特美以美會教徒醫院（Rochester Methodist Hospital）。」她說期待與我們每個人個別會面，並祝福我們「在梅約有個快樂、好運的四年」。

我打開我的信封。四個名字羅列在羅契斯特美以美會教徒醫院標題的下方：

比爾・T・喬平（Chapin, Bill T.）

邁可・J・柯林斯（Collins, Michael J.）

約翰・F・萬寧（Manning, John F.）

法蘭克・衛爾斯（Wales, Frank）

當我們依序走出教室時，有人輕拍了我肩膀一下。

後，他的注意力就轉移到資深住院醫師阿德・希斯崔（Art Hestry）身上去了。阿德帶我們上骨科樓層巡房。在梅約一天巡房兩次，每天早上由主治醫師領軍，但星期天除外。住院醫師每天下午得自己巡房，外加星期天早上。

站在第一間病房外頭時，阿德向哈丁醫師簡述病人狀況：「做過TKA，今天是第二天，引流管拔掉了。到目前爲止狀況良好。」這個簡報顯然引起哈丁醫師的重視，他點點頭，大步走進病房，我慢慢跟在後頭，心想TKA到底是什麼東東。

跟著巡房時，我儘量不出聲，總算沒有露出馬腳。但那個早晨巡房完畢，我整個人都給嚇醒了。我落後太多，得急起直追才行。

雪上加霜的是週六晨間研討會。柏克醫師警告我們：所有住院醫師都得參加這個研討會。我找到醫院禮堂時，研討會才剛開始不久。有個資深住院醫師正在講他的病例。他自信滿滿、滿口術語的表現令我肅然起敬。

「病人是五十二歲的農夫，三十年前就把右膝內側半月板拿掉了，內側膝關節有十年DJD病史。柯文區（Mark B. Coventry）醫師上星期三動了一個楔形UTO手術。」

我目瞪口呆坐在那裡，確定梅約醫學中心史上最無知的骨科住院醫師非我莫屬了。我全身發熱胡亂寫下：「UTO??」以及「查史文森的X光」。

我唸醫學院時就很熟悉這類型的研討會：有人提出病例，接著是某個倒楣的資淺住院

「你也從芝加哥來？」

「芝加哥？不是，老弟，我來自懷俄明州的風河鄉。那是大角鹿、野牛、小野馬的家鄉，還有綿延不絕的山峰。我猜你們芝加哥沒有像這樣的東西吧。」

我說沒有，但我們有一些很大的老鼠和蟑螂。

其他人走了之後，我回到住院醫師休息室，看看信封袋裡還有什麼。我知道梅約每位外科主治醫師都有自己的病人名單，也就是他的服務對象。每位主治醫師都會分配到一個資深、一個資淺住院醫師。我得知自己配給哈丁醫師時有些沮喪。

哦，太好了，我心想，這正合我意，就讓骨科主任發現自己雇用了個什麼樣的笨蛋好了！我想像他第二天就會來盤問我。

「柯林斯醫師，你做了多少研究？」

「研究？呃，我其實還沒——」

「那論文呢？有寫過什麼嗎？」

「論文？我有沒有寫過論文？不算有寫過。嗯，就是沒有寫很多啦。唔，我可能這個主題寫一些，那個主題寫一點，但都不是什麼了不得的東西。當然我寫這些論文時都很用心。事實上，幾乎每篇都是。我是有一些想法，但我——」

還好，哈丁醫師（住院醫師都叫他大約翰）第二天早晨沒怎麼注意我。握手敷衍幾句

涯，哪知不到二十四小時，這份欣快感急轉直下，覺得自己是冒牌貨、騙子，滲透到這個成員個個才氣出衆的社群。我的無知一旦被察覺，會有人要我馬上向住院醫師計畫的主任報到。我會被帶進一間燈光微暗的房間，裡頭排滿櫻桃木的書架，塞滿了一七〇〇年代起的各種醫學文獻，皮製的外封都已經褪色了。一臉陰鬱的柏克醫師會從幽暗的角落裡現身，告訴我他們犯了一個錯誤，而且是可怕的錯誤。他會交給我一只精雕細琢的木盒。

「動手吧，」他會說。「打開它。」

我會掀開蓋子，然後發現一把珍珠柄的匕首躺在小緞枕上，刀鋒散發出邪惡的光芒。

爲了住院醫師計畫好，爲了梅約醫學中心好，爲了每個執過手術刀的骨科醫師好，我會被促請「做該做的事」。柏克醫師不保證任何事，但我若上道，他們有可能把我的屍首放在解剖室的第一檯。

我回到醫生休息室，拿出哈丁醫師的病人名單開始影印，打算回去查閱這些病人的病歷。才剛把名單影印完畢，阿德就走進來了。

「邁可，」他邊說邊輕拍我的背。「這個週末我要去雙子城，你要當我的代理人。離開前我會完成下午的巡房，但明天的巡房就拜託你了。」

他一定是看到我臉上驚愕的表情。「別擔心，有什麼問題就打電話找任何一位資深住

醫師遭到拷問。一連串複雜的問題問下來，他結結巴巴的回答，而且每答必錯。資深住院醫師或主治醫師接著說出正確解答。大家認爲讓資淺住院醫師無地自容乃好事一樁，因爲這會激勵他加倍努力。

但我的情況不同。雖然我唸醫學院時非常優秀，但我對骨科的接觸卻甚少。聽到我的住院醫師同事出色的表現後，我懷疑自己的問題不單是經驗不足。跟其他人相較，我自覺患了無腦症，插頭拔掉就會腦死。我覺得自己好無知，要是哪個提問人點到我，連他都會不好意思。整個骨科要是發現低能兒就在他們當中，一定嚇得發抖。

傑克就坐在我後面，他傾身向前，問我做過幾次UTO，我裝作沒聽見。他幹嘛不問我坐過幾次UFO（不明飛行物）呢？至少我知道什麼是UFO。

我想那個早晨應該沒有人比我在座位上縮得更小的了。研討會結束前，我的頭滑落到椅背下方。要離去時，傑克說我好像快融化了，不過我至少沒被點到。我的秘密又可以再保住一個禮拜。

儘管研討會結束了，我還是頭低低的溜出禮堂，唯恐有人把我再叫回去，問我什麼情況下寧願選擇人工半關節成形術，也不選人工全肩關節置換術？我倒寧願把自己摔在地上，請他們殺了我，就此結束我的痛苦。

這果眞是場苦難。本以爲在梅約醫學中心當個骨科住院醫師，就此展開美好的職場生

只有想像力太豐富的人才會認爲我當得了骨科醫師。醫學院的學生都比我懂骨科。我親了親派蒂，喃喃地說自己的第一天「還好」。

「那幹麼一臉哭相？你做了什麼好事？是開錯了腳還是怎樣？」

「唉，老婆，我也不知道怎麼了，總覺得自己好蠢、好不適任。我連骨科最基本的知識都一竅不通。」

派蒂用她的手背搓揉我的臉頰說：「所以才需要住院醫師嘛。」

當晚，第三年住院醫師約翰．史蒂文生（John Stevenson）辦了一場派對。他眞周到，想到要邀請初來乍到的新夥伴。我和派蒂把滿週歲的女兒艾玲託給保姆。八點時，我們來到史蒂文生的公寓前按門鈴。

「進來吧，」來應門的傢伙說。「約翰在廚房。」

屋裡擠滿了人，我花了五分鐘才找到約翰。我交給他六罐裝的啤酒。他謝過我後說，希望自己不會用到這些酒。廚房已有一小桶了。

我和派蒂到處聽到一些零星片段的對話，什麼IM（Intra Medullary，骨髓）內釘、布第布萊茲（Putti-Platts，前肩修復術）和ACLs（Advanced Cardiac Life Support，高級心臟救命術）之類的，聽得我倆一頭霧水。老天，多希望找到能聊聊北歐海盜或北極星的人，

院醫師，他們會幫你。」

他笑呵呵地遞給我他的叩機說：「沒什麼大不了的！」說完揚長而去。

我站在那裡數秒，眼巴巴看著這可怕的東西，這個躺在我仍張開手掌上的叩機。就像拿了一瓶隨時會炸掉的硝化甘油，我戰戰兢兢的把叩機夾在皮帶上。

當天剩下來的時間，我拿來查閱病歷，慢慢搜集到一點資料，把它謄寫在手邊的索引卡上，如TKA是Total Knee Arthroplasty（人工全膝關節成形術）、ORIF是Open Reduction Internal Fixation（開放復位及內固定術）、UTO是Upper Tibial Osteotomy（高位脛骨切開術）。然而，有些東西即便我費盡了心思仍解讀不了。「病人是TTWB，」我讀著。這意思是屈臥太久太累了（too tired with bending）？還是三次沒流血（three times without bleeding）？或是沒喝啤酒渴死了（terribly thirsty without beer）？眞要命，我哪知道是什麼意思？當然我大可問護士，但他們要是知道我這個當醫師的沒有大腦，不把我丟出大門才怪。

下午六點，我回到我們在羅契斯特郊區的小木屋。我開進車道，老婆派蒂在後門迎接我。我和派蒂都是在芝加哥西邊愛爾蘭區長大的孩子，分別出生於雷沃津和湯瑪士的聖安醫院。派蒂不顧父母的全力反對，在我唸醫學院三年級前的那個夏天下嫁給我。

「說說看，」她用手臂圈住我的脖子說：「當骨科醫師的第一天過得如何？」

「不了，我在值班。」

「你的第一個晚上就要值班？資淺住院醫師只在院內值班，你不可能在值班。」

「阿德這週末上雙子城。他給了我他的叩機，要我值班。」

「什麼？」約翰把好幾位資深住院醫師叫來。他先把我介紹給大家，然後把阿德週末留給我叩機的事跟他們說。

他們都笑了。「典型的阿德作風，」他們說。「沒什麼大不了的！」

一分鐘後，就在我剛發現了蝴蝶餅時，叩機響了。我嚇了一跳，差點把碗掉在地上。總機指示我回電給美以美會教徒醫院。天啊，我心想麻煩真的來了，有人要我衝回醫院，執行某個聽都沒聽過的手術了。

我把可樂高舉過頭，心臟撲通撲通狂跳，好不容易擠出廚房裡壅塞的人群。我在房間找到一具電話，關起房門撥號。

「我是柯林斯醫師，」我對著接聽電話的護士說。

「柯林斯醫師？」傳來困惑的回應。「我們在找希斯崔醫師。」

「我代理他。」

「眞的嗎？」她說。「你是柯林斯醫師？好像沒聽說過你。」

「呃，我是今天才上陣的。我是跟哈丁醫師的資淺住院醫師。」

至少這些話題我插得上嘴。

我們經過一個專門動手部手術的住院醫師身旁時，他正大肆談論他們在一個女人身上動的手術。這女人除草時不小心把大拇指割掉了，他們便把她的大腳趾移植到手上。我環顧四周，沒人在笑，這傢伙好嚴肅。

我在廚房終於找到比爾、法蘭克和傑克。他們舉起手上的酒杯歡迎我們，接著大家彼此介紹自己的老婆。

艾莉絲，比爾的老婆，一個美得讓人驚豔的女人，跟比爾一樣也是紅頭髮。我後來得知她爲了搬來羅契斯特，放棄了前途看好的公關職務，剛在市立圖書館找到一份工作。

傑克的老婆蘇伊有雙親切的淡褐色雙眸及一頭棕色短髮。她比丈夫看起來更像運動員。他們大學一畢業就結婚了。傑克說他們明年三月就要生第一個寶寶。

「三月？」比爾屈指一算月份說。「蘇伊何時懷孕的，是昨晚嗎？」

最讓人嘖嘖稱奇的要屬琳達了，也就是法蘭克的老婆。琳達是位建築師。她一身剪裁大方的短衫和窄裙，看起來老練、圓熟，與法蘭克的單純、質樸相映成趣。他們結婚時，法蘭克在唸醫學院，琳達唸研究所。

約翰經過，看到我在喝可樂。

「邁可，你不來點啤酒嗎？」

「我還在。」

「那我們可不可以把她弄起來呢？」

再想也沒有用，我不可能推敲出什麼正確答案。我做了再也聰明不過的事：拜倒在護士慈悲的石榴裙下。

「安妮，」我說，「我才剛來，眞的不知道。你們通常是怎麼做的？」

她的機會來了。要是她曾給哪個自大的住院醫師羞辱過多次，現在可是她扳回一城的時候。

我靜候答覆。她沉默半晌後，然後一定是同情我，竟讓羞辱我的大好機會白白錯失。護士幫我解圍，這不是第一次，當然也不是最後一次。

「我們通常讓他們起來。她手術後的狀況還不錯。我想希斯崔醫師只是忘了寫術後醫囑。」

「哦，好，那就沒問題，你可以把她弄起來。」

「醫師，謝謝。」

我大吐了一口氣。「安妮，我欠你一次人情。」

「沒關係啦！」她笑著說。「那阿德去哪兒了？」

我不確定這種「代理」是否也表示要幫他圓謊。「阿德？嗯，阿德在，呃……」

「哦，好吧！」她識趣的說，然後公事公辦的繼續說，「我叫安妮，是照顧維特雪太太的護士。我們可以讓她起來嗎？」

我慌亂的搜尋記憶。維特雪太太，維特雪太太，我依稀記得這個名字。我頓了一下，最後喃喃自語起來：「維特雪太太……？」

「沒錯，就是住在七二一四病房的維特雪太太。她三天前做了ＴＫＡ。」

ＴＫＡ，驚慌中我想了一下。哦，想起來了，就是人工全膝關節成形術。

我至少知道這是什麼了，但可以把她弄起來嗎？我一點頭緒也沒有。我不知道「我們」是否總是讓病人做完這種手術後第三天就起來走動，還是根本不這樣做。維特雪太太搞不好就是瑞士或哪個國家的總統夫人。要是我做錯決定呢？我彷彿可以看到第二天的羅契斯特市《郵報》頭條新聞寫著：

白癡小醫師讓瑞士總統夫人術後第三天就起來走路導致整條腿脫落

屆時我就完蛋了。我在梅約的職業生涯一天就結束了，儘管我還得繼續留在羅契斯特多年，等候拖拖拉拉的誤診審判。

良久我沒吭一聲，護士終於開口：「哈囉？你還在嗎？」

第2章 菜鳥單獨巡房

「反正沒人會對資淺住院醫師要求太多，」約翰繼續說。「只要人家叫你做什麼，你就做，還有，隨時準備上刀，以及清楚職責內的每個病例就可以。」我謝過他後回家去，但感覺卻更糟了。「隨時準備上刀」這是什麼意思？

第二天

事實終於擺在眼前：阿德不在鎮上，哈丁醫師在睡覺，有人得巡房，這就留給我這個最菜的新兵負責了。

歸我們團隊負責的病人有十五位，大多動過髖關節或膝關節置換術，而這些手術我都沒見過。我只想安然度過早晨，別犯什麼嚴重錯誤就好。我決定一大早就巡房，病人那時

「怎麼樣？」

「他……，他現在沒辦法接電話。」

「哦，想也是。我猜他一定病得不輕。請轉告他我希望他快點好起來。」

「我會的。」

「告訴他明早吃一兩顆阿斯匹靈、額頭再敷一包冰塊，可能會好得快。」

「哦，我確定阿德再也不——」

「醫師，晚安。」

我掛掉電話，鬆了一口氣。我差點通不過第一個考驗。我走出房門到客廳，謝過約翰的邀請後，就和派蒂打道回府。我想好好睡一覺，隔天一早還得巡視哈丁醫師的病人，而且是單槍匹馬。

我站在第一位病患的房門外幾分鐘，仔細查閱他的病歷，檢視患者的排泄量、生命跡象、病程進展及治療記錄。之後，我慢慢吐了一口氣走進去。

「是賴立夫先生嗎？」

沒回應。

我又叫了一次，比前次更大聲一點。「是賴立夫先生嗎？」

最後，我伸手搖晃他的前臂。「賴立夫先生！」

「啊？」

「你好，賴立夫先生，我是柯林斯醫師。」

「誰？」

「柯林斯醫師，還記得嗎？跟哈丁醫師在一起的住院醫師。」

「哦，想起來了，你是柯羅尼醫師。怎麼啦？」

「沒事，我只是來看看你的狀況。麻煩讓我看一下你的手術切口好嗎？」

就這樣巡視了一個又一個睡眼惺忪的病患。我手邊有哈丁醫師交辦的事項清單：「拔掉她的引流管」、「幫他換藥」、「給他打石膏」等等。在來到艾倫邦太太的病房之前，事情進展得挺順利的。艾倫邦太太八十二歲，從拜倫的護理之家過來。她在澡盆裡跌倒，髖關節骨折，哈丁醫師四天前把它接好。

還睡眼惺忪，就沒精神問東問西了。

清晨四點五十七分，我把車開進美以美會教徒醫院西側的停車場。走進後門時，安全警衛坐在櫃台看雜誌，他抬起頭來：「出急診嗎，醫生？」

「呃……」直接默認還比較容易。「是啊，出急診，」我附和。這樣說也沒錯。我要是那個早晨沒把巡房搞定就失業了。對我而言，這可眞緊急了。

我走進醫師休息室，驚慌的發現並沒有電腦名單。我後來才知道名單要到清晨六點半才會印出來。我手上有前一天的名單，但要是哪個法國外交官或阿拉伯回教領袖剛好昨晚上住進來呢？要是他稍晚打電話給在高爾夫球場的哈丁醫師，要求了解爲何沒人到他病房治療他股骨上的綠色黴菌呢？

往骨科樓層的路上，我的腳步聲在幽暗的走道迴盪著。有個護士看見我從架上拉出一份病歷。

「醫師，有問題嗎？」

「沒問題。只是巡房要用。」

「現在巡房？五點十分？」

「我想早點開始。」

她搖搖頭，繼續她的病歷歸檔工作。

噓！你不一定要——」我往後退，撞到前來查看騷動的護士。

「哎呀，你現在把老太太惹毛了，」護士說。

我攤開兩手。「我只是檢查一下她的切口。」

「放輕鬆，」護士說。「老太太今早有點腦筋不清楚。一小時前她拉掉點滴管，我重新裝回去時她還想咬我呢。」

艾倫邦太太把病袍抓在胸前，我退著走出房間時還一直瞪著我。還剩兩個病人要看。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像力豐富，他們看到我時表情好像很奇怪。

七點三十分前我回到醫生休息室，查看哈丁醫師的新名單。謝天謝地，沒什麼法國外交官或阿拉伯回教領袖在晚上住進來。約翰經過一晚的折騰，看起來有些糟。他在撕印表機上的病人名單報表。我謝謝他昨晚的邀請，並告訴他我玩得很愉快。

「你今天巡房了嗎？」他問。

「剛剛巡完。」

「剛剛巡完？你幾點開始的，一早六點嗎？」

「不是，是五點。」

「你瘋了嗎？沒人在星期天五點巡房的。」

當我告訴約翰幹麼那麼早巡房時，他會心地點頭。

我進去時，她坐在床上拉毯子。

「艾倫邦太太，早安。我是——」

「你是個壞雜種，那就是你的眞面目。」

我猛然停住，覺得腹部遭受重搥。「艾倫邦太太，如果我做了什麼冒——」

「你什麼都做了！你和其他人都是！這家旅館是密爾瓦基最糟的。我再也不會回這種爛地方。」

密爾瓦基最糟的旅館？啊，她這樣說我就明白了。她說我是雜種這種話，我也不用放在心上了。

我放心的露出笑容，走過去檢查她的手術切口。我小心撩起她的病服衣角往後拉。嗯，她的切口復原得很不錯。

艾倫邦太太拍打我的手。「你在幹麼？你這個小——」

「抱歉，艾倫邦太太，我只是要檢查你的手術切口。」

「變態！**你這個性變態！**」她向我揮舞她的左手，點滴架跟著搖搖欲墜。

「艾倫邦太太，拜託，我是你的醫師啊。」

「你是骯髒的性變態，這才是你的眞實身分！」

我後退，對她猛擺手。她叫那麼大聲，整層樓一定都聽到了。「噓，艾倫邦太太。

每個人都不錯，除了我以外。過去的四十八小時我猶如置身地獄。

我不禁懷疑，難道未來四年的日子我都會這麼過嗎？

「聽著，」他說，「你不會有事的，別擔心！首先，骨科醫師不像跳蚤，沒人會一天二十四小時緊盯你著不放。」

「跳蚤」是個貶抑詞，用來形容內科醫師。外科醫師說內科醫師總是一大群聚在一起跑東跑西，就像跳蚤一樣，忙得團團轉，卻少有建樹。

「反正沒人會對資淺住院醫師要求太多，」約翰繼續說。「只要人家叫你做什麼，你就做，還有，隨時準備上刀，以及清楚職責內的每個病例就可以。」

我謝過他的良心建議後回家去，但感覺卻更糟了。「隨時準備上刀」這是什麼意思？我難道得在看都沒看過人工全膝關節置換術之前，就學會怎麼上這種刀？

我拆開全新的甘貝爾（Campbell）《骨科手術學》（*Operative Orthopedics*）封套外的玻璃紙，研讀起臀部和膝蓋的人工全關節置換術那幾個章節，結果卻被打敗了。我讀到一個句子，發現裡頭有一個陌生字，接著在查那個字時，又發現定義解釋裡還有我從未聽過的字，於是又去查那個字，很快的，我就忘了自己當初是從哪個字開始的。

「情況還好嗎？」阿德星期一早上問我。

「哦，不錯，」我邊說邊把叩機還他。「沒什麼問題。有一兩個人傷口化了點膿，但每個人的狀況都還可以。」

餐。」

骨科住院醫師老是坐在一起，常常霸著餐廳兩到三張長桌。雖然偶爾會讓醫學生跟我們同坐，卻向來拒「跳蚤」於千里之外。

有一天吃早餐時，我聽著資深住院醫師爭論動人工全膝關節置換術之前，該不該拿掉前次高位脛骨切開術放進去的U形釘。我從未參與這些對話。他們說的內容，我幾乎都聽不懂。

桌子那頭有人在讀早報。傑克前一晚值班，如今用手撐著頭，眼神渙散的在發呆，面前擺了杯冷咖啡。接著好幾個叩機響了。叩機的主人匆忙離去，留下吃到一半的早餐。別的傢伙上來占了他們的位置，好幾個對話又同時上場。

「我沒開玩笑；她一直對赫爾（Tom Hale）醫師揮舞煙灰缸，跟他說有一群伊朗的魔鬼兵團，手上拿了有毒的長柄叉，要等她入睡後開始戳她的鼠蹊部。」

「我一開始努力修整側邊，但就是沒法讓它復位，於是便切開中間面，修復韌帶後，再回去用鋼板固定側邊。這麻煩事花了我差不多兩小時。」

對這種專業談論不感興趣的阿德，倒對一個女人的裙子發表了高論，他是在羅契斯特唯一的單身酒吧迪巴特之屋看到那個女人的。「差五公分我想我就看到秘境了，」他說。

阿德常在早餐時間用他最新的獵豔故事款待我們。他人長得帥，又機智，還是優秀的

第3章 要逆來順受啊！

大約輸從護士手上拿過鋸子，然後身體往右靠，讓重心穩一些，接著鋸掉脛骨的頂端，再翻過膪骨，鋸掉底面部分。我在一旁入迷的緊盯眼前的一景一幕。病患的膝蓋被一片片切開來，鋸下來的大塊大塊骨頭散落在現場各處。

七月

熬過那個週末，我比較有信心了。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和阿德開始摸索出一套工作常規。每天我們一起在醫院餐廳共進早餐。按照規定，只有前一晚值班或一早六點前就值班的住院醫師才有資格享用免費早餐，但第一天我在結帳隊伍裡伸手拿皮夾時，阿德瞧見了便說：「別理那個胡說八道的規定，只要你跟大家一樣辛苦工作，就可賺到一頓免費的早

經滑過病患膝蓋正面，出現大大的切口。層層脂肪向兩側攤開。儘管包上止血帶，血液還是開始從某些點滲流出來。

不到一分鐘他就打開了關節囊、翻出臏骨，露出關節。我可以看到磨損嚴重的軟骨、骨刺以及軟骨遭侵蝕部位的骨頭。哈丁醫師會偶爾切除一團脂肪，把它丟進手術台旁的小桶子。

看到關節後，哈丁醫師就拿起護理台上的電鋸，開始鋸掉股骨的末端。電鋸咿咿歪歪的刺耳聲令人不安，在對外科手術的精細特性有了先入爲主的觀念後，更加劇了這種心情。

「內側膝關節侵蝕得尤其厲害，」大約翰完成股骨的切割後說。「脛骨得用這個角度切。」他邊把牽引器塞進膝蓋的另一邊，邊咕噥說。

「這邊。拿好這該死的東西，」他轉身對我說。

我抓住牽引器。

「別那麼怕，它又不會咬你，」大約翰說。「拉緊。我必須看到整個臏骨平台才能切。」

他從護士手上拿過鋸子，然後身體往右靠，讓重心穩一些，接著鋸掉脛骨的頂端，再翻過臏骨，鋸掉底面部分。

運動員，簡直迷死女人不償命，在梅約可是位傳奇人物。他身邊總不乏美女同行。雖然他這外科醫師的技術還不錯，工作有時卻顯得漫不經心。他的主要興趣是在人體構造上而非骨科，對此他毫不隱瞞。

「畢竟，我只是個血肉之軀，」他情不自禁嘆了一口氣說。「她對我的誘惑，我想再多抵擋一分鐘都辦不到。最後只好違背良心，委身於她了。」

「違背良心，哈？」

「即使義人一天也要跌倒七次。」

「這正合你意吧。」

我和阿德把施蜜特太太扶上手術台。麻醉醫師讓她睡著後，我們在她大腿上方包了一個止血帶，做好一切準備、蓋上無菌布單後，就去找哈丁醫師過來。我好興奮。我從來沒見過人工全膝關節置換術，這是第一次。

大約翰從職員休息室過來，消毒刷洗後拍拍兩手，便走近手術台，用那雙大手握住病患的膝蓋，上上下下彎了幾次。他觸按患者膝蓋兩側後，便伸出手。

「手術刀，」他說。

刷手護士啪搭一聲把手術刀交到他手裡。我還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時，大約翰的手已

經有些期待他會開始唸咒語了。

三分鐘後護士跟大約翰說準備好了。他把那白色黏稠的混合物（我後來知道這是骨水泥）敷在骨頭末端及人工關節的底面，然後把人工關節接在骨頭上，再拿起一支大槌子，開始敲敲打打，敲進正確的位置裡。

多奇怪的世界！血液、骨頭、身體各部分、鋸子、槌子全都齊聚一堂。跟我期待的完全不同。我們似乎比較像建築工地的木工，不像手術房的醫師。我覺得這事好令人興奮，無奈其他人看來似乎認爲這很稀鬆平常。我希望他們也像我一樣，感到這件事不同凡響且令人肅然起敬。我們打開了人體，切除部分，丟掉它，然後加進新的東西，接著又把它關起來。一、兩天後這人又能走路，痛苦也消失。眞是太神奇了。我要永保這份敬畏和著迷，不讓它變成例行公事。

下午五點，我們開完最後一台刀。前一晚我值班，雖然有睡幾小時，但一整天待在手術房可把我累壞了。我精神不濟的靠在住院醫師更衣室的牆上，打電話給派蒂，請她來接我。

十五分鐘後派蒂把車停在醫院後面的入口。艾玲在嬰兒座椅上吃著手裡的一把動物圖樣餅乾。她揮揮空著的手算是跟我打招呼。

我頭伸進車子後窗，在艾玲額頭一處乾淨的角落吻了一下。派蒂坐到駕駛座旁的位

阿德拿抗生素溶液沖洗傷口時，大約翰轉身指示刷手護士準備他接下來要用到的人工關節。而我在一旁入迷的緊盯眼前的一景一幕。病患的膝蓋被一片片切開來，鋸下來的大塊大塊骨頭散落在現場各處。我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好像已經很習慣周圍都是切斷的肢體。

阿德沖洗傷口時，沖洗液從膝蓋的一側溢出。「嘿，呆瓜，」他小聲地說。「你來吸一吸好嗎？」

我抓了抽吸管和海綿，開始清理。

約翰完成人工關節組件的揀選。護士打開這些組件，放置在後面那張消毒台上。大約翰接著轉身對著我們。

「現在，」他說，「好戲要上場了。」

首先，他把組件架在股骨和脛骨上頭，比比看合不合，接著又拿出鋸子把脛骨的一邊再修掉一些。

「好，」他轉身對刷手護士說，「你可以攪拌了。」

護士從一個塑膠袋倒出一些白色粉末，放進她面前的盤子裡，接著打開一罐棕色小藥瓶，把味道強烈的液體倒入白色粉末上開始攪拌。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大約翰該不會是要像巫醫一樣把這玩意噴灑在病患身上吧？我已

那天早晨餐桌上的話題是肩膀脫臼，一如往常，我坐在那裡聽。他們談到有種叫做不理撕脫（Bristow）的手術，我問阿德這是什麼手術。威爾亨露出一副不可置信的樣子。「別告訴我這傢伙是骨科住院醫師，」他對餐桌上的每個人說，接著轉身對著我。「你是醫學生還是『跳蚤』？」

「我目前在哈丁醫師的團隊當資淺住院醫師。」

「你是**骨科**住院醫師？」他嫌惡的舉起雙手，一副被打敗的樣子。

我嚇壞了，對自己的無知心虛得很，完全無招架之力。阿德站起來仗義執言。

「威爾亨，別太過分，他還不錯。」

「不錯？老天，有這種沒聽過不理撕脫的骨科住院醫師嗎？」他搖搖頭，繼續吃他的煎餅。我以為我這個無名小卒沒事了，才剛要喘口氣，他轉過來對我說：「你知道髖骨跟大腿骨是相連的吧？」他對自己的妙語很得意，還環顧桌子四周，鼓勵在座其他人加入嘲笑行列，有一、兩個人買他的帳，直到阿德又一次制止威爾亨。

「阿德，隨便你怎麼說啦，」威爾亨在笑聲漸漸退去時說。「反正，是你要忍受他。」

真是啞巴吃黃連。阿德看到我臉上的表情，便抓住我的手肘。「別這樣，加西阿斯（Cassius，謀殺凱撒的刺客之一），」他說。「我們還要去巡房呢。」

威爾亨這時已經把我忘得一乾二淨，他對幾位尚留在餐桌旁的同事講述韌帶治療的組

置，換我開車。我把車晃出停車場時，派蒂把左手搭在我前臂上。

「想我嗎？」她說。

我轉身看著她，點點頭，雖然很睏，還是微笑著說：「永遠想你。」

派蒂沾染了我那分興奮之情。她是位護士，會說我們的行話。我當住院醫師的前幾個月，派蒂可能比我更懂骨科。她好喜歡聽我講工作上發生的大小事。大多數的年輕夫婦談的不是電影就是書本或運動之類的。我們談的卻是骨科，而且是隨時隨地，車裡談、餐桌上說、餵小孩時講、洗碗時繼續，連枕邊細語時也不放過。

「那傢伙流那麼多血眞是不可思議，」有天晚上，我關上燈後伸手去摸她時說。

派蒂當下樹立界線。「我們是要說流血的事，」她邊說邊把我手推開，「還是要——」

「流血？誰在乎這個？幹麼要在這時候談什麼流血？」

威爾亨（Jonathan J. Wilhelm）醫師吃了一口煎餅，優雅的用餐巾紙擦拭嘴角，突然間他用拇指指著我。「老天，這傢伙哪來的？」

威爾亨是資深住院醫師，跟人談話時永遠想主導，喜歡大放厥辭。大家都知道他期待自己當完住院醫師後被梅約留下當主治醫師。

——住院醫師一律出席週六晨間研討會，**不得有任何藉口**!!

柏克醫師身爲住院醫師計畫的頭頭，掌控我們的人生。他是我們的上帝和主人，是開往拯救之路的火車駕駛。若非柏克醫生開恩，我們就無法成爲骨科醫師。

「要小心柏克醫生，」阿德警告我。「每年總有一、兩個傢伙觸他的霉頭，他就讓他們痛不欲生。他會在週六晨間研討會找他們的碴；要是他們領帶繫歪了，他就在走道上擋住人家去路。反正是無所不用其極。別想在那人頭上撒尿，小心屁股生瘡。」

我打算離柏克醫師遠一點。要是他發現我有多無知，準把我埋了。我不斷給自己洗腦，要「善盡本分、保持緘默、少引人注意」。在梅約，我是隱形的住院醫師，也打算就這樣隱形下去。

要在哈丁醫師的團隊隱形倒也容易。不到一星期，他一定已經發現我落後得有多嚴重，他做了一件最仁慈的事，那就是：當我是空氣。每次我們一起巡房，他總是跟阿德說話。在手術房，也只有阿德獲准操刀。我甚至都不確定大約翰知不知道我叫什麼名字，但我不怪他。我應該努力讓自己達到一定的水準，這樣人家才會願意教我。

當然，我有很強的學習動力。當了解自己的決定有可能導致某人的死亡或殘廢後，可把我嚇死了。沒錯，院方是有一些安全措施。沒有人會在我第一天上陣就交付我一把手術

織學。

「算了，」阿德邊說邊把我帶開桌子。「這傢伙是個粗人。要是梅約請這種人留下來當主治醫師一定是瘋了。」

梅約的工作週分成手術日和門診日。我們不是整天上刀，就是整天看診。手術日時，我在每台刀裡擔任第二助手。阿德偶爾會操刀，但我做的頂多就是拿好牽引器和開立術後醫囑。門診日時，阿德和哈丁醫師看病人，我就尾隨在後。

有天早晨巡完房後，我和阿德上梅約大樓十四樓。我們擠進骨科住院醫師休息室的大門時，有三個傢伙剛好要出來。休息室裡頭有六、七個住院醫師，有的在讀信件、有的在交談。角落裡，有位身穿皺巴巴藍色運動外套的住院醫師，坐在一張老舊的扶手沙發椅上睡得正香甜，頭垂向右邊，嘴巴微張。左邊牆上有一排信件投遞孔，上頭有個告示板，貼滿柏克醫師的提示：

——提醒各位住院醫師注意服裝規定：要穿外套、打領帶，週末也不例外。住院醫師巡房時也一定要穿外套、打領帶。

——九月二十三日星期六將舉行年度骨科在職訓練考試。每位住院醫師都要參加。

他把他大大的左手放在我肩膀，開始用倫敦腔唸起小亞伯特遇到獅子的這首詩，當時我們站在七樓電梯外。這首詩說的是一個小男孩如何厄運當頭的踏上動物園之旅。哈丁醫師在講述這則帶有漫畫色彩的故事時，整張臉都亮起來了；他來回掃視，眼睛骨碌碌地轉，還揮舞著雙臂。故事的結局是小亞伯特被獅子吃掉了，他的父親發出哲學意味深遠的喟嘆：「要逆來順受啊！」

後來的四年我常常想到這句話。

就在離開哈丁醫師服務團隊的前六天，他的秘書馬薇拉打電話給我。撒里伯（Saleb）王子邀請哈丁醫師、阿德和我到他住的卡樂飯店（Kahler Hotel）套房用餐。我們兩星期前幫王子動了人工膝關節置換術，他顯然想用這種方式答謝我們。

「太太也一起受邀嗎？」我問。派蒂搞不好可以享受一個外出的夜晚。

「沒有，醫師，只邀了你們三位。」

派蒂這下不會太興奮了。她要待在家裡跟艾玲一起吃漢堡，而我則跟王子在有空中花園的飯店套房一起用餐。我已經在想要怎麼跟她說這個消息時，順道問了一下馬薇拉，「哪一天吃晚餐？」

「星期三晚上。」

刀，但總有一天會輪到我，屆時我最好已經準備就緒。

我比以前更用功了，部分原因是我爲自己的無知感到羞愧，也了解到病人的健康和生命在不久的將來就要包在我身上，但還有一個原因是：我眞的好喜歡這個行業。我愛上骨科了。

每晚我拿出上頭寫了各種問題和註記的索引卡，一一檢視端詳，常常凌晨兩、三點醒來，發現自己頭垂落桌前，唸過的那一頁留下口水的痕跡。這時我便拖著腳步爬上床，整個人蜷縮在派蒂身旁，睡個少少的幾小時。第二天一早再從頭看一遍。

阿德常常對我連珠炮似的問題有點不耐煩。他知道要是鼓勵我，我會一整天拿問題炮轟他。但他做了一件事對我眞的幫助很大：把責任丟給我。他不斷閃人，留下我一人處理業務上的大小事。「沒什麼大不了的！」幾乎是他對每件事的看法。

我們在更衣室換外出服時，阿德告訴我大約翰讓人津津樂道的一件事，就是他會背誦一首好長的敘事詩，內容是關於一個叫小亞伯特（Little Albert）的英國男孩。一小時後，我們巡完房，阿德用手肘推推我。

「嘿，哈丁醫師，我想我們這位邁可還沒聽過你那首『小亞伯特』呢。」

「哦，」大約翰笑著說。「你沒聽過？」

我從實招來。

吃龍蝦和青蛙腿時，我會診了四次，看了一個手腕骨折，還有一個吸毒傢伙的膝蓋。」

「也許這樣最好，」阿德說。「說眞的，我可不喜歡看到你太在乎物質享受。」他叉了一片法國土司丟進嘴裡。「沒什麼大不了的！」他說。

八月中旬，我才剛剛開始適應在哈丁醫師旗下做事，又要轉戰其他團隊了。

我哀怨的說：「不要星期三吧，我要值班呢！」我停頓半晌，等她說，「沒問題。我再跟王子商量一下，看可不可以改時間。」沒想到她卻說，「太可惜了。」王子和部門頭頭是不會爲了配合我這個小醫師重新安排約會時間的。

阿德後來告訴我，飯店大肆張羅這場饗宴。在王子下榻的卡樂飯店頂樓套房辦了一頓豪華的燭光晚餐。王子要在羅契斯特待一個月，這段期間他把飯店頂樓整個包下來了。

我後來問阿德，對於我的不克出席，王子有沒有表達什麼遺憾？阿德哈哈大笑。阿德說晚餐進行順利。他們靜靜享用佳肴。王子的翻譯官謙遜的站在他背後數英尺之遠，不過勞動到他的次數寥寥可數。哈丁的泰然自若讓科威特人傾倒；科威特人的出手闊綽，看得阿德和哈丁目瞪口呆。

他們要離去時，哈丁爲美好的夜晚謝謝主人。王子跟他握手，說了那幾個我們都聽他說過的英文字。

「你們如此厚待我，我眞的好感謝，」他深深一鞠躬說，接著伸手到桌邊，桌上當時躺了三個小盒子。他拿了一個給哈丁，另一個給阿德。

「那最後一個盒子啊，」阿德第二天伸出他的手臂，秀出他的新勞力士手錶時說，「本來是你的。你不能出席這頓晚餐太可惜了。」

「他送你們勞力士手錶？可惡。」我把手術帽揉成一球，往角落一扔。「你和大約翰在

莫屬。

柯文區是梅約骨科部門的傑出人物。他個子高、長相出眾、滿頭白髮，有著帝王之姿，而且似乎是渾然天成，名正言順。柯文區不管到哪，那銳不可擋的氣勢讓在場的主治醫師都不敢直呼其名。他倡導多種外科手術，而且全美第一個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便是由他主刀的。雖然事業尚在起步階段，柯文區可能已是全美境內最受推崇的骨科醫師了。八月中旬結束在哈丁醫師的團隊服務後，我便轉戰到柯文區醫師的麾下開始新的任務。

從第一天投靠到柯文區麾下，我就愛上跟在他身邊學習，但要是我一開始就分配給他，眞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想到這我就渾身打顫。他一定會對我的無知感到非常錯愕。我那些哈丁醫師多半都不予理會的表現，柯文區醫師肯定會不斷拿來挑戰我。

「哪些肌肉會受到L-4（第四節腰椎）神經根的支配？」

「什麼是麥金塔程序？」

「短型的腿部石膏模有多重？」

「手術後的病人每小時最少要排多少尿？」

柯文區醫師對住院醫師要求甚多。要是有出血、排泄量、疼痛等問題，或實驗室出了差池，而我們對此也一無所知時，老天保佑，最好在他留意到這些事之前，我們已經找到問題的原因，或是著手處理了。爲了讓我們再次肯定自己一舉一動的重要性，柯文區醫師

第1章 第一次切下去

我深吸一口氣，手往前移動，然後沿著紫色長線劃下手術刀。我拿開手，有七雙眼睛滿心期待地注視我的一舉一動。順著臀部的側面，我刻出了一條細細、淺淺的刮痕，淺到連一滴血都看不到。

八月

梅約有某幾位外科醫師是每位住院醫師都希望跟隨的。赫爾和羅梅洛（Antonio Romero）是本科前途看好的明日之星。他們熱愛教學，不時讓他們的住院醫師操刀。哈斯丁（Fred Hastings）和弗瑞柏（Garrett Freiberg）則是世界知名的手部外科醫師。費爾摩（Bob Filmore）在肩部外科領域闖出了一番名號。但所有人當中光芒最耀眼的非柯文區醫師

吉姆剛好從護理站走出，我便叫住他。「嘿，惠特，快來瞧瞧這個。」

他走過來。「你看到什麼了？」

「這個，」我邊指邊說。「看看那左髖骨。看起來像是——」

「是羅納威吧，」他馬上說。

「羅納威？」

「是啊。」

「你認識這傢伙？」

「每個人都知道他。」

「好吧。他是誰？爲什麼左髖骨有金屬線？」

惠特走近一步。「我告訴你，」他邊說邊壓低音量，還看看旁邊有沒有人，「我不敢相信你居然沒聽過這個病例。這傢伙的手術是老柯去年動的。那天他是最後一台刀。可能是大家都累了，我也不知道啦。反正，幾個住院醫師不知怎麼的，居然準備了沒病的那一邊要讓老柯開刀。更糟的是，資淺住院醫師史丹把燈箱上的X光片放反了，右邊成了左邊。

「老柯在手術準備就緒後進來。他剛切除大轉子，就發覺事有蹊蹺。他請一位護士檢查同意書，接著便發覺自己開錯邊。謝天謝地，他還沒換關節，但他把沒病那邊的轉子切掉

樹立了這些高標準。透過他的態度、他的舉止以及他對完美的堅持，他讓我們了解自己的任務有多重要。

柯文區除了是位知名的外科醫師，還是很棒的運動員。過去在密西根唸大學時曾是位出色的冰上曲棍球選手，搬來羅契斯特時，還在當地的野馬隊打過半職業的比賽。他後來沒打了，他告訴我主要是因爲院方施加壓力。在一場特別粗暴的比賽後，羅契斯特《郵報》運動版頭條寫著：「**野馬隊贏了。梅約醫師捲進這場激烈的爭鬥**。」院方素來不喜歡這類宣傳，柯文區醫師於是被迫放棄他的冰球事業。

派給柯文區醫師的資深住院醫師是吉姆．惠特莫（Jim Whitmer），大家叫他惠特。因爲柯文區醫師規定他的住院醫師每天要先做暖身巡房，我和吉姆每天清晨六點碰面。我們會先去看轄區內的每位病患，然後七點半再去找老柯（住院醫師在背後都這麼叫他）做正式的巡房。

在老柯的團隊待了兩星期後，有一回正要巡視一位病患，卻發現一張看起來詭異的骨盆X光片。「這是什麼怪東西？」我喃喃自語。病患右邊髖骨看得出來動過典型的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左半邊看起來正常，但大轉子（大腿骨上部的突起）卻用金屬線環繞固定。那個時候的人工髖關節置換術在動完手術時都會在轉子周遭用金屬線環繞固定，但我從未見過沒動手術的轉子也是如此。

「惠特莫醫師，每個人都該勇敢面對自己的錯誤。」

惠特不好意思的微微點頭。

「柯林斯醫師，你聽說這個病例了吧？」

「是的，柯文區醫師。」

「那你的結論是什麼？」

我本想說些聲援他的話，諸如這種事竟發生在最厲害的外科醫師身上實在有夠衰之類的，但老柯的眼神告訴我他並不想聽這種廢話。我深吸一口氣。

「我嚇壞了。」

「爲什麼呢？」

「因爲我老是擔心自己會犯下可怕的錯誤。這個病例就像是我最大的夢魘成眞了。」

他點點頭。「醫生，永保這分恐懼，這是你欠病人的。」

他伸手把X光片打直，像是允許它將他的錯誤向全世界彰顯。

「這個，」他說，「就是一個外科醫師因失去警覺而犯下錯誤的明證。」我看得出來他在對我們說，卻也同樣在對自己說。「手術房裡發生的每件事都是你的責任。每一件事喔！手術台上躺了一個失去知覺又無助的病患，他全心全意信任你，記住，不是住院醫師，也不是麻醉醫師，更不是醫院，而是你。」

了。」

我幾乎無法相信這樣的災難也會發生在我的偶像，這位骨科之神的身上。

「那老柯怎麼辦？」

「他什麼也沒說。他把轉子用金屬線固定回去，關上傷口，再去開另一邊。之後，他出去跟病患家屬說明事情發生的經過，自己承擔一切責任。」

從我第一天在骨科任職，我就好擔心自己萬一搞砸了，會發生什麼恐怖的事。這件事讓我明白我的恐懼絕非空穴來風。確實有人搞砸過，恐怖的事也真的會發生。

我不敢繼續往下問。「那些弄錯的住院醫師下場如何？」

「手術後史丹跟老柯道歉，說願意辭職以示負責。」

我聽了心裡砰砰跳。辭職！

「老柯聽他說完，便說他確實犯了嚴重的錯誤，以後做每一件事都要更加小心。但老柯說他自己也該察覺錯誤的。他要史丹別辭職，但也表示要是下次再犯同樣錯誤就只好自求多福了。」我才剛剛把手伸到X光片想指出什麼，惠特就把片子從燈箱上抽掉。

「喂，我想要——」

「各位。」老柯從我們後面出現，向我們點頭打招呼。他從惠特的手中取走X光片，放回燈箱上。

上一隻棒球手套，讓小兒科醫師含個棒棒糖在嘴裡。而永遠不變的，他們總是找個看起來笨笨的大塊頭來扮演骨科醫師，腰際還繫上了工具。他的唯一對白就是「骨頭斷了，我來修」之類的。

即便骨科有這些笑話，我還是深深著迷。我向來喜歡動手做東西。小時候，我建造模型、砲台和城堡。我好喜歡自己動手做東西，享受那種無中生有的樂趣。

在柯文區醫師的團隊，凡事互相效力。他讓我看到我們的任務是何等的高尚，讓我看到要多麼認眞地扛起自己的責任，但更重要的是，他讓我見識到爲別人服務的感覺眞好。

我也從柯文區醫師的身上學到，要享受在門診服務的時間。我本來像大多數骨科醫師一樣，喜歡待在手術房，不喜歡去門診。手術房是我們心之所在，成就偉大事蹟之所。在門診所做的事，似乎不是在爲手術房的任務做準備，就是在善後。

但是跟著老柯就不同了。跟他去門診的經驗令人陶醉。每天，在每間診療室看到的幾乎都是受他幫助、對他充滿感激的人。這場面太感人，我無法忘懷。只要想到哪天我也能完成類似的事，我整個人就飄飄然。

法蘭克、傑克和比爾都很嫉妒我可以跟隨老柯。

「說說看他是什麼樣的人？」有個週五晚上大家在汀可樂之家時，傑克問我。

「他這個人一絲不苟，」我說。「他總是問你問題，總是再三檢視，確認你沒忽略了什

他的肩膀垂了下去，明顯看出在抖。即使一年過去了，柯文區醫師仍爲那天發生的事備受煎熬。我和惠特彼此對望，明白不管我們做什麼都安慰不了他。住院醫師能說出的話只會火上加油。

「各位，」他告訴我們，「你們將發現，失敗比成功更能讓你認清自己。」

要是我曾經對走骨科有過任何疑惑，到了老柯的團隊後，這些疑惑都消失了。他讓我看到當個外科醫師，生命可以變得多麼有價值、多麼令人滿足。

我當初選了外科，沒選內科，是因爲我想有所行動。內科醫師似乎常常只對發現的過程有興趣，只想知道診斷結果如何？致病原因是什麼？永遠強調檢查和鑑別，而不是修復。我們總說「內科醫師診斷，外科醫師處置」，當然，內科醫師會換另外一種說法：內科醫師用腦，外科醫師動手。

過去，大家都說骨科醫師是醫學界的呆瓜，聰明不足，只會埋頭修理壞掉的東西，這種名聲有失公平。內科醫師還說骨科醫師就像過氣的運動員，頭腦簡單，四肢發達。

我唸芝加哥的羅耀拉史翠區醫學院（Loyola Stritch School of Medicine）時，每一年聖路加（St. Luke，醫師聖人）的慶典，學校都會舉辦一場盛大的饗宴，嘲諷各科的滑稽短劇也會紛紛上場。他們作樂的方式，便是讓麻醉醫師施放笑氣（一種麻醉劑），讓產科醫師戴

去」過。

身爲住院醫師，即便只是資淺住院醫師，都想親自操刀。外科醫師就是要操刀。沒動過刀的人，稱不上是眞正的外科醫師。

有時在手術一開始，等待主治醫師消毒刷洗的階段，我們會盯著躺在消毒盤上微微發亮的手術鋼刀，好想將它握在手裡。我們渴望擁有它代表的力量和技能。手術刀是一個象徵，代表一個正在等待我們的世界，這世界裡有手術房和手術，或是如學長所說的，有「火熱的手術燈和冰冷的手術刀」。

主治醫師知道每個住院醫師都想親嘗操刀的滋味。在住院醫師第四年初期，主治醫師會觀察他的資深住院醫師，評估他的能力和自信，判斷他是否夠格操刀。要是這位住院醫師看來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還能正確回答解剖上的問題，表現得也夠專注和尊重，主治醫師通常會把愈來愈多台刀交付給他。

而身爲資淺住院醫師的我們，總夢想有一天自己也能做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或肩部旋轉帶肌腱修補術，但我們知道在這之前要先把抽吸液體、電燒、拆線和縫合皮膚等動作都做得夠熟。法蘭克和傑克已歷經一、兩個次要的程序。到目前爲止，我和比爾都還沒碰過手術刀。

法蘭克沒什麼同情心。「可惜他們沒辦法在手術刀上裝上訓練用的輪子，」他說。

麼重要的東西。第一次見到他，他看起來有點冷漠，但你會愈來愈喜歡他。看他跟病人相處實在很奇妙。他看病時正經八百，但如果你坐下來跟他閒聊，他就完全變了個樣子，所有的嚴肅表情一掃而空，你會感受到他的溫暖和眞誠。」

我知道老柯一定也有失敗的例子，但我想不起有見過任何一次。即使像羅納威這樣的病例，也絕不能歸類爲失敗，雖然老柯曾在他身上犯了一個錯。病人所有手術前的疼痛如今都不見了，他對老柯和他的照顧只有滿心的歡喜。

柏格曼太太要動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我和惠特已經把她放在手術台上，做好一切準備，並蓋上無菌布單。我們在手術台旁等著時，跟柯文區醫師合作無間的護士葛拉蒂幫他穿上手術袍及戴上手套。他神情自若地走向手術台。

他對我和惠特點頭道早，然後靜靜伸出他的手。葛拉蒂把手術刀放在他手裡。「柯林斯醫師，」老柯用一種堅定的語氣說，「今天你來切開。」他把手術刀親手交給我。

我有些愣住。很興奮，但是嚇到了。我完全沒預料到。我整個晚上都在值班，人有點累，我以爲這個手術只要循例旁觀就行了。我已經跟柯文區醫師共事六星期，知道他所有那些特別問題的答案，我打算輕輕鬆鬆的看老柯和惠特開刀，自己則在一旁提供協助，完全不用花心思。突然間，我聽到自己心臟砰砰跳。以前我從來沒操過刀，從來都沒「切下

柯，想尋求他的認可，但他藍色口罩之上的那雙眼只是專注凝視著，並未透露出半點訊息。我深吸一口氣，手往前移動，然後沿著紫色長線劃下手術刀。我拿開手，有七雙眼睛滿心期待地注視我的一舉一動。順著臀部的側面，我刻出了一條細細、淺淺的刮痕，淺到連一滴血都看不到。

「那是什麼東西？」老柯咬牙切齒地說。我可以看到惠特在老柯肩後竊笑。「以你這種速度，我們整天都要耗在這裡了。把那傢伙用力推進去，做個像樣的切入。」

我緊握刀子，發覺自己又像拿鉛筆那樣握著，便趕緊調整，把刀深深握在手掌裡。我從記號的上頭開始往下推，再一次順著紫色註記線劃下手術刀，卻有些擔心自己的手隨時會戳得太深，切斷好幾條動脈和神經。

我們全體再一次檢視。這次我至少切進了皮下組織。

「醫師，幹得不錯嘛，」惠特半嘲弄半讚許地壓低聲音說。老柯站得筆直，紋風不動，什麼也沒說。我傾身向前，繼續手術。

「換一把肉刀，」老柯糾正我。

即使皮膚消毒擦洗過，毛囊層仍會潛藏細菌，拿來切開皮膚的刀子這時應該已經受到污染。一旦切開皮膚，就要放下「皮刀」，拿起消毒過的「肉刀」。我轉身對著葛拉蒂，她已經拿著該用的手術刀等在一旁。

「你們兩個傻瓜很有可能還沒切到病患，就先切到自己。」

我已經做過多次傷口的縫合，而今我終於有機會拿起手術刀了。

老柯退後一步，指引我站在主刀的位置。葛拉蒂、老柯、惠特、兩名麻醉醫師和流動護士全都在一旁觀看。我不知從何下手，惠特看到我的窘迫，眼裡充滿笑意。

「醫師，怎麼啦？」老柯說。

我放下手術刀，接著去觸摸病患的臀部，尋找可藉以劃下那一刀的界標。那是大轉子嗎？我在驚慌中思索。她那麼胖，有些難以辨識。我再一次觸摸她的皮膚，接著從葛拉蒂手中拿起專畫皮膚的註記筆，在我打算下刀的部位畫了一條紫色的長線。

老柯摸摸病患的臀部，點頭以示贊同。我向葛拉蒂伸出顫抖的手，她顯然對我的不安引以爲樂。「醫師，手術刀給你，」她說。

我把手術刀小心翼翼地握在指尖，準備劃下那一刀。

「不是那樣！」柯文區醫師有些急躁的吼叫了一聲。「拿手術刀不能像握鉛筆。把它放進你手裡，像個男人一樣握好。」他從我手中拿走手術刀，當場示範，他將手術刀深深握進手心裡。

自覺沒通過第一次大考驗，我再次怯生生的拿起手術刀迎向目標。我很快瞄了一眼老

做過相同的事。不到一星期，他可能就把此刻忘得一乾二淨，但對我而言，這塊麵包屑卻是一頓美食。我已經握過手術刀，而且操過刀了。

我是外科醫師了。

穿過油油的黃色脂肪，我繼續前行。我往下深入底層時，惠特和老柯在一旁握著以色列製的牽引器。我可以感覺到他們愈來愈不耐煩。我告訴自己這個部位沒有什麼重要的身體組織，但我想快卻快不了，實在太生疏了。我好怕隨時會發現自己驚慌瞪著割斷的坐骨神經末端（其實我知道它應該不在附近）。

老柯的自制功夫令人佩服。我得花十分鐘的動作，他只要三十秒就搞定，但他還是靜靜的、熟練的在一旁輔助我，拉出開刀範圍的脂肪壁，又用抽吸管爲我指引手術部位。最後，我摸到髖骨上的那層筋膜。老柯用抽吸管敲敲筋膜。「醫師，你能辨識這片組織嗎？」

「那是闊筋膜張肌。」

他輕輕擠進我身旁。「那在這個正下方的是……？」

「股外側廣肌。」

老柯邊點頭邊交給我牽引器，並拾起手術刀。「股外側廣肌如何受神經支配？」他漂亮地切開筋膜時問我。

我又回來做我的資淺住院醫師了。我的鎂光燈時間結束；狗狗度過了美好的一天。我告訴老柯是股神經支配了股外側廣肌。他讚許地點頭說：「醫師，表現得眞不錯。」

老柯丟了一塊麵包屑給我：他讓我切開病人。在我之前，他也對無數的資淺住院醫師

RSS照單全收。

有三位一般外科的資淺住院醫師跟我一起分發到ERSS：麥克・塞爾夫（Mac Self）、羅利・威特菲（Rollie Whitfield）和傑瑞・華希本（Jerry Washburn）。ERSS的主治醫師是喬伊・史崔賴克（Joe Stradlack）。喬伊是個典型的急性子，他說話的速度永遠趕不上他思考的速度。興奮起來時，上一句話還沒說完，就急著講下一句。

喬伊才離開住院醫師階段沒幾年，就全心全意致力於教導住院醫師及改進梅約急診室的醫療品質，住院醫師都好愛他。離開柯文區醫師，讓人有些遺憾，但我也迫不及待與喬伊攜手「共赴戰場」。

我們到ERSS的第一天早上，要到急診室隔壁的小會議室報到，喬伊爲我們分派工作。

「你們資淺住院醫師每兩天值一次夜班。意思就是」——他查看一下面前的文件——「柯林斯和威特菲，今晚你們當班；嗯」——又瞄了一眼文件——「塞爾夫和華希本，明天就是二位。」

喬伊說，沒值班的夜晚我們可以回家，但要是有急診就有可能被喚回。

我、麥克、傑瑞和羅利盯著另外四位資淺住院醫師瞧，他們剛做完ERSS指派的工

第5章 死亡的氣息

傑夫那晚稍晚時分走了，我陪伴在旁。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死去，卻跟我預期的有些距離。它看起來這麼理所當然、這麼稀鬆平常。他的血壓下降、心臟停止，然後就走了。就這樣！

九月

ERSS，光看名字就有一股陰沉、不祥的氣息。

九月二十六日，到柯文區醫師團隊服務六週屆滿，接著被指派到聖瑪麗醫院的急診外科（Emergency Room Surgical Service, ERSS）服務。明尼蘇達州東南部的每場車禍傷患、每位受傷的農家子弟、每次的槍傷，總之，每個嚴重的外傷全都被送到聖瑪麗醫院，由E

我們像小朋友自組秘密社團一樣，很鄭重的相互握手，發誓永不讓另兩位回家休息的人再被召回。

果眞，那晚我和羅利回家後沒有再被喚回。我們整晚睡得香甜，第二天早上六點半才再回到醫院。稍晚，我在縫合一張破碎的臉時，麥克和傑瑞正要下班，我抬起頭來，向他們揮揮我那隻消毒過的手。「回去吧，」我說。「明天見。」

這招奏效，是我們讓它奏效的。我們不惜一切代價彼此掩護，還捏造故事、比以前加倍努力工作，但我們最大的本事還是厚顏無恥地徵用醫學生來幫忙。

喬伊緊急將一位膽囊發炎的女士送往急診室做膽囊切除術。

「邁可，」他叫喚著，「快來，我需要你幫忙。」

我舉起戴上手套的雙手。「不行啊，我正在縫這個人的腿。」

「那把麥克和傑瑞從家裡叫來。」

我心想，這絕不可以。

我脫掉手套，快速跑到走道。有個小夥子臂彎裡夾了一堆書路過。「你是醫學生嗎？」我問。

「是。」他有些錯愕的回答。

作，有三位早已手腳攤開在椅子上睡著，第四位不修邊幅、滿臉鬍渣，端著一杯咖啡放在腿上，兩眼空洞地盯著前方。

「誓死效忠，」麥克對我耳語。

「永遠效忠，」我回他。

一星期後，我們四個沒有一天睡過好覺，麥克便把大夥都叫來。

「各位，」他說，「這簡直太過分了，我可不要接下來的日子每天二十四小時都待在這裡。」

羅利來回撫摸下巴上的短髭。「我也不要，」說著還打了一個好大的哈欠，「但誰會關心我們的權益？我們可是奴隸啊，別忘了！」

「根本就是在地獄，」麥克說。「我有個主意。」他拿走羅利手上的咖啡，放到桌上，指著我和羅利。「我跟你們發誓，也跟上天發誓，從現在起，我值班、你們兩個在家時，我絕不讓他們把你們召回。不管要幹麼，我一人承擔就夠了。就算要把喬伊鎖在太平間，我也絕不讓他召回你們。」他臉上露出堅毅的表情，我完全明白他的心意。

我點點頭。「那我們也一樣罩你。」

「就這麼說定。」

看不到，只看見外科醫師身穿手術袍的背影。手術期間，某個外科醫師可能會自娛娛人，朝自己肩後發射一道問題：「你能辨識這塊組織嗎？」

我把車開進家中車道，關掉引擎，整個人往後一靠，累得爬不出車子。即使沒值夜班的日子已不用再被喚回，我仍然得連續工作三十到三十六小時，接著休息個十二到十八小時。沒工作時，我只想睡覺。

我坐在車裡，頭後仰，閉目養神幾分鐘。最後，我嘆了口氣，拿起我的修面用具包，把自己從前座拖出，走進後門。

艾玲，一如往常地待在廚房。「爸！」她邊叫我，邊張開雙臂跑向我。我把她抱起來，整張臉抵住她的脖子磨蹭，她開心地呵呵笑著。派蒂站在水槽前，我抱著女兒去找她。

「嘿，老婆，」我說。我把艾玲換到另一邊，然後傾身向前親吻了一下派蒂。她懷了我們第二個孩子，少了我的幫忙，既要照顧艾玲又要打理家務一定很辛苦，但對此我一無所知。多半時候我是累得連問都沒問。

「你回來了。」她上下打量我，露出同情的笑容。「你一整天，哦，還有一整晚過得如何？」

「謝天謝地，」我說。「現在急診室有緊急狀況，需要你幫忙。」我猛然抓住他的手臂，要是他對自己的能力有懷疑，想要拒絕我的「請求」，我這一抓，怕是他連懷疑的機會都沒有了。

「你知道怎麼消毒刷洗嗎？」我問。

「這個嘛，我——」

「很好。」

我把他的書丟到一張椅子上。「去更衣室換衣服，然後快去四號手術房。他們馬上就需要你。情況緊急。」

他站在那裡一臉迷惑。「可是我十分鐘後有個生化小考耶。」

我指著更衣室。「快進去換衣服。難道你要病人死掉嗎？」

他看看他的書，又看看我，接著快步跑進更衣室。

我很同情這個可憐的小夥子。我知道他待會兒會兩手拿住一台噪音很大的老舊牽引器，拚命把病患的肝和好幾吋的脂肪拉住，好讓喬伊到處挖，想辦法把膽囊拿出來。

我們管拿那台噪音機器的人叫「右上方的人」。這個人一定是最資淺的，主刀的外科醫師也會調整這台機器的位置。待會兒一定會有人告訴這個學生用兩手握住機器，接著要他稍稍退後一步。外科醫師和他的第一助手就會插到他面前執行手術。可憐的學生就什麼也

我對她笑著說：「眞是了不起。你今天有睡午覺嗎？」

「有，我把艾玲放下讓她睡午覺時，自己也順便躺下來瞇了一小時。」

「躺下瞇一小時，我也想——」

「邁可，不要啦。再過二十分鐘就要開飯。你現在躺下，我就叫不醒你了。就坐在這裡陪我弄晚餐，好不好？」

她把我推進一張椅子，然後打開冰箱。「來喝啤酒，」她說，「說點有趣的事給我聽吧。」

我喝了一口啤酒，覺得坐在那裡就好滿足……

「邁可！」

我的頭猛然抬起。「啊？對不起。」

「老公，別這樣，跟我說說話，我快悶死了。除了艾玲，我一整天都沒人可以說話。」她走過來，按摩我的肩膀。「跟我說說星期五那個酒醉傢伙，就是那個把車開出橋外的醉漢。他回家了沒？」

我不想談這個酒醉的傢伙，不想談任何事情，不想喝啤酒或吃東西或看電視，我只想睡覺。

接下來我只記得派蒂猛戳我的肋骨。「這是你的晚餐，」她說著，一盤飯菜也砰的一

「還好。」艾玲開始扭動不安，於是我把她放下來。「昨晚又有一樁打獵意外，有個小孩被他老哥誤以爲是隻鹿，結果給打中肚子。」

「我猜，哥哥一定喝了些啤酒吧。」

「不對，是烈酒。他只是想驅寒。」

「那小孩還好嗎？」

「他們把他送過來前，他沒有流血至死眞是奇蹟。他老哥用法蘭絨襯衫塞住弟弟肚子上的洞口，可能因此救了他一命。」我試著回想接下來發生的事。「我們把他推進手術房，喬伊要拿掉他的部分肝臟、腸子還是什麼之類的，」我慢慢說，「但接著我要去急診室給某個傢伙動手術，所以我不知道這個小孩有沒有撐過去。」我伸出手，從砧板上拿了一根紅蘿蔔。「明天我要問問傑瑞。」

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死是活，我究竟怎麼了？我是否已變得麻木不仁，連自己的病人都不關心了？

我從抽屜裡拿出餐具開始擺放。

「那你現在覺得怎麼樣？」我問派蒂。

「就是累，其餘都還好。還有，」她轉身對我說，「我今天去看醫生。他說胎兒的狀況好極了。」

「麥克，那個槍傷的孩子後來怎麼樣了？」

他皺著眉頭。「你是說史文生，從維扎達來的那個？」

「不是，是昨天進來，被哥哥射傷的那個。」

「你說那個小孩喔。」他搓搓前額。「喬伊拿掉他半顆肝臟。我們沒辦法讓那該死的器官止血。老天，我們一定在手術房輸了二十袋的血，然後是血小板、新鮮冷凍的什麼之類的，反正是所有好東西。」他邊說邊握著咖啡，還閉著眼睛。

「那他現在怎樣了？」我不耐煩地問。

麥克又突然把頭抬起，啜了一口咖啡。「哦，他動過手術，但接下來情況如何我就不知道了。問傑瑞吧。他有跟那個孩子待在加護病房。我一直都在這。昨晚我們的醉漢事故特別多。事實上，我個人就可以創下梅約醫學中心有史以來的最高記錄。有不只四個醉漢告訴我，只要他們出得了醫院的大門，一定會把我打得屁滾尿流。」

「你有告訴他們要排隊嗎？」

「當然沒，傻瓜，我把你的電話號碼給他們了。我告訴他們，你說他們都是軟趴趴的娘們，你會在他們的屁股上狠狠踢上一腳。」

我到加護病房去看那孩子時已經十點。我看了他病床旁的病歷：他叫傑夫．拉森。他眼睛閉著。我越過他的點滴管，碰觸他的肩。「嘿，傑夫，」我說。他沒有反應。

聲丟在我面前。

我當時應該說，「派蒂，雖然我累壞了，但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眞抱歉我不想說話，再過幾星期我就離開ERSS，那時我們的生活又可以恢復正常了。」

但我眞正說的卻是，「派蒂，我……呃……只是……」。我記不得自己接下來想說什麼，扒完飯我就上床去了。

第二天的晨間會報上我到處找傑瑞，想問問他被槍打到的那個孩子怎麼了。我甚至想不起來他的名字，是傑夫還是什麼來著。

會報室的前方，有位資深住院醫師在做一對夫婦的狀況提報。這對夫婦在I—九十號公路上發生車禍。「喬伊有過來幫那位先生動手術，他的脾臟破裂，有連枷胸（同側肋骨連續三根以上骨折），」他說。「太太做了電腦斷層，情況穩定，但股骨骨折、頭皮有大的撕裂傷、腹腔灌洗呈陰性反應，並無出血。」

我心不在焉。我想跟傑瑞談談那個孩子。很不巧，傑瑞坐在地板上，靠著急救推床正睡得香甜。

跟平常一樣，會報室總是塞滿人，進進出出的，還包括技師、護士和醫學生。我一路請大家讓路，終於殺到麥克面前。

個哥哥點點頭，此時他獨自站在房間的那頭，背對著我們在看窗外。「意外難免發生，」我說。「誰都沒有錯。你的兒子，唉，我看他爲這件意外受盡折磨。」

這老爸舉起一隻手，嫌惡的嘆了一口氣。也許他覺得他兒子活該受折磨，誰叫他害傑夫發生這樣的事。

但我不打算善罷甘休。兩星期前我們照顧過一個男人，他的車子失控，結果撞到一個小女孩。他只受了輕傷，而那女孩受傷嚴重，我們不確定是否可以救活她。

這男人被罪惡感擊潰了。雖然他的血液酒精濃度在法定的標準值以下，但他畢竟喝了酒，還被開了一張「不小心駕駛」的罰單。他一直問我們這女孩會不會有事。我們向他保證會盡一切努力救活女孩，但他不時來回走動，看起來激動且心神不寧。我們最後把他的傷口清理乾淨、上了藥，並送他回家。三小時後，救護人員把他送回，他把自己的腦袋轟掉了。

傑夫的哥哥眼神裡透露出相同揮之不去的煩擾。我盡我所能地跟他父親說清楚、講明白。「聽我說，拉森先生，」我說，「如果你不想要另一件悲劇發生在你手上，請你去你兒子那邊，告訴他，你了解這是一場意外，你也原諒他了。」

這老爸終於明白我的意思。他先是一愣，接著是嚇壞了。「天啊，」他喃喃自語，接著轉過身去，直接走到兒子身邊，開始振振有辭的說著。一分鐘後，始終盯著地上看的兒

我開始翻閱他的病歷。血壓難以維持。尿量很小。SGOT（肝指數）高、血紅素低、澱粉酶（胰臟指數）高、鈉低、BUN（尿素氮）高、鉀低。

我看著他的肚子，有些棕綠色的液體滲出紗布。我不確定那是什麼。是血、膽汁、優碘、膿，還是糞便？我剛幫病人換藥，喬伊就進來了。我指著滲出物請教他那是什麼。

「膽汁，」他說，「可能還有一點點血。」我們步出病房到走廊。喬伊告訴我他覺得這孩子沒救了。「他肚子上有個像我拳頭這麼大的破洞，那裡頭有肝臟、膽囊、結腸、腸子等內臟。我不知道他在樹林裡時怎麼沒有當場流血至死。」

我們出去跟傑夫的家人談談。他的父母是一對老夫婦，他們的手搭在彼此的肩上，靜靜聆聽我們細說傑夫的情況。傑夫的哥哥，就是射傷他的那位，遠遠站在一邊。打從他們把傑夫送進來後，這位哥哥都不曾離開醫院。他現在完全清醒了，從他泛紅的眼眶裡看出他極度痛苦。

我們得看好他，我心想。當這件事塵埃落定後，他很有可能就會回家舉槍自盡。

喬伊把事實攤在這家人的面前後，我試圖安慰哥哥。「你救了他，」我說。「你塞了一件襯衫在他傷口，讓他不致於流血而死。要不是你這招，我們就沒機會救他了。」

他什麼也沒說，只是搖搖頭，逕自走開。

我轉過身對著他父親。「拉森先生，你救不了傑夫了，但你另一個兒……」我對著那

第 章

媽媽和寶寶怎麼可以死？

當每個人開始散去時，我瞥見那位母親躺在推床上一動也不動的灰色身影。有人拋了一條被單過來，蓋住她的下半身。接著我看到有個護士把寶寶抱過來，放在母親旁邊。母女倆就這樣肩並肩躺在那裡。

十月

ERSS的病人並非個個都有嚴重外傷。沃恩便是個例子。這個四十歲、留了濃密紅色鬍子的男人給魚鉤勾住了鼻子。他當時在培賓湖釣魚，他老弟拋出釣絲時沒拋好，結果拋到他鼻子上。鉤子硬生生地插入鼻子裡，還插得挺深的。鉤眼在他左鼻孔入口處閃閃發光，看得到上面還有個細絲綁的結。

子抬起頭來，看著父親。他們猶豫了一下，接著各自往前踏出一步，相互擁抱，輕拍彼此的背部。

傑夫那晚稍晚時分走了，我陪伴在旁。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死去，卻跟我預期的有些距離。它看起來這麼理所當然、這麼稀鬆平常。他的血壓下降、心臟停止，然後就走了。就這樣！我站在那裡等待某個令人肅然起敬的事情發生，等待哪個人說些刻骨銘心的話，但什麼都沒有，只有護士嘆了一口氣後拔掉點滴，呼吸治療師關掉氧氣，秘書去叫太平間的人員來善後。

我仍然有個幼稚的想法。我以爲既然自己的生命是這麼重要，所有的生命也同樣重要；既然自己的死亡將會十分悲愴，所有的死亡也同樣悲愴。當我看到傑夫走了卻什麼也沒發生時，我便明白哪一天我走了也不會有什麼事發生。沒了傑夫．拉森，大家的人生繼續；沒了邁可．柯林斯，世人的腳步也不會稍作停留。同樣的，護士會嘆息，接著拔掉點滴；呼吸治療師會關掉氧氣；秘書會去叫太平間人員前來善後。

是不是在醫學界獲知的一切眞理都是這麼難以漠視？

她打開婦科器械推車，交給我一把器械。

十五分鐘後，我沖掉好多血，把鼻孔撐得夠大可以剪掉鉤柄了。現在我必須把那倒鉤挖出來。過程不太順利。沃恩沒辦法穩住不動。問題可能出在當時有陰道檢視鏡及半間五金行的東西都堵在他的鼻子裡。

「醫生，捱要督久？」

「沃恩，撐住。我快拿到了。」

「餓十昏鐘前你也是做樣說。」

「那你有試過幫人家拿出鼻子裡的魚鉤嗎？」

終於，我把一個小的彎形夾針器滑進鼻孔深處。我夾住魚鉤，先往組織深處推一些，再往表面拉回，轉了一下，然後一舉拉出鉤子。

沃恩發出駭人的尖叫聲，跳下推床。「哇！幹！我的鼻子！媽的，痛死了！」陰道檢視鏡還在他鼻子裡擺盪。我鐵定是敲到哪條小動脈，因爲鮮紅的血就這樣從沃恩鼻子的內側和外側噴出。

「沃恩，麻煩你——」

「我要走了，」他說。「媽的，我要走人了。」

「沃恩，我們已經好了，我只是想——」

喬伊覺得這種病例給資淺住院醫師處理再好不過。「要是你處理得不錯，」他說，「我們說不定哪天會讓你開直腸膿瘍。」

直腸膿瘍！太好了，我真的可以嗎？

我先麻醉沃恩的鼻子，但之後樣樣事都在跟我作對：八字鬍、燈光、方位、流血。我修掉一部分的鬍子，仍看不到鉤子尖端。我打算用一把鐵絲剪剪斷鉤柄，再設法取出鉤子。要是我能把鼻孔再撐開一些，就會看得比較清楚了。

我有個主意。我轉身對一位護士說：「給我一把小兒科用的陰道檢視鏡。」

「你別亂來！」沃恩從無菌布單下狂吼了一聲。

「沃恩，放輕鬆。那東西清洗消毒過了，完全沒問題。」

「我才不管它是什麼鬼東西。你不可以把那種鬼玩意插進我鼻子裡。」

那麼，難道他要一輩子都讓魚鉤勾住自己的鼻子嗎？

「好吧，」我說，接著轉向護士。「給我鼻孔擴張器。」

她盯著我，一臉茫然。「沒有這樣的——」

「你知道的。就是那種有鉻把手、可以拔出魚鉤的鼻孔擴張器啊？」我亂掰一通，只差沒跟她使眼色。

「哦，」她說。「對對對，鼻孔擴張器。」

什麼事。

「她動脈破裂還是什麼的，大家都不清楚，」艾咪說。「她送進來時，心跳停止了。」

「他們救多久了？」

「很久了，」她說。「救護人員在現場就做起CPR（心肺復甦術），我們也救了將近半小時。」

這表示她的機會渺茫。我看了她一眼，是位年輕女子，跟我年紀差不多。她陰沉的臉蛋，部分讓氣管內管及他們用來給她空氣的甦醒袋遮住。

「這些是什麼人？」我點頭指著那群人問艾咪。

「除了ERSS和急救小組，他們把新生兒醫療小組也叫來了。」

「新生兒醫療小組？他們來這裡做什麼？」

「她懷孕四十週了。」

「老天，」我低聲抱不平。

喬伊站在床腳位置指揮急救。有三到四支隊伍在病患身邊忙上忙下。有一組麻醉醫師在她頭部的位置給她擠氧氣。羅利在按壓病患的胸腔。

在床腳的喬伊突然轉過身，望進人群。「新生兒醫療小組有在這裡嗎？」他問。

「在這，」有個住院醫師回答。她看起來很年輕。

「去你的都好了。」他扯下胸部上方的無菌布單，往門口走去。

「你不能走。你臉上還有——」

他伸出手，一把抓住沾滿血的反射鏡，把它猛拉出。他盯著反射鏡，眼睛瞇了起來。

「這是，」他說。「那東西吧。」他給了我一個白眼，把反射鏡丟進角落，跺著腳步走出房門，喬伊剛好進來。

「柯林斯，」他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莫文先生不太高興。顯然他還有其他更緊急的事要做。不過，好歹我把魚鉤拿出來了。」我把魚鉤拿給他看。

「也夠久了，」他看看手錶說。

我聳聳肩，開始脫掉手套。「這樣說來我不能開直腸膿瘍囉？」

十二小時後，有位資深住院醫師做闌尾切除術，我跟刀。手術進行到一半時，有人進來說有急診。資深住院醫師讓我把手術做個結束，他自己前去幫忙。我弄完後，把病人推進恢復室，開立了術後醫囑，接著跟病人的雙親談談，讓他們知道手術過程一切順利。然後我花了一分鐘沖臉，之後回到急診室。

這地方擠滿了人。鐵定有十五個人圍著推床救治一名年輕女子。我問護士艾咪發生了

的焦點。每個人都停下手邊事，想看看她能做些什麼。護士、外科醫師、麻醉醫師和技師都盯著她抱在手裡的那個嬰兒瞧。

那個寶寶是個女孩，還熱熱、滑不溜丟的。瑪麗放下她，插進一條氣管內管到她的喉嚨，讓一個護士開始給她擠氧氣。

「有誰知道怎麼對新生兒做CPR嗎？」她高聲叫喊。有個麻醉醫師說他會，於是她就讓他來做胸腔按壓的動作。喬伊在小孩的手臂切了一個小口，插上一個大口徑的靜脈點滴管。瑪麗很平靜、很有系統的開始下達指令。她竭盡一切努力，給了每種可行的藥物，但寶寶就是沒反應。最後，瑪麗在絕望中試著注射腎上腺素到心臟。

即使看起來已經藥石罔效，她還是不鬆手。寶寶並非早產兒。她是個足月、發展健全的寶寶，就是你在嬰兒雜誌封面上會看到的那種。這該是她生命的開始，而非結束。

又過了十分鐘，喬伊終於把一隻手搭在瑪麗的肩上。「瑪麗，你處理得很好，」他說。「我們無能為力了，太遲了。」

瑪麗看著他，挫敗得說不出話來。她低下頭，兩手無力垂著。

當每個人開始散去時，我瞥見那位母親躺在推床上一動也不動的灰色身影。頭上的燈光還打在她身上。有人拋了一條被單過來，蓋住她的下半身。氣管內管在她嘴角一側垂著。接著我看到有個護士把寶寶抱過來，放在母親旁邊。母女倆就這樣肩並肩躺在那裡。

「你是哪位？」

「我是瑪麗，從新生兒加護病房來的。」

「寶寶的存活率如何？」喬伊問她。他對寶寶的存活率清楚得很，我猜他只是想知道自己現在在跟何方神聖打交道，對方值不值得他託付接下來的任務。

「這個嘛，」她語帶顫抖地回答，「即使在最佳狀態，CPR也無法正常供給胎兒氧氣。」

「所以呢？」

「所以愈快接生愈好，至少對寶寶比較好。」

喬伊點點頭，轉過頭面對眼前這位女病患。

噢，老天，我驚覺。我知道他在想什麼。CPR已經進行超過半小時，這女子還是沒有心跳。喬伊得做出決定了。如果他繼續做CPR，這寶寶就沒救。但要是停止做CPR，剖腹拿出小孩，媽媽就沒救。

他只猶豫了一下下，接著猛然拿了一小杯的優碘潑灑在病患腹部，拿起一把手術刀。他劃下一次、兩次、三次，用手扒開寬而深的傷口，伸手進去，拉出一個手腳完整、足月的寶寶。他切掉、夾住臍帶，然後把小孩交給瑪麗。

此刻一切爲之改觀。瑪麗不再是站在人群後面一個不知名的旁觀者，她變成衆所矚目

們而言，此刻是嶄新一天的開始；但對我而言，卻仍是漫長的昨天。

離晨間會報還有幾分鐘。我想我最好還是去看看那個盲腸才剛拿掉的女孩。我呆呆等著電梯，要進電梯時，傑克正兩眼炯炯有神地站在裡面，看得出他沖過澡、也修過面了。他微笑跟我打招呼，看出我昨晚值班了。

「嘿，老哥，」他說。「昨晚還順利嗎？」

我撇開眼睛，再也看不下去了。

這到底是什麼世界啊？我想。

我看著托盤上散置著用過的注射器、針頭、藥瓶、沾上血跡的十公分見方無菌紗布、手術刀和止血夾，這些所謂的急救法寶如今都沒用了。

瑪麗一個人站在急診室的角落強忍住淚水。

我覺得喬伊在指示我跟隨他。我不知道是否眞是如此，也許他並沒有那個意思。要是我事先知道他要去哪兒，我絕對不會跟去的，因爲接下來的部分是我無法處理的，也就是人性的部分。喬伊要去跟一個年輕的丈夫說我們失敗了，他老婆和孩子都死了。

喬伊握著那丈夫的手，吃力地找出適當的話語。「我……我很抱歉要跟你說……」

他說我們很抱歉、我們心碎了、我們已經盡力；說我們竭盡所能，一切做得到的我們都做了。之後，這男人謝謝我們。他跟我們握手，甚至是我的手，而我卻什麼事也沒做。這實在讓人難以承受，我從沒準備要讓人感謝。我想揍我自己或這個世界或哪個人。媽媽和寶寶怎麼可以死！

我讓這男人握我的手，之後我走出急診室，靠在牆上，用我的左手搓揉右手，我被眼前發生的一切打敗。差一刻就七點。走廊上放眼看去，盡是前來打卡上班、乾乾淨淨和神清氣爽的年輕醫師和護士。他們睡了整晚，才剛起床、沖過澡，現在回到工作崗位。對他

「你踩到她了，」派蒂趕過來把她抱起。

我坐下來揉揉我的小腿前側。「她到底在門邊做什麼？」

「她在等你回來。她已經兩天沒看到你，而你一回來就踩到她可憐的腳。」她轉過身去安撫艾玲，並撫摸她的頭髮。「沒事，小寶貝，沒事了。」艾玲嗚咽著，肩膀抽動，雙手緊抓著派蒂的脖子不放。

我輕摸了一下自己的臉。我不想要這些。前一晚我才睡了半小時，從早上十點就在某個無聊得要死的腹部手術當第二助手。我希望走進自家後門時沒人來煩我。我要平和、安靜，不要別人指使我，不要叩機，不要再要求我任何事。我想關掉腦袋和所有的感官。難道我在自己家裡都不能有兩秒鐘的平靜嗎？我的孩子在哭，老婆在發牢騷，我真的不想再聽。我沒日沒夜工作時已經聽夠了。

在ERSS工作的六週讓我身心俱疲。我目睹了沒完沒了的槍傷、截肢、破裂的腸子、車禍，還有死亡。是的，我看過太多的死亡，但我沒有在上頭駐足太久。老想著死亡是不切實際的，最重要的是我已學會要務實。兩個月前會把我嚇傻的那些事，現在似乎已是家常便飯。這世上有太多的悲劇，而我又這麼忙、這麼累。如不想被悲劇吞沒，聽天由命式的冷漠是我唯一的招數。

第7章 身心俱疲

要是都不在乎，日子會好過些，而我們有時也確實假裝自己不在乎。我們會努力善盡職責並抽離自己。但我們不是為了抽離自己才進入醫界的，我們是為了自己的那分關心，而關心卻不斷帶來痛苦、挫敗和苦惱。

十一月

這是我在ERSS的最後一週。我拖著疲憊身軀回家，走進後門。艾玲聽到車子停在車庫的聲音，就坐在地板上等我。我踩到她的腳，整個人往前倒，結果我的小腿前側撞到椅子。

「該死，」我大吼，艾玲也同時哭了起來。

入多少力氣是他可以負荷的，但我一無所知。我還是習慣要贏得每場爭鬥，然而在ERSS的這幾星期簡直要我的命。

我突然了解到，自己根本沒有十足的心理準備面對這一切。我必定是表現出色，才當得上梅約醫學中心的住院醫師。我懂解剖學和生理學，醫師執照考試表現優異，我還有院長寫的很棒的推薦函。我在工作的知性方面受到完善訓練，情感方面的訓練卻付之闕如。推薦函和醫師考試的成績再好，都不足以讓我做好心理準備，讓我能夠放棄拯救那位孕婦和她的寶寶，或眼睜睜看那位二十歲少女的腦袋慢慢煎燒。

不，我對這些事根本還沒準備好，但它們已經開始在撕裂我。我懷疑這種日子要怎麼過下去？我和工作夥伴怎麼還能繼續談笑、在休假日時繼續除草、繼續懷孕生子？

當然，要是都不在乎，日子會好過些，而我們有時也確實假裝自己不在乎。我們會努力善盡職責並抽離自己。但我們不是爲了抽離自己才進入醫界的，我們是爲了自己的那分關心，而關心卻不斷帶來痛苦、挫敗和苦惱。

我們受過多年訓練才成爲外科醫師。我們在大學時就表現優秀，進醫學院也是一樣。我們的人生歷經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直到有天醒來，發現自己成爲世界知名梅約醫學中心的外科住院醫師。一切都如此完美。但在我們還沒來得及恭喜自己、即將要知道外科醫師的更衣室在哪兒之前，就發現這個行業不像其他行業，它馬上就無情、滿不在乎的宣布

除了工作，我已經學會忽視我眼前的每件事情。我成了一個可怕的丈夫、可怕的父親。我很少在家；在家時，對每件事都沒有耐性、沒有力氣，也沒有興趣。

我站在加護病房一個年輕女孩的床腳處，這女孩頭部嚴重受傷。我不記得她是怎麼受傷的，是車禍吧，還是摔倒？我無助地看著她的體溫持續上升，從三十八．三度一路攀升到三十九．四度。她的發燒不是因爲感染，而是因爲腦幹的體溫調節中樞遭到嚴重傷害。

我給她冰敷，用冷水給她灌洗腸胃，想到的我都做了，但她的體溫仍持續上升：四十度、四十．五。要是她的體溫飆到更高，她的存活率便微乎其微，而要是她眞的活下來，也會是個植物人。腦袋可是承受不住那麼高的燒的。

我心想，她才二十歲啊。我到底是怎麼回事，竟然無法讓她的體溫停止上升？

我站在那裡捏著病歷，眼看她的體溫繼續上升到四十一、四十一．六度。

喬伊經過，看我花這麼多時間在一個沒救的病人身上有些惱怒，但他看得出來這件事讓我很不好受。

「邁可，該做的已經都做了。她就是……唉，有時候就是有太多傷心事。」他拍拍我的肩膀，從我手中拿走病歷，放回床腳的架子裡。「別這樣，」他輕輕說，「急診室還需要你呢。」

喬伊自有分寸，但我沒有。喬伊知道何時戰、如何戰及何時休戰。他知道每個病例投

之後，我們坐在醫師更衣室的椅子上，深吸一口氣，再慢慢吐出，但我們吐不盡一切。我們會坐在那裡，雙手交握，頭下垂，因爲無力，懶得拉掉沾血的手術衣，卻又疲累得無法上床；精神很差，差到護士兩小時前就要我們去打的點滴還沒去打。我們的心智慢慢失焦，慢慢從過去幾小時經歷的慘事中撤退。

而要是夠幸運，我們早上巡完房後，八、九點就可以下班。我們開車回家，清晨的陽光透過樹木發出閃爍的光芒，刺痛眼睛，彷彿救護車頂上旋轉的紅燈。我們回到老婆身邊，她們需要我們。我們含糊不清地打個招呼，跟她們擦身而過，最後摔進無夢的睡眠裡。

但更有可能的是我們沒有這種白天假，有的是另一個排滿行程的工作天。我們沒時間回想前一晚做了什麼。要是病人無恙，就會有其他新挑戰在前。病患的電解質失常、尿量偏低、傷口流血，這些都需要我們費心，而我們也欣然付出，因爲這總好過安撫前一晚以及過去每個夜晚的鬼魅。這些鬼魅彷若大漩渦，看得人暈頭轉向，裡頭都是些截下的手腳、槍傷裂口、玉蜀黍收割機裡的手，以及滿布柏油和泥土、裂開的腳踝骨。

我們漸漸明白再怎麼訓練，再多的照顧，也不是每個問題都能解決。這裡不是醫學院。我們不會每場考試都拿高分，也不會有滿頭銀髮的教授拍拍我們的頭，稱讚我們的優異表現。我們不會在每場戰役裡都贏。

我們絕非萬能。頭部受傷的人來找我們，我們幫不了；有槍傷的人來叩門，我們治不了；動脈破裂的人找上門，我們也救不了。

我們不斷面對這些疑難雜症，卻不斷失敗；一次又一次，這些失敗竟來自我們這些總是勝券在握、總是知道要做什麼、總是對自己這麼有把握的人。先前我們從未做過這麼重要的事；先前我們從未敗得如此淒慘。

沒錯，我們會設法讓傳統智慧保護自己。「看，」我們對自己說，「你完全做對了，跟教科書上寫的一模一樣。她死了並不代表你做錯了。」

我們就是這樣告訴自己的，但它說服不了我們。從醫並非只是遵照教科書裡的指示，那不是我們該有的行爲。我們的責任是救人，但太多時候似乎是事與願違。

「你要眞相是不是？」我們冷冷地捫心自問。「這就是眞相：有個年輕女子找上門時還活生生的在呼吸，她眼裡充滿恐懼，要你救她，而今卻躺在太平間的推床上，身上蓋了塊白布。這就是你要的眞相。」

接下來我們會拖著自己到外科家屬等候室，面對驚慌焦慮的眼睛，它們的主人已經等了三小時。先前我們把他們女兒推進手術房，它們看著我們時充滿了乞求和希望。如今，還未開口，它們就看出端倪，從我們的難以啓齒讀到答案。

「我……我很抱歉要告訴你……」

第 章

週六晨間研討會

在ERSS時，我們都沒什麼時間參加研討會，因此從九月至今我沒去過任何一次。我才剛坐定，柏克醫師就點我。「柯林斯醫師，你能再度來參加真是太好了。請你解釋一下舟狀骨骨折無法接合及造成骨頭壞死高發生率的原因。」

十一月

有個刮大風的週末早晨，地上積了七、八公分剛落下不久的雪，我坐在聖瑪麗醫院的急診室裡等待最後一次的晨間會報。傑瑞還在上刀，清晨四點左右他們送進來一個腸子破掉的人。麥克陷進角落裡的一張椅子。我和羅利昨晚沒班，此刻相當神清氣爽。喬伊謝謝我們，說我們表現得不錯，隨即又開始帶領另一批新兵。

「有時就是有太多的傷心事，」喬伊說。對我來說確實如此。

「我相信是——」

「你相信？」

「是橈動脈的支脈，進入舟狀骨是在——」

「我沒問你是從哪裡進入，我問的是名字。」

「告訴他是肛門動脈。」法蘭克在我後面耳語。

「抱歉，柏克醫師，我想不起名字。」

「別跟我道歉，」他回答。「你該道歉的對象是你倒楣的病人。」

我喃喃自語，「是，柏克醫師，」說完準備坐下。

「柯林斯醫師，你上次參加這個會議是什麼時候？」

我又站好。「是有幾星期了，但我在——」

「我不管你在哪裡。參加這個會議是硬性規定。」

「但我以爲我們要是在——」

「這是硬性規定。」

我了解我該立刻打住，免得愈說愈糟，於是我閉上嘴。「是的，柏克醫師，」我說。

「硬性規定的意思是，對那些希望留在住院醫師計畫裡的人而言，這是硬性規定。」

「是的。」

晨間會報結束時，我、羅利和麥克相互握手。他們說我當一個笨骨科醫師還滿稱職的。我謝謝他們的誇獎，祝福他們下半輩子照顧病患的直腸膿瘍和胖子的膽囊時一路好運。

我請他們代我向傑瑞道別，之後便前往醫師休息室，準備迎接下個任務：六週的小兒骨科。資深住院醫師杰克．柏格（Jake Burg）是我的新搭檔，他知道我剛從ERSS過來。想必是因爲同情我，巡房結束後，他要我那個週末好好在家休息。

那個早晨也是傑克．萬寧到赫爾醫師旗下服務的第一天，他讓我搭他的便車到美以美會教徒醫院參加週六晨間研討會。在ERSS時，我們都沒什麼時間參加研討會，因此從九月至今我沒去過任何一次。那天會議在討論腕部舟狀骨骨折的併發症。我才剛坐定，柏克醫師就點我。

「柯林斯醫師，你能再度來參加眞是太好了。請你解釋一下舟狀骨骨折無法接合及造成骨頭壞死高發生率的原因。」

我說舟狀骨骨折常會阻斷血管正常供血給骨頭的某處。

「骨頭的哪一處？」

「末端。」

「被阻斷的血管叫什麼？」

詹森先生起身，關上引擎蓋。「醫生，早，」他說。

「嗨，詹森先生。怎麼樣？」我邊問邊指著我們的車子。

他一秒都沒浪費，即刻宣告「引擎壞掉了，」他說。「修理的話要花兩千，或許更多。」

兩千？我買它才付了七百。

詹森看到我臉上的表情。「算了，這車根本不值得修。」

我和派蒂站在那裡啞口無言。

「醫生，抱歉了，」詹森說。當他要進卡車時，轉過頭跟我說，「我給了柯林斯太太一個電話號碼，這人專門收破銅爛鐵。你們這輛車，他可能會出個三、四十元吧。」

我勉強擠出笑容，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說笑話。他走了以後，我和派蒂互望一眼。

「現在怎麼辦？」她說。

「你有多少錢？」我問。

她在口袋裡掏錢。「六塊錢。」

我搭著她的肩。「我們銀行裡還有三百元，外加破銅爛鐵店給我們的錢，不管是多少……」

她看著我。「你真的覺得我們賣掉這輛車只能拿回三十元？」

他越過老花眼鏡上方盯著我瞧，我靜靜站著。「柯林斯醫師，請坐，」他終於開口。「萬寧醫師，你知道供給舟狀骨血液的那個血管叫什麼嗎？」

當我噗咚一聲重重落回椅子時，法蘭克碰碰我的肩膀。「我覺得他喜歡你耶，」他悄悄說。

十一點半之前我就到家了。傑克雖然住在鎮上的另一邊，卻讓我搭便車。

「派蒂，看我找到誰了，」車子開進車道時，他大叫。「他準備回來幹活囉。多多少少啦。」

太陽出來了，前一晚的積雪已經開始融化。派蒂站在車旁人行道的緣石上。我們的車是輛綠色的道奇老爺車，已經四天發不動了。派蒂穿了一件米黃色開襟毛衣，剛好蓋住她隆起的肚子。艾玲站在她旁邊，兩手抱住她的右腿。修車廠的詹森先生也在那裡。他抬頭看，朝我這邊點頭，接著又把頭塞回引擎蓋下面。

傑克跟派蒂說她氣色不錯。「我喜歡那個海灘球的樣子，」他說。

「哈哈，很好笑，」她說，一邊對他伸舌頭。

傑克倒車開出車道，然後跟大家揮揮手說任何時候需要搭便車都可以打電話給他。他走了以後，我過去吻了派蒂一下。她看起來很憂心。

我點點頭。「就是它。」

「這個老女孩要步上她最後的歸宿囉？」

「是啊，我真捨不得，她以前總是跑得很快，除了最近這幾天。」

「你有留任何東西在車廂或置物箱裡？」

「沒有。」備胎脫皮了，但還有氣，於是我把它滾進車庫，等未來我們有了天知道是什麼樣的「新」車時，搞不好還派得上用場。

吉米把拖吊車倒退，將絞盤鉤在車子前方保險桿的下方，按下拖吊車旁邊的按鈕，車子的前輪就離開地面了。

「權狀給我吧，」他說，「這樣就行了。」

我把權狀給他。他回頭數了五張髒兮兮的五元鈔票給我。

「醫生，很高興跟你成交。」

派蒂出來，看到吉米把我們的車開走了。

「要不要跟我到BMW售貨中心去取我們的新車？」我問。

她沒笑。「邁可，接下來該怎麼辦？」

「我看了《郵報》上的一些廣告。我想我們可以用六、七百元買到不錯的車子。」

「我們哪來的六、七百元？」

十分鐘後，我就打電話給爾尼，也就是修車廠介紹的那個傢伙。

「柯林斯？哦，想起來了。詹森老兄說你們可能會打來。他說你是梅約的醫生對吧？」

「沒錯。」

「那你怎麼會開一輛破車？」

是喔，我都忘了，醫師都是開保時捷和BMW的。「我的林寶堅尼（豪華跑車）還在店裡，」我跟他說，「所以我現在開的是管家的車。我想我會幫他買一輛新的。」

「醫生你眞幽默。我看這樣吧，要是你把車開來這裡，我就給你三十五元。要是我們去它拖回來，你就只能拿二十五元。」

二十五元，就這樣？

我嘆了口氣。「爾尼，引擎壞了，你得過來拖回去。」

「好吧。把車子權狀準備好，一小時後會有人過去。」

三小時後一輛拖吊車停在我家門口。頭戴一頂髒兮兮藍色帽子的年輕小夥子下車查看我們家的地址。我走出去。他看了一眼右手裡的紙條。「是柯羅尼醫生嗎？」他問。

「是柯林斯，」我說，一邊伸出手。

他把紙條塞回口袋，跟我握手。「我叫吉米，是幫爾尼開車的。」他看著道奇老爺車。「這是你的車？」

吃樹根和莓果。」

「早知道我該嫁給律師，至少餐桌上會有食物。」

派蒂一定壓力很大，否則絕不會說出這麼刻薄的話。

「我想我去找份牛郎的工作好了。」

「噁。」她做了個鬼臉。「誰會雇用你？是收容瞎眼老婆婆的護理之家嗎？」

如果你想安定下來，結婚是不錯。可是，沒必要踩人痛腳吧。

我告訴派蒂我也想不出辦法。就等下個發薪日吧，離現在還有兩星期。

「我們需要多少錢啊？」

「我猜三、四百元吧，外加銀行裡的三百元存款。」

我轉身，準備回屋裡，但派蒂還站在原地。

「你是不是忘了什麼？」她問。

「什麼……？」

「像是這樣我們就沒錢吃飯了。」

「我值班時會從醫院帶些東西回家。」

「我不要一個月都吃蘋果和麵包，」她說。

「要是你對我不錯，我可能會帶些砂鍋魚回家。」

她一把抓住艾玲的手，踏著重重的步伐從我身邊走過。

「我不要什麼砂鍋魚，」她說。「我要肉，還有蔬菜和馬鈴薯。」

「可惡的愛爾蘭女孩，」我在她背後叫著。「早知道就娶印第安人。她們整個月都可以

得厲害，但起動算順暢。手上只有六百元，我買不到比它更好的貨色了。

「前座怎麼晃成這樣？」派蒂一坐進來時問。

我忘了告訴她前座的螺栓銹掉了。

「這樣你就可以在我開車時搖寶寶，」我說。

她給了一個衛生眼。「還多花了錢，怎麼買到這種車？」

「拜託，老婆，你覺得六百元能買到什麼樣的貨色？」

她口氣溫和了一點。「好吧，這輪胎看起來還不賴。但你確定這輛車載艾玲安全嗎？」

「除非她可以找到更好的父母親，否則只好忍受我們，還有這輛車子。」

我在骨科愈來愈得心應手。我還是覺得跟不上任何一位住院醫師，但至少我在學習他們的語言。離開ERSS後，值班的狀況變得較容易忍受了。我每三、四個晚上值班一次。值班時，我得留在醫院，負責處理急診室的骨科問題、看診及回應骨科病房護士的廣播呼叫，幾乎睡不到兩、三個小時。但至少大多數夜晚我都可以回家陪派蒂和艾玲。

艾玲總是睡在派蒂旁邊的小床，但不久我們就會有另一個寶寶，因此覺得艾玲應該慢慢習慣自己睡。我們決定把家裡的一個房間改給小孩房。

把艾玲搬到別的房間，讓她一人獨處，好像很殘忍，也很自私。她要是嗆到怎麼辦？

第9章 冰上曲棍球賽

我的頭頂有些痛，但我高興得不得了。威爾亨居然是冰上曲棍球選手！這真是好得令人難以置信。俗語說「心想事成」，現在我總算真正體會這句話的真義。我要好好品嘗接下來的比賽滋味。

十一月

秋天快結束時，我們也差不多安定下來。我對小兒骨科的工作勝任愉快。這陣子，派蒂已跟所有鄰居打過照面。她是修車廠詹森的常客，也跟巴羅雜貨店的肉商丹恩、郵差丁姆及收垃圾的查克混得很熟。我常常遇到一些人對我說，「你一定是派蒂的老公。」

我們後來弄到一部新車，是七二年的龐蒂克，沒有減震器，煞車會吱吱叫，車身還銹

一星期後，我在電子報上看到一則小告示。梅約醫學中心的冰上曲棍球隊新一季球賽又開打了。邀請所有有興趣的選手參加第一場練習賽，時間是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日上午八點，地點在格拉翰賽場。我好興奮，這裡終於有我擅長的事了。我在骨科這個領域是最蹩腳的，每件事都懂得比別人少，但是冰球就不一樣了。這可是我的拿手運動。我曾在聖母院隊打過，雖然稱不上是明星，但也相當出色。

即使畢業後就沒什麼機會打冰球，但我還是很有信心。我迫不及待想重回冰上，也很高興得知這裡有球隊。

那個星期日早晨的第一場練習賽，我看起來並沒有很招搖。我唯一像樣的配備是從聖母院學院畢業時一直帶在身邊的冰刀鞋、手套和護脛。剩下的配備都是些高中時收集的雜七雜八過時用品。破舊的上衣正面還繡了歐弟酒店的字樣。

我在綁鞋帶時，有個人一腳踏在我前方。

「你也玩冰球？」

我抬頭，看到威爾亨醫師嘲諷的臉。自從那頓早餐（當時我還在哈丁醫師的團隊）之後，威爾亨就沒放過任何一次可以奚落我的機會。我是他所有玩笑的笑柄。每天早晨他都會高談闊論「全世界最蠢的住院醫師」，並計算還要多久我就會被踢出計畫。

威爾亨來自明尼阿波里斯市郊區的愛迪納，是有錢人住的地方。平常他沒在說自己是

要是被毯子纏繞住，切斷腿部血液循環又如何是好？要是她的爛父母在別的房間自得其樂，她卻跑去咬電線呢？那時候該怎麼辦？

但她只有十六個月大，反正每晚都在睡覺，所以對她來說不是問題，問題反而在我們。我們把艾玲移到新房間的第一個晚上派蒂就起來三次，確認女兒沒事。

「你聽到什麼沒有？」派蒂有時半夜會突然這樣問。

「啊？」我突然驚醒。外面還黑漆漆的。

「我覺得我聽到艾玲的聲音。」

我嘆了口氣，翻個身。

「邁可！」她搖搖我的肩。「是艾玲，我好像聽到她在鬧。」

「她沒有。上床前，我看到有個肥仔拿了把斧頭在外頭，是他弄出的聲音。」

「我恨你，」她邊說邊把被子從我身上掀開，下床去看女兒。

「一、兩小時前你不是這樣說的，」她氣呼呼的走出房間時我說。

兩分鐘後她噗咚睡回床上，一隻冰冷的腳抵住我的背脊。

「你這算哪門子的父親。」

「嗬——呼。」

空了下來。最後一位球員離開更衣室時，我獨自一人坐在那裡，靜靜等著。我要當最後一個上場的人，有著爛配備、最後一個被挑中的人。我唯一在乎的就是不要和威爾亨同一隊，想必威爾亨也有同樣念頭。

最後，他們終於開始挑隊員了。我伸了幾個懶腰放鬆自己，拿掉我的前排假牙，丟進褲子口袋裡。可以預期接下來會是一個火爆的早晨。

「你應該感到羞愧，」當天晚上，派蒂在聽我說完白天的故事後數落我。「都已經三十歲的人了——」

「是快要——」

「你已經滿三十了，」她繼續數落，「你都結婚了，有個小寶寶，還有一個就快要來報到。你是個醫師耶，怎麼表現得像是個在酒吧鬧事的笨蛋。」

「事實上，在冰球界，正確的說法不是『在酒吧鬧事的笨蛋』，是『受雇的打手』。我的表現像個受雇的打手。」

「好吧，你就去得意吧，但要是這個叫威爾亨的傢伙又來找你的麻煩怎麼辦？」

「你是說要是他去跟媽媽告狀我該怎麼辦嗎？」

「不是，邁可，要是他想辦法在研討會上讓你出糗，或是跟主治醫師說你壞話怎麼

多棒的外科醫師時，就是在吹噓他高中時是多厲害的冰球選手。

「柯林斯，你哪裡人？」

「芝加哥。」

「芝加哥？芝—加—狗哦？」他放聲大笑，接著又把好幾位住院醫師叫來，他們沒一個是我認識的。「嘿，我們這裡有個巴比．赫爾（Bobby Hull，加拿大職業冰上曲棍球運動員），他是芝加哥來的。」

威爾亨小心翼翼地戴上頭盔，怕弄亂頭髮。他接下來毫不客氣的用球棍敲我的頭。雖然只是輕敲，但還是會痛。「巴比，你這件上衣挺不錯的，」他說。

有幾聲竊笑傳來，但我也注意到好幾位球員不發一語。威爾亨又笑了一下，之後大搖大擺地走出更衣室。

我的頭頂有些痛，但我高興得不得了。威爾亨居然是冰上曲棍球選手！這眞是好得令人難以置信。俗語說「心想事成」，現在我總算眞正體會這句話的眞義。我要好好品嘗接下來的比賽滋味。

剎那間，我不急了。我檢查冰刀，用大拇指指甲劃過每處刃口，冰鞋鞋帶繫了又繫、綁了再綁。我仔細在護脛周圍纏繞了一捲四公分寬的膠帶。什麼事都還沒發生，但我已經在自得其樂，幾個月的樂趣加起來也沒現在這麼多。球員一個個著好裝上場，更衣室逐漸

第10章 巴比的報復

我們讓巴比住院一個月，這個月來我看到他眼神的轉變，從焦慮到恐懼、到憎恨，到最後是比什麼都糟的絕望。快月底時，我們走進房裡他不再啜泣，只是躺在那裡，用凹陷的雙眸空洞地盯著我們。

十二月

我喜歡小兒外科。在ERSS操過後，轉到這裡來處理小孩的常見問題，感覺挺不錯的。但是小兒外科處理的也不盡是扁平足或雞眼之類的問題。這裡是梅約醫學中心，可是要處理各種疑難雜症的。

巴比．藍恩是個六歲男孩，從愛荷華州的黛寇拉市轉到我們這裡。他騎單車下坡時，

辦？」

「說我有多蠢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就是這個意思，但無所謂。你用不著擔心。今天我和威爾亨醫師達成共識了。雖然我當時沒選擇訴諸他的理性面，但我還是處理得頗具說服力。我確信他今後會用新的角度看待我們之間的關係了。」

他的確是。第二天早上吃早餐時，我把托盤往桌子一放，就坐在他旁邊。我沒理他，只顧吃我的早餐。但我第一次發現威爾亨醫師好像吞東西有點困難，既沒當面糗我，也沒拿我當話題。

「不用。我們就在這裡動手，就在病床上。」

牽引鋼釘用手搖鑽插入，我就只知道這麼多。先在皮膚上做個切口，然後戳入一個帶螺紋的鋼釘，壓進去抵住骨皮質後再鑽進去，從另一邊鑽出來。我從來沒看人做過，但我知道一定很痛。而我們即將對一個沒有麻醉的六歲小男孩做這種事？他不會是說眞的吧。

「邁可，」杰克跟我說，「這沒什麼大不了的。我們向來都是這麼做的。你不會爲了一個只花兩分鐘的簡單處置把一個人全身麻醉。這孩子反正已經很痛了。我們會給他打一針嗎啡，然後插入鋼釘，把他的腿吊起來做牽引，一、兩天內他就會覺得好多了。」

說得眞好聽，但我用二十公分長的史坦門釘鑽過他的股骨時，我確定他絕對不會覺得「好多了」。

這件事讓我想起割包皮手術。我在醫學院的產科實習時，住院醫師讓我負責所有的包皮割除。一開始我好興奮，但我對此工作日益生厭，因爲我們從來不麻醉，完全沒有。我們只是抓住可憐小寶寶的包皮，拉緊後再砍掉它。「打香腸，」住院醫師如此稱呼割包皮術。可憐的小寶寶會死命尖叫，產科住院醫師好像無所謂。他們習以爲常，連最有同情心的住院醫師也只會看著尖叫的嬰兒，聳聳肩說，「可憐的小傢伙。習慣吧，人生是苦海。」我想他們已經讓自己相信小寶寶跟紅蘿蔔沒兩樣：要是他們無法說出自己的痛，應該就不會痛。

跟一輛貨車撞上了。不過他很幸運，除了後腦杓有撕裂傷，他的傷主要在左腿。他摔斷了股骨，小腿前面的大片皮膚也扯掉了。ERSS的醫師確認沒有其他傷害、縫過後腦杓後，就把巴比交給我們。

杰克．柏格（Jake Burg）是與我一起在小兒外科服務的資深住院醫師。我們拿了一個大臉盆，裝了好幾千西西的消毒水，花了一個多小時沖洗、清除巴比腿上的泥土和柏油。很顯然的，他以後會需要做皮膚移植。我給傷口敷藥，杰克把X光片拿到樓上交給我們的主治醫師史坦伯（Steinburg）。杰克回來時，我問他史坦伯醫師想怎麼處理股骨的骨折。

「九十／九十的牽引治療，」杰克回答我。意思是巴比不用動手術，但要用牽引治療固定四到六週，躺著時髖部和膝蓋都要彎曲成九十度。

牽引治療適用於腿部骨折，它藉由鋼釘鑽過斷骨遠端，再用繩索及滑輪吊著沙袋，把骨頭拉回原位。

我跟杰克說我從來沒用過股骨的鋼釘，他說剛好現在可以學習。他請護士拿來骨骼牽引托盤，然後秀給我看從哪裡插入鋼釘。

「好了，」托盤到時，杰克說。「我們來吧。」

我驚訝地望著他。「就在這裡？」我說。「我們不是該把他推進手術房，來個全身麻醉後再動手嗎？」

切口旁邊晃來晃去。

「握好，」杰克說。「你一定要把鑽子的角度往那個方向偏一點。」他把我的手肘往下壓了一點。「對，就像那樣。」

慢慢地，我把鋼釘推進巴比的肌肉，推到我覺得聽到鑽子尖端摩擦到股骨發出的刺耳聲。

「現在上下遛遛鋼釘，直到前後皮質都觸碰到，」杰克說。我這麼做時，巴比顫抖的抽泣更劇烈了。

「可以嗎？」杰克問。

「可以，」我說。「我在正中間了。」

「好，那現在鑽進去。」

我慢慢轉動曲柄時，帶螺紋的鋼釘開始鑽入股骨。我看了一眼巴比，他在呻吟，頭來回搖晃。我繼續轉動曲柄，直到我覺得鋼釘穿出骨頭。再轉動幾下曲柄，我可以看到鋼釘開始要在另一邊皮膚冒出。

「很好，」杰克說。「現在等我做個切口。」他拿起手術刀，做了另一個小切口。巴比幾乎不發一語。鋼釘都鑽進他的骨頭了，一點小戳傷似乎不足以驚擾他。

再二十秒，我把鋼釘穿過大腿中心位置，讓兩邊各有約八公分鋼釘突出。

杰克跟巴比的父母說我們要把鋼釘插進他們兒子的腿裡，請他們到外頭等幾分鐘。他們離開後，他放了一條毯子在巴比的膝蓋下方，讓膝蓋彎曲。即便打了嗎啡，巴比仍痛得哀號。杰克把他的腿放在正確位置時，也順便把股骨末端就定位。

「有兩件事要注意，」杰克邊說邊把史坦門鋼釘裝入骨釘槍。「首先，別鑽到生長板。要是你把鋼釘鑽進生長板，他這隻腿就以後會變得比另一條腿短七、八公分。

我嚥了一下口水，微微點頭。

「第二件事就是要把鋼釘插進骨頭中間，知道嗎？正中間喔。你讓鋼釘尖在皮質上下動動，這樣能確定你是從正中間下手。接下來搖曲柄，直到鋼釘尖穿過骨頭，開始戳進另一邊的皮膚。然後我會弄出一個小切口，好讓鋼釘穿透。聽懂了嗎？」

我又點點頭。

「好了，醫師，咱們動手吧。」

我拉上消毒手套，拿起手搖鑽。杰克拿了十一號手術刀，在大腿內側遠端做了一個切口。「你從這裡開始鑽，」他說。

床頭處，巴比在抽泣和呻吟。我儘量裝出身經百戰的樣子。走近床邊時，我給巴比一個叫他放心的笑容。當我把鑽子移向巴比時，他開始發抖。眼淚從他睜得大大的眼睛飆出來。幸好，因爲骨折了，他的腿無法動彈。我把鑽子拿近一點，尖頭部分就在杰克做出的

鑽他骨頭、扭轉他受傷的腿、割掉他大腿皮膚，又撕扯另一條腿的傷口。

我們讓巴比住院一個月，這個月來我看到他眼神的轉變，從焦慮到恐懼、到憎恨，到最後是比什麼都糟的絕望。快月底時，我們走進房裡他不再啜泣，只是躺在那裡，用凹陷的雙眸空洞地盯著我們，我們幹活兒時，他也不再退縮。

一個月後，巴比的皮膚移植成功，股骨也開始復原，該解除牽引裝置、給他上石膏、讓他回家了。但牽引鋼釘得先拔除。杰克提議由我執行，但我拒絕。我再也無法忍受那個小男孩看我的眼神。杰克不解的望著我，然後聳聳肩說沒關係，他來做。

我們慢慢解下牽引裝置，把牽引軛從鋼釘上移開。接著杰克拿了一把巨大的截斷器，先切掉一邊的鋼釘，然後把手搖鑽固定鋼釘的另一邊，慢慢退出鋼釘。巴比既不哭也不掙扎，只用他那受驚的眼睛自他空虛的靈魂瞪著前面。他的眼睛讓人勇氣盡失，這是巴比的報復。他的眼睛在控訴，你們傷害我，你們好好記住對一個小孩做了什麼好事，記住這雙眼睛要你們正視病人。

那雙眼睛裡有著人生智慧，不是任何一個小孩該擁有的，也不是任何一個大人會想擁有的。

我們把巴比打上石膏，第二天就讓他回家。一切都復原得不錯。他的股骨直了，皮膚也長好了。我希望有一天他會謝謝我們。但是成果得之不易，代價太大。我不知道巴比在

「很好！」杰克說。「現在裝上牽引軛，吊上沙袋。」

十五分鐘後，我們的X光片回來了。「手藝眞好，」杰克說。「你釘的位置就在生長板上頭四、五公分的地方，看到了沒？太完美了。現在我們必須把腿架起來。」

我們架設了一串滑輪，讓巴比的股骨可以拉直朝向天花板。他的膝蓋呈九十度彎曲，與病床平行，安置在布做的吊帶上。床腳架著牽引桿，上面掛著砂袋。這整個過程一定讓巴比痛到極點，但之前他已經筋疲力盡，也完全絕望了，因此不管我們再怎麼折騰，他都只是不斷呻吟。

終於結束了，我們把現場整理妥當，讓巴比的父母回到病房。當他的媽媽彎身去親吻他時，巴比啜泣得更厲害了，並且緊抓住她的脖子，似乎永遠也不會放手。

但巴比的痛苦還沒結束。因爲小腿上的皮膚受傷，我們得天天換藥。繃帶總是毫無例外地黏在傷口上，不管我們動作多輕柔，都讓巴比備受折磨。後來，有天早晨，我們把他推進手術房，拿右大腿前面一片皮膚，移植到左腿受傷的部位。

巴比很怕看到我們的造訪，但我更怕走進他的病房。要是受傷的是大人，情況就不會這麼糟。他會了解我們做的一切都是爲他好。他非得要讓鋼釘鑽過他的股骨，非得換藥。他不會喜歡，但他會了解這種事的必要性。

巴比什麼都不懂。他只知道有幾個大男人天天到他房裡傷害他。他們捆住他、用鋼釘

第11章 老弟

他的嘲弄離事實雖不中亦不遠矣。我懷疑自己到底在過什麼鬼人生？我難得見到老婆一面，我的小孩甚至都不認識我；我老弟還比我更像她們的父親，比我更像派蒂的老公。這難道就是我要的？

十二月

「你都不回電話的？」我弟弟丹尼問。「這已經是我第三次打給你。」

我說很抱歉，嘀嘀咕咕解釋爲什麼最近都沒回家。

「好啦，現在你聽好，」他說。「我的右肩有問題，讓我很困擾，而且愈來愈糟。我知道你只是住院醫師，但我想也許你可以跟我說說究竟是怎麼回事。」

未來人生中得花上多少時間療傷止痛。不知道他還會不會再用一個小男孩的眼睛去看這個世界。

巴比走後，我沉思良久，試著分析自己的感受。我很慶幸事情有了完美的結局，但我也對我們加諸在他身上的痛苦感到罪惡。我的結論是：要是有人以爲巴比的傷勢可以快速又無痛的治癒，那就太天眞了。我們不是神，我們只是一群儘量幫助傷者復原的人。倘若不是我們這樣幫他，他會瘸一輩子。

過去的半年讓我變了很多。我學會要更收斂自己的情感。我變得比較堅強、比較合乎時宜，但小男孩遭受的痛苦仍令我耿耿於懷。而我也知道要成爲一名外科醫師，我得習慣某些殘酷的人生現實，諸如媽媽死了、小孩被卡車碾過之類的，而有時我們爲了救治他們，所做的事會給他們帶來痛苦。沒錯，我需要有悲天憫人的胸懷，但我不能讓這種情懷癱瘓我。我必須相信自己做的是正確的事，必須相信外科藝術的本質，那就是：刀過之處，痊癒隨之而來。

服地接受了我這部分。你也應當如此。」

四天後，丹尼開著他的破爛吉普車來了。他把皮箱丟在我們床上。「睡這就可以了，」他說，「不過你和派蒂要睡哪？」

「把你那個有蟑螂爬過的東西給我拿下床，」我邊說邊把皮箱一腳踹到地板上。「你去睡地下室。」

我們兩個一起下到地下室，邊罵邊踢開沙發床，丹尼把漫著一股霉味的床墊推平。「可惡的肩膀，」他說。「我還沒離開這裡前大概就要動脊椎融合術了。」

「不用那麼麻煩，」我說，還握著他的一隻手。「別用這種方式謝我。只要看到你眼睛裡流露出的兄弟之情我就很滿足了。」

他對我比中指，並對著樓上大叫，「派蒂，你幹麼嫁給這個窩囊廢？」

有四天我沒再看到丹尼。他來了之後隔天，我值班。接下來的晚上我六點回家，七點上床。第三個晚上我又值班。

第四天我回家時，丹尼坐在廚房餐桌前喝啤酒，瑪麗凱坐在他膝上。他看過梅約的肩膀科醫師，照了X光片，也做了核磁共振，安排好早晨要動手術。

派蒂告訴我有他在身邊多好，「因爲你老是不在，」她說。在赴約看診之間，丹尼會

我不喜歡他這種「只是住院醫師」的挖苦。「肩膀？什麼是肩膀？等一下。我查查醫學辭典。」

「別這樣，我是認真的。打完冰球後，這該死的肩膀就痛得要命，現在整晚都讓我睡不好。」

「你試過溫牛奶和奶嘴嗎？」

「豬頭，你到底幫不幫我？」

「好啦。繼續說。」

他告訴我大學時玩足球傷過肩膀，而「那該死的東西從此就不對勁」。他下週有空，要是我可以幫他預約到梅約看診，他就會上來。

「但我不要給住院醫生看，」他說。「要確定給我掛一個好醫生。」

好傢伙，又來羞辱住院醫師，好吧。「我知道有個很棒的傢伙正適合你，」我說。「他剛唸完復健科，現在跟他十六歲的老婆住在中途之家。他幫人家開刀幾乎不上麻藥。還有，你一定愛死他的刺青了。不管怎麼說，至少他不是住院醫師。」

此刻對我們來說，絕不是有訪客的最佳時機。派蒂才生下我們家二女兒瑪麗凱。生產過程很順利，但派蒂又累又痛。我設法說服她以哲學的眼光看待此事。

「你看，」我說。「大自然以她無窮的智慧，命定寶寶來到這個世界的方式。我心悅誠

派蒂把冰箱門甩上，轉頭看我。看我！「你怎麼可以這樣？」她說。「我給你的唯一工作就是確保我們家有足夠的啤酒給你老弟喝。我不敢相信你把酒喝完了。」

我喝完的？怎麼會是我這個幾乎連續工作四天的人？我連一口都沒喝到，怎麼會是我喝完的？

我轉身看著丹尼，他無辜的盯著窗外，露出淡淡、吃屎的獰笑，跟他以前每次陷害我、讓我被老媽海K時的笑容如出一轍。我回頭看派蒂，她兩手叉腰瞪著我。

好啦。

我起身，打了一聲大嗝，右手拿著啤酒，前後搖晃。「好，是我喝完的。不行嗎？我難道不能在這裡喝一兩罐啤酒嗎？」

派蒂翻了一個白眼。「別鬧了，快去雜貨店弄些啤酒來給你老弟。」

「來吧，寶貝，」我邊說邊搖搖晃晃傾身向前。「我只是一個孤單的卡車司機。」我撫摸她，開始唱起，「六天在路上，今晚就要回家了。」

她笑起來，推開我，看著我肩後的丹尼。「把這個瘋子帶到店裡，讓他再給你買些啤酒回來吧。」

我們買了啤酒回到家，享用了一頓有雞有馬鈴薯泥的晚餐（丹尼的最愛）。我才開口問爲什麼從來沒爲我準備過我最愛的燉肉晚餐，馬上被叫閉嘴，因爲我不是第二天要動手術

餵艾玲、幫忙購物、清除人行道上的積雪、修理廚房的水龍頭。總之，他會做一切一個丈夫該做的事。而現在他讓我的小女兒坐在他腿上。她坐在那裡很滿足地吸吮自己的指關節，口水流得他胸前襯衫都是。

「要不要來罐啤酒？」丹尼問。他對我的啤酒還眞慷慨。

我打開冰箱。我上週才買了一整箱的啤酒只剩一罐。我拉開最後一罐啤酒拉環，坐了下來。「其他啤酒都到哪去了？」我問。

他傾身向前，壓低聲音。「派蒂，」他小聲說，朝水槽的方向微微點頭。「我看你有一些小麻煩了。」他用右拇指做了一個喝的動作。

「她又舆頭來了在狂飲是不是？」我問。

他聳聳肩。「可悲，眞是可悲，天知道我已盡力了。」他看著在他腿上玩耍的瑪麗凱，搖搖頭。「看到這些可憐的孩子，我心都碎了。」

「你們兩個偷偷摸摸的在說些什麼？」派蒂問。她關掉水龍頭，在圍裙上擦乾手。她走過來，把兩手搭在我肩上，親吻了我的頭頂。

「你那嗜酒的小叔在鬼扯，想爲我們家啤酒被他喝光的事開罪。」

「啤酒沒了？」她打開冰箱，不敢相信地看著。「啤酒沒了？」

我轉身看著丹尼，亮出了個自鳴得意的笑容。現在他身涉重嫌。

個壞人再抱你了。」

他的嘲弄離事實雖不中亦不遠矣。我懷疑自己到底在過什麼鬼人生？我難得見到老婆一面，我的小孩甚至都不認識我；我老弟還比我更像她們的父親，比我更像派蒂的老公。這難道就是我要的？

我覺得既挫折又罪惡，不過這種情緒只維持了大約兩分鐘。一小時後，派蒂叫醒我，要我上床去睡。我這睡在沙發上不省人事、口水流滿襯衫的傢伙，對誰都沒啥用處。我蹣跚回房。我的罪惡感給遺忘了，每件事都給遺忘了。我把褲子掛在浴室門上，把襯衫扔在地上，把自己丟到床上。

丹尼三天後離開。我始終沒機會跟他道別。之後的好幾星期，艾玲每次看我進後門，就盯著我看，然後皺著眉頭問我說丹尼叔叔什麼時候回家。

的人。

丹尼的手術進行順利。他們把他留在醫院過夜，第二天早晨就讓他出院回家了。派蒂說服他在我們這兒多留一星期，等線拆了再回去。即使右手臂上了吊帶，他還是可以搖寶寶、跟艾玲玩。

丹尼手術後，我就不常看到他。我常值班，即使在家也精疲力竭。我總是拖著腳步進後門，吃起飯來心不在焉，然後倒頭就睡。

丹尼手術後的第四天，我下午六點左右回家。他正在客廳搖瑪麗凱。她很安詳的睡在他肩上。

「讓我抱抱那個甜蜜的小可愛，」我對他說。我伸過手，把瑪麗凱從他肩膀舉起。她馬上變得緊張不安，全身扭動起來。

「不是那樣抱，」丹尼說。「她不喜歡那樣抱。」

我調轉一下位置，但她還是哭。

「別在意，」他說。「就把她還給我吧。她不喜歡陌生人。」

我是她爸，不是陌生人。然而，又驚又挫敗的我，還是把她還給丹尼。他把她放在肩膀上，輕拍她的背。她調整了一兩次姿勢，呼了一口寬心滿意的氣，然後就安靜下來。

「有危險的陌生人要傷害你嗎？」他溫柔地低聲對她說。「別擔心，丹尼叔叔不會讓那

個傢伙正在夏威夷當骨科住院醫師，他的診所都在處理衝浪造成的傷害。有個穿露背裝的性感尤物前來看診。「醫生，」她說，嘟著嘴巴，「我的背擦傷了，你幫我看看吧！」

回到明尼蘇達州，只有攝氏零下十度，但至少我有準備。我用八月的第一筆薪水買了兩樣奢侈的東西。第一樣是叟瑞爾（Sorrel）靴子。叟瑞爾是一家加拿大著名的鞋商，他們製作的鞋子有橡膠底、羊毛襯裡，能耐得住最嚴酷的寒冬，而且還有明尼蘇達州冰上漁夫的保證：不管醉得多厲害、身體多少地方都凍僵了，腳還是暖呼呼的。

第二樣是一件厚厚的淺褐色鵝絨外套，領子是深棕色的燈心絨，還有一個可拆下來的兜帽。保證「任何天氣」都能保暖。到目前爲止也的確是。

才五點，外面就一片漆黑。雪花在後門小燈上盤旋。我討厭離開溫暖的廚房，但要是我不去清除車道上的積雪，早上就出不了門。我繫上叟瑞爾靴子的鞋帶，拉上外套拉鍊並扣上釦子，溜出後門，頂著飄雪，一路踏著重重的步伐走到車庫。那裡放了一把結實的鐵鏟，它是好久前我當工地工人時留下來的。

我拉下車庫門，轉身面對那延伸到馬路、有四十公尺長的車道。我拾起鏟子。愈快開始鏟，我就能愈快回到溫暖的屋內。

回到夏威夷，我的分身在看他第二個病人了。是個大學女孩，她第一次來天體海灘，搞到自己二級曬傷。「護士，等一下電話都你接，」他從帘子後面說話。「這可能要好一

第12章 明尼蘇達的寒冬

麥克告訴我他家後門的鎖結凍、車子的油管結凍、地下室的管線結凍，連他家狗狗的陰莖也凍僵了。「你聽這個，」他正在讀急診室手冊「四肢凍瘡」那一段：「在户外，嚴重凍瘡的初步治療是把凍僵的手指或足趾輕輕握在手裡保暖。」

一月

一月三日，我開始到羅梅洛醫師的服務團隊工作，那是梅約最繁忙的團隊之一。我第一天值班就只睡了一小時，回到家時又累又餓，外頭又在下雪。星期天時積雪十三公分，星期二有八公分，今天已經下了十五公分，看來還會再下個八公分。

我不懂梅約兄弟幹麼把這家醫院開在明尼蘇達？他們沒聽說過夏威夷嗎？此時此刻有

七十三度。州長已經宣布全州進入緊急狀態，要求所有市民留在室內。」

整座城市裡，車子無法發動，或是好不容易發動了，卻在半途熄火，結果更糟。自來水幹管爆裂，所以停水；瓦斯管也凍住了。

在ERSS跟我同梯次的麥克來自佛羅里達州，有次我巡完房在醫師休息室碰到他。麥克那天不太順利。他告訴我從沒見過天氣冷到這種程度的。他覺得自己像個可憐的愛斯基摩人，還說只有呆子才會住在這種倒楣的地方。

「我幹麼沒事離開佛羅里達？」他自問。

他告訴我他家後門的鎖結凍、車子的油管結凍、車廂內的蘇格蘭酒結凍、地下室的管線結凍，連他家狗狗的陰莖也凍僵了。

「你聽這個，」他正在讀急診室手冊「四肢凍瘡」那一段：「在戶外，嚴重凍瘡的初步治療是把凍僵的手指或足趾輕輕握在手裡保暖。」

唸到此，他丟下那本手冊，好像書會扎人似的。「我要是去把我家狗狗的那根握在手裡，一定會倒大楣。」他說，「我才不管牠那根是不是眞的會掉下來呢。」

中午前我就到家了。派蒂把孩子們送上床睡午覺後，做了幾個起士三明治我們兩個吃。吃完了，她注意到我穿上曳瑞爾靴子。「你要去哪？」她問。

「我要把那張椅子拿去伊蒙家還他，」我說。

陣子。」

但是在明尼蘇達州可沒有天體海灘，只有積雪覆蓋的車道。我先從車道中間鏟出一道細細長長的直線，鏟了五分鐘，就覺得身體暖和起來。我戴了一頂毛帽，於是就把兜帽推到後面。脖子上有冷空氣感覺還不錯。

每十分鐘我就站直身子，靠在鏟子上伸展背脊。我汗流浹背，於是把外套拉鍊拉開，也把毛帽塞進口袋裡。我把鏟子換到左手時，頭髮上已覆蓋上一層雪，卻還有二十公尺長的雪要鏟。

九十分鐘後我完成了，但我驚慌的發現雪又在車庫入口處堆積起來。

下雪已經很糟了，但冷更糟。整個十月、十一月，大風雪和冷鋒面在北加拿大的北極圈內蓄勢待發，終於它們橫掃加拿大的曼尼托巴省和美國達科他州的湖泊和平原，以瘋狂之姿朝著我們席捲而來。

有個星期六我醒來，發現那天是我生平見過最冷的一天。整個晚上風從北方一路怒號，把路兩邊的積雪吹出一條細薄的雪槽。我和派蒂整晚擠在四條被子裡。

電台晨間播報員唸了一段州長辦公室的聲明，「氣象局對整個明尼蘇達州發布嚴寒警報。未來將有攝氏零下二十九到零下四十度的低溫，加上強風效應，估計會冷到攝氏零下

些。我打開後車廂，把椅子斜放進去，便出發前往伊蒙家。

我開上鄉村俱樂部旁的山坡路，彎彎曲曲穿過空無一人的街道到伊蒙的房子前。我讓車子繼續運轉，接著爬過座位，從後車門出去，跑到他家公寓按門鈴。風呼呼的從北邊吹來，把雪吹到我臉上、外套裡、袖子上。

伊蒙打開門，一把抓住我的手臂，把我拉進屋內。我進去後，他把門猛力一關，兩隻手臂開始拍打胸脯。「外面實在是比哪裡都冷。」可憐的伊蒙和老婆摩伊露把他們的寶寶、電視及幾張椅子都搬進廚房，因爲那裡是他們這種地下室公寓唯一可以取暖的地方。他們把烤箱開著當暖爐用。伊蒙加上好幾件厚的運動衫、兩頂帽子和一件外套，出來幫我把椅子扛進屋裡。

後來我跟他們坐在廚房裡享用熱茶。我們在看約翰韋恩的電影時，我跟他們說了麥克和他家狗的事。

「可憐的小東西，」摩伊露說。

我們有好一陣子默默看著電影。公爵鞭打他的僕人後又過了十分鐘時，我告訴他們我該走了。我希望車子引擎還在運轉。

我站起來，把馬克杯放進水槽，看見水槽上的窗戶都結霜了。我可以聽見外頭狂風怒吼。我指著水龍頭。「你們應該讓水繼續流，」我跟伊蒙說。「這樣水管才不會凍住。」

伊蒙・歐沙利文（Eamonn O'Sullivan）是個愛爾蘭人，他來梅約擔任神經病學研究員。這可憐的傢伙生平從沒見識過這等低溫。我打電話跟他說我要過去還椅子時，他嚇了一大跳。

「你瘋了嗎？」他用很重的西科克（West Cork）口音問我。「你沒看到外面的天氣嗎？」

「伊蒙，我只是帶張椅子過去，又沒有要打壘球。」

他再三保證自己不需要這張椅子，求我別去了，還說過幾天他就會自己來拿。「我不要爲你的死良心不安，」他說。

「十五分鐘後我就到了，」我跟他說。

但首先我得發動車子。我這部車那天早上之所以可以發動，是因爲前一晚已經出去發動過了。我已經摸清楚它的脾氣，幾乎立刻可以得知發動幾次會成功、兩次發動之間要休息多久、油門要踩多少，以及什麼時候要踩到底。

我把自己裹進鵝絨外套裡，出門發動車子。車庫門又再一次凍住，於是我退後，用肩膀把門撞鬆。車子的兩扇前門已經結凍兩天，打不開，我只好從後門進去，然後再爬到前座。我才發動第二次，引擎就噗噗噗的打著了，我踩了兩次油門增加引擎轉速，就讓它自己轉，然後爬出車子，快速衝回屋內取暖。十分鐘後我再回來，車子裡面已經稍微暖了

第13章 蘇珊的屁股

事情進展得太快，蘇珊幾乎無法消受。才三天不到，她就從一個只是屁股會痛的健康女子，變成一個被宣告不治的女人，醫師說她活不過今年夏天。更糟的是，要如何處置她髖骨的問題。

二月

遇到蘇珊．辛克時，我還在羅梅洛醫師的團隊當資淺住院醫師。蘇珊是明尼蘇達州外羅納市一位四十三歲的幼稚園老師。星期一早上，她來我們醫學中心就抱怨屁股左邊那兒會痛。差不多是一個月前開始痛的。蘇珊一向身體不錯，熱愛運動，每天都會跑五公里，不過最近因爲疼痛只好暫停。

「這樣水管才不會凍住。」伊蒙在驚嘆中把我的話重複了一遍。他刮下窗戶上頭的一些霜，接著又給自己倒了一杯熱茶。「天啊，」他喃喃抱怨，兩手緊握暖暖的馬克杯。「這裡到底是什麼鬼地方啊？」

我把片子拿給羅梅洛醫師。他端詳了好幾秒，然後抬頭看我。我們兩個都知道X光片幾乎已經指明蘇珊罹患了轉移性癌症，原發部位可能是乳房。

我們兩個一臉憂鬱的走進去，準備跟蘇珊談。羅梅洛醫師重提我先前問過的家族病史之類的事，接著就要告訴蘇珊X光片看出的問題。

「好吧！」她笑著說。「我開始覺得一切都是我在胡思亂想。」

可是我們兩個都笑不出來，她馬上感覺到不對勁。

「怎麼？」她問。「哪裡有問題嗎？不是關節炎嗎？」

「不是，辛克太太，不是關節炎。」

接著又是一陣讓人不安的靜默。羅梅洛醫師終於開口，「現階段，我們還不能確定究竟是什麼，我們需要進一步檢查。」

蘇珊先是焦慮的望著我，接著看著羅梅洛醫師，想從我們臉上找出蛛絲馬跡。她開始悟出些什麼來。「很糟，對不對？」

羅梅洛醫師停頓一下說，「有可能。」

她的肩膀垂了下去，頭落到了胸前，用右手蓋住雙眼。「天啊，」她低聲說。

羅梅洛醫師握著她的手，告訴她確切的診斷尚未出爐。他說很抱歉讓她這麼沮喪，更抱歉等會兒做的其他檢驗要等兩天才會有結果。他建議她打電話給老公談談。

「你走路會跛嗎？」我問。

她猶豫了一下。「我先生說有。」

「晚上會痛嗎？」

蘇珊點點頭。「會，」她說。「事實上，上個星期我幾乎每晚都痛醒。所以我才想最好還是來給你們看一下。」

我愈來愈關切。「你們家族有癌症病史嗎？」我問，但儘量讓口氣聽起來很隨意。

「沒有，大家都壯得像頭牛，」她回答我。

「你父母或親戚呢？有誰罹患過癌症或什麼重症嗎？」

「嗯，我母親幾年前死於乳癌，但那時她已經七十八歲了。」

蘇珊說自己的健康情形大致良好。是的，她最近體重減輕，但她歸因於跑步。她近來也覺得比較累，但她沒當一回事。「就是這個可惡的屁股，」她說。「我確定應該沒什麼，但就是一直痛。」

除了左邊髖部有點觸痛，蘇珊的檢查結果正常。我送她去照髖部X光，接著去招呼下個病人。蘇珊的X光片兩小時後回來了。我站在檢查室的外頭，把片子從封套裡拿出，拿高對著燈光看。我心裡一怔，糟了。蘇珊的股骨轉子下方有大片的骨溶解病變。

「我們已經讓辛克太太有點準備。她知道可能會驗出一些問題來。」

我們走進檢查室時，蘇珊和丈夫從座位上跳起來，焦慮地看著我們。羅梅洛醫師做完簡短的自我介紹後，馬上切入正題。「我知道二位很擔心檢驗結果，」他開了個頭。「骨頭掃描確認我們在你左髖骨看到的黑點是惡性腫瘤。這個惡性腫瘤可能是從其他部位轉移過來的，除了臀部，其他有幾處骨頭也都有了。」

隨著一句句的宣告，蘇珊和她丈夫愈顯絕望的依偎在一起。羅梅洛醫師無情的繼續說下去。「除此之外，血液檢查看出你有貧血，有可能你的肝臟也被波及。這些都還要再檢查。」

辛克夫婦目瞪口呆，靜默了好幾秒鐘，終於先生開口了。他靜靜地說，「這些到底表示什麼意思？」

雖然他沒有說出口，但我知道他眞正想問的是「我太太會不會死？」答案是「沒錯，她會死，」但羅梅洛醫師不會這麼鹵莽。他不會在這裡說，也不會現在就說。辛克夫婦需要一點時間消化噩耗。

「意思是說你太太病得很嚴重，」羅梅洛醫師說。「意思是她即將需要更多的幫助和治療。」

「所以是……癌症？」蘇珊問。

蘇珊搖搖頭。「不用了，」她說，「我不想讓他擔心。」

我開了骨頭掃描和好幾項驗血的醫囑，然後告訴蘇珊兩天後再來聽結果。「這段期間，」我說，「你需要開始用拐杖。你的骨頭很脆弱，要是多施加一些壓力可能就會裂掉。」

「可能會裂掉？只是走路？」說話的這個女人，幾星期前還能一天跑五公里。

「我們只是不想冒險，」我告訴她。

兩天後，蘇珊和她丈夫坐在一間檢查室等候，我和羅梅洛醫師則在放射科看她的骨頭掃描結果。蘇珊整個骨骼都布滿了癌細胞。我們看得出來這並不是原發性的骨癌，應該是從其他地方轉移過來的。

「有可能是轉移自甲狀腺或腎臟，」羅梅洛醫師說，「但像這樣大範圍的癌細胞應該是來自乳房。」

真不知要怎麼跟蘇珊和她老公說。醫師對病人隱瞞嚴重病情的年代早已過去，但我們倆仍希望有方法可以讓他們少受一些驚嚇。

「我會試著慢慢透露病情，」我們搭乘電梯回到十四樓時，羅梅洛醫師說。「一般人無法一下子承受太多壞消息，他們會聽不進去。」顯然他已身經百戰。他嘆了口氣繼續說。

「不能，辛克太太，我們不能確定。但假如我們什麼都不做，等骨頭碎裂了才要動手術就會難上加難。」

蘇珊點頭，卻什麼都沒說。她轉頭望向窗外。

「考慮看看，」羅梅洛醫師說。「跟你先生討論一下。要是你還有其他問題，可以隨時問我或柯林斯醫師。」

那天下午稍晚，我一個人巡房時，蘇珊問我是否可以跟我談談手術的事。「你覺得我該怎麼做？」她問我。

這事再明確不過了：病灶已超過骨頭直徑一半的範圍，採取預防性固定手術勢在必行。就是這樣。如果不做，碎裂的風險實在太大。我解釋給她聽。

她耐心地點點頭。「是的，但你真的覺得我還要動手術嗎？」

那還用說嗎？事實很明顯。我開始說，「當然，絕對要，」但說完這句話後卻是，「我……」

蘇珊坐在床上抬頭看我，等待一個回覆。回答應該不難，我卻猶豫了。她才動過乳房根除術、腋窩淋巴結移除術。一般外科醫師打開她肚子，發現癌細胞擴散嚴重，手術動了也沒用，又關回去。化療還讓她頻頻想吐。而我們現在爲了一個可能會發生的問題，正打算再次在她身上動一個很痛的大手術？

「是的，辛克太太，是癌症。」

當天下午我們就讓蘇珊住進醫院。腹部電腦斷層顯示癌細胞已大量轉移擴散。腫瘤科醫師檢查她的乳房，發現有個大硬塊。兩天後，她動了乳房切除術。她腋下十個淋巴結也個個中獎，都有癌細胞。

「眞是太糟了，」腫瘤科醫師跟我們說。「即使做了化療和放療，我懷疑她還能再活半年。」

事情進展得太快，蘇珊幾乎無法消受。才三天不到，她就從一個只是屁股會痛的健康女子，變成一個被宣告不治的女人，醫師說她活不過今年夏天。

更糟的是，要如何處置她髖骨的問題。

「癌細胞已經吃掉你髖部的一些骨頭，」羅梅洛醫師告訴她。「我們是可以用放療殺掉一些癌細胞，但那會讓一大片部位變得脆弱，隨時可能碎裂。」

「那該怎麼辦？」蘇珊問。

「我們可以做一種叫做預防性鋼釘固定術的手術。意思是我們不必等到骨頭碎掉，現在就可以開刀進去，放一塊金屬板，鎖上螺絲，防止骨頭碎裂。」

「你確定我假如沒動這項手術屁股眞的會垮掉？」

第14章 時薪兩塊半

加加減減，一小時兩塊半對雙方來說算公平了。他們得到廉價勞工，我們獲得上好的教育。但，不論公平與否，靠每小時兩塊半的薪水付帳單，對我來說還真不是普通的辛苦。

三月

當冬天踉踉蹌蹌進入春天，雪不情不願讓位給冰雹時，我們就快捉襟見肘了。當個資淺住院醫師，我每個月拿回家九百八十一元又四毛八。這對一個家中有四張嘴要吃飯的人來說實在不太多，但另一方面，這比我在醫學院時賺的要好太多了。我在醫學院第四年時有二份兼職工作：我當大廈管理員、工地工人和碼頭工人。我賺的錢夠我們全家溫飽、頭

「我懷疑她還可以再多活半年，」腫瘤科醫師說過。

我們真的需要再給她動一次手術來加深她的痛苦嗎？事實雖然明擺著，但那只是針對她的股骨。是的，她的股骨若能有預防性的固定再好不過，但那不代表整體而言對蘇珊有利。再動一次手術表示身體要遭受更多的疼痛，變得更虛弱、更疲憊。這對一個所剩無幾的女子來說，耗費的體力實在是太多了。

但我只是個資淺的住院醫師，我難道不該堅持團隊的決議，閉上自己的嘴巴？

「蘇珊，」我輕聲說。「你知道要是不動這個手術你的屁股會垮掉嗎？要是真垮了，修補的工作會比現在難上好多倍？」

「拜託，」她說。「我再也受不了了。我不要再動任何手術，我只想回家。」

我把手伸出去，搭在她手上。「我也這麼希望。」

蘇珊拒絕手術，兩天後出院。有好幾星期，我的叩機一響都會把我嚇一跳。我擔心是急診室的緊急呼叫，說蘇珊的屁股垮掉了。那就都會是我的錯。但那個呼叫始終未出現。

蘇珊復活節當天在家中過世。過世前一天，蘇珊的姊姊在幫她翻身換床單時，她的屁股垮掉了，不過當時她已經陷入昏迷，所以她永遠也不知道這件事。

錢，準像蒼蠅看到牛一樣吃定我們。」

從某種角度來看這件事還滿有趣的。一方面我們覺得薪水應該高些，一方面我們心知肚明每個人都不該拿錢。我們在世界上最好的骨科受訓，我們不單是員工，也是學生。醫院因爲我們的賣力工作，對我們有所虧欠，但我們不也因爲他們的栽培而對他們有所虧欠嗎？加加減減，一小時兩塊半對雙方來說算公平了。他們得到廉價勞工，我們獲得上好的教育。但，不論公平與否，靠每小時兩塊半的薪水付帳單，對我來說還眞不是普通的辛苦。

我和派蒂坐在廚房餐桌前。我已經把孩子都送上床了。派蒂把帳單攤在面前。

「我們戶頭裡還有多少？」派蒂問我。

「負六十。」

「還好我嫁給你不是爲了你的錢。」

「哦，那是爲了我的肉體加上我的錢囉？」

她喉嚨裡發出個怪聲音，然後問說，「怎麼會是負的？」

「因爲你一直把錢花在不重要的東西上，像是食物和衣服。」

「難道你要孩子沒穿衣服跑來跑去？」

上有片屋簷擋風避雨，還可以買好多肉餅和馬鈴薯。我們上不了《富豪名流生活誌》這種雜誌，但還過得去。

我和派蒂住在芝加哥時支援可多著呢。我們的父母每星期請我們過去吃一次飯，她媽媽總是在送我們回家時給我們打包剩菜剩飯，至少夠我們再吃上一餐。而我們需要的家當，不管是什麼，我們的一些表親都有：嬰兒床、餐具、家具或嬰兒的衣物。

但是自從我們搬來羅契斯特，我和派蒂就得自力更生。再也沒免費的午餐（或晚餐），沒有堂兄弟姊妹帶著二手嬰兒車出現，沒有阿姨嬸嬸帶了一些「反正也用不上」的毛巾順道拜訪，沒有叔叔伯伯約我們吃漢堡、喝啤酒。

當個住院醫師，我現在賺的是以前的兩倍，但我們現在的花費也是以前的兩倍。比爾有天早晨吃早餐時算了一下。

「我們在梅約醫學中心一個月賺個一千元左右，」他說。「那就是一星期兩百五。平常日我們一天工作大約十二小時。」他把餐巾紙翻過來，記下一些數字。「外加，星期六、星期日的各四小時吧。再加上週間的一天和一個週末的值班，那又是另一個……」他想了一下，「大概三十二小時吧。」他開始把所有數字加總。「意思就是說我們一星期工作約一百小時左右。所以，要是我沒算錯的話，我們每小時的薪資大約是兩塊半美元。」

「我們要確定這事不會走漏出去，」法蘭克說。「要是那些該死的律師發現我們這麼有

史提夫說梅約採取比較合理的做法。「要是你做好份內的工作，別把注意力都放在兼差的工作上，他們就會當作沒看見。但你若是讓兼差干擾到你的住院醫師工作，那他們就會盯著你不放。」

我們剛把孩子送上床，現在坐在客廳沙發上聽首領合唱團（Chieftains）的歌。派蒂不情願地答應了我的兼差計畫，但納悶我會多久兼差一次。

「一個月頂多一、兩次吧，」我告訴她。「只有在星期五、星期六或是星期天。」

「所以這表示你不在梅約值班的週末，就在兼差囉。」

我還沒想到那個，但她是對的。我大概每隔一個週末就在梅約值班，現在每個月剩下的那兩個週末就會在曼卡多。我用手臂抱著她，她靠在我懷裡。我們坐在那裡不發一語，內心苦不堪言。未來想必會很慘。

第二天早上我打電話給史提夫，請他幫我安排兼差。我告訴他我哪幾天有空。我得小心計畫。很顯然的，在梅約值班的那幾個晚上我無法兼差，而我也不想在值班的前後晚上兼差。一個晚上不睡尚可忍受，連續兩晚可就要大難臨頭了。

兼差時還得找人幫我帶著叩機。不然被呼叫時就麻煩了。那個人不僅要能回覆問題，必要時還要能趕赴醫院。

「不是，不是沒穿衣服，我不是說小孩……」

她瞄我一眼，表示未來二十年她在任何時候都不打算一絲不掛了。看來我得加把勁。

「老婆，」我說，一邊把筆丟下，靠在椅背上。「我想我要開始兼差了。」

「兼差？怎麼兼？在哪裡兼？」

「我正在跟一位資深住院醫師史提夫．塔科（Steve Tucker）談。他說他可以幫我安排到曼卡多的聖喬伊醫院上班，一個月一、兩次。」

明尼蘇達州東南邊的幾家鄉間醫院急診室缺醫生。他們願意付錢給住院醫師來做這份工作。曼卡多的聖喬伊醫院也是其中之一。梅約住院醫師支援他們急診室好多年了。

「梅約准你兼差嗎？」派蒂問我。

「沒有明說可以。」

「沒有明說可以？那就是不可以囉，是不是？」

「我不確定。」我清清喉嚨。「梅約……，他們不鼓勵兼差，但也沒正式禁止。」

「所以要是柏克醫師抓到你在兼差，他會說自己好灰心，還是會說你被炒魷魚了？」

我搖搖頭。「我不知道。一堆人都這麼做，但我不知道上面的怎麼看待這種事。」

我知道有些訓練課程是完全禁止兼差的。傑克就告訴我他的大學室友在杜克（Duke）一般外科進修時，因兼差被開除。

「他的舌尖。里翁醫生說你第一天兼差，這個病例最適合你了。」

我不喜歡她的眼神。

「喂！」從急診室角落的一個帘子後方傳來聲音。「到底有沒有人來幫我處理一下我倒楣的舌頭啊？」

有個護士（名牌上寫的是卡妮）交給我一份病歷。「艾爾．柏霍夫先生在等你。」她帶我去到一個推床前，上頭坐了一個鬍鬚男，穿了一件沾有血跡的T恤。

「艾爾，坐回去，」她邊說邊把手放在他胸口，把他壓下去。她轉向我。「柏霍夫先生一小時前從酒店回家。他用口袋裡的小刀打開桃子罐頭，把罐蓋往後拉，舌頭伸進去吃桃子，卻給蓋子鋒利的邊緣割到舌頭。」

「該死的東西，」艾爾喃喃低語。

「柏霍夫先生，我可以看看你的舌頭嗎？」我問。

他伸出血淋淋的舌頭。

舌尖並沒有完全割斷，靠著幾縷組織藕斷絲連地垂掛著。這會很有趣。我還從來沒把舌頭縫回去過。

我告訴卡妮我需要的器械。她去準備時，我思量要怎麼麻醉這舌頭。舌頭上有神經，是舌咽神經？還是舌下神經？到底是哪一條腦神經？

比爾、法蘭克和傑克在我提出請求時二話不說，表示他們可以隨時罩我。

三星期後的一個星期六早晨，我四點起床。五點一刻前，我結束梅約的巡房並上路。我往西邊開上明尼蘇達州十四號公路，外面還黑濛濛的，那天是我兼差的第一天。傑克答應幫我帶叩機。（「但要是你星期天早上九點前還沒回來，」他說，「我可就要去柏克醫師那裡告發你。」）

六點五十，我把車停在聖喬伊醫院的停車場。我走進急診室，看到三名護士坐在檢傷分類站前。我問有沒有人看到里翁（Jim Leone）醫師，他是前一晚在此兼差的住院醫師。史提夫告訴我里翁醫師會帶領我。

其中塊頭最大、看來五十多歲、棕色捲髮的那位護士問我，「你是柯羅尼醫師嗎？」

「不是柯羅尼，是柯林斯，」我說。

「柯林斯醫生？」她一臉困惑。「里翁醫生說是柯羅尼醫生要來接班？」

「里翁醫生在哪？」

「他剛離開。他說要我告訴你這裡沒什麼事，沒什麼病人，除了四號病床有個傢伙給桃子罐頭割裂了舌尖。」

我把修面用具包擺在桌台上。「他的什麼尖？」

我在他舌頭底部周圍打了三、四針，然後說要等一、兩分鐘讓麻藥生效。這個病例花了我一小時，不過我終於把他的舌尖給縫回去了。我本來可以早點完成，但他又是大蒜洋芋片又是啤酒的口臭，讓我每縫個一、兩分鐘就得暫停，轉頭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柏霍夫先生，我想沒問題了，」我告訴他。

我俐落地脫下手套，丟在他推床旁的架子上。「這幾天你不要碰固體食物，多喝奶昔，或許也可以吃一點布丁之類的東西，知道嗎？」

「好啦。」

我要走時，他說，「阿殼以哈鼻酒嗎？」

我看看卡妮。「他說什麼？」

卡妮轉向他。「不行，」她說，還拿毛巾拍打了他的頭。「你啤酒已經喝夠了，現在回家去睡覺。還有別再去碰那罐桃子。」

我們整天都在忙：撕裂傷、扭傷、寶寶耳朵痛、女人肚子痛、男人胸口痛。接受過ERSS的洗禮後，什麼事都難不倒我。凌晨三點，我醫治完一個在車禍中受到擦撞的男子。我給他戴上護頸圈、開了一些止痛藥、交代他星期一要去看家醫後，便讓他回去。急診室淨空了，於是我就到值班室小睡片刻。睡了兩小時，就讓護士給叫出來了。有個年輕女子背痛。

腦神經有十二條：嗅覺神經、視神經、動眼神經、滑車神經、三叉神經、外展神經、顏面神經、聽神經、舌咽神經、迷走神經、附屬神經和舌下神經。我們當醫學生時背得好辛苦。

好吧，所以是哪條神經？我最後還是放棄了，決定局部麻醉。

「柏霍夫先生，」我說，「我要在靠近你舌頭底部的地方打一針麻藥。」

「好，」他說。

卡妮戴上手套，拉出艾爾的舌頭，把它握在兩片紗布墊之間。

「好，」我說，手中高舉注射器，射出裡頭的空氣，「我幫你注射時請不要亂動，可以嗎？」

「好，好，」他說。

我對卡妮點頭示意，要她把舌頭握牢，然後我把針頭往他舌頭底部插進去。

艾爾尖叫一聲，扭過頭去。他瞪著我，咒罵了一句。

「柏霍夫先生，」我說，「請你不要亂動。」

卡妮似乎對醉漢沒什麼耐性，她再次握住他的舌頭。「艾爾，有沒有聽到醫生說的？」她邊拉出他的舌頭邊問，「他說不要亂動。」

艾爾的眼睛暴凸。「啊——好吧，」他說，並點頭。

「這是永久的嗎？」她問。「我是說，會不會一直發生？」

老天，這個可憐人。她是不是在想是該放棄性生活？還是就一輩子「背」受煎熬？

我回過頭答覆高夫太太的疑問。我不想讓她覺得自己一輩子要爲此問題所困。「這些感染通常偶然發生，」我說。「但如果總是發生，你就該跟婦科醫生談談了。」

「我沒有……婦科醫生，」她不好意思地說出這幾個字眼。

「那麼就跟你的家庭醫師談談，或者，」我說，「你的母親也許可以給你一些建議。」她的表情明白告訴我，要是我以爲她會去跟母親談這種事，那我一定是瘋了。

我開了一些處方。「多喝水，」我告訴她。「蔓越莓汁也有助益。如果你沒有好一點，再回來這裡。有時藥丸沒有效，得從靜脈注射抗生素。」

我可以看到她臉上的驚恐表情。要她再回到這裡想都別想。我感覺到她接下來幾天會拿起一大桶的蔓越莓汁猛灌。

已經過六點了，我跟小夜班護士聊了一會兒後便去沖了個澡和刮鬍修面。要來接我班的史提夫六點五十分走進來。

「熬過來了吧？」他說。

「是啊。還可以。」

「好吧，回家去睡個覺，又是美好的一天。」

我搖搖晃晃下床，穿上鞋子，把白袍披在肩上。我向瑪莉．高夫自我介紹，她是個年輕女子，坐在推床邊，看起來憂心忡忡。

「這是我先生吉姆，」她說。

「你好，高夫先生，」我說，一邊跟他握手。

瑪莉接著講述起自己的疼痛。那晚稍早就痛起來了。一開始似乎沒那麼糟，但疼痛慢慢加劇，最後痛到幾乎無法站直身體。

我檢查她的身體，然後要她去驗血和驗尿。半小時後我回來，跟他們報告結果。

「你們兩位結婚多久了？」我問她。

「到今天正好一個月！」她帶著一絲微笑回答我。

「哦，」我說，「你膀胱有感染。事實上，這個病症在新婚期很稀鬆平常，叫做蜜月期膀胱炎，通常都不太嚴重。我先開些抗生素。幾天後你需要再驗一次尿，以確定療效。」

「爲什麼在新婚期很平常？」她問我。

「是這樣的，」我說，「當一個女人還不習慣性關係時，有時膀胱就會有一些感染。」

「哦。」

瑪莉和她先生彼此對望了一眼，隨即撇過頭去。顯然他們對於這樣的討論很不自在。看來他們似乎是羞於讓別人知道他們發生關係了。

第15章 麻藥巡房

我嘆一口長氣，想趕快入睡，卻辦不到。感覺有些不對勁，我好像忘了什麼，可是是什麼呢？是麻藥巡房！我忘了該死的麻藥巡房。「該死！」我把白袍從椅背上扯下，踱出房門。凌晨三點十二分。

六月

我關掉值班室的燈，調整一下枕頭，閉上眼睛。果真如此，只要我沒在聖喬伊醫院兼差的夜晚，似乎都在梅約值班，而且大家都開始找上我。已經接近第一年的尾聲，我也學會了應付這種睡眠被剝奪的痛苦，但我仍祈禱叩機可以安靜個幾小時。我嘆一口長氣，想趕快入睡，卻辦不到。感覺有些不對勁，我好像忘了什麼，可是是什麼呢？

我步向停車場時忍不住感到罪惡。一小時二十元，過去二十四小時我賺的錢跟我在梅約兩星期賺的一樣多。這麼短的時間就賺這麼多，我覺得好像在敲人竹槓。

我愈來愈受不了自己。我心想，我幹麼每件事都要分析？天知道兼差爲什麼比正職賺得還多。但事實就是如此。規矩不是我定的，我只是照規定走。我希望每個人都能有免費的醫療照顧，希望每個人都能中樂透彩，希望白襪棒球隊贏得世界大賽。哦，差點忘了，我還要世界和平及不再有人飢餓。沒問題，可以，你有這樣的想法眞是太好了。現在我們可以跳過這些幼稚的夢想、回到現實了嗎？我兼差是爲了能付貸款、能買食物，沒道理要爲這種兼差時薪二十元的事覺得罪惡。

但我眞的覺得。

「像個乖猴子一樣簽名吧，」我嘀咕著，開始草草簽名的儀式。

「你說什麼？」有個護士說。我看了她一眼，是安妮。

「沒什麼。我只是在鼓勵自己趕快把這些病歷簽完。」

安妮露出愉快的笑容。她已經很習慣我們這種資淺住院醫師（或骨科的狗，我們這樣稱呼自己）夜間行動時無厘頭的瞎說。

我心不在焉地按照順序一頁頁草草簽名：

更新麻藥

——MJ 柯林斯醫師

更新麻藥

——MJ 柯林斯醫師

更新麻藥

——MJ 柯林斯醫師

是麻藥巡房！我忘了該死的麻藥巡房。我把枕頭甩到一邊，打開燈，用力拉上我的球鞋。「該死！」我把白袍從椅背上扯下，踱出房門。凌晨三點十二分。

「所有的止痛藥劑處方每四十八小時要更新一次。」這是梅約醫學中心的規定，而這責任便落在值班的資淺住院醫師身上。每晚我們要跋涉到骨科病房，更新所有過期的麻藥處方。要是我們忘了，護士就無法給病人止痛藥。

雖然麻藥巡房是我們的責任，我們並沒有那麼把它當回事，其他更重要的任務經常得到我們更多的注意力。我們可能得協助手術，或是去急診室，或是安排病人住院。我通常都是在上床前趕去更新麻藥處方，但那晚我忙到完全忘了。現在是凌晨三點，我只想躺下睡個一、兩小時。

我下了電梯跟工友點點頭，當時他拿著紅色抹布在沾滿肥皂的地板上來回擦拭。「醫生，小心，」他說，邊點頭邊指著地板。我擺擺手，踮起腳尖走過肥皂水，一路走向護理站。護理站在黑暗、無聲的長廊盡頭，亮閃閃的就像一座燈塔。果不出所料，我到時發現有九個病歷排好隊等我簽名。

那晚，我看了三個診、安排兩個住院、幫一個摔斷手腕的十歲孩子打上石膏，以及幫一個老農夫縫合腿傷，他的小腿被一片有刺的金屬網弄得皮開肉綻。而今我被趕下床，就為了去幹一件連猴子也能做的活。

我和派蒂都在愛爾蘭天主教大家庭長大。我家有八個小孩，她家七個。我們都習慣盛大的婚禮、盛大的守靈儀式。有人孤孤單單在昏暗的病房裡死去，沒人握住他的手、爲他掉一滴眼淚，這實在是教人難過。他斷氣時甚至沒人知道，等到一小時過去後才被護士發現。而他仙逝的唯一通知，卻還要等某個慢吞吞的住院醫師恨恨地被拖下床去「宣告」他死亡後，才能開立。

我靠著櫃台，用拳頭撐住臉頰。我已經連續工作將近二十小時，還有十六個小時的班。我看了身上皺巴巴的白袍一眼，袖子褪色了，袖口還沾有老農夫的血跡。我感覺嘴巴髒髒的，而且兩眼迷濛，需要修面。我知道我該上床，但跟安妮在一起令人神清氣爽。

「你十一點就來了嗎？」我問，其實我清楚得很：所有大夜班的護士都是十一點來。

「怎麼這麼問？是啊，醫生，我是十一點就來了，」她說，一邊憋笑。

「外頭現在怎樣了？」

「很黑，」她說，若有所思地點點頭。「差不多都是黑的。」

「老天，這裡從來都沒什麼變化，是不是？每晚都一樣。」

安妮笑笑，把病歷放回架上。

我重重落下身子坐在她旁邊的椅子上。我想留下來，但我想不出有什麼話可說。

我沒看到病人、沒看病歷的內容、甚至連名字都沒核對一下。我只是信任護士，她一定有拿出對的病歷，而我只要負責簽名就好。

「乖猴子，」安妮在我簽下最後一個名字時說。

我瞪著她，看到她同情的微笑才放她一馬。看到安妮讓人愉悅。她身穿乾淨、漿過的護士制服，看起來聰明又美麗。她的一頭棕髮往後梳，還繫了個粉紅色絲帶。我先前就和她共事過。我們曾一起給病人架起靜脈點滴管、跑急診、幫病人換藥，以及宣告某人死亡，不過最後一項還好只有一次。

去「宣告」某人死亡眞是奇怪。當有病人掛掉，光說「是的，他死了」還不夠，醫師還得正式「宣告」他死了。

有一晚安妮透過廣播呼叫我，要我去某間病房驗證某位病人是不是死了。我走進房間，必恭必敬地拉下蓋在病人頭上的床單。我心想，他全身冰冷發紫又僵硬，還有什麼可能呢？爲了表示正式，我摸摸他的頸動脈，然後又聽聽他的胸部幾秒鐘。有那麼一下子，這個病人的胸部比我的聽診器還冰冷。

我轉向安妮，對她說，「他死亡了。」

安妮看看手錶。我的死亡宣告就像火車時刻表，還得有離開的時間。

「柯林斯醫生，」安妮在病歷上寫說，「宣告病人在清晨兩點十四分過世。」

三點例行麻藥巡房。但一束火光卻在我心中燃起，讓我超越橫亙在前的卑賤工作和屈辱，因爲再過一年我就會是資深住院醫師，再過二年我就是骨科醫師了。

走道盡頭，工友還在窸窸窣窣刷洗著地板。我向他點頭示意，小心翼翼跨過沾滿肥皂水的地板，按下電梯。我站在那裡，滿臉皺紋、精疲力盡。工友從眼角看著我時，我幾乎可以看透他的心思。「這傢伙是醫生？」

我已經走了這麼遠、成長了這麼多，但當我準備踏入我的第二年時，卻發現自己懷疑的還是同樣的事。

「邁可，」她說，右手還握著一份病歷，「你該去睡個覺。你看起來好糟喔。」

「別討好我，你吃不到任何甜頭的。」她接著說。

我坐在那裡啞口無言，睏得都起不來了。

她完成病歷歸檔後說，「好吧，如果你不想上床，那現在去看二十三號房的弗藍先生如何？他便秘，搞不好你可以幫他解決。」

這招果然奏效。「好，很好，我走就是。但要是我永遠回不了值班室怎麼辦？要是我在某個沒人的走道盡頭累倒然後暴斃怎麼辦？那時就不好笑了。」我起身，在空中揮揮手，宣告了一則新聞頭條：

梅約住院醫師被發現死在儲藏室。骨科護士遭調查

「你到底滾不滾？我還有工作要做。」

「沒問題，很好，你可別擔心我，要是我今後再也看不到你，你要好好活下去。」

我沿著昏暗的廊道一直走到電梯口。我在骨科的第一年外科住院醫師生涯即將接近尾聲。過去這一年，我所學到的東西、所看到的事物、所嘗到的苦頭，數量之多前所未有，然而來日似乎方長。我還是一個低階的資淺住院醫師，還要再握牽引器一年、再一年凌晨

住院醫師第二年

第二部

亨，梅約終究沒請他留下當主治醫師。一批新的住院醫師上場，看來都不錯，但誠如比爾所言，「我們剛來時眞的有那麼菜嗎？」

「我有，」我說，對於自己一年前有多無知毫無幻覺。

「對喔，我都忘了。邁可，一年前你患了骨科腦死症。事實上，有一陣子我以爲柏克醫師會把你列入瀕臨絕種的名單裡。要不是我、法蘭克和比爾群策群力，你怎麼可能像個眞正的骨科醫師。」

「不好意思喔，但我是那個把腓骨神經叫成陰部神經的住院醫師嗎？」腓骨神經在腿部；陰部神經在陰部。比爾去年九月在骨折研討會上出了個可怕的紕漏，自此我們老是拿他這個過錯開玩笑，頻頻詢問他陰部神經的健康、活動和功能。

「老天爺，」他嘀嘀咕咕，「怎麼一個人犯了個小錯，他的朋友永遠不放過他呢。」

我當住院醫師的第二年，一開始是分配給維爾克（Matt Wilk）醫師，他是梅約主要的手外科專科醫師之一。我在他的團隊服務了近一個月時，有次被叫到急診室去看一個名叫傑森・威勒斯的病人。他是位三十六歲的木匠，在使用電鋸時把右手的四隻手指鋸斷。他的同事很有常識的撿起手指，塞進袋子，放在冰上。我檢視手指，除了小指大部分的皮膚和軟組織剝落以外，其餘看起來都還不錯。

第16章 傑森的四隻手指

接下來的十天，我們把傑森帶回手術房三次，每次都削去他手指上更多的壞死組織，弄到最後只剩下殘幹。維爾克醫師始終沒說什麼。我一直在等他發飆，等他說我是個大笨蛋，為了我的堅持浪費了他和其他人的時間。

七月

雖然我們進入第二年，但仍是資淺住院醫師，仍是深陷卑賤工作的骨科狗。我們可能打開這裡、那裡或關上人體，也許從一個衰老的腳踝裂口拆掉螺絲，但我們沒有一個人做過一件大事。

所有住院醫師第四年的傢伙都走了，包括到科羅拉多州衛爾市執業的阿德，以及威爾

「我有抽。」

「抽得兇不兇？」

「一天一包半，有時兩包。」

這讓事情變得有些複雜。維爾克醫師最恨幫癮君子做移植手術。癮君子的移植手術失敗率比不抽菸的人明顯高出許多。「要是我整晚不睡覺幫某個傢伙動手部移植，結果他回頭馬上去抽菸，那我一定是頭殼壞掉了，」維爾克醫師不只在一個場合說過這樣的話。

「醫生，你得幫幫我，」傑森說。「我一定得工作。」

依他的情況，要說服維爾克醫師會很困難。

「傑森，你覺得自己可以戒菸嗎？」

「戒菸？可以，我猜可以吧，怎麼了？」

「是這樣的：首先，一個人對自己身體能做的最壞的事，莫過於抽菸；其二是，抽菸會緊縮血管，意思就是如果你的手指傷得還不太嚴重，如果我們有辦法重新把手指接回去，如果能讓足夠的血液流經手指，但只要你一抽菸，一切努力便都付諸流水，即便只抽一根香菸也一樣。血管會緊縮，手指就壞死了。」

傑森奮力在推床上坐直。他傾身向前，左手伸進襯衫口袋，拿出一包駱駝牌香菸，把裡頭的香菸都丟在地板上。「醫生，要是你們可以把我的手指接回去，我再也不抽菸了，

我給傑森上嗎啡、修護傷口，並施打抗生素，接著送他去照X光。四隻截斷的手指也一併照了X光。

在等X光片回來時，我開始跟傑森閒聊。他結婚了，有兩個四歲和五歲的男孩。

「醫生，」他邊說邊咬著下嘴唇不讓自己哭出來，「我的手不見了，我該怎麼辦？我是個木工，只有一隻手我做不了事。」

我對傑森的處境感同身受。我也是兩個稚齡孩子的爸，我們家也要靠我這雙手養家餬口。

「你們有沒有什麼法子幫幫我？」傑森問，他的眼睛已經噙滿淚水。「可不可以把我的手指接回去？」

這要求太強人所難。撕裂的狀況似乎很厲害。傷口雖然大體上看起來沒什麼感染，但接回四隻手指？這要求太離譜。

十分鐘後X光片回來了，顯現四隻手指都是從指骨基部截斷。

我知道並非全部被截斷的手指都可以或應該重接回去，但傑森似乎是個不錯的人選：他還年輕，他的職業非用到手不可，而受傷部位恰好是他最得力的那隻手。然而，還有一個因素要考慮。

「傑森，你抽菸嗎？」我問他。

「沒錯。也許小指頭不用，那看起來差不多都碎了，但我覺得我們應該想辦法把另外三隻接回去。」

「那這個人說他不會再抽菸，你相信嗎？」

「是的，我相信。」

他嘆了一口氣。「好吧。去安排手術房，好了就叫我。」

我回去找傑森談。他太太已經在那裡。我先跟她自我介紹。「好消息，」我告訴他們。「我跟維爾克醫生談過，他可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手外科醫師。他覺得我們應該盡力把你的手指接回去。」

「謝天謝地，」傑森說。

「傑森，別抱太大希望。首先，有一隻手指看起來是沒救了。而另外三隻，即使我們接回去，也不保證它們就可以活過來，就算活過來了，這些手指的功能也不會像以前一樣好。」

「醫生，我知道。但你們只要幫我把這些手指接回去就好，我會讓它們動起來的。」

「還有一件事，」我說。「你非得戒菸不可。」我把目光從傑森身上移到他妻子身上。「要是他再抽菸，一切就毀了。他的手指會壞死。」

一根都不抽，永遠都不抽。」

我打電話給維爾克醫師，把狀況攤在他面前。

「全部四隻手指，是嗎？」他考慮了一下。「是工整的截斷嗎？」他問我。

「是的，滿整齊的。」

「從受傷發生到現在多久了？」他問我。

「兩小時了。但手指始終放在冰上保存。」我努力勸說，要他也認同我們應該試著幫傑森移植手指。

維爾克醫師停頓了一會兒。「聽起來似乎是個做移植手術的不錯人選。他不抽菸吧？」

「這個嘛，他是，但他說會戒掉。他說連一口都不會抽了。」

「他們都是這樣說的。」

他不吭聲，直到我再也受不了。

「維爾克醫生，他是木匠，受傷的又是他的慣用手。」

還是沒回應。他幹麼這麼死硬派呢？

「維爾克醫生，他有兩個小小孩。」

「所以你覺得我們應該幫他接回去？」

我看了好想吐。「傑森，」我說，「我很抱歉，我不知道究竟怎麼了，一定是哪裡出了問題。」

傑森悶不吭聲，也沒看我。緊閉雙唇，兩眼盯著地上，看起來一臉罪惡感。一個念頭閃過我的腦子。

應該不會，我心想。他不會是當了那個大白癡了吧。

「傑森，」我說，「你沒抽菸吧？」

他沒回答。

我倒退三步，不可置信地搖頭。「傑森！」我說，掩飾不了我的失望和嫌惡，只差沒說出「你這個王八蛋。」

我看著傑森和他妻子。大家都心裡有數。

「你們還可以幫上什麼忙嗎？」他太太問我。

我嘆了好大一口氣。「我會去叫維爾克醫生。要把他再帶回手術房。」

她露出一線希望。「再動一次手術嗎？」

我搖搖頭。「不是，」我說，「是去看看哪裡還有救。」

我好怕打電話給維爾克醫師，因爲他一開始就不想動這個手術，是我說服他的。我還

「別擔心，醫生。只要你們可以把我的手指接回去，我絕不再看香菸一眼。」

就像所有的移植手術，過程感覺沒完沒了。我們兩個把顯微手術器械握在手裡，彎腰駝背趴在手術顯微鏡上長達六小時。小指受傷嚴重，無法接合，但我們救得了其他三隻。我們接合手指血管和神經、修補了肌腱，並把骨頭重新接好。

前三天情勢未明。他的手指看起來暗暗沉沉的，很難說會不會活過來。每天早上和下午我會打開紗布檢視一下。看起來不糟，但也好不到哪裡。

第四天早晨，有些改觀。他的手指總算看起來有點粉紅、比較健康了。第五天情況大白：斷指接合成功。

傑森和他妻子好興奮，即使外行也看得出前後不同。日子一天天過去，手指持續好轉，連復健治療師都覺得不可思議。

傑森手術後第十天出院。我們給他安排了門診治療，讓他一週後回來複診。

他出院後的第二天，我接到他太太打來的電話，聲音很慌亂。「出事了，」她說。「他的手指看起來好糟，你們得趕緊替他瞧瞧。」

我告訴她直接把傑森送到急診室。我會在那裡等他們來。傑森的太太說得沒錯。那些手指冰冷，幾乎都發黑了。

終於來了，我心想，世紀大開罵要開始了。

「邁可，」他說，「給我看看你的右手。」

我不解地把手伸給他。

「你那裡有幾隻手指？」

「幾隻……？呃，有四隻，不過加上大拇指就五隻了。」

「那傑森有幾隻呢？」

「只剩下大拇指，其他都沒了。」

「這樣的話，你幹麼還一副你才是受害者的樣子呢？幹麼還繼續擺高姿態，好像自己是個法官，而不是醫生呢？沒錯，傑森是幹了一件蠢事，但那表示我們對他的職責就了了嗎？外科醫生只對聰明的病人盡義務嗎？傑森這輩子都得在沒有右手的情況下過活，不僅如此，他還得背著『自己害了自己』的重擔活下去。饒了他吧！他的折磨還不夠嗎？」

我順從的點點頭，一如住院醫師該有的表現。但我花了好一會兒工夫才了解維爾克醫師想告訴我的道理。外科醫生有可能太專注在手術上、太投入在他們爲病人所做的機械化的事物上。病人到我們的病院來、讓我們動手術，並聽從我們的指示，我們難免會落入「病人的傷就是我們的傷」，以及「病人別來妨礙我們處理情緒問題」的陷阱。

維爾克醫師想告訴我，這件事跟自身的情緒問題無關、跟手術也無關，而跟一個有血

跟他擔保傑森會戒菸。如今，當初所投入的手術時間、所花掉的費用、所付出的關心和擔憂，全都浪費了。傑森在自己的背上捅了一刀，一如維爾克醫師所料。

怎麼會有這種事？我無法相信，眞的無法相信。我都可以爲傑森赴湯蹈火了。我剛看到他時，得知他失去自己的手指，我好沮喪，甚至想把我的一隻手指給他。我全心全意關心他，不放過任何小細節；我死拚活幹的，就是要讓手術成功。

但這個笨蛋把一切都毀了。

我愈想愈氣。什麼樣的傻瓜會這樣作踐自己？連一口都不能抽，我不是告訴過他幾百次了嗎？不是警告過他會有什麼後果了嗎？但他就是要抽是不是？我好不容易說服全世界最棒的手部移植醫師幫他把手指接回去，他卻把它搞砸了。

接下來的十天療程裡，我們把傑森帶回手術房三次，每次都削去他手指上更多更多的壞死組織，弄到最後只剩下殘幹。

維爾克醫師始終沒說什麼。我一直在等他發飆，等他說我是個大笨蛋，告訴我爲了我的堅持浪費了他和其他人的時間。

我繼續每天去看傑森兩次，每次走進他的房間我都氣得鼻子生煙，幫他換藥時都在生悶氣。我的態度明白表示：我爲你疲於奔命，你卻背叛了我。

終於，維爾克醫師把我拉到一邊去。

第17章 累得像狗

「我受夠了！」傑克吼叫。「一切都要變。首先要變的是值班。就從今天，」傑克說，「骨科部門的值班由主治醫師包辦。點滴就由行政部門去打，麻藥巡房由榮譽退休員工負責，巡房時間在半夜三點。」

八月

星期二早上六點四十五分，傑克從《郵報》體育版抬起頭來說，「這實在讓人倒胃。」他合上報紙，讓報紙從身上滑下去。「這整件事都讓人倒胃。」

「你在說法國土司嗎？」比爾問他。

「不是，混蛋，我在說這裡。」他環顧餐廳，煞有介事地跟大家揮揮手。「我們每個人

有肉的人有關，他需要的是我們的幫助，而不是論斷。

我不知道該跟傑森說些什麼。第二天我在幫他換藥時，我告訴他，我爲事情演變成今天這種局面感到遺憾。

「我應該要更諒解你的，我爲自己的表現很抱歉，」我跟他說。「我知道你要是早知會如此，絕不會去抽菸的。」

傑森半晌都沒回應，後來才低聲說，「我知道現在說什麼都沒用。我知道我這輩子都會是個活該的殘障人，但……」他壓低下巴，露出兇猛、果斷的眼神。「我要戒菸！下半輩子絕不再碰一根該死的香菸。」

會不會有點晚了？我不覺得。這是個開始，稍後有的是時間處理自哀自怨的情緒。我們會先從職能治療著手，安排他做復健。把手接回去爲時已晚，但我們仍可以幫助他重獲新生。

「傑森，那倒是不錯的第一步，」我說。

「誰陰道裡有原子彈？」法蘭克問，一邊放下手上的托盤，擠過來跟我們一起坐。

「別提了，」比爾說。「傑克在聊他昨晚的值班。」

傑克還是不管別人的打斷。「然後呢，」他說，「樓上七號病房有個女士胸口痛……」他垂著頭、疲憊的搖晃著。「每十分鐘就會有人叫我去打點滴。老天，我一定弄了不只十個。」

「對，對，你已經說過了，」比爾說，眼睛仍盯著報紙，沒抬起。

「你知道我還氣什麼嗎？」傑克問大家。「我受夠了所有病人以爲我只是幫全能的主治醫師提東西的小弟。我什麼都做。我幫他們安排住院、做病史資料收集和理學檢查；要是旁邊沒人會弄，就幫忙打點滴。書裡提到的所有卑微工作我都做了。而醫院裡每個人都覺得我根本就是個屁，包括主治醫師、護士、病人，他們所有的人。

「決定了，下一次哪個護士叫我，我要承認我就是個屁。我要走進病房自我介紹。『夫人，你好，我來幫你打點滴。我非來不可，因爲你眞正的醫師法辛翰正在外頭打高爾夫。這些狗屁倒灶的工作就由我來做。』

「然後她就會說，『你叫什麼名字，這位高個子先生？』

「接著我就會定定看著她的眼睛，告訴她，『我姓屁，屁喬伊。夫人，很高興爲你服務。』

都得忍受的這些狗屁。」他把髒兮兮的眼鏡放在桌上，揉揉他那帶有血絲的眼睛。「我整晚都沒睡——」

桌旁傳來「哎唷」一聲的回應。「可憐，」比爾說。傑克若想博得同情，他是找錯人了。

但傑克無視別人的打斷。「我甚至都沒看到我的床，就整晚做些愚蠢的事，這種事工友就會做了。」他伸出手，拿了比爾托盤上的咖啡。

「如果做的是些有價值的事，我也不會覺得這麼糟，但我做的就只是麻藥巡房、打十個點滴，然後再去幫一個酒醉的機車騎士縫腿傷。這笨蛋竟然騎著車一頭撞進對街花店的玻璃櫥窗，連減速都沒有。

「接著我又去哄赫爾醫師的一個病患，她一直說好像有上百萬顆原子彈在她陰道裡炸開，她痛死了。」

比爾咳出滿口的柳橙汁。「那麼，佛洛伊德醫師，你有沒有研究一下她這個隱喻暗指什麼？」

「她這不是隱喻，是明示，但我也沒有去搞懂就是了。她說她要發瘋了，要我打電話到赫爾醫師家裡，叫他過來一下。」

「沒錯，他會喜歡別人那麼做的，」比爾說，一邊伸手去撿起掉下去的體育版。

轍。我們要從這裡、從此刻開始改變。不要再有什麼可惡的麻藥巡房，不要再在半夜弄什麼點滴。」

他的聲音愈來愈大，連隔壁桌的住院醫師都豎起耳朵，好奇這裡發生什麼事了。

「我受夠了！」他吼叫。「一切都要變。首先要變的是值班。我再也不接任何值班！」整個餐廳都豎起耳朵。排隊的醫學生看得目瞪口呆，拿著一盤盤食物的護士們也都駐足凝望。

「就從今天，」傑克說，「骨科部門的值班由主治醫師包辦。點滴就由行政部門去打，麻藥巡房由榮譽退休員工負責，巡房時間在半夜三點。」

大家笑了起來。傑克站上椅子，開始向周遭群眾呼籲。「各位請注意，現在是骨科狗的反制！我們希望通知各位：梅約醫學中心的骨科資淺住院醫師現在要移駐法國南部。任務指派時間是星期二至星期四，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中午的醫學會議供應香檳酒和進口生蠔。」

我們都拍手大笑。法蘭克還發出牛仔的「唷喝！」聲。

傑克爲了蓋過一片笑聲，讓大家聽到他，現在是用喊的了。「全體護士，」他說，「都要以寶貝或心肝稱呼，而且規定每位都要有超大的胸脯，穿上最輕薄材質的罩杯。她們還要對按摩和瑜珈十分在行。」

「但我不會氣餒。我會繼續工作，繼續當個奴隸。所有沒人幹的活都我都做。總有一天不管怎樣，我都會完成我的住院醫師工作，之後我要在曼哈頓開一間時髦的診所，牆上有抽象畫。我還要雇用名模當接待員。當然我會改名換姓，屁喬伊這種名字是無法在曼哈頓成名的。我要在我的門上放個鍍金的名牌：喬瑟夫．費西斯醫師」。

比爾打了個哈欠。「那眞是太棒了，傑克，不對，是喬瑟夫。屆時我一定會給你送去很多病人。」

傑克砰的一聲把比爾那個已被他喝完的咖啡杯用力放在桌上。「聽著，」他說，「我們不用非得忍受這種狗屁不可。我們可以改變我們住院醫師的困境。畢竟，除了住院醫師，誰還比我們更了解這種制度的陋習？我們可以要求院方正視這個問題。」

我們其餘的人在座位上挪動了一下身子，彼此對望，不解傑克到底怎麼了？事情總是有好有壞，這裡其實已經不算太壞，也絕不值得費心去造反。

「我要知道你們這些人都支持我，」他說。「我要去柏克醫師那裡遞一份請願單。我要跟他說住院醫師制度該怎麼運作才對。」

「柏克把你炒魷魚後，你要靠什麼過活？」比爾說。

我們其他人還是一臉困惑。我們從沒看過傑克這麼激動。他是不是想讓自己被炒魷魚？傑克起身，拍掉比爾手中的報紙。「聽我說！」他肆無忌憚的說。「我們要改弦易

第18章 內心的爭戰

那個晚上所發生的一切，就屬這個病人的眼神和招呼最讓我刻骨銘心。那個眼神道盡許多事，那裡頭有欣羨、有些許感激，更多的是同情；它好像在說他理解我的疲憊、我的困頓、我的沮喪，告訴我說沒關係，我已盡力，沒關係。

九月

我每個月在聖喬伊醫院兼差兩個週末，其他週末通常在梅約值班。這表示我有時會連續工作十四或二十一個小時才有一天休假。只要我有一點點的空閒時間，我一定設法陪派蒂和孩子。

有個週六早上，巡完房時間還早，我們開車到聖保羅市去看我弟比特，他是聖湯瑪斯

「太好了！拿掉叩機如何？」有人喊說。

「少白癡了，」傑克對他嗤之以鼻。「我們都需要叩機，這樣大廚做好了淋上櫻桃汁的烤鴨時，才有辦法通知我們。」

每次有新的宣布，觀眾群裡就響起一片喝采。發亮的餐飲台後方，戴上髮網的女員工邊拿著湯匙勺子服務，邊有趣的觀望著。長篇的激烈演說進行時，身著褪色藍色清潔服的工友則在一旁微笑的倚著拖把。

他舉起手，要大家安靜。「紳士們，」他邊說邊往下看著腳邊一桌子的骨科住院醫師，「這項提議有時效性。等一下到我桌上報名連署。」然後他抬眼望著我們周遭的內科醫師。「跳蚤就不必了。」

一陣陣噓聲、一張張餐巾紙和一片片土司從鄰桌紛紛丟過來款待他，他抱頭趕緊坐下。不到幾秒鐘每個人都掉頭走開。排隊拿餐的隊伍又開始移動。工友繼續拖地。上星期跟我們在一起的兩個醫學生走過來，怯生生的問說他們可不可以跟我們坐在一起。傑克伸出手，從他們手中托盤拿走一杯咖啡，然後往後靠，嘆了一口氣。「我們過得像隻狗啊，孩子們，」他說。「像隻狗啊。」

「我知道，」她哽咽地小聲說。

她眞的知道。她比我更不喜歡這種事，但她清楚一切都情非得已。她解開安全帶，靠過來，勾著我的手臂，把頭貼在我肩膀上。

一小時後，我把車子開進家中車道時，她們全都睡著了。

第二天早晨六點半不到，我就巡完房，在開往曼卡多的路上了。路上只有我這部車，這輛綠色坦克轟隆隆的穿過明尼蘇達州東南部的一座座農場和樹林，往西行去；我唯一的伴侶是隊伍有些凌亂的成群野雁，牠們低空飛過田野往南飛去。我搖下車窗，愛上農場和一大早清涼空氣的味道。車子爬上一道長長的小山坡，極目所望，我看到一片片高高的玉米田，中間點綴著濃密的橡樹和榆樹林。太陽從我的後視鏡出現，低濕的田野間不時有雉雞飛掠而過

開車經過威斯卡、詹斯威爾、史密斯磨坊這些小鎭時，我會放掉油門，讓車子在有三條街道那麼長的緬因街上滑行。每個鎭上這時候唯一有開的店就是小吃店，而且通常會有三、四輛老舊的福特貨車停在店門前。裡面，已經有人穿著褪色的藍色工作服、戴著綠色的便帽，坐在吧台拱著背喝咖啡吃雞蛋。

我羨慕他們，羨慕他們的怡然自得。我不過是個受雇的打手，專爲接二連三的陌生人

學院的學生。我們一起野餐、看迪士尼電影，之後在一家不錯的義大利餐廳用餐，結束美好的一天。那家餐廳服務生還會邊工作邊唱歌。最後，大約晚上九點，我們就開車回家。

從五十二號公路上往南開回羅契斯特時，有家懷舊電台在播放輕音樂。車裡黑壓壓的，孩子們在後座安全座椅上睡著了；她們的頭向前低垂，手裡還緊抓著泰迪熊，小毯子皺巴巴的攤在身旁。

開了一陣子後派蒂問我，「明天我們要去哪望彌撒？」

天啊，我心想，我一定是忘了告訴她。「派蒂，」我儘可能輕聲細語，「我明天要兼差。」

「噢，邁可，」她的聲音哀怨中混合了疲憊和失望、挫敗和憤慨、背叛和壓抑。「我還以為我們可以……」

她無力的舉起手，又落回膝上。我可以看到對面來車的大燈打在她臉上映照出的眼淚。我無法忍受她聲音裡透露出的絕望。

我開始痛恨自己，痛恨我對深愛的女人所做的事。我摸摸她的手。她先是把手抽開，後來又於心不忍。

「這不是我的錯，」我說。這當然是我的錯，我心裡有數。「事實就是這樣，唉，我們不兼差就過不下去啊。」

住院醫師、一個進行交易買賣的商人。而我醫治的人也不是在找新朋友。他們只是希望有人可以幫他們擺脫耳痛，或是幫他們縫合額頭上的割傷。我應該單純地把我的工作做好，拿我的薪水，然後回家。我不過就是個商人。

早晨九點，有個三十八歲的男人進醫院，鬍子大概有三天沒刮，靠在朋友身上。「瓦特病了，」這個朋友說。「他一直在吐，我想他有脫水現象。」

我和護士把他抬上推床。「先生……」我看看病歷。「是戴夫米爾（Delfmeier）先生嗎？我是柯林斯醫生。」

「你可以叫我瓦特，」這個男人說。「我爸才是戴夫米爾先生。」

護士在幫他量血壓、體溫時，我則檢查他的身體狀況。他是個胖子，肚子凸出，摸起來有點軟，呼吸有點急促，幾乎是喘著呼吸。一開始我以爲是爬上推床身體捲曲所致，但當我聽到持續的沉重喘息聲時我開始懷疑。

「瓦特，你有糖尿病嗎？」我問。

「沒有。」

我指示做血液的相關檢測。期間，瓦特一直在睡覺。我不斷叫醒他，問他一些問題。他表現得很友善，也很合作。

服務，他們的生命曾短暫的與我交會，之後就永遠走出我的生命。對他們而言，我不是邁可．柯林斯，是那個「在急診室幫我的腳踝打上石膏的傢伙」，或是那個「急診室醫生，從梅約來的，是他幫我縫合腿傷的」。要是我在街上碰到任何一位，他們能認出我才怪。

但我渴望與這些我醫治的朋友結識。我不想只是他們的配藥機，在他們投入硬幣後就吐出藥丸。我希望走進一間小吃店時，大夥都認出我並表示歡迎。

我進門時，門上鈴鐺叮噹作響。我把外套掛在角落的衣架，此時坐在吧台的傢伙會轉過頭跟我打招呼。

「早啊，醫生。」

我坐上吧台椅、搖晃起我的腿，吧台後面的史提夫則笑著給我倒杯咖啡。坐在我旁邊的阿尼把帽子往後拉，問我相不相信北極星隊昨晚居然輸得很慘。

我們都難以置信的猛搖頭。

「今早好冷喔，」我會邊說邊用兩手握住咖啡杯。

轉過身子去翻馬鈴薯煎餅的史提夫會點頭說，「是啊，我聽到他們說昨晚山區還降下一些霜。」

開到小鎮底時，我猛踩油門。我幹麼作這樣的白日夢？我一早四點半起床、又開過大半個州，不是爲了去當某人的朋友。我不是史懷哲，也不是聖芳濟，我只是一個缺錢的窮

特。

我告訴她們繼續做CPR，我來檢查他的脈搏。心電圖是開著的，於是我也一起檢查他的心律。當下，我注意到有某種液體從他嘴邊流出，我抓住他的肩膀，讓他斜躺向一側。多到嚇人的黑色液體湧出來。一大灘流經床上，掉到地板，濺污我的褲子和鞋子。

我把他的呼吸道弄得差不多乾淨了，便插一條內管到他氣管裡，接著又插進一條鼻胃管到他胃裡。那些黑色液體鐵定就是血，所以我從實驗室叫來四袋的血。

衛特森醫師幾分鐘後到了，也是因爲聽到急救代碼。我們沒有交談。有衛特森在，我本來可以告退，但我還留在那裡期待奇蹟降臨。

有八個人瞬間擠進那個小房間，但房內卻出奇地安靜。躺在那裡的男子才三十八歲，這個事實壓得我們喘不過氣。我們都明瞭這個悲劇有多巨大。病房裡一團糟。黑色的血濺得滿地板都是，紅色的血則在衛特森做中央靜脈導管時濺得滿床。管子和海綿也到處散布。

二十分鐘後有個護士出現，說急診室找我。我告訴衛特森我得離開了。他看了我一眼，點點頭。他的眼神透露出我已經了然於胸的訊息：瓦特是沒救了。

就在我走回急診室的途中，經過一位站在自己病房門口的病患。他顯然聽到所發生的每一件事。他看著我說「嗨」。

半小時後，我拿到血液檢測結果。一個健康人的血糖正常標準值在一百上下。瓦特的血糖值「超出九百甚多」，高到跟實驗室裡機器可量測的範圍不相上下。技師稍後稀釋樣本，回覆說他的血糖值是一四四三，我從未見過或聽過有人血糖值是這麼高的。

他的血氧濃度檢測數分鐘後也回來了，顯示瓦特患有糖尿病酮酸中毒。我打進一些輸液、給他補充一些胰島素，並打電話給值班的內科醫生。瓦特接著開始吐出顏色暗沉的嘔吐物，驗血結果呈陽性反應。

我正在幫瓦特安排住進加護病房時，內科醫師衛特森（Whitson）回覆說瓦特不需要住進加護病房。「把他送進內科大樓的普通病房就好。」

我跟他說我對這個決定有些不安。瓦特雖然意識清楚，生命跡象穩定，但這傢伙對我來說就像是個隨時會爆炸的火藥桶。

衛特森醫生討厭被質疑。「那你看過多少個糖尿病患者呢？」他問。

「我是個骨科醫生，」我說，「但我還是覺得——」

「把他送到內科大樓。」他掛掉電話。

之後我沒再聽到瓦特的消息。隔天凌晨兩點半，廣播傳出急救代碼：「四二〇！四三〇！四三〇！」急診室醫生有責任回應院內的所有急診，於是我衝上樓梯到四三〇病房，到那裡時已經有兩名護士在幫一個男人做ＣＰＲ。數秒鐘後我才恍然大悟這名男子正是瓦

或許那正是我需要記住門口那個人的眼神以護衛自己的原因，在那個眼神裡，我想我看到同情和欣羨。

回到急診室，有六個病人在那裡，他們全都等得心煩意亂，他們全都一副確信我不是睡過頭，就是在看電視的樣子。護理長卡妮一直想遞給我病歷，但我沒接，直接回到值班室。我脫掉濺污的白袍，丟進一個洗衣籃。接著我進盥洗室洗去手上的血跡。

但似乎洗了好久好久。

那個晚上所發生的一切，就屬這個病人的眼神和招呼最讓我刻骨銘心。那個眼神，光是那個眼神，就道盡許多事，超出他或我的言語所能表達。那裡頭有欣羨、有些許感激，更多的是同情；它好像在說他理解我的疲憊、我的困頓、我的沮喪，而在嗅出我的這些情緒後告訴我說沒關係，我已盡力，沒關係。

不知門口的這病人是否眞想傳遞給我這樣的訊息，還是我只是從他眼神裡看到我想看到的？眞的很難說。當有這樣的悲劇在你面前開展時，你迫切想相信自己可以讓事情有所不同。你讓自己相信你可以改變周遭事件的發展。

但一切都結束了。有個三十八歲男子，十六個小時前還活生生、會呼吸，並且跟你說過話，如今卻冰冷的躺在自己的血泊中，而你這個極力說服自己可以讓事情有所不同的傢伙，現在倒要問問自己爲何辦不到。難道是因爲根本沒有哪個醫生可以讓事情有所不同，自始至終都是你自己在明知不可爲而爲之？還是因爲你沒做這個，忽略了那個？

最後你被迫做出這個結論：你若不是看不清事實的傻瓜，就是能力不足的白癡。

對於這些內心的爭戰，你完全束手無策。這些問題以公然反抗答案之姿呈現。發生了什麼事？爲什麼會發生？爲什麼你會涉入其中？爲什麼你失敗了？你怎麼能忍受失敗的結果？怎麼會有任何好人、任何有情有義的人能忍受這種失敗的結果？你難道不在乎？難道不難過？

是急診室的瑪喜。「柯林斯醫師，」她說，「這裡有個病人，除了醫生，他拒絕對其他人說出自己的病情。」

這種事我以前碰過，通常就是那些患有淋病的傢伙吧。他們從不願跟護士說。我一起身，書就掉在地板上。我嘆了口氣，抓抓頭髮。我到了急診室時，瑪喜聳聳肩，交給我一份病歷：馬克．史班恩，二十三歲。

我拉上帘子，進入他所在的小隔間。「史班恩先生你好。我是柯林斯醫師。」

他看著我，卻不發一語。

「史班恩先生，有什麼我可以爲你效勞之處嗎？」

他在推床上換個位置，不安的環顧周遭，嘴裡嘀嘀咕咕的，聽不清楚在說些什麼。

「史班恩先生，那要不要去比較隱密的房間談？」

他拋給我一個感激的眼神。「好的，醫生。」

我們到四號病房，這間是婦科診療室，我們做骨盆檢查的地方。我關上門。

「現在，」我說，「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嗎？」

「是這樣的，醫生，」他說，不願意看我。「我，呃……唉，我……」

「你怎麼樣？」

他把手放在嘴上，一副怕說溜嘴的樣子。他望著地板，接著用小到幾乎聽不見的聲音

第19章 陽具棒摳挖師

半小時後外科醫師進來，用子宮夾鉤在年輕人的直腸裡釣來釣去，差不多十到十五分鐘，最後滿臉通紅的走出房門，嘴裡還嘟囔說著「這個笨蛋」。他跟我說他拿不出這該死的東西，叫我把他送到梅約醫學中心。

十月

有個安靜的週末下午，我在聖喬伊醫院的值班室唸書。我緊閉雙眼，呼吸均勻。洛克烏和葛林（Rockwood and Green）寫的教科書躺在我胸前。我想辦法牢記踝上骨折這個章節，忽然電話響了。

「你好，」我含含糊糊的說。

我打電話給外科醫師，要他回醫院。他說，「可惡，」然後告訴我五分鐘後到。半小時後他進來，用子宮夾鉤在年輕人的直腸裡釣來釣去，差不多十到十五分鐘，最後滿臉通紅的走出房門，嘴裡還嘟囔說著「這個笨蛋」。他跟我說他拿不出這該死的東西，叫我把他送到梅約醫學中心。

這個主意我也不喜歡。要是把這年輕人送到梅約，我就得打電話去，而且是以轉院醫師的身分通知對方。過去一年，我在部門的聲譽有增無減，我可不希望柏克醫師看到轉院通知單，然後發現邁可．柯林斯居然在曼卡多兼差，當個陽具棒摳挖師。

我打電話給梅約的聖瑪麗醫院，請求值班的一般外科住院醫師支援。謝天謝地，還好值班的是我在ERSS的老搭檔傑瑞．華希本。

「嘿，傑，」我說，「我是邁可．柯林斯。我現在在曼卡多，我有個病人想轉到你們那裡。」

「不要啦，」他唉叫著，「別又來一個。」

我兼差的這段時間，常遇到嚴重外傷事件，而我每回打電話過去，似乎都在把疑難雜症送往他們那裡。

「放輕鬆，」我說。「這一次我給你的是個簡單、好處理的病例。」

「什麼意思？心臟還跳著等換心嗎？」

吐出一些話語來。「我屁股裡面有陽具棒。」

「你有什麼？」一、兩秒鐘後我才恍然大悟他在說什麼。「哦，」我回答得很平靜，好像這種問題很稀鬆平常。

「史班恩先生，怎麼發生的？」

「哦，」他又是嘆氣又是搓自己的脖子後面，「我只是把它插進去，沒想到它跑到太裡面了。我拿不出來。我甚至給自己灌腸，結果還是不出來。」

我給他做了一個快速的身體檢查，確認他沒有腹膜炎徵象後就送他去照X光。一刻鐘後他回來了，X光片果真顯現有個巨大的人造陰莖就端坐在他的直腸裡。有一群技師、護士和行政秘書圍在燈箱旁盯著X光片瞧。我拋給他們一個色瞇瞇的眼神，他們全都假裝在做其他的事。我回到史班恩先生那裡。

「沒錯，」我說，「它就在那個地方沒動。」我請他躺下做直腸檢查。我幾乎可以摸到它的尖端。這個東西，我心想，我還真不願意插手。

我打電話給值班的一般外科醫師。他似乎不是太有心，唉聲嘆氣的，要我給病人灌腸。我不太贊同這個主意，深怕這樣會把陽具棒沖到更裡面，但我還是告訴護士給他灌腸。

結果真的把陽具棒沖進更裡面去了。

時，看到「越軌的性行爲」這一章。就像任何血氣方剛的二十四歲小夥子，我的興趣很快就上來。好戲上場，其他章節閃一邊。我抓了一罐啤酒和一包椒鹽脆餅，坐下來好好研讀一番。我很快就進入「行爲」這一節，上頭有個有趣標題：「違反大自然的行爲」。

嗯，聽起來很有趣。這一節的第一個標題是：Necrophilia。這是什麼意思？接下來的討論沒打算要定義這個專有名詞，作者假設每個有唸過書的讀者都知道它是什麼。我這個讀者就不知道，於是我求助手邊的《史迪曼醫學辭典》（*Stedman's Medical Dictionary*）。「Necrophilia：跟死屍進行性交的行爲。」

我瞠目結舌，不敢置信地緊盯那一頁。「跟死屍？死屍？」我不僅沒聽過，想都不敢想。也許人類史裡有個人有那麼一次變態到做出這樣的事情，但我無法相信這種事還眞有其名。拜託，有多少人會去做那種事？

那晚壘球比賽後，想到這件事，我還是覺得不可思議的猛搖頭。我們十到十五位的年輕小夥子站在西區街的歐弟酒店吧台前，其中大多是芝加哥西邊來的愛爾蘭天主教徒。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是很有性經驗的。

「我跟你們這些傢伙老實說，」我說。「那個意思就是有人到處去強姦死屍。」

大家都異口同聲說不相信。「夠了，少鬼扯，」他們全都這樣回答。「你們做醫生的就會瞎掰一些變態故事，難道沒有更好的事做嗎？」

「不是，我是說眞的。是有個傢伙，他身上有異物。」

「在他的氣管裡？」

「也不完全是。」我清清喉嚨。「事實上它是在另一個洞口。」

另一端停了良久。「老天，柯林斯，你哪來這些病例？」

「聽著，」我跟他說。「這很緊急。你得讓這個傢伙轉院。他一定要到大的醫學中心，那裡才有專門處理腸子異物的專家。你就行行好，去廣播呼叫人造陰莖緊急摘除小組，要他們備好手術房。」

傑瑞說他要揭發我。他說明尼蘇達州還沒大到這次包庇得了我。

我跟他說我們這是在浪費寶貴的時間。「分秒必爭，」我說。「萬一我們還沒把他送到你們那裡，他就電力不足怎麼辦？」

「柯林斯，」他說，「總有那麼一天，我會在某地、用某種方式，找到醫學史上最棘手的骨科病例。我會等到你當上總住院醫師（假設他們腦袋秀逗，眞的讓你當上了）時，把這個病例送去給你，而且是在凌晨三點、耶誕節、你老婆懷孕九個月、第十次懷孕時。」

「醫生，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告訴他。

我第一次接觸這種「異常」性習性是在唸醫學院時。有一次我在翻閱法醫病理學課本

這些怪事讓我有點難以招架。也許學習這類醫學知識原本就不是個好主意。接下來又會是什麼？跟魚雜交嗎？還是跟死魚？跟死魚的腳？

沮喪中，我又翻開《史迪曼醫學辭典》。當我得知「pedophilia」這個字的意思不是跟腳雜交，而是與兒童性交，我不知道自己的反應是鬆了一口氣還是嚇著了。至少我先前是聽過戀童癖的。

我總算讓史班恩先生轉院到羅契斯特。他拒絕搭乘救護車，但我沒讓他得逞。我擔心萬一他半途回家拿衣架猛挖異物，結果導致大腸穿孔，我可不願冒這樣的風險。

幾天後吃早餐時我看到傑瑞。「傑，後來那個屁股塞進人造陰莖的傢伙怎麼了？你們有把東西挖出來嗎？」

「梅約醫學中心敬業的一般外科醫師群又締造了另一項醫學奇蹟。我們既溫柔又深情的把年輕人體內的這個裝置給摘除了。它還消毒殺菌過，要把它再植回它的合法主人體內也絕對沒問題。」

「太好了。我現在知道要是再碰到同樣的病例要找誰了。」

他放下一叉子的炒蛋，從桌子那頭湊過身來。「這種好事就別再找我了，可以嗎？」

「才不是，我發誓。這種行爲就在字典裡：『跟屍體性交』。」

「我們的年輕人在學校裡都學這些嗎？」另一個人說。「難怪我們的國家愈來愈像狗輩。哦，還有，」他一臉無辜地繼續說，「要是你姦了一條死狗，是要叫雞姦癖還是戀屍癖？」

「叫做眞愛，」另一個傢伙說。

這種事太怪誕、太難以想像，因此，正適合拿來開玩笑。我們的游擊手把椅子往後推，開始一跛一跛地走過地板，假裝拖了一個屍體在後面。「你們這些傢伙讓我倒足胃口，」他說。「你們幹麼不放過我們？」

「寶貝，你如果要我停，就說『不要』，」他溫柔的對著假想出來的屍體說。

當下我覺悟到當初實在不該提出這個話題。

但是我在性變態的啓蒙教育尚未結束。我的法醫病理學課本下一節的標題是：Pedophilia。「Pedophilia」，我沉思了一下，這又是什麼？我回想我的高中拉丁課程。pes和pedis是腳的意思。

腳？我錯愕地想著。他們拿腳幹什麼？我想我一定是北美史上最白目的人。

讀過跟死屍性交後再也沒有什麼怪事是我不相信的了。我竭盡所思，想像有個穿著髒髒的軍用雨衣又不修邊幅的人，拿著他的腳做出各種怪異的動作。

發上看小說，爲此我老覺得罪惡。但這是爲什麼呢？是什麼可能的原因讓我覺得罪惡？

我不清楚，或許根本就不是什麼罪惡感。也許是那種我們最大的努力仍顯不足的挫敗感吧。也或許是一種憎惡感，因爲發現人生並非總是快樂，外科醫生沒有每次都成功，有時還是讓壞人得逞。

他才十六歲。我後來得知：事發當時，他和他三個兄弟在父親的農場幫忙收割玉米，班恩穿的牛仔外套袖子卡進拖拉機的動力輸出軸裡。他一定是轉身的時候卡到的。前一秒還好好的，下一秒他就被拖到一旁，先是給拋到機器上，然後頭撞到地面。他的身體插進拖拉機的輪子下方，而隨著動力輸出軸不斷旋轉，他的左手被繃得緊緊的，接著整隻手臂就啪嚓一聲扯斷了。血液從肩膀裂開的傷口處噴出。

幾個男孩瞪大了眼，他們先是看到班恩的身體，然後是卡在動力輸出軸的手臂轉啊轉的，血液四濺，每打到地面一次就發出快速的「啪啦—啪啦　啪啦—啪啦」的聲音。

小弟伊凡第一個走過去，不過不敢靠近。「班恩？」他試探性的叫喚。兩個哥哥把伊凡推到一邊，蹲在班恩身旁。

諾曼把他翻過來。「噢，天啊，班恩，」他說，一邊傾身向前觸碰他的臉頰。班恩的眼睛是緊閉的，頭頂腫起來，整個人一動也不動。

唐納爬過來，關掉拖拉機。班恩的手臂發出最後一次打到地面的啪啦聲，之後就噁心

第20章 我們只負責修補

我們企圖修補的，根據柏克醫師的說法，就是「我們脆弱、終將一死的狀態」。但終將一死的狀態哪能修補。我們可以用骨釘串起大腿骨、用鋼板固定橈骨，但早晚我們都得面對我們一切修補工作的荒謬性。

十一月

他們送班恩來時，我還是資淺住院醫師，在聖瑪麗醫院值班。當時他的狀況讓大家有些束手無策。他們把他抬上貨車的後車廂之前，他可能就已經掛了。至少那是我一直告訴自己的話。

但我也一直想些有的沒有的蠢事。他的手臂被扯掉時，我還躺在住院醫師休息室的沙

唐納猛拉排檔，車子瞬間向前衝，後輪濺起碎石和糞肥，往醫院奔馳而去。

急診室事前並不知道他們要來。唐納把車停在救護車入口。他跑進來，左手還握著班恩血淋淋的手臂，一路呼喊他需要幫助，他弟弟「受傷嚴重」。

當天在骨科外傷部門值班的約翰、ERSS的喬伊，以及急診室的護理長金妮，都看到他揮舞著血淋淋的手臂。他們跑到卡車那裡時，靜靜讓眼淚爬滿臉頰的諾曼還坐在卡車後面撫摸班恩的頭髮。他們把班恩抬上推床，進入一號外傷急救室。

我當時在值班室，後來叫機響了。「柯林斯醫師，請打回急診室，五五九一，五五九一，五五九一。請打急診室，緊急，五五九一。」

除非真的有必要，在急診室他們是不隨便說「緊急」這個字的，於是我趕緊拿起電話。「到一號外傷急救室，」我被告知。「有個孩子被動力輸出軸弄傷。」

我把書本丟到一旁，衝下樓梯。我到時，喬伊剛剛插進鎖骨下中央靜脈導管。我瞄了一眼床頭的心電圖監視儀，卻看到病人沒心跳了。接著我看到他少了一條手臂。

護士們拼命輸O型陰性血給他。約翰拿著止血夾在病患血淋淋的腋窩殘幹晃來晃去，找尋可以夾住止血的地方，但之前這孩子的血幾乎全流光了。

我們加把勁，輸給他滿滿的血、打進一堆藥、猛做CPR、夾住和電燒止血殘幹上一條條無法辨識的各式血管。可是他的皮膚變得愈來愈冰冷、愈來愈軟弱無力，顏色也漸漸

的掛在沾滿機油的金屬聯接器上。血水不斷從班恩肩膀湧出。諾曼想用他的手去止住，但血還是從他的指縫間溢出。

「糟了，」唐納說，「要是不馬上把他送到醫院他會流血死掉的。」

他和諾曼把班恩抬起來，扛到送貨車上。他們先把他放在泥土路上，接著卸下貨車的後檔板，爬上後車廂，把四大捆的乾草撥到一邊。男孩們可以遠遠看到父親的拖拉機在在田裡靜靜來回移動著。

「伊凡！」唐納叫他。「去跟爸說出事了。告訴他我們要帶班恩去聖瑪麗醫院。」

伊凡還呆呆站在班恩被甩落的地點，似乎什麼都沒聽見。

「伊凡，你在搞什麼，快去告訴爸！」

伊凡突然抽動一下，開始往北邊田裡跑。「爸！爸！」他邊跑邊尖叫，並揮動雙臂。

諾曼和唐納把弟弟的身體抬上貨車後車廂。

「你陪班恩。」唐納說。「我來開車。」他衝回拖拉機那裡，試著拉出纏繞在骯髒機軸上嚴重損傷的手臂，但就是拉不下來。他再拉一次，這次力道更猛了一些，但還是沒鬆落。最後，他拿出摺式小刀，把袖子給割斷。他把手臂帶回送貨車，放在旁邊的座位上。後車廂裡諾曼抬起班恩的頭，枕在自己的膝蓋上。

「班恩，」他念念有詞。

已經在早晨每個人都離開去上刀去或巡房時來過了。那個時候，房間總是一團髒亂。報紙、值班表、標籤紙、表單散落一地。濕毛巾一落落堆放在浴室角落，或無力垂掛在椅背上。房間常常是髒到不行，看起來很像是這些住院醫師因爲厭煩被人整、厭煩老是清理別人的髒亂，於是也決定去整別人，故意製造髒亂讓別人來收拾。

我從未見過清潔婦。她們來時，我從未待在值班室。要打掃的地方實在是太多了。我們在縫合傷口、在跟刀或接合骨折時，清潔婦掃地、換床單，以及清洗水槽和淋浴間。她們拾起一堆雜亂的書籍，包括教科書和拉摩（注：Louis L'Amour，1908-1988，美國著名作家）的小說，一一整理好。

床單和灰毛毯乾淨俐落地折摺進床墊裡。門、牆、桌子、金屬床尾，交叉成完美的直角。每樣東西都這麼對稱、這麼輪廓分明。有時候，晚上很晚回到這間房間，它的乾淨、整齊和對稱可以安撫我，但今晚不行。今晚一切的不協調戰勝了我。

我內心一切感受似乎都被打跑了。我不累、不沮喪、不難過，也不憤慨、不恐懼，就只是一片空白。我不斷看到班恩肩膀的那個破洞。班恩的死是我學習曲線的另一個階段、我履歷表上的另一個成果表現，爲此我老覺得罪惡。我需要那樣的東西成爲一個外科醫師，它們讓我離目標更近了點。

這整件事令我作嘔。我懷疑眞有哪個目標值得這一切。我倒不介意這麼辛苦工作。某

發黑。我和約翰從眼角偷瞄喬伊，納悶著、等待著，也感謝老天，幸好這是老喬伊的班，不是我們的。最後，當我們想到的都做了之後，喬伊再次慢慢把孩子胸前那疊沾有血跡的十公分見方的無菌紗布弄平、翻面。

「就這樣了，」他說。

護士問，「醫生，要宣布急救無效嗎？」我好想大叫，「去妳的，妳以爲他剛才都在幹嘛？」但喬伊卻很平緩地說，「是的，我要宣布急救無效。」

跟平常一樣，我沒空回想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接下來的八小時，要縫合撕裂傷、要看診、要接合骨折。凌晨四點，我幫一位車禍的十七歲女孩在腿部打上最後一塊石膏，開了處方，盡責的當面告知她的父母照顧細則。

我搭電梯到六樓，在靜靜的通道上一路走到值班室。我用肩膀推開門，它先是打在牆上，然後慢慢在我身後關上。我把木頭椅子拖過大理石地板從桌底下拉出來。我跌坐在椅子上，閉上雙眼。那裡好安靜，遠離了病患和機器。能這樣坐著讓自己的心智關機一陣子，感覺挺不錯的。我靠著椅背攤在上頭，對周遭的安靜無聲心存感激。走廊上某處有醫師開門關門的聲音。我聽到規律的腳步聲漸漸靠近，又慢慢消失在遠方。

我的修面用具包端坐在桌前，那是我二十一小時前放上去的。房間潔淨無瑕。清潔婦

補」，儘量忽視其他的事。但即使是我們當中最遲鈍的人，最終不都該問自己在做什麼嗎？我們企圖修補的，根據柏克醫師的說法，就是「我們脆弱、終將一死的狀態」。但終將一死的狀態哪能修補。我們可以用骨釘串起大腿骨、用鋼板固定橈骨，但早晚我們都得面對我們一切修補工作的荒謬性。

但是，當柏克醫師說我們的理解根本不重要時，他當然沒錯。重要的是我們的作爲。病人哪在乎自己的外科醫師是不是很有哲學見解。他們只要有人幫他們修補就好。往後有的是時間談論「所有的哲學廢話」，但那些哲學廢話不會自動走開，它會一直等你，等到你半夜回到值班室。

我有一次跟傑克討論這件事。傑克似乎對探索他工作的深意不感興趣。只要自己修補得來，他就很滿足，對他來說這樣就夠了。我跟他道出我的困擾時，他精確、清楚的表達外科醫師所面臨的困境，還簡潔有力的給予回應。

「總會踩到狗屎的，」他聳聳肩說，接著找尋恰當的措辭，「去他的狗屎。」

凌晨四點半，再過一小時半要巡房。我甚至連鞋子都懶得脫就躺下來，把放在屁股口袋裡的聽診器換個位置，免得卡住身體不舒服，同時也把在床腳的毯子拉上來。

「去他的狗屎，」我嘴裡嘟囔著閉上眼睛。

種情況下能讓心智麻木的苦役反而是我的救贖。那是我的支柱、我的盾牌。我受它綑綁，但它也罩我、保護我。它利用我，但我也利用它；而我最後舒服地陷入與它的結合裡。我埋頭工作，就是爲了扭曲、掩飾我所做的。

我的手術刀切割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片膝蓋。不，不是膝蓋，而是新月形組織。不，不是新月形組織，而是一個標的，一個我的注意力可以集中在上頭的單一焦點。這就好像從外太空看到一系列的圖。一開始先是看位於在兩片大洋中的北美洲，接著鏡頭慢慢拉近，看到了新英格蘭，然後是佛蒙特州，最後看到麥波頓小鎮的榆樹街，街上有間維多利亞式的房子，房子的後院有張棗紅色的野餐桌，上頭擺了一粒冒煙的烤馬鈴薯。更大的背景不相干，馬鈴薯的所在地也不重要。就在那一刻，看不到鏡頭框框外。

我拾起我的修面用具包，走進浴室刷牙和沖臉。在擦乾臉時，我用毛巾按了幾秒鐘眼睛，然後把它掛在水槽上。我沒興趣去看鏡中的臉。

我幹麼不去接受事情出現時的樣貌？幹麼一直尋找理由和意義？理由和意義是不切實際的。它們不是住院醫師流程裡的一部分。柏克醫師對我的想法和理解才沒興趣，他只在意我做了什麼。

「要是你想學習當個既敏感又內省的人，」他會說，「就利用你自己的時間吧。」

不知我的同事是怎麼處理這樣的課題的。我懷疑他們會跟我做同樣的事：除了「修

「這，」他說，一邊吹去橡皮擦的屑屑，並舉起圖端詳，「算是大自然裡另一個美與對稱的範例。」

教室前面，王海（Hai Wong）醫師在認眞講述一個難以理解的生物力學原理：「右手定則」（Right Hand Rule）。

「許多骨科住院醫師始終沒搞懂右手定則，這很可悲。」他又是皺眉又是伸出下嘴唇，唯恐我們不知「可悲」是什麼意思。「右手定則很重要，每一年骨科醫師執照考試都會考。你們要是不懂右手定則，就別想考過，到時候就要再當四年住院醫師，整天吃通心粉和起士。」

我又望向窗外。這種天氣正適合滑雪。我想像自己不費吹灰之力直線滑下一條長長的雪坡。我的眼睛漸漸閉上，頭開始垂落在胸前。

「柯林斯醫師！」王醫師厲聲說。

我猛抬起頭。

「請解釋右手定則力量如何應用在向量力的積分上。」

我知道他要我自己找繩子把自己吊死。逼不得已我含含糊糊說了些什麼三度空間構造的垂直力。

王醫師眼睛睜得斗大，「柯林斯醫師，」他說，「你該不是特別喜歡通心粉和起士

第21章 基礎醫學課程

我很期盼這讓人能稍事喘息的六個月，但我對組織學、生物力學和免疫學卻沒啥興趣。我知道這些學科都很重要，也知道專精這些學問的人有一天會是治療癌症和剷除疾病的人。我敬佩他們，但我就是不想成為他們當中的一位。

一月

我們無精打采的坐在醫學大樓二樓教室裡，聽一個研究員嘀嘀咕咕講述生物力學。後面傳來椅子摩擦地面的聲音，我聽到有人在輕聲嘆息。我望向窗外，看到被雪覆蓋的榆樹樹枝在冷冽的北風中搖晃不止。坐在我旁邊的比爾在畫裸女，構造上完全正確。

我靠過去，指著那張圖。「是什麼樣的向量力讓它們如此突出？」我悄悄問。

最後一節課四點半結束，我們拖著腳步走出醫學大樓，腋下夾著筆記本。太陽已經下山，但仍有足夠的光線看得到厚厚的雲從西邊飄過來，看起來快下雪了。

「誰要去喝一杯？」傑克問。

比爾搖搖頭。「我想去活動中心打手球。」

傑克轉身看我。「邁可，那你呢？」

「我不行。我今晚要到曼卡多兼差。事實上，」我說，一邊看手錶，「我差不多該走了。我是六點的班。」

「開你那輛車，要是能在明早六點前到達就算幸運了。」

「我的車沒問題。」

「沒錯，」比爾說，他插進我們的話題聲援我。「就算它沒煞車、沒減震器、沒消音器，八個汽缸撞壞五個，也不代表它就有問題。這輛車有個性，是輛不退流行的車。」

「對啦，適合各種暗流，」傑克說。「言歸正轉，管你什麼車子不車子，你到底要不要來杯啤酒？」

「決定，又是決定的問題。我不知道該打手球還是喝啤酒？」

「酒吧又不會馬上關門，」我說。「你幹麼不兩者都做？」

他們對望了一眼。「這傢伙蠢到敢開著危險的車跑一百多公里，就聽他的吧。」傑克

吧？」

我們進入基礎醫學課程的第三週，這是一段爲期六個月的教室學習，課程包括組織學、生物力學、免疫學及其他非臨床學科。這段期間，我們卸下所有照護病人的職責，不用值班、接叩機，也不用看診。

六個月的基礎醫學課程是資淺住院醫師和資深住院醫師之間的分界線。修完之後，我們就是資深住院醫師了。這段期間我們有很多休憩時間，感覺就像回到大學時代。

我帶著些許的不安上起了基礎醫學課。我很期盼這讓人能稍事喘息的六個月，但我對組織學、生物力學和免疫學卻沒啥興趣。我知道這些學科都很重要，也知道專精這些學問的人有一天會是治療癌症和剷除疾病的人。我敬佩他們，但我就是不想成爲他們當中的一位。

從我唸醫學院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自己想成爲臨床醫生，而非研究員。基礎醫學有一堆繁雜的學術工作，它只是我得再一次跨過的無聊門檻，跨過了，我才能親臨醫學的眞正業務：診治病人。

但我也了解這六個月的基礎醫學課程會給我跟上同學的機會。即便我已經讓彼此之間的差距縮小不少，但我仍覺落後。基礎醫學課程讓我有機會跟其他人打平。

第22章 可不可以讓海倫住院？

手腕骨折不足以構成住院理由，但我說不出口。這可憐的父親看起來糟透了。七十歲的他看起來像一百歲。我知道只要我瞎掰一些神經血管受損之類的鬼話就能讓她住進來。

「我來想想辦法，」我告訴他。

三月

在基礎醫學課程期間，我把握每個兼差機會。我希望付清每筆帳單，甚至存一些未雨綢繆。我兼差兼得這麼勤，幾乎可以邊睡邊開那一百五十公里的路了。有時候，我覺得我還眞睡著了。

雖然我兼差是因爲需要錢，但我慢慢明白，兼差也讓我獲取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我讓

說。

「我先開車回家換運動服，半小時後在活動中心跟你碰面。現在，你，」比爾說著說著轉向我，「最好趕緊上路。這個時候，就在曼卡多鎮外，有個有傳染病的醉漢正騎著他的哈雷機車來趟時速一百五十公里的兜風之旅，隨時準備迎頭撞上四百噸的卡車。這位紳士不久就會需要你細心的呵護。」他笑著說。「醫生，祝你好運。開你那輛車上路，你會需要我的祝福。」

我跟比爾和傑克道別後，快步走到停車場。我把生物力學的筆記本丟到前座。晃出停車場時，我開了一罐可樂喝，便往西而去。道路暢通，我的油箱滿滿，一小時又二十分鐘、一百五十公里的路程即將開始。

她會意的點點頭，給我一個微笑表示感謝。她把寶寶抱在肩頭，一會兒功夫就離開。

我才剛要上床，強尼就打電話進來說海倫．楊伯格又進醫院了。海倫三十七歲，患有多發性硬化症。她是聖喬伊醫院急診室的常客，她父母每星期至少送她到急診室一次。雖然海倫的病愈來愈惡化，但她完全不理會神經科醫師要她坐輪椅的建議，結果常常摔跤。

海倫被此病蹂躪十五年，幾乎不能行走；也因爲視神經炎幾乎看不到。急診室的護士卡妮認識海倫多年，她告訴我說，她覺得海倫的心智也在退化中。

海倫的丈夫五年前離開她後，她就搬進父母家。她父母已經七十多歲。她前夫後來再婚，搬到西雅圖，跟海倫再也沒有任何瓜葛。「一遇到困難，那混蛋就開溜了，」她父親跟我說。

海倫的父母是堅毅的老瑞典人。他們從不抱怨，但顯然他們對於照顧海倫感到愈來愈吃力，而海倫卻固執的拒絕考慮護理之家或長期照護機構。她始終堅持住在家中不會有問題。

海倫現在坐上輪椅，強尼把她推回我們這裡。海倫握著手腕，她的父母垂著頭，拖著腳步，慢慢跟在後頭。

「醫生，她又跌倒了，」她父親說。「我們跟她說過好幾百次：上廁所就叫我們，但她就是要自己起來。看起來她好像摔斷手了。」

骨折復位、去除感染、修復肌腱撕裂傷。我甚至也做跟骨科無關的事情，像是心臟病的處理或醫治耳朵感染，我不斷磨練診斷技巧，讓自己成爲一個更好的外科醫師。

聖喬伊醫院的週末有時平安無事，但這個週末我每分錢都賺得理直氣壯。我已經工作了三十四小時，再兩小時就結束了。週五晚上我睡三小時，隔天下午我睡四小時，但晚上沒得睡，接二連三的又是生病，又是受傷和喝醉酒的人。

胸口疼痛的男子終於住進心臟加護中心。在酒吧跟人打架打斷手的大學生敷上石膏後也回去了。我剛剛給一個有耳朵感染的小寶寶開好藥方。

「每天三次，一次一小匙，」我說，一邊把處方交給寶寶的母親。「我們剛給他吃了第一次的藥，所以你明早再餵他藥。」這位母親邊點頭，邊把處方摺好放進提包。

「你小時候有患過耳疾嗎？」我問她。

「沒有，」她疲憊地搖頭，「從來沒有。」

「我也沒有。但得過耳疾的大人都說那非常痛，痛得教人永遠忘不了。」

我們兩個都看看寶寶，謝天謝地，他終於睡著了。爲了不吵醒他，我小心翼翼的用小指頭上下摸摸他圓滾滾的小前臂，感受嬰兒柔嫩的肌膚。

「氨比西林會消除感染，」我凝視著睡著的嬰兒說，「但卻無法止痛，要是他看起來有需要，就給他一些普拿疼吧。」

術。」

卡妮當我是白癡似的望著我。我拉住她的前臂。「卡妮，」我說，「我們不能送她回家。」我指著海倫的雙親，他們相互依偎的坐在遠遠靠牆的一排座椅上。「你看看他們。他們已經盡力了，該想想其他解決辦法了。」卡妮點點頭。她打電話給護理行政總管安排住院。

前面櫃台安靜無聲，除了警察電台偶爾傳來冷漠的聲音。我簽署了幾份病歷，接著做了病史資料收集和理學檢查。海倫幾分鐘後就會照完X光回來，所以我還不能上床。我想出去透透氣。我穿上白袍，跟前面櫃台的強尼揮手打聲招呼，推開門，走進夜裡。

我躍過人行道邊緣的雪堆，走了三、四十步，終於遠離急診室門上耀眼的燈光。那裡好安靜。我靠著一棵樹，望向西邊，看見一輪幾近滿月的月亮掛在天邊。明尼蘇達河在數條街道之外，雖然我見不著它，但在這樣寧靜的夜晚，我聽得到那隱約的嘶嘶水聲。

外頭很冷，於是我把身上薄薄的白袍抓得更緊。我覺得有些罪惡。爲了讓海倫住進來我撒了個謊，但我也覺得這樣做是對的。海倫幾乎無法行走，也差不多看不見了，而且心智愈來愈錯亂，她父母早已無能爲力。我不怪海倫緊抓著每個可能讓她過正常生活的機會。我知道她認爲自己一旦進入護理之家，就再也出不來。但我也爲她的父母難過。他們都七十歲了，還勉爲其難的照顧女兒。

「嗨，海倫，」我說。她沒有回答。即便我先前見過她多次，海倫顯然還是不認得我。她的手腕腫起，而且有稜角。「你的手腕可能摔斷了，」我告訴她。「我們要照一些X光，然後我會設法將你的骨頭歸位。」

十五分鐘後她照完X光回來。片子確認了末端橈骨有移位性骨折。骨折的部分得復位並打上石膏，我跟海倫和她父母說明此事。我在她的手腕擦洗消毒，然後在骨折區域局部麻醉。這樣會好些，但無法完全消除疼痛。我把骨頭壓回原位時海倫喘著氣。

打完石膏後，我請卡妮去給病人照幾張復位後的片子。我們在等待時，海倫的父親問說他可不可以跟我談談。我們走進空蕩蕩的家屬等候室。「醫生，」他說，「你覺得有沒有可能讓海倫在這裡待一、兩天？」他搓搓前額。「我現在沒辦法帶她回家。我可憐的老婆為了照顧她快累倒了。」

手腕骨折不足以構成住院理由，但我說不出口。這可憐的父親看起來糟透了。七十歲的他看起來像一百歲。我知道只要我瞎掰一些神經血管受損之類的鬼話就能讓她住進來。

「我來想想辦法，」我告訴他。

我回到卡妮那裡，告訴她說我們要讓海倫住院。

「就為了手腕骨折？他們不會允許你用那個名義讓病患住進來的。」

「他們會的。就告訴上面的人她因為神經血管狀況有異，需要住院觀察，可能需要動手

第23章 破碎的臉

我繼續準備工作時，留意到有比平常更多的護士在我周遭逗留。我想了一下，終於明白為什麼。她們不想看到這個小姑娘臉上留下難看的疤痕。她們想提醒我，非得把這件工作做到漂亮不可。

四月

她叫做茱麗，撞到擋風玻璃。

她看起來十九歲左右，但也難說，因爲她臉上都是血。我看著他們把她從救護車抬下來。救護人員告訴我當時是茱麗的男友在開車，轉彎沒轉好，結果車子衝出去。茱麗當時坐在他旁邊，沒繫安全帶，臉先撞到擋風玻璃，然後給拋出車外。他們在離車子十五公尺

我回頭望著醫院，它看起來離我好遠，我暫時擺脫了牆內上演的人間悲劇。但正當我欣慰於自己的處置得當時，我開始覺得有些忐忑不安。跟海倫有關的某件事觸動了我的心弦，它超出一般醫生對病人的同理心。

何以如此，我不明白。很難拿兩個完全不同的人相提並論。我是一個年輕、健康、有活力的男人；她是個生了病、身心都在衰敗的女人。但即便有這些不同，我還是可以了解她爲自己的遭遇所感受到的挫敗和憤怒。

當我站在那裡看著長長的月影穿過醫院旁的空地時，我突然覺得或許我和海倫擁有的共同點比表面上看到的還多。我不也同樣被死亡無情的攫取而動彈不得？我不想承認，但或許這正是我對海倫的情況感同身受的原因。或許我覺得她的故事具悲劇性，僅僅因爲它是我的故事的濃縮版；或許我對她的同情只是爲了掩飾我對自己處境的哀憐。

我背後有道淡淡的灰影劃過光禿禿樹木後面那片天空。就快天亮了。我揉揉脖子後面，走出樹林，撣去袖子上的灰塵。我再留戀地望了黑夜一眼，就折返急診室。

「她的左耳和臉部有滿嚴重的割傷。」

她把手放在嘴上，踉蹌的往後退。「她的臉？老天，千萬不要是她的臉。」

或許她誤解了我的意思。「安特太太，你女兒會沒事的。我不認爲她有生命危險。」

「她的臉。噢，天啊，不會吧。」

這位太太，你有聽到我說的嗎？沒錯，她是割傷臉。難道你寧願她下半身癱瘓還是有隻腿被截肢嗎？老天爺，她撞到的是擋風玻璃耶。她能活著就已經夠幸運了。

「安特太太，」我說，「X光片和各種檢測回來時，我會讓你知道。」

「她的臉，」她不斷叨唸。「她的臉。」

上個星期，我在梅約醫學圖書館看書。六個月的基礎醫學課程期間我多半待在那裡。我在閱讀股骨骨折打骨髓內釘的期刊文章時，注意到有人把一本書留在桌上。我把它推到一旁時瞄到它的標題《臉部整形外科手術》（*Plastic Surgery of the Face*），作者是基利士（Harold Gillies）爵士。

哦，太好了，我心想，原來是本關於肥胖、有皺紋的社會人士想要拉皮、墊高鼻子的書。這是那種我很厭惡的書。打開封面之前，我對作者和相關病人充滿鄙夷。

我完全沒想到自己接下來發現了什麼。

的路邊發現她。她的男友逃過一劫，被方向盤卡住，毫髮無傷。

茱麗的臉一團糟：鼻子斷了，有個耳朵掉了一半，前額一大片皮膚被扯開，可以看到發亮的白色前額骨。

我閉上眼睛嘆了一口氣。凌晨兩點十四分。我已經在聖喬伊醫院兼差十九小時，多希望能有一點睡眠，但照目前情況看來，我得利用剩下的夜晚將病人破碎的臉復原。

我仔細檢視了茱麗，她的呼吸有酒味，但人卻是清醒的，知道自己身在何處。她的生命跡象穩定，脊椎、腹部、胸部看起來都沒受傷。以一個剛撞到擋風玻璃的年輕人來說，看起來很不錯了。

茱麗的母親幾分鐘後趕到。我聽到她在櫃台對強尼大叫，「我女兒呢？她在哪裡？我現在就要見她！」

茱麗在樓下照X光。我想我最好還是出去跟她媽媽談談。

「安特太太嗎？你好，我是柯林斯醫師。」

她很快跟我握握手。「我要見我女兒。她怎麼了？她還好嗎？」

「安特太太，她出車禍了。她意識清楚，手腳都可移動，看起來狀況穩定，但我們不敢掉以輕心。她現在在樓下照X光。她鼻樑斷了，還有一些撕裂傷。」

安特太太走近一步，對著我的臉。「哪種撕裂傷？」

白爲什麼。她們不想看到這個小姑娘臉上留下難看的疤痕。她們想提醒我，非得把這件工作做到漂亮不可。

我當然知道。理智上要我接受這件事的合理性可不容易，但我心知肚明。我明白一個難看的疤痕會改變茱麗的一生，後果會比橈骨骨折錯置更嚴重。橈骨骨折錯置頂多讓她的手臂廢了；臉部留下難看的疤痕，她的人生就毀了。我可以承認那種說法的眞實性，但我假裝不懂。

我向來對那些想要除皺或隆鼻的病人嗤之以鼻。我覺得做那種手術簡直是浪費時間和力氣。他們應該憂心更重要的事才對。他們過度關注外表的心態實在可悲。

但我現在開始質疑原先的想法。如果外表眞不重要，那幹麼不讓兔唇寶寶維持原樣？幹麼不讓她帶著一張有殘缺的臉長大，然後跟她說長相不重要，她若太關注自己的外貌就太可悲了？幹麼也不跟基利士醫師說別管那些士兵變形的臉？幹麼不叫受傷的士兵閉嘴，別再哇哇叫、胡亂抱怨了？

我在說的好像是：兔唇寶寶和臉部灼傷的士兵應該整容，但有雙下巴的中年社會人士不該整容。但我是何方神聖，有什麼資格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在中年社會人士的身上？有什麼資格說他們應該接受現況，別再哀怨？要是他們當中有人出車禍，把臉上的骨頭撞碎了呢？那我還會說他不該整容嗎？要是出車禍的是派蒂呢？我會要她頂著一張破碎的臉過

作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軍醫，他醫治過上百位臉部受傷變形的年輕士兵。因爲醫治過這麼多可怕的傷害，他成爲世界上第一位臉部重建專家。

書裡都是圖片。一頁頁鼻子被槍打掉、眼睛被轟掉、臉被撕裂的照片，看得我心驚肉跳。還有人的臉頰被子彈打穿；有人的臉部灼傷、疤痕累累得難以辨識；有人該是眼睛和嘴巴的地方卻空無一物，是個大凹洞。

基利上的職業生涯都花在幫那些可憐的士兵重建臉部。那些可怕的傷口激起我對那些士兵的最大敬意。我也不禁敬佩基利士本人，他不是我原先以爲的那種醫師。我向來以爲整容醫師比人人吹捧的美容師好不到哪裡去，無非是迎合客戶的愛美需求，做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但一週後在曼卡多的此刻，我了解到接下來我也要這麼做：讓病人的外貌更好看一點點。我幹麼不拿二—〇的絲線，花十分鐘縫合好她的撕裂傷就好？但她要是留下一個難看的疤痕呢？疤痕有什麼問題嗎？又不會痛，也不妨礙視力、吃東西或呼吸。疤痕完全沒有功能上的問題。

我要做的事只跟外貌有關，但我幹麼覺得這件事重要得很，覺得非得把她的臉弄到儘量接近「正常」不可？

我繼續準備工作時，留意到有比平常更多的護士在我周遭逗留。我想了一下，終於明

「噢，寶貝，我的寶貝，」安特太太邊說邊絞著手。卡妮已在病人額頭和耳部包上紗布，但仍有血液滲出來。

「我沒事，媽，我沒事。」

她母親從床尾緊盯著她看，眼淚淌流而下。「我可憐的寶貝，」她說。「謝天謝地，你沒事。」她去握住茱麗的手親吻。「乖女兒，你很痛嗎？」

「我頭痛，」茱麗說，「耳朵也痛。」

「我想看看她的割傷，」這位媽媽對我說。

「安特太太，我不認爲——」

「我是她媽，我想看看。」

我對卡妮點點頭，她便開始拆開茱麗頭上的紗布。耳朵原本讓紗布固定住，如今掉出來，上下顛倒的懸吊著，然後額頭還有個大血塊從縮進去的皮膚底下滑出。

安特太太喘著氣，用左手摀住嘴。「老天，」她說，一邊抓住點滴架撐住自己。卡妮從推床的另一端過來攙扶她。「安特太太，這邊請，」她邊說邊把安特太太帶去家屬等候室。

「茱麗，」我說，她的母親這時已經離開了，「你的X光片和血液檢測結果正常。看來你唯一的傷害就是臉部和耳部割傷，外加斷掉的鼻樑。」

下半生嗎？

我希望自己前後一致。我想說，派蒂的臉若是嚴重變形，我不會在意，我還是愛她。她的本質、她的內在都不會改變。既然如此，幹麼還要爲我，或爲她自己拉皮除皺，或是調整上、下顎骨的位置？

但這些都是無聊的詭辯，我知道。外表當然重要。別管爲什麼，反正就是重要。

茱麗的血液檢測和X光片十五分鐘後回來。一切正常。我看完X光片後，便去跟她母親談。

「安特太太，茱麗的X光片看起來狀況不錯。她雖然鼻樑斷裂，但脊椎和頭蓋骨的片子看起來都沒什麼問題。血液檢測也都很好。看來並沒有嚴重內傷。」

「我能去看她嗎？」

這很棘手。要是我不讓她進去，她準會抓狂。但要是我眞讓她進去，她看到茱麗的臉可能會很激動。

「安特太太，她身上都是血。你確定要看她？」

「當然。我要見我女兒。」

我引她回到外傷區。「只能一下下，」我說。「我還得修補裂傷，那要花不少時間。」

我拉開帘子，卡妮剛給茱麗打了一針破傷風。

「噢。」她開始哭泣。

「茱麗，我很抱歉。但儘管如此，你應該心存感恩。你今晚撞到的可是擋風玻璃，本來可能更糟的。」

她全身顫抖的在抽泣。

「茱麗，」卡妮告訴她，「你現在不可以亂動，不然醫生沒法幫你縫傷口。」她把手伸到無菌布單下方去握住茱麗的手。「你希望他能好好縫傷口吧？」

「嗯，嗯，」茱麗在吸鼻水。

「好，那就真的不要亂動。要是你覺得痛，就告訴柯林斯醫師，他會幫你再上些麻藥，可以嗎？」

「嗯，好。」

我縫進幾條固定縫合線，拿著註記筆在皮膚上做記號，把要修補的地方畫出來。

這是個隱喻，不是嗎？我靈機一動。這張臉、這個疤、這個修補，它們都是隱喻，背後暗藏寓意，足以解釋這一切不合理的事。

但我的推想僅止於此。修補極需專注，我再也沒有餘力去猜測這個「寓意」可能是什麼。當然，我內心的那個老朋友，一個務實主義者，可不需要這個。有什麼關係呢？反正我有工作要做。把哲學省思先擱到一旁，先做前面幾條皮下組織縫合再說吧。

我戴上手套，拿十公分見方無菌紗布輕擦她的額頭。我把紅紅濕濕的髒紗布丟進旁邊的垃圾桶，接著檢視她的割傷。從她的髮際線中央直到左眉毛，接著往後到太陽穴的區域，這一大片皮膚都被撕開。耳朵也幾乎撕脫，僅靠下方三公分左右的肌膚連結。

我重新調整她的頭部位置，往上拉一些，讓撕裂傷看得更清楚。茱麗很幸運，即便她的傷口到處有些泥巴和玻璃屑，撕裂傷的邊緣都很整齊。

「會痛嗎？」茱麗從無菌布單下方問。

「只有打麻醉針的時候會有些痛。」

她靜靜看著我拿著局部麻醉針靠近。「我的割傷有多嚴重？」她問。

謝天謝地，她還沒照鏡子。要是她看到有一片皮膚就這麼從額頭掛下來，一定會激動異常。

「這個嘛，茱麗，」我說，一邊在撕裂傷的周圍注射起局部麻醉針，「傷口相當長，但我想我可以修補得很好。」

「會留下疤嗎？」

她會留下疤嗎？老天，她的頭還在就已經很幸運了。她難道以為這條大傷口會像變魔術一樣復原得不留下任何痕跡嗎？或許她進來時我就該讓她看看這條大傷口是什麼模樣。

「茱麗，會有疤。但我會儘量讓它看起來小一點。」

「馬丁回家了，」我說。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坐牢去了。警察要起訴他酒醉駕駛。「不過，你媽來過了。」

「哦。」

我準備把她的頭用紗布包紮起來時，又檢視了修補的情形。我得承認，看起來還真不錯，但還是會有疤痕，不知道茱麗和她媽媽會不會滿意。

我想，這也是個隱喻。有一天我會搞懂這些隱喻到底是什麼意思，但不是現在。現在我要上床去了。

兩小時半後我縫進最後一條線。凌晨五點半。臉部修補進行得不錯，但我有點擔心耳朵的血液循環。好吧，就再看看囉。

茱麗的血液酒精檢測濃度是〇．七，雖不到違法的酒醉程度，但也足以讓她昏睡兩小時。這樣的結果對我反倒容易些，但天啊，我好討厭她呼出的酒精味。我擔心後半生都要爲那些有酒臭的人補臉。卡妮在消毒過的舌頭壓板上擠了一些抗生素藥膏，讓我塗抹在縫合線上。

「邁可，你縫得眞不賴，」她說。

「對耶，」我說，「縫得還不錯。」我來回轉動頭部，拉直脖子肌肉。我的脖子快斷了，一方面因爲緊張和專注，另一方面因爲我過去兩小時一直低頭下望著茱麗的臉。

我把無菌布單從她臉上撥開時，她還沒醒。

「茱麗？」

「嗯？」

「茱麗，醒醒。已經縫好了。」

「啊？馬丁呢？」

誰？我看著卡妮。

「她男朋友，」她小聲跟我說。

遊戲。這個我不在行。

我把修面用具包丟到值班室床上，馬上在走廊上全速奔跑，因爲再過兩分鐘餐廳就關門了。我到的時候，一個穿白圍裙的傢伙正要關門。我擠過他身旁，抓了一個托盤，看了一眼掛在自助餐台前頭的菜單看板。

「到底什麼是佛羅倫薩乳酪？」我問櫃台後面的女子。

她聳聳肩，用勺子指著一盤還在冒煙、糊糊的綠色東西。「這就是，」她說。

我還是不知道那是什麼，但我唯一的其他選擇是醃魚，於是我還是拿了佛羅倫薩乳酪。我先吃了一盤沙拉、捲餅、櫻桃派以及檸檬方塊酥，正要小心切割我盤裡那坨還熱熱的主餐、想著要從哪裡下手時，就聽到急診室的急救代碼。

我丟下叉子，直奔急診室。一群護士、技師和穿紅夾克的救護車隨行人員都聚在急診室後方角落的一個推床旁，那個角落專門留給重傷患使用。我擠進人群，看到一個五歲左右的小男孩動也不動地躺在推床上。我的三位急診室護士團隊正在執行正確的救治行動：架設點滴管、裝上氧氣設備、測量各種生命跡象。

「知道是什麼情形？」我檢視那孩子受傷情形時問珍妮。

「五歲小男孩，騎單車時被醉漢撞到。到這裡有一分鐘了。瑪麗在量他的血壓。」

那孩子的頭腫起來，變成兩倍大；橈骨穿出左前臂的皮膚；胸腔有部分凹陷。我摸不

第24章 小男孩的屍體

我拔掉氣管內管、拆掉鎖骨下中央靜脈導管和胸管。我請珍妮拔掉靜脈點滴管。他的皮膚變冷、變厚，也不再流那麼多血了。他很快由一個小男孩變成一具屍體。橈骨末端仍穿出左上臂皮膚，我把他的手臂塞進被單裡。

五月

某個溫暖的春天傍晚，六點五十五分，我把老舊的龐蒂克開進聖喬伊醫院停車場，關掉引擎。車子滑行了兩下，發出了好幾聲彷彿體力透支的乾咳後，便悄然無聲。

謝天謝地，急診室空蕩蕩的。上基礎醫學課期間，我兼差兼得很兇，只祈禱能有個安靜的夜晚喘口氣。我跟坐在櫃台聽收音機的護士打招呼。瑪麗在摺毛巾，珍妮在玩猜字謎

我不斷在摸脈搏，不斷在看心電圖監視儀尋找心跳。瑪麗在按壓病患的胸腔，邊按邊數數，呼吸跟著變得沉重，有點喘：「一下、兩下、三下、四下，一下……」

還是沒起色。點滴大量流進。我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藥物可以打進去。我開始懷疑自己到底在幹什麼。我幹麼在這個無辜的小男孩身上又挖又抽又切又戳的？我到底在幫誰？

我不斷告訴自己只要我們繼續努力總是有希望的。只要我不停止救治這個小男孩，他就不會被宣告死亡。我絕不能停。他只是個倒楣的小孩，騎著單車好端端就出事了。他命不該絕。我無法接受所發生的一切。

「一下、兩下、三下……」他不會死。

他已經死了。

「再打一針強心針（腎上腺素）。」沒全都試過，我絕不放棄。

你已經試過了。

「那些動脈血氧分析怎麼還沒回來？」他的家人全都仰賴我。

你所做的幫不了他家人或任何人。

約一個小時過後，護士幾乎再也做不下去胸腔按壓，可以派上用場的藥物也都用盡，而我再也無法假裝還有希望了，我終於要大家歇手。

救護人員和技師嘆了口氣，轉身離開；在現場的工友和秘書也悄然退去。護士們駐足

到他的脈搏。這孩子的嘴巴、胸腔、腿、手臂和耳朵都在流血。

瑪麗拉下她的聽診器搖搖頭說。「量不到血壓，」她說。

我打開他一隻眼睛看看他的瞳孔，已經放大不動了。有一陣子所有活動都停止。每個人，包括瑪麗、珍妮、甚至在做CPR的緊急救護員都停下來看著我。今天是我當班。我所受的每一項醫學訓練都告訴我該就此打住。一切無望了。我看看其他人，他們都在等我，每個人都是工作到一半的架勢。

或許是無望了，但有此事就是可怕得令人難以接受。我指著緊急救護員。「恢復CPR，」我告訴他。我不會在不經一番苦戰的情況下讓這個孩子從我們這裡被死神帶走。

珍妮已經架好點滴管。我指示給男孩的頭傷用類固醇和甘露糖醇。插進氣管內管時，我小心翼翼儘量不去拉到他的脖子。我在推床旁來回奔走，傳喚指示；弄了一個小切口，插進中央靜脈導管；打進腎上腺素刺激他的心臟，又插進胸管，並從股骨動脈抽個血氣分析。

我努力專注在工作上，儘量不去聽醉漢在離我們兩個隔間遠的地方自艾自憐，邊哭邊口沫橫飛的說著：「突然間他就出現在那裡，」那個男人哀怨的說。「他本來不在那裡，後來出現了，我煞不住。我努力煞了但還是沒辦法。老天，我沒辦法。我只希望這沒發生……」

打量我，納悶著。她們知道接下來要做什麼，知道我再也不能拖了。

我不斷擰著手上的海綿。那些父母信任的把他們的孩子交給我。他們都是農夫或藥房店員或工廠工人，而我是梅約的金髮男孩，照理說是那個該救活他們兒子的貴人。但我卻要告訴他們說我什麼人都沒救活。他們的兒子死了。

我還有工作要做，我跟自己說。我不會投降。我對死者的職責已了，但我對生者仍有責任。我不會投降。我刻意迴避護士的眼神，轉過身去望著天花板。

噢，老天，我心想。天啊。

我好想一走了之，但這份奢侈我承擔不起。別人可沒付我錢讓我一走了之。別人可以發洩他們的情緒，但我不行。

我不知道我對他父母說了些什麼，我們之間的談話我幾乎記不得了。我相信他們恰如其分的接受了這個事實。我的態度始終泰然自若，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覺得我很冷血。

接下來的兩小時，我一一醫治等在一旁的病患，他們有的耳朵痛，有的肚子痛，有的手腕骨折。那是一間小型急診室，所以每個人都知道裡頭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好像都帶著歉意，彷彿跟他們剛剛目睹的一切比起來，他們的問題實在微不足道。

他們在急救戲碼開演時，就透過帘子聆聽了。他們聽到我們瘋狂似的在做急救，終了搶救無效，接著死拖活拉繼續奮戰，而他們毫無疑問必定也在聽到護士冷冷宣告「下午八

一下喘口氣後，接著做醫療上的清理。

我們都儘量不去看對方。我們開始特別留意工作的每個細節：瑪麗仔細擦拭推床欄杆；珍妮手上拿著寫字板，在清點使用過的藥物；我挑起白袍上的一處血跡，花了十分鐘清洗那個汙跡（卻坐視其他的二十處汙跡）。

我們小心翼翼處理這個小孩的屍體。我們這些先前一小時對他又切又戳的傢伙，現在變得這麼小心，差點膜拜起他來了。我把他垂落床邊的一隻手抬起，放在他壓壞了的小小胸腔上。珍妮拿起一條濕毛巾，擦掉他嘴角淌出來的血，接著又仔細梳理他的瀏海。瑪麗輕輕拉起他身體下方沾血的床單，換上一床乾淨的。我們竭盡所能打理他，讓他準備就緒。他嚇壞了的父母此刻彼此緊靠等在家屬等候室，他們會想要見他。

大多數的醫院規定任何人都不可以拔掉急救期間插在病患身上的管線。這些管線應該只有病理醫師或驗屍官或天知道還有誰才能拆除。對於這項規定，我向來不屑，現在更打算不甩它。我才不要讓這對父母看到孩子身上插滿這些管線。

我拔掉氣管內管、拆掉鎖骨下中央靜脈導管和胸管。我請珍妮拔掉靜脈點滴管。他的皮膚變冷、變厚，也不再留那麼多血了。他很快由一個小男孩變成一具屍體。橈骨末端仍穿出左上臂皮膚，我把他的手臂塞進被單裡。

護士擦掉器械、推床、地板上的血。她們把溢出垃圾桶、沾血的汙物清走，期間不斷

妮告訴我位置。我到地下室，走到長長的迴廊底。我推開門，嚇到了一位長得像貓頭鷹的男子，想必他就是病理醫師。他戴著厚厚的黑框眼鏡，眼睛因此看起來好大。

「身長一〇六點八公分，」他說著。

小男孩的屍體一絲不掛的躺在房間中間的金屬台上。這人顯然正在驗屍。他左手拿了口述錄音機，右手拿了一把尺。

我自我介紹了一下。我們說了幾句話後，就各忙各的。我檢視了一下男孩，拿出我放在襯衫口袋的索引卡草草做了幾筆註記。他蒼白、一絲不掛躺在台子上，看起來再也不像一個小男孩。只是一具死屍。

病理醫師調整了一下眼鏡，繼續口述。「頭蓋骨嚴重挫傷，連帶影響右顳及顱頂部區域……」

這真讓我受不了。沒錯，人生還得繼續下去，驗屍報告得口述，但就在那裡嗎？那時候嗎？我們非得這麼急把他從一個小孩簡化成一份報告？這實在太可怕了。

我想對病理醫師大叫：你要說的就只是這些？身長一〇六點八公分，頭蓋骨嚴重挫傷？就這樣嗎？我想叫他閉嘴。你到底懂什麼？這小男孩不可以如此簡單的就做了結論。他的身高和受傷狀況即使是拿來當作描述他這個人的開頭都不可以。

我的基礎醫學課程即將接近尾聲，還有我的資淺住院醫師階段也一樣，而我開始了

點二十七分，急救停止」時備受折磨。

我一定是看起來比自己認爲的還要心煩意亂，因爲所有的病患都在給我加油打氣。我想不起來自己當時是被他們的熱心弄得不好意思，還是對此之舉表示歡迎。或許我是憎恨這些鼓勵的也說不定。

我最後才處置那個誤殺小男孩的醉漢。他下車時跌倒，把臉頰摔出一道深長的裂口。兩位一臉嚴峻的曼卡多警察就站在他的推床旁，等我把病患傷口縫合好就要把他帶走。我站在他面前、準備幫他縫合撕裂傷時，我很想恨他。我想找個目標發洩一下自己的怒氣。

「噢，醫生，你看看我做了什麼？」他對我說。「我很抱歉，眞的很抱歉。」

他這麼悔恨不已、這麼心力交瘁，以致我無法恨他。然而，那兩位曼卡多警察卻沒有這個問題。「醫生，謝謝，」其中一位在我縫上最後一針時對我說。「現在，這個混帳東西要去坐牢了，希望他在監獄裡爛掉。」他爛死在監獄裡的期望似乎就讓他們感到欣慰，但對我卻無效。我們爲什麼總以爲加重別人的痛苦就能讓自己少受一點苦呢？

我終於做完急診室剩下的工作，接著便開始填寫急診室記錄和意外事故報告。快寫到一半時，發現我記不得小男孩所受的一切傷害。他臉上的撕裂傷是十公分還是十五公分？是中指還是小指脫臼？

屍體目前在醫院的太平間，等待運送到驗屍官的辦公室。我之前從未去過太平間。珍

第25章

準備重回外科世界

那六個月，我累積了極多經驗。我兼差頻繁，看過無數的骨折、脫臼、撕裂傷和感染，上過許多次石膏，我不再像頭兩年那樣覺得自己矮同儕一截，事實上我覺得自己現在比他們看得更多，也做得更多。

六月

六月是老天給的禮物。一個寒冷、陰雨的陣亡將士紀念日週末過後，連續幾個溫暖的晴天懶洋洋的延伸至六月底。六月即將結束，連帶的，六個月的基礎醫學課程也將告一段落。

基礎醫學課程很棒。我喜歡實際動手的訓練，像是我們在狗身上所做的血管修復、骨

解，那個小男孩、還有我們每個人，絕不是用尺就可以量得盡、用秤就可秤得了的，我們不止於此。

若非如此，我想我所做的一切都不具意義。

「對啊，」傑克說，「別忘了邁可也是一個愛爾蘭混蛋。」

我和比爾、法蘭克、傑克一點鐘在楓葉谷有個高爾夫球約會，我們可不想等。柏克醫師十分鐘後生氣的現身。他說我們沒用心，說我們把基礎醫學課程當度假，還說醫學生都比我們懂生物力學。

「喬普曼，你覺得很好笑嗎？」他以叫錯比爾的姓氏爲樂。

「我沒有。」

「那你幹麼笑？」

「我沒笑。只是大多數醫學生連生物力學這個英文字都拼不出來。」

我縮著頭，比爾卻老學不乖。他幹麼不閉上大嘴巴，讓柏克醫師去煩別人？

「喬普曼，」柏克醫師說，一邊翻著他面前那一疊卷子，直到找到他要的那一張，「你的組織病理學和生物力學的分數少得可憐。醫學生要是得你這樣的分數就別想當住院醫師了。你到底有沒有唸書？還是你這六個月全都在打混？」

「我——」

「你要是想留在這個計畫裡，喬普曼，你最好有點樣子。」

「是，柏克醫師，」他說，但他的右手在背後比出中指。

「至於你們其他人，」柏克醫師說，「你們當資淺住院醫師的日子結束了，明天進入資

折內部固定課程等。骨科的幾乎每個層面，我都花上好幾個小時自修，但對那些難以理解的東西我沒太花時間，比如生物力學和組織學。我對學術那一套有些厭煩。我好喜歡骨科、好喜歡照顧病人。如今基礎醫學課程結束，我迫不及待再度穿戴手術衣，成爲外科醫師。

那六個月，我累積了極多經驗。我兼差頻繁，看過無數的骨折、脫臼、撕裂傷和感染，做過數不清的修修補補和骨折復位，上過許多次石膏，我不再像頭兩年那樣覺得自己矮同儕一截，事實上我覺得自己現在比他們看得更多，也做得更多。

我們最後一次坐在醫學大樓的二樓教室時，樹木在微風中輕輕搖曳。我望著窗外，看見兩隻紅雀就在榆樹上相互調情。

王醫師在最後一排座位等得不耐煩。「柯林斯醫師，考試時間結束，請把你的考卷傳給我。」我把生物力學的期末測驗卷摺好，傳過去給他。當他收完所有考卷時，轉頭對全班說，「所有人請留在座位上。柏克醫生有話跟你們說。」

「拜託，」比爾．喬平喃喃抱怨，一邊往後靠在椅背上。「那個愛爾蘭混蛋現在又要幹麼？」

「嘿，別種族歧視，」我說。

「紳士們，」他說，一邊舉起他的啤酒，「我們的狂歡今天就結束了。明天要重回外科的世界，但我們還有一場最後的冒險。今天下午在這個美麗的楓葉谷鄉村俱樂部，我們要一較高下贏得」——他停頓了一下，認眞地看著我們每一個人——「西半球的高爾夫球冠軍賽。」

「喬普曼，」法蘭克說，一邊模仿柏克醫師說話，「你的揮桿和短桿表現有夠遜。醫學生都比你懂高爾夫。這一季你有打高爾夫嗎？還是你這六個月都在看生物力學課本？」

「衛爾斯，」比爾說，「我先送你一桿一洞，但我照樣可以把你打得落花流水。」

他眞的辦到了。比爾打出七十八桿的成績。

當這一回合結束，最後一根雞骨頭埋入最後一站的沙裡、最後一個啤酒罐子丟進球車後面時，傑克說我們不能就這樣回家。

「最後一次啤酒聚會，」他說。「明天我們就收起筆記本，拾起我們的叩機，又變回外科醫師了。今晚我們聚一聚，最後一次喝個痛快吧。」

我們擠進他的車子，回到鎭上。

「唉，」我們進到汀可樂之家時他開口說，「六個月的地獄生活。」

傑克說得沒錯。確實是六個月的地獄生活。我（差不多）搞懂右手定則、學會辨識顯微鏡下的伊文氏肉瘤、記住不鏽鋼的彈性係數，以及寫了一篇股骨幹骨折的論文。但更重

深住院醫師階段，會有資淺住院醫師在你們底下做事。你們責任重大，我期待你們每個人都有專業的表現。這裡是梅約醫學中心，每位病人都要給予全世界最好的照顧。」

他彎下頭，眼睛透過鏡片上方盯著我們瞧。「我會緊盯你們這群人，」他說，「切記，是緊盯著。」他拾起卷子離開教室。

「緊盯我的屁股吧，」比爾喃喃地說。

柏克醫師精神訓話後，我們四個就坐進傑克的別克車。我們已經晚了，但比爾堅持停下來買一桶肯德基炸雞和一、兩箱啤酒。

我們到達楓葉谷時晚了四分鐘。球場主人阿提已經在等我們。「我剛才還在擔心，」他說。「你們這些人從不遲到的。」

「事情總有先後順序嘛，」傑克跟他說。

「我們本來可以早點到的，但被某個瘋子絆住了，他非得訓我們不可，」比爾說。

「好吧，你們現在在開球區了，朋友，」阿提邊說邊收下我們的錢。「你們最好就開始吧。我們還有四個傢伙等在你們後面呢。」

「一絲不掛的啦啦隊隊長嗎？」傑克問。

「你們電影看太多了。這裡是明尼蘇達州。這裡的人連洗澡都不脫光衣服的。」

在第一個發球區，比爾就打開啤酒，遞給我們每人一罐。

「噁！你平常下班回來身上不會有這種味道。」

「哦，」我說，「我們考完生物力學期末考後就去打高爾夫球。」

「到哪裡打？在酒廠嗎？」

「哎呀，你知道傑克那些人嘛。他們說回家前要先去汀可樂。」

「哦，所以是那些大惡霸把我的小邁可拖進酒吧，然後把啤酒灌進他的喉嚨裡囉。」

「差不多就像那樣。」

「好吧，坐下來。我很高興你回來了。」

晚餐吃完、碗盤也洗好時，我給兩個女兒換上睡衣，帶她們一起晚禱，接著就把她們送進被窩裡。我關起房門，屋子裡安靜無聲。派蒂蜷縮在沙發上聽音響，聽的是卡洛．金的歌曲。我跨過她的腳，坐在她旁邊。

「老婆，感覺如何？」我伸出一隻手臂環抱她。

「比較好了。」

「寶寶還是常常在踢嗎？」

「他準是個好動的小子，老是在戳我這裡。」她指著肚子左下方一塊區域。

「至少你還有艾玲和瑪麗凱幫你做家事。」

「是啊，在我躺著洗泡泡澡和吃夾心糖時。」

要的是，我自行找出骨科手術所觸及的每個層面，徹底研讀了一番。我讀了腳踝骨折和人工髖關節置換術、韌帶修復和膝蓋融合術、腳部截肢和肌腱移植術等。第一次我覺得自己就算不像個眞正的骨科醫師，起碼也像個眞正的骨科住院醫師了，而我準備回到工作崗位驗收成果。

但也不全都是工作上的收穫。這六個月期間，我也精進了自己的高爾夫球技，還花了無數個小時閱讀海明威、葉慈、吳爾芙……還有，拉摩。法蘭克是始作俑者，就是他讓我們都迷上拉摩的。聖瑪麗醫院的骨科值班室有好多拉摩的小說，我們已經開始奉拉摩爲骨科醫師的守護神。

除了高爾夫和閱讀，我也用力兼差，戶頭裡總算有點存款。還有，派蒂又懷了個孩子。

「這是幹麼，喇嘛轉世嗎？」傑克聽到這個消息時問。「你知道這事有辦法可以避免的。」

「有嗎？」我說。「我猜我在醫學院的產科或婦科實習時應該更認眞點。」

「太好了，」我走進後門時派蒂說，「我還在擔心你要錯過晚餐了。今天怎麼那麼久？」

「又忙了一天，」我邊說邊親吻了她一下。

住院醫師第三年

第三部

「你知道，」我說，「我下輩子要當住院醫師娘。」

她坐直了，雙手交握看著天花板。「噢，拜託祢了，天主，應允這個傻瓜的願望吧。」

我們都笑了。我把她的頭拉近靠在自己身上，撫摸她的秀髮。「你有最棒的頭髮，」我說，一邊把臉埋進她的頭髮裡。我們這樣坐了好幾分鐘。

「老婆，」我最後開口了，「明天我就回到眞實世界，這次要當資深住院醫師了。」

她嘆了口氣。「那我又要當寡婦了。」

過去六個月我花很多時間跟派蒂和孩子相處。我們幾乎每晚都共進晚餐。也常帶孩子到處去玩。那六個月過得很精采，但派蒂知道我急切地想回到工作崗位。她問我分給誰的團隊。

「克萊默（Bill Kramer）醫師。」

「好不好呢？」

「克萊默醫師是新來的，所以他的團隊不會有太多手術，而他們也從不會把新的資深住院醫師分派給那些較忙的團隊，像是羅梅洛、赫爾或柯文區。」

「那就好，」她說，一邊抬頭望著我。「至少你偶爾會在家吧？」

我迫不及待想開啓我的資深住院醫師階段，但當時坐在那裡用手臂環抱著派蒂時，我卻好希望天天都在家。

工作感到緊張。腫瘤科和骨科形成對比。在骨科，我們一般面對的是健康的人和可解決的問題。來找我們的人若是軟骨撕裂，我們拿掉它，病患就會好些；若是腿斷了，我們裝回去，病患就會好些；若是臀部有關節炎，我們置換掉，病患就會好些。我喜歡骨科，喜歡每天去上班修復東西，喜歡圓滿達成任務時的絕妙成就感。

但腫瘤科就不是這麼回事。腫瘤意指癌症，癌症通常都是贏家。那些可憐的腫瘤科醫師，我心想，他們輸掉的戰役比贏得的要多出許多；他們不會天天有心存感激的病患給予感謝，不會有明確的結果證實自己的能力，也不會有快樂的結局。我的結論是，腫瘤科醫師是比我更優秀、更堅強的人。他們盡自己的本分醫治病患，但卻常常無法坐收成果、贏得奉承，而這些都是我們這些骨科醫師視爲理所當然的。

莎拉是個十八歲的女孩，她的左腸骨（或稱髂骨）有骨惡性肉瘤。她在家庭醫師的引介下，從洛杉磯過來。醫師告訴莎拉，她體內「長了個東西」，可能是惡性的，她需要「馬上」前往梅約醫學中心。之後便由我們來告訴她說，她這腫瘤的確是惡性的，她唯一的希望就是動一個叫做半骨盆切除術的大刀，不僅要拿掉她整條腿，還有半邊骨盆。即使動上這個讓她缺腳的手術，莎拉的存活機會也不樂觀。

莎拉亮眼、美麗，身材勻稱，眼睛綻放著純眞、信任的光芒。我們什麼事都還沒做之

第26章 那條修長勻稱的美腿

莎拉令人驚嘆。她不斷感謝我們為她所做的一切，也不斷為「讓大家傷透腦筋」道歉。她還是跟以前一樣的亮眼和可愛。我實在不懂。我想，我要是少一條腿一定傷心死了，再也笑不出來。

八月

我發誓我永遠也不會忘記莎拉．貝倫森。她年輕、漂亮，要是我們不幫她，她就會死掉。

我是在克萊默醫師團隊第二個月時遇見莎拉的。克萊默是梅約三位骨腫瘤科醫師當中最年輕的。跟他共事，我戒慎恐懼。我不僅爲當上資深住院醫師深感惶恐，也爲腫瘤科的

道該說些什麼。她搖搖頭說沒問題。

我注意到她面前有張小卡片，便問她那是什麼。她拿給我看，上頭寫了一個娟秀的字「hemipelvectomy」。我記得她那天稍早問我手術名稱，而當時我有注意到她把它抄下。

「字典裡沒有，」她說。「我查過了。」

沒錯，我想一般字典裡應該是找不到。

「你可以再告訴我一次它是什麼意思嗎？」

我不確定該怎麼跟她解釋。這種東西躲在專業術語裡倒容易些，畢竟遮掩事情的眞相要比彰顯它容易得多。

我試著裝成若無其事，好像我常被人問到這個字一樣。「hemi，」我開始解釋，「這個字根是希臘文，意思是『一半』。ectomy意思是把某樣東西拿掉。所以hemipelvectomy整個字的意思就是把半個骨盆拿掉。」

莎拉不解地皺起眉頭。「但我以爲你們要拿掉……我的腿。」

「呃，是啊，莎拉，我們要拿掉你的骨盆和腿。」

「哦。」

我們沉默了好一會兒。

「手術會很痛嗎？」她問。

前，她就已經用眼睛謝謝我們了。

部分的我喜歡被這個年輕貌美的女孩感謝。這無異認可了我們的能力和技術，但同時我也不怎麼舒服。她的感謝和信任給予我們莫大的負擔，我不確信我們是否扛得動。這是我當資深住院醫師的第一輪工作，我還是天真得可以：想要打敗每個壞東西，贏得每場爭鬥。但我也知道相關數據。腸骨骨惡性肉瘤的五年存活率不到百分之五。

我被莎拉深深吸引，但我很難說清楚這究竟是什麼樣的情愫。手術前一晚我到莎拉的房間。我通常不會這麼做，我也不打算對自己解釋那晚幹麼要那樣做。我告訴自己，這病的五年存活率是百分之五。是百分之五喔，不是零。這表示有人真的辦到了，而莎拉必須是其中之一。

我到她病房時過了十點。她父母已離開。莎拉躺在床上，一頭金髮披散在枕頭上。我進房間時她眼睛是睜開的。

我先是微笑，接著把頭轉開。我翻閱她的病歷好幾秒，然後合上它。我看著莎拉，接著又再次打開病歷，假裝在讀。最後我把病歷放下，問莎拉她好不好。

「還好，」她回答。

我把手術前的一般指示從頭到尾說了一次。我告知莎拉半夜不可進食，提醒她護理人員隔天一早六點會來接她。接著我問她是否有任何疑問。莎拉看起來有些困惑，似乎不知

「莎拉，我愛你，」她媽媽說。

「媽，我也愛你。」

穿過隔離區雙重門，勤務員把莎拉推進光亮無比的等候區時，母女倆還抓著對方。在隔離區雙重門盪回去關上、發出空氣擠壓的聲音時，莎拉母親的手還伸向女兒。

我幫勤務員將莎拉推到角落，在那裡我向她介紹另一位勤務員璐雅娜，她幫莎拉做術前準備。當術前護士在靜脈點滴管上吊了一袋抗生素溶液時，璐雅娜解釋說她要在莎拉的腿上進行消毒擦洗和剃毛的動作。我坐在桌前看著璐雅娜把帘子拉起圍住莎拉的推床。

我可以聽到璐雅娜扯開外科專用擦拭海綿開始術前準備。「乖女孩，我要從你的私處開始，」璐雅娜說。「你可不可以把屁股抬高一點？」我可以透過帘子的陰影看到璐雅娜讓莎拉曲膝打開兩腿。她的陰毛要全部剃掉。

五分鐘後璐雅娜問莎拉以前有沒有裝過導尿管。

「沒有，」莎拉回答的聲音小到幾乎聽不見。

「導尿管連接你的膀胱，」璐雅娜告訴她。「那樣子你想小便時就會從管子流出來。」

璐雅娜再次要莎拉張開腿，幫她用溫熱的肥皂水擦洗，接著塗上優碘。

「這可能會有點痛，」璐雅娜說。莎拉喘了口氣。

「好了，」璐雅娜說，「都弄好了。我去烘暖機裡拿一條毯子。」璐雅娜幾秒鐘後回

「手術期間你都在睡，所以什麼感覺也沒有。」我輕鬆的說著，一副自己經驗有多豐富一樣。「但大多數病人手術後確實會有些疼痛。」

閉嘴，你這個混蛋，我對自己吶喊。半骨盆切除術你連看都沒看過。

我就站在那裡，緊抓著她的病歷，直到再也受不了了。我轉身，開始走出去，但又回過頭來。「莎拉，」我最後說，「我……欸，我會盡力的。」

她看著我，露出仁慈的笑容。現在提供呵護的是她了。她變成一位母親，在安慰她的小男孩。她伸出手摸摸我的前臂，簡單的說，「我知道你會的。謝謝你。」她是如此信心滿滿，充滿信任，因爲這裡是梅約醫學中心，我們會救她。

我後來不禁懷疑到底是誰比較天真，是莎拉還是我？當然，莎拉天真本就理所當然……

莎拉是當天第一台手術，因此勤務員一早六點就去病房接她。她父母緊跟在後。他們到達外科手術等候區時我已經等在那裡。勤務員在門前停下，好讓莎拉跟父母吻別。她父親傾身向前親了莎拉的臉頰。他緊握她的肩膀，接著迅速轉身走開，不讓女兒看到自己的臉。她母親向前一步，眼裡滿是淚水。莎拉掙扎坐起。她們想彼此擁抱，但點滴管一直擋在那裡。

毯。

手術台兩邊各有一個手臂靠板，莎拉把手臂放上。麻醉醫師在她的右手臂圍上血壓量測帶，一位護士調整她左邊的靜脈點滴管。另一位護士回來時又拿了兩條毯子。莎拉整個人縮在層層毯子裡面。

當她身體慢慢暖和起來時，麻醉醫師把毯子拉開，平靜的說要「放上心電圖貼片」。當他把手伸進她的院袍下方，在她乳房上下方放上幾塊冰冰黏黏的貼片時，莎拉的臉又紅了。麻醉醫師再蓋回毯子，另一位護士隨即愉悅的說，「冰涼黏黏的墊子來了！」她把一塊大墊子用力貼在莎拉的右大腿上。一條清楚可見的電線從墊子伸出來連接到手術台旁邊的機器。「那是你的電燒貼片，」護士說。莎拉笑著點點頭，好像她知道什麼是電燒貼片似的。

我可以看到莎拉的眼睛開始變得呆滯。「我剛剛在你的靜脈點滴裡放進了一些東西，要讓你放鬆，」麻醉醫師說。我站在她旁邊，傾身靠過去。「莎拉，你冷不冷？」我邊問邊把暖暖的毯子拉到她下巴底下。

「拜託，」她說，聲音很小，啞啞的，眼裡噙滿了淚水。她掙扎著想坐起。「拜託不要……」

麻藥開始起作用，她閉上眼睛。「莎拉，別擔心，」我說。「我們會好好照顧你的。」

來。她把一條毯子蓋到莎拉下巴下面，然後拉開帘子。「可愛的小姑娘，回頭見，」她邊說邊拍莎拉的肩膀。「還需要我幫你拿什麼嗎？」

「不用，」莎拉小聲的說。

有位麻醉醫師進來跟她說明麻醉的程序。他說她睡著時他會在她嘴裡插上呼吸管，還說手術期間院方會給她輸血。問她是否還有不明白之處。

莎拉似乎沒聽到對方在說什麼，就回答說，「沒有。」

她靜靜躺著，看著護士在病患之間來回穿梭，忙著裝靜脈點滴管、吊抗生素溶液、量血壓和量體溫。

最後我走向她。「莎拉，午夜後你有進食嗎？」我問。

她搖搖頭。「沒有，」她說。

「那好，莎拉，我們可以走了。」

我鬆開推床，把它推出小隔間。我們穿過隔離區雙重門，終於到了手術房。一如往常，這裡總是冰冰冷冷，又亮得很。我們進去時，我把口罩拉上，先前它一直掛在我下巴底下。我把推床停靠在窄窄黑黑的手術台旁邊，請她「把身體滑過去」。流動護士掀開莎拉的毯子，莎拉冷得倒抽了一口氣。她挪移到手術台時，病袍掀至大腿上端。由於之前被告知不要穿內褲，她臉都紅了，趕緊把袍子拉下去。有一位護士幫她，接著又給她蓋上暖毛

菌布單的一邊；血滴進我們鞋裡，也濡濕了護士丟在我們腳前地板上的毯子。

經過了好幾小時，我們慢慢開始把莎拉那條修長勻稱的美腿跟她身體其他部位分開。切口兩邊愈離愈遠。當我們終於切斷腸骨，那條腿在臀部幾條肌腱下方噁心的懸盪著。克萊默快速將這幾條肌腱切斷，整條腿就分開了。

我舉起那條腿，它的頂端大裂口還在冒血，我讓它滑進流動護士遞給我的消毒塑膠袋。那條腿落入袋子裡時，護士沒拿好，結果整條腿掉到地板上。另一位護士前來幫忙。流動護士抱起那條腿前往手術標本切片室時，我回望了一眼。

我和克萊默還有一、兩個小時的手術要進行。有個問題要解決，那就是該留下多少的薦骨神經。拿得太少，會增加腫瘤復發的機會；拿得太多，莎拉的膀胱、或許還有肛門括約肌就會失去功能。

我盯著她巨大的傷口，感覺好陌生。我協助過許多臀部手術，但從未見過這樣的骨盆內部。

那邊那個一定就是陰道內壁，我心想。而上面那個是膀胱的一側，膀胱後面有一部分的直腸和薦骨神經叢；到處垂掛著糾結在一起的神經、血管和肌腱。

關傷口的動作似乎沒完沒了。有好幾層的組織要處理，接著還要決定怎麼關上皮膚最好。該修剪這裡嗎？還是拉高那裡？收起這個？割去那個？

麻醉醫師要莎拉做幾個深呼吸……

這個手術從頭到尾都很可怕。不是技術上出了什麼差錯，而是這整件事錯得離譜、也極不公平。這是第一次，我懷疑我們搞不好是問題製造者，而非拯救她的貴人。我們把莎拉翻到右邊，接著用無菌布單蓋住所有部位，只留下她的左腿。莎拉現在不見了，沒入一座藍色無菌布單堆起的小山丘中。我們不再是在一個人身上動刀，而是在一個藍色洞裡有著腫瘤的肢體上手術。

克萊默拿了一枝消毒過的註記筆勾勒出切口輪廓。我把莎拉的腿抬得高高的，驚訝地看著紫色註記線就這麼繞過她的陰唇、轉到上面，幾乎到了她的下腹部、接著繞回屁股上方。當他完成後，把註記筆放在器械架上，伸出一隻手。

「手術刀。」

這是一場漫長、血腥的手術。我不斷地夾住出血點、電燒止血、努力拉鉤，盡力讓克萊默看到最好的手術位置。手術進行中，克萊默和麻醉醫師頻頻交談，商討何時要給一單位的血或是給新鮮冷凍的血漿。血液穩定流入她的手臂，又滲出手術傷口。

我們做的每個動作都造成更多的流血。血不停滲出或噴出。我們很快就不以爲意。我們的手套沾滿血變得黏黏厚厚的；血濺到我們的袖子和手術袍；血滲進手術床單，流到無

我好想問問莎拉這件事，但不知如何啓齒。最後我找到莎拉的護士安妮。安妮就像她的大姊姊。

「我們是有談論過這件事，」安妮告訴我。「她當然傷心少了一條腿，但她說這讓她明白有很多東西她並未失去。她說這就好像有個百萬富翁掉了一千塊，雖然有點難過，但影響不大。」

我謝謝安妮，若有所思的點點頭，好像我明白了，但其實還是不了解。我對手術刀可爲和不可爲之間還是太無知。我目光如豆，只看到我們拿掉了她一條腿，卻不明白有些事是外科醫生和疾病拿不走的。

安妮和其他護士都好疼莎拉。日班護士晚上會回來坐下跟她一起看電視；夜班護士會待到早上跟她共進早餐；下午班護士一回到家會打電話過來確認她有拿到午夜吃的藥。她們緊緊守護她。每張藥單、醫療程序都經詳細檢閱。

「柯林斯醫師，她昨天才檢查過血紅素，不能等到明天再檢查嗎？」

「柯林斯醫師，我注意到她切口底下有一些清澈的滲出液。」

「柯林斯醫師，現在別進去，她剛睡著。可不可以晚點再過來？」

手術後第三天，當莎拉可以站起、拄著枴杖試著走幾步時，我們有多興奮啊。她臉色蒼白、全身顫抖，看著我們尋求鼓勵。

擺好最後一條引流管、縫上最後一針縫合線時已經是下午。莎拉的血壓穩定。她前後輸了十八袋的血，過程順利。

克萊默去跟她家人會談，留下我幫她包紮。我拿開沾有血跡的床單。有短暫的一兩分鐘，無菌布單拿掉了，護士還沒給她換上乾淨的院袍時，莎拉完全一絲不掛。

我們都盡力不去盯著看。我們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麻醉醫師、護士，都快速找到讓眼睛有所專注的事情。但如今事實擺在眼前。這個事實，我們先前努力把它隱藏在層層的藍色無菌布單下。那就是：莎拉少了一隻腿。在她下腹部的左側有條黑色的縫合線，但在它的底下什麼都沒有了。

我包紮時，小心翼翼的怕碰到導尿管。莎拉的皮膚蒼白冰涼。我舉起尿袋放在她肚子上，接著跟護士一起把她從手術台上移回推床。這一點都不困難。她已經沒那麼重了。護士用溫暖的毯子蓋住她，接著我把她推進恢復室。

莎拉的術後狀況一波三折。她發燒四天。下方傷口裂開，陰唇腫到無法小便。我努力塞回導尿管，但她腫成這樣，我找不到她的尿道，最後去叫泌尿科醫生來幫忙。

但莎拉令人驚嘆。她不斷感謝我們為她所做的一切，也不斷為「讓大家傷透腦筋」道歉。她還是跟以前一樣的亮眼和可愛。我實在不懂。我想，我要是少一條腿一定傷心死了，再也笑不出來。就像《聖經》故事裡約伯的妻子那樣，我要詛咒上帝，然後死掉。

第27章 下台刀給你開

我先前從沒做過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我跟了兩年這方面的刀，主治醫師曾讓我經手部分程序，但我從未全程做過一次。助手的工作已成例行公事，有點無聊，我一直渴望有機會全程做一遍。如今我的機會來了，我卻嚇傻了。

十月

九月二十九日，我離開克萊默的骨科腫瘤團隊，被指派到塞特菲德（Frank Satterfield）醫師的團隊，他們專做成人的骨骼關節重建手術。我跟克萊默醫師學了很多，但我也很高興擺脫了癌症，回到人工全髖關節置換和骨折的世界。

我到塞特菲德的團隊三週了。我們剛完成薛佛先生的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塞特菲德

手術後第七天，我敲門時聽到安妮在門後告訴我「等一下」。進門後，看到圍住病床的帘子拉上了，心想莎拉一定在用便盆。但幹麼用便盆？她已經自己走去浴室好幾天了。終於，安妮拉開帘子，誇張地指著莎拉說，「你看！」

莎拉坐在床邊對我笑。安妮幫她清洗、弄過頭髮並上過妝。她美呆了。我目不轉睛看著她，各種情緒排山倒海而來。

安妮開始大笑。「莎拉，我覺得他喜歡耶。」

「莎拉，」我說，「你看起來……不錯。」這次換我臉紅了。

安妮很憤慨。「不錯？沒別的形容詞了嗎？就只有看起來不錯？」

「我，呃，哎呀，你真的看起來不錯。我是說——」

她們兩個大笑，知道她們成功了。

幾天後莎拉出院，她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感謝我救她一命。我撇過頭去，什麼話也沒說。兩週後她回羅契斯特做術後回診時，我再次看到她。後來我就轉到另一個團隊去了。之後的好幾個月，我腦海中還是會浮現那條穿過莎拉左骨盆殘幹的黑色縫線，納悶著莎拉覺得她沒失去的到底是什麼。

但我又忙著別的事、別的病人，沒多久就沒再想莎拉的事了。

的骨盆壁。人工股骨幹裝得太猛，可能弄斷股骨。股靜脈沒打直，病人可能死於肺栓塞。外展肌群沒有適當修復，病人可能下半輩子當跛子。骨水泥接合時間太短，人工關節可能過早鬆開；太長，病人可能患低血壓，最後死在手術台上。消毒技術不佳，病患髖部可能遭感染。錯估患者的醫療狀況，病患可能死於心臟病。麻醉劑量錯誤，病患可能變成植物人。

你一直在做這個手術，心裡很明白，只要稍有閃失，前途便毀了。只要搞砸一次，動大手術的機會也跟著泡湯，因爲只要是頭腦清楚的主治醫師都不會再讓你操刀。

「邊看、邊做、邊教。」我在唸醫學院時到美國退伍軍人管理醫院（Veterans Administration Hospital）實習時，大家便是這麼開玩笑的形容學習過程。但這裡是梅約醫學中心，住院醫師在獲准操刀前得經過非常嚴苛的檢視。如今得到機會，就不要錯失它。

我找塞特菲德的秘書愛咪看排刀時間表。她告訴我，下個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排在下星期一。這讓我有一個週末可以把整個程序跑一次，而且要一個步驟一個步驟的來，確定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我拿出這個病例的X光片仔細研究，盤算要用什麼尺寸的人工關節。我翻遍了《骨科手術學》和常尼的《低磨耗人工髖關節置換術》（*Low Friction Arthroplasty of the Hip*），也研讀《骨骼關節手術期刊》（*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Surgery*）的相關文章報導，還把賀林

後退一步，劈啪脫掉手套，要我關傷口。

「邁可，今天表現不錯，」他說。「我想你準備好了。下台刀給你開。」

下台刀給我開！

我先前從沒做過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如今我跟了兩年這方面的刀，主治醫師曾讓我經手部分程序，但我自己從未全程做過一次。助手的工作已成例行公事，有點無聊，我一直渴望有機會全程做一遍。

但如今我的機會來了，我卻嚇傻了。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的程序複雜得可怕。切口一定要在正確位置上；筋膜要切開；外展肌群只能放鬆得恰到好處，不能太多。接著是打開關節囊、鋸開股骨頸，這些都要精準地落在小轉子上方的正確位置。再來是磨髖臼和做人工髖臼的適當定位、磨股骨內腔、精確揀選正確尺寸和長度的人工股骨幹。然後在股骨人工關節灌入骨水泥、擺放時要順著正確的股骨前傾角度、股骨頸長度的揀選，最後則是關傷口。切記關節囊要關上，外展肌群得修復，筋膜要差不多弄回原樣。假如每件事都做對了；假如每個步驟，人工關節尺寸大小的揀選、接合、定位和修復全都弄對了，你就會有一個屁股再也不會隱隱作痛的快樂病人。

但這種手術危機四伏。傷到坐骨神經，病人可能半身癱瘓。沒弄好各個部分的定位，病人的髖關節可能脫臼。切到股動脈，病人可能流血至死。髖臼磨掉太多，可能穿破病人

一開始動手，我便訝異怎麼會那麼順。手術過程我非常冷靜，而且專注得忘了緊張。當股骨灌了骨水泥、髖關節復位後，塞特菲德退出手術台。整個開刀過程，他幾乎不發一語，但我很高興他全程參與，因爲知道自己要是弄錯哪個環結，他可以從旁指正，確實讓人寬心不少。

「做得眞好，」他對我說。

「謝謝，塞特菲德醫師，」我說。

他脫掉手術袍說，「我要到四號病房做膝關節鏡檢查，你們來完成剩下的部分，接著準備下一台刀。」

他離開後，我自行修復好外展肌群和關上關節囊。這時，我轉身對史提夫說，「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吧？」我後退，示意他去站在主刀的位置。

史提夫的眼睛一亮，看得出口罩後面的他正像個小孩子一樣咧嘴而笑。「我本來就希望你不會忘記，」他說。

住院醫師間有個不成文的規定：若是資深住院醫師主刀，資淺住院醫師就要關傷口。我看過史提夫跟刀，雖然他還太生疏，做不來外展肌群的修復，但我確信關傷口部分他可以勝任。當然他比我多花了十分鐘完成，但他做得很開心，我也幫得很愉快。

而當我們完成當天的各台手術、換掉手術袍、穿上外出服、做完下午的巡房時，我了

席德（Hollinshead）的《外科解剖學》（*Anatomy for Surgeons*）複習了一下。我甚至打了通電話給傑克，他三個月前第一次做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

「你小心裝的時候別裝反了！」傑克提醒我。

「你還眞幫了大忙呢。」

「邁可，放輕鬆點。這手術你大概已經看過一百次了，也做過不少次這種手術的部分流程。現在唯一不同的是：這次你要全部自己做一次。哇塞，我上個月看你處理股骨轉子下骨折時，覺得你熟練得好像已經做了一輩子了。比起你現在要做的這種手術，那可是難多了。」

星期一一大早我就到了醫院。我提早巡完房，好來得及再瀏覽一次我的手術筆記。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是那天的第一台刀。資淺住院醫師史提夫幫我把病人要開刀的部分準備就緒並蓋上無菌布單。接下來，我們請人告訴在休息室的塞特菲德醫師說我們好了。當塞特菲德在刷洗時，我拿了註記筆，畫出切口輪廓。我用這種方式委婉提醒他，他之前答應要讓我主這個刀。

當他穿戴整齊，便走近手術區對我說，「你準備好了？」

「是的，塞特菲德醫師。」

「那來吧，」他手指著病人說。「就別浪費時間了。」

第28章 第三個孩子出生

我靦腆的笑著，把雙臂伸向她。我說：「我只是在想：對於一個有兩份工作、每星期工作上百個小時、身邊有一個老婆和三個小孩、手上卻沒什麼錢的人來說，我真是個很幸運的傢伙。」

十二月

住院醫生第三年過了一半時，我了解到自己或許有機會被提名當總住院醫師。選拔還要再等幾個月，但我知道過去兩年半的奮發圖強已經得到回報。每次參加研討會我不再躲起來，反倒是主動回答問題，甚至提出建議。「怎麼？你不比我們任何一個人笨嘛，」法蘭克最近跟我說。

解有些事情不一樣了。我不再只是一位學生。住院醫師就某個層面來說還是學生。但我那天卻主刀一個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而我也會用鋼板固定腳踝、用膝關節鏡檢視膝蓋、把前臂尺骨橈骨骨折接回去了。哇塞，再加把勁我搞不好也會做肩部旋轉帶肌腱修補術，不過還不太有把握就是了。

我愈來愈有自信，覺得這些年來的辛苦開始有了代價。四年高中、四年大學、四年醫學院、一年實習、兩年住院醫師，還有兩年要跑。全部加起來總共十七年。有時候，感覺好像沒完沒了，要當一輩子的學生。但過了今天，我知道事實並非如此，因爲我第一次覺得自己不像學生。我覺得自己像個外科醫生了。

五分鐘後，比爾和法蘭克扶著臉上的手術口罩出現了。他們在手術房等著上刀，艾莉絲打電話給比爾說派蒂在分娩，他們就過來打招呼。

「邁可，」比爾說。「你好不好啊？昨天那個脛骨平台骨折後來怎樣了？」接著，像是才剛想起來似的，他看著痛得蹬起身子的派蒂。「哦，嗨，派蒂，」他說。「你沒問題的，只要繼續用力就好。」

派蒂痛得顧不得她丈夫的兩個朋友在看她生產。幾分鐘後派屈克出生了。

「小傢伙看起來像不像氣呼呼的？」法蘭克看到派屈克又尖叫又扭動身子時問。

「這還挺好玩的，」小寶寶清潔和抽吸完後比爾說。「我們要走了。任務來了。」他轉向派蒂的產科醫師肯尼・比林斯（Kenny Billings），他正在拿出胎盤。「肯尼，接生得不錯，」他說。「等一下縫合時別忘了上利多卡因（局部麻醉藥）。」

派蒂靠著手肘的力量撐起身子坐起來。「你們兩個傢伙滾出這裡好不好？」

法蘭克看著比爾。「我想她是在說我們。」他難過地搖搖頭。「一定是藥物的關係。」

當他們轉身要走，比爾說，「派蒂，別擔心，我們晚一點會帶咖啡和甜甜圈過來，希望趕得上「智力問答比賽」（Jeopardy，電視益智節目）。」

「我等不及了。」

緊接著的兩天，一批批住院醫師進出派蒂的病房。護士發現要執行探病規定不太容

事情之所以變容易是因爲我熱愛我的工作。我非常喜歡看診、非常喜歡上刀。在手術房我愈來愈自在。除了做過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我還透過關節內視鏡移除過撕裂的軟骨，並鬆開過腕隧道、用鋼釘串起過大腿骨、用鋼板固定過脛骨和用鋼線固定過尺骨鷹嘴突骨折。

這些都是傷腦筋的工作，而我能一一辦到，我感到很自豪。但如想被任命爲總住院醫師，不僅要熬過接下來的數個月，我還得表現出色。

派蒂懷著我們第三個孩子，在聖誕節前三週開始陣痛。有天早晨六點左右，她覺得子宮開始收縮，當時我正要出門上班。她要我等五分鐘再走，接著又等了五分鐘。最後，一次特別強烈的收縮後，她說，「我想差不多了。我們最好現在就去醫院。」

我找到塞特菲德醫師，告訴他派蒂要生了。他准我一天假。「要告訴我是男是女喔，」他說。

我把孩子打點好後，帶她們上車。接著我進到屋內幫派蒂。我們把孩子留在比爾家，請艾莉絲幫忙看一下，便前往美以美會教徒醫院。七點前，派蒂住進產科病房，當時她的子宮收縮是每四分鐘一次，後來逐漸加劇。八點前，子宮就完全張開了。

「你一點都不浪費時間哦。」推她進產房的護士說。

「眞高興你現在就回來了，」她邊說，邊擦乾手擁抱我一下。

「我也是。」我們站在那裡握著彼此，她的頭倚在我胸膛。「孩子們呢？」我問。

「在地下室玩。」

我準備離開要去叫她們。

「不要，」她說，還握著我不放。「在她們上來前讓我再這樣待一分鐘吧。」

我頭靠在她頭上，一邊撫摸她的頭髮。「好長的一天，是不是？」我問。

「是漫長的一生，」她笑著說。「我什麼時後才能成爲有錢的醫師娘，在鄉村俱樂部閒晃，有人幫我修指甲、有女僕幫我鋪床？」

「從現在開始的任何一天都行。」

「對，是喔。」

就在那時艾玲走進廚房。「爸爸回來了！」她大叫。瑪麗凱乒乒乓乓奔上樓梯，兩個女孩跑過來抱住我的腿。我彎下身親吻她們兩個、搔她們胳肢窩，把她們逗得呵呵笑，我還說我好高興回來，因爲有兩天沒打小孩了。

「小寶寶呢？」我問派蒂。她現在已經被兩個小女孩給擠到一邊去了。

「在嬰兒床裡睡覺。」

「我們去看你們的小弟弟，」我跟女兒說。

易，因爲幾乎每個訪客都是醫生。派蒂告訴我，有一次病房裡同時出現四位醫生、兩位醫生太太、派蒂大學室友的媽媽、一位護士，還有派屈克。然而，她都應付自如。她會把派屈克從一位住院醫師的手裡抱回來，然後用一條毯子遮住胸部，嚷嚷說要餵奶，還一邊「把奶頭塞進孩子嘴裡」。

星期六她回家了。花塞滿了後車座。我們回到家時，過來看顧艾玲和瑪麗凱的蘇伊（傑克的老婆）幫我把花拿進屋子。之後，她吻了派蒂。「我先走了，」她說。「下午會再過來。」她在我臉頰上匆匆一吻後說不要打擾派蒂，讓她安靜休息。「不要打擾，」她重複一次，眼睛同時緊盯著我。「安靜休息。」

她是什麼意思？她以爲我那天下午會攻擊派蒂嗎？

「我想至少到明天之前我都不會打擾你，」我稍後把蘇伊的警告告訴她時說。

「你會這樣做才怪，」派蒂說。

「好，就照你的意思，看你過一兩天會不會爬著來找我。」

她兩手扶著下腹部。「別逗我笑，」她求我。

星期一，我儘早到家。六點左右，我走進後門，把外套披在椅背上。

「老婆，今天好不好？」派蒂在水槽前面轉頭時，我問。

第29章 老「戰艦」

當我終於把車開回家現給派蒂看時，她露出勇敢的表情。「這車，呃……不錯，」她說。「但怎麼看起來那樣？灰灰的顏色。」「它塗了一層特別的防銹漆，」我撒了個謊。「七百元可以買到這種貨色不錯了。」

一月

一月四日，是我到蕭（Marty Shaw）醫師手部團隊當資深住院醫師的第一天，也是我的財務狀況變得更加岌岌可危的日子。那天早晨我出門想發動那輛老舊的龐蒂克時，它發出恐怖的刺耳聲，渾身打顫一下後便再也不動了。我試過各種方法，但它就是不動。最後，我打電話給修車廠的詹森先生。他咕噥說那該死的東西可能死於一氧化碳中毒。他說

「好耶！好耶！」她們邊說邊拍手。他是她們最喜歡的玩具。她們喜歡戳戳他、弄弄他、拉拉他，好像他是個芭比娃娃。

「你們離寶寶遠一點，」派蒂說。「你們要是吵醒他，我就把你們全殺了。小寶寶需要好好休息。」

小寶寶需要好好休息，這句話出自一個三年內剛剛生下第二個孩子的女人口中。這個女人違抗父母，嫁給了一個沒錢的傢伙；這個傢伙又把她帶離家鄉，搬到六百公里外的地方，還每隔一段時間就留她一個人孤苦無依在家好幾天。

派蒂又回到水槽，她背對著我。我看到她用手背抹開一綹頭髮。被一股頓生的柔情征服，我走到她背後環抱她。

她從我擁抱她的姿勢感覺事有蹊蹺。「有什麼問題嗎？」她問，一邊想轉身面向我。

但我把她抱得好緊，還彎下頭靠近她的頭。「是我有問題，」我在她耳邊低聲說，「你沒問題。」

「你在說什麼啦？」她掙脫掉我的手臂，轉身看著我。

我靦腆的笑著，把雙臂伸向她。「我只是在想：對於一個有兩份工作、每星期工作上百個小時、身邊有一個老婆和三個小孩、手上卻沒什麼錢的人來說，我真是個很幸運的傢伙。」

「爾尼，車子發不動了，你得來拖。」

「沒問題。吉米半小時後到。記得準備好權狀。」

三小時後，拖吊車在屋前停下。「嗨，醫生，」吉米跳出卡車駕駛座時說。「眞高興又見面了。」他繞到拖吊車後面，把吊鉤勾住車子前方保險桿。他倚在拖吊車後方，按了一個鍵，想把車子前面抬高。結果啪的一聲，保險桿掉下來了。

「拜託，」吉米說。他站在那裡，手放在屁股後面，嫌惡的盯著那輛車。接著他看著我。「你說你是哪一科的醫生咧？」

我知道他的疑問是什麼。我開這種破銅爛鐵，怎麼可能是一個眞正的醫生？

「我是獸醫婦科醫生，」我告訴他。

「難怪！」

他撿起保險桿，丟進拖吊車後面。接著他爬進龐蒂克下方，把吊鉤固定在車架上。他弄好後起身，拍掉褲子上的灰塵和雪花。

「醫生，你有車子權狀吧？」

我把權狀交給他，他從襯衫口袋裡掏出兩張十元和一張五元鈔票。「給你，」他說。「別都花掉了。」

一星期後，我跟一位乳牛場主人買了一輛舊的雪佛蘭休旅車。這輛車又是一堆生銹的

看我開這堆破銅爛鐵，他不確定我讀了那麼多書到底是去當外科醫生，還是做了殯葬業者。

看派蒂的面子，他答應過來看看。他檢查了引擎蓋下方、轉轉鑰匙，聽到車子發出吱嘎聲時啐了一口痰。他要我們算了。這輛車死了，徹徹底底、無可挽回的死了，而且是腦死，心電圖呈現平平一條線的那種。詹森先生走出屋外。

「柯林斯太太，謝謝你的咖啡和瑞士捲，」他對派蒂說。

派蒂面帶笑容感謝他過來。

「醫生，要捨得花錢，」他爬回卡車時對我說。「看你這次可不可以弄個里程數在二十四萬公里以下的車子。」

他走之後，我把車子裡頭尚存的汽油用虹吸管吸出、拿出備胎，又一次打電話給破銅爛鐵店的爾尼。

「柯林斯。我想起來了。你不是梅約的醫生嗎？」

「說對了，正是在下。」

「你快要變成我們的常客了，醫生。」

幹麼挖苦我！

「你知道規矩。你開過來，就拿二十五元。我們把它拖回來，就只能拿二十五元。」

他們大家都愛她，都覺得對她有一份責任。他們都覺得她嫁給我根本就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連她老公也這麼懷疑）。

當我終於把車開回家現給派蒂看時，她露出勇敢的表情。

「這車，呃……不錯，」她說。「但怎麼看起來那樣？」

「怎樣？」

「灰灰的顏色，看起來好像戰艦還是什麼。」

「它塗了一層特別的防銹漆，」我撒了個謊。「七百元可以買到這種貨色已經不錯了，你不覺得嗎？」

「只是……唉，它看起來不像車。」

別說看起來，它聽起來、開起來也都不像一輛正常的車。當我第二天早晨開著它上班時，傑克看到我開進停車場便大叫，「艦隊入港了！」

「嘿，水手，想找樂子嗎？」有人在一旁大叫。

但好歹它會跑啊。它主要的問題還不是噪音或外觀，而是它有一個善變的暖氣裝置，我永遠也沒搞清楚這個暖氣機爲什麼有時好好的，有時又壞掉了。

我們買下「戰艦」的隔週，我有兼差的班。有十天氣溫始終沒超過攝氏零下十度。我

廢鐵。有人把它噴上單調無趣的灰色，讓它看起來像是一艘戰艦。這輛車沒有消音器，引擎發出的吼叫聲聽起來也像戰艦。

我的第一站是到詹森的修車廠去加油。詹森的狗老黑拖著腳步過來舔我的手。

「嘿，醫生，」詹森先生說，一邊從車庫走出來，拿了一塊舊舊的麂皮抹布擦手。他看著我的車，收起笑容。「你那艘船有執照嗎？」他問。他的手在我面前猛揮來揮去。「把那該死的東西關掉，不然我們都會嗆死。」

「說說看，」我說，一邊敞開手指著那輛車，「你覺得怎麼樣？不錯吧？」

詹森慢慢繞行車子一圈，一臉嫌惡的看著它。

「你真的要讓你老婆和可憐的小孩坐這種爛車趴趴走？」

言外之意，如果只是我要開這種爛車，他才不在乎。他打開前門看看裡面，然後轉身啐了一口痰。「我的媽啊，從地板看下去都可以看到馬路了。」

「呃，它是——」

「這堆螺絲釘絕對值不了五百塊。」

「是啊，可是我們——」

「可憐的柯林斯太太，」他難過地搖頭。「看你怎麼對待這個女人的！」

他對派蒂的喜愛，就像羅契斯特的郵差、清潔員、雜貨店的阿嬸和每家店老闆一樣。

嘎扎的走過雪堆到車庫，感覺得到鼻毛隨著每一次的呼吸在凍結。

好不容易發動了車子，在等待引擎熱起來時，我的頭垂靠在胸膛，雙掌壓在大腿下方。十分鐘過去，我最後又踩了幾下油門，接著關掉引擎。

我拉下車庫門，蹣跚走回屋裡。我把外套丟在暖氣管旁的椅子上，踢掉靴子，摸黑走回房間。

我重設鬧鐘到四點一刻，全身顫抖的坐在床邊。我聽到床另一邊派蒂遲緩、規律的呼吸聲，感覺得到她身上散發出的熱氣，而我卻是這麼的冷。要是我能慢慢靠近她的身體，只要離她三公分就好……

「天啊！」派蒂尖叫。她一隻腳跳下床。

「老婆，對不起，」我悔不當初的低聲說。

「你會把人凍死，絕對會。你根本就是一個大冰塊。」她到處猛翻被毯，想儘量多拿些東西塞在我們兩個身體中間。

「我剛出去發車。」

「脫光光嗎？」

「沒有，可是外頭零下三十度。」

她說感覺這裡也是零下三十度，然後便翻過身子，留我一人靜靜躺在自己的這一邊。

坐在床邊苦思自己第二天要多早起床，耳邊還可以聽到風呼號著吹過窗外的樅樹。

倒推會容易些。

七點前就要在曼卡多，我心想。路應該還好走，那表示我五點半左右離開羅契斯特就好。巡房要一小時，那就是四點半，外加把叩機給比爾的十分鐘，差不多是四點十五分就要起床了。

我從來沒預留時間給沖澡、修面或刷牙，只是冀望到了曼卡多一切平靜，這樣我就可以在那裡沖澡和修面了。我設好鬧鐘、關燈，蜷伏在派蒂身旁。好不容易就要睡著了，卻想起氣象報告。

可惡，我心想。今晚應該會攝氏零下三十度。我最好兩點就起床發車。要是早上發不動就完了。

我翻過身，打開燈，又重設鬧鐘。

兩點時我唉聲歎氣地按掉鬧鐘。我坐起來抹抹臉，再嘆了一口氣，拉上運動長褲。我拖著腳步走向廚房時，還可以聽到瑪麗凱在隔壁房發出的呼吸聲。我穿上厚外套、套進留在後門內的叟瑞爾靴子，鞋帶懶得繫了。

我打開門，步向清朗、冷冽的夜晚。風呼呼的刮過屋頂、衝向荒蕪的後院。我可以看到鞦韆架下方已深深沒入雪堆中。其中一個鞦韆在風中盤旋，它的座位布滿了雪。我嘎扎

「看起來還不錯，」我說，一邊換上新的繃帶。

「有沒有感覺？」我用一隻手指觸摸著他手的一邊。

「有啊。」

「你可以像我這樣移動手指嗎？」

他照辦了。

「很好。手術後有很痛嗎？」

「有，不過吃了藥就還好。」

我跟他說那天稍晚要做物理治療，也向他抱歉這麼早吵醒他，並告訴他喬平醫師稍晚會來看他。

我把車停在比爾家門前時天還是黑的。感覺好像每隔一個週末，比爾、法蘭克或傑克就要幫我拿叩機，爲此哪裡也不能去。他們一定很同情我，因爲他們從未拒絕。比爾這次又答應我了。我告訴他，我不會吵醒他，會把叩機留在他家信箱。

老天，眞的好冷，我在他家大門前的人行道上小跑步時心想。不知道這個叩機會不會結凍？

我把叩機放在信箱底部，同時也留了一張紙條感謝比爾，並列上所有病人的名字。

現在一定五點半了，我心想。我繞到車前，用前車燈看錶。五點三十六分。我得快點

一分鐘後她心軟了。「好吧，」她低聲說，「過來吧。」她拉開被子，我馬上移過去。她背對著我。我把右腿放在她大腿上，右臂則跨過她胸前。我的身體順乎本能的儘量貼緊她。她發出微弱的嘆息。「我的媽呀，」她說。我感覺到她身體在發抖。

我靜靜躺著，一邊聽著樅樹樹枝刮擦房間玻璃的聲音，感覺每陣強風刮過，屋子都會輕輕顫動。我很安全，也很溫暖；我在四件被子的層層保護下，我的手放在心愛女子溫暖的胸脯上。我在天堂。

「是詹林先生嗎？」我輕聲說。五點十分。我已經看過我們要照顧的其他十位病患。前一天做過手腕融合術的詹林先生是最後一位。我開燈。「是詹林先生嗎？」我說，這次大聲一點。

「啊？」

「早安，我是柯林斯醫師。」

「哦。嗨，柯羅尼醫師。哪裡有問題嗎？」

「沒有，先生，我只是過來看看情況怎麼樣。」

他看看他病床旁邊的鐘。「情況？」他沙啞地說。「怎樣了？」

我把他的病歷放在他床邊椅子上。我一層層拆掉他手臂上的繃帶時，他有些退縮。

「要去沖澡了，」我邊說牙齒邊打顫。

沖了十分鐘澡後，身體終於暖和得可以出來修面了。我擠壓面霜罐的噴嘴時，出現咕嘰的怪聲，隨即從噴嘴蹦出一小團雪。裡頭都凍成塊了。我把它丟回到我的修面用具包裡，改用肥皂塗臉刮鬍子。

這時在曼卡多眞是棒呆了。因爲天氣冷到誰也出不了門，急診室幾乎空空如也。我整個下午幾乎都在醫生休息室看冰球賽轉播，由加拿大隊出戰波士頓棕熊隊。每一、兩小時我會出去發動「戰艦」。我把它停在急診室外頭牆邊。四點左右我關掉電視，到值班室小睡一會兒。一小時後，護士打電話進來說我們來了個病人，是曼卡多的警察，耳朵凍傷了。他前一小時在凱多山滑雪場尋找一位失蹤的滑雪者，結果那人後來出現在當地一家酒吧。

「我們能做的有限，」我把藥膏塗抹在警察的耳朵頂尖時跟他說。「只要確保耳朵隨時覆蓋住，別再受更多傷害就好。」

他走之後，我到餐廳用晚餐。我一人坐在角落，享用一大盤烤肉、玉米和馬鈴薯泥。我發現這是頭一回我獨自一人用餐。旁邊有不少護士和技師三三兩兩的圍坐在一起談笑閒聊。

吃完晚餐，我晃回值班室，躺下，拿出《骨科手術學》，讀起腳踝關節融合術。八點時，我睡得好熟，書躺在胸口，電話響了。

了。

我開車離開比爾家時，祈禱當天會是「戰艦」暖氣不罷工的幸運日子。

十四號高速公路空蕩蕩的，我讓「戰艦」一路以一百一的時速航行。風不斷從地板上的破洞灌進。旁邊座位上有份四天前的《郵報》。我把它攤開鋪在膝蓋上，設法開暖氣。我把開關開了又關、關了又開、用拳頭重敲儀表板、還去搖煞車把手。但過了十五分鐘後，我明白這趟路是別想吹暖氣了。

我還有一百二十公里的路要開。我的腿在發抖，而且漸漸開始失去知覺。我絕望的望向後座。在座位旁邊我看到瑪麗凱的一隻棕白相間的小牛填充玩偶姆尼。我伸向後方抓到它，車子突然轉上路肩。

可憐的姆尼。她結束這次任務後再也無法全身而退了。我把她插進地板上的大洞。從褲管灌上腿部的冷冽感覺迅速消減。「今天你的貢獻比先前大太多了，」我對她歌功頌德一番。

姆尼似乎無動於衷。

我終於到達曼卡多時，發現自己下車困難。我的膝蓋和腳踝僵硬得像個老頭子。我踉蹌的走進急診室，跟護士揮揮手打招呼。謝天謝地，沒病人。

的臉，以及那雙看不見東西的眼睛。幾秒鐘後有人來把帘子拉起，我就沒再見到那孩子了。他就是那個兒子吧。一定就是。他們倆長得滿像的。

我插進中央靜脈導管，並加進一些藥，再度用上電擊器，但都沒用，完全沒用。半小時後，我宣布急救無效。這男人死了。

我靜坐櫃台，填寫死亡證明和急診室記錄時，想起了那男孩的眼睛：又是痛苦、又是驚恐和困惑。這種事一定發生得太突然，讓他措手不及。他看到自己父親胸口抽痛，隨即倒地。接下來有一段困惑和恐慌期。怎麼了？發生什麼事了？然後是可怕的頓悟：一定是心臟病發。他父親需要進行CPR。但他辦得到嗎？

噢，老天，他心想，以前上健康課時我爲什麼不用點心？

他開始施行CPR，卻很笨拙。這樣做嗎？你們是這樣做的嗎？接下來是絕望和孤注一擲的胸腔按壓、笨拙的嘴對嘴人工呼吸、希望救護車快快到達現場的熱切渴望。噢，他們現在到哪兒了？他撥開臉上的頭髮，繼續急救。他看到自己父親的臉發紫，感覺到他的唇冷了下來。當他還在繼續奮鬥時，他聽到母親在後面痛苦啜泣。

終於，救護人員來了，他被推到一邊。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對了。他有幫上忙嗎？還是他幫了個倒忙、把老爸害死了？他退到老遠、躲在一個角落，盯著救護人員爲一場絕望的戰役奮戰。沒多久他父親被抬進救護車。他和母親坐上自己的車尾隨在後。

「我們需要你幫忙，」卡妮說。「救護車剛剛打進來說他們要送一個病人過來，這人沒有心跳了。」

我抓起外套，往下衝到急診室。擴音器在呼叫，「快到急診室！快到急診室！快到急診室！」

三分鐘內所有的急診護士、呼吸室技師、實驗室技師和藥劑師全都在那裡等我。我冷靜檢視急救推床，等待救護車到來。這種場面我見多了，早就習以爲常。

救護車上的警報器一路響著開到門口。駕駛跳下車，拉開後門。救護人員在爲一個臉色發青的肥胖男子做CPR。他們把病人推進來時，我緊跟在後。

「病人五十一歲，」救護人員邊按壓病人胸腔邊喘著氣說，「胸口痛了兩小時……在家倒下……他讀中學的兒子馬上做CPR……我們在八分鐘後到達……一直都沒摸到他的脈搏。」

我們剪開他的襯衫、裝上心電圖監視儀，打上點滴。我打進一些碳酸氫鈉，接著是腎上腺素，然後再打進更多碳酸氫鈉。他心室開始震顫，於是我給他電擊。我到他的頭部位置插管，到他的鼠蹊部抽動脈血氧濃度。

在我一口氣做十件事的緊張匆忙中，我抬頭看到一個中學生痛苦不堪的臉，這個孩子穿著繡有字母的夾克站在推床床腳。他看著一連串火速急切的動作，還有他父親那張發紫

開「戰艦」的門，身體重重落下坐進去時，牙齒格格打顫，於是便抓緊白袍裹住自己。我轉動鑰匙，引擎吼著活了過來。謝天謝地。不到兩分鐘，我就無法控制的全身顫抖，呼出的氣在擋風玻璃上凝聚成一團結凍的霧氣。

五分鐘後，就在我準備關掉引擎時，我注意到有一縷微弱的熱氣從暖氣機跑出來。

爲什麼是現在？我納悶。我一路開來，這鬼東西從未吐出一絲熱氣。如今，蹲在外頭冷冽的空氣中十四小時後，它決定上工了。我又踩了一、兩下油門加速引擎運轉，關掉它，小跑步回到醫院內。

有些問題，我明白，是永遠不會有答案的。

到了醫院，陌生人剪掉他父親的衣服。他們給他父親插管、用兩塊板電擊他。他站在父親的床腳目睹一切。他幾乎看不下去了，但他無法跑掉。終於有個人來拉上帘子，他什麼都看不到了。

幾分鐘後穿著白袍的醫生走出來告訴他母親：你丈夫死了。醫生從頭到尾都沒找他說話，其他的人也沒有。當他想到自己的父親時，眼目所及只是一張腫脹、發紫的臉，嘴裡還插著管子。

兩小時後，當急救結束、死亡證明開立，工友拖完地、護士收起急救推床，當下午班護士回家去、驗屍官前來執行任務時，我還垂頭喪氣的坐在櫃台前，不斷回想整個急救過程，問自己有沒有不同的做法。我連一件都想不起。整個急救過程，我表現得宜，但我仍不斷看到那個男孩的眼神，還有我的急救得宜卻於事無補的殘酷事實。

上次發動車子已是四小時前，我知道自己該出去發車了。我抓住椅背上的白袍，告訴卡妮我一兩分鐘就回來。她告訴我：三號床有個人手肘感染。

「給他照X光，做血液常規檢查和紅血球沉降速率，」我離開時說。

急診室門滑向兩邊，打了開來。當我走進外頭時，身上的熱度一點一點被吸走。我打

小弟是我們給自己的封號：柯文區的小弟、羅梅洛的小弟或克萊默的小弟。我們受人指揮、聽候差遣。他們讓我們操刀，我們才上；不讓我們操刀，我們就在一旁協助。有時候他們聽取我們的建言，有時則置若罔聞。當他們想要搞定某件事情，吩咐一聲，我們就要點頭說是，我們活在一種不明確的情境裡，雖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三十歲有為青年，卻仍處於從屬地位。

或許那正是我這麼喜歡骨折的原因。骨折吸引我的程度，是其他骨科部分比不上的。不像醫學其他領域（或人生其他領域），骨折的問題直截了當。病人是不是真的得了心臟病，心臟科醫師可能會胡謅；患者到底有沒有中風，腦神經科醫師可能會瞎掰。但只要是碰到骨折，就都沒有鬼扯的餘地。只要照了X光片，每個人都可以確切知道哪裡出問題，也徹底明白解決之道。

只要是骨折，你不用等個好幾星期或好幾個月看結果。X光片提供我們迅速、明確的訊息。而且只要你處理得不錯，就可以驕傲的比對術前X光片上碎掉又偏掉的骨頭和術後X光片上完美復位、固定好的骨頭。一切都看得到明證，感受得到榮耀。

即便已經當了資深住院醫師，我還是得值班，而我今天一整天都很忙。我巡過房、看了一、兩個會診、幫急診室的一個病患腳部吸膿瘡，還幫一個年邁的方濟會修女接好臀部

第30章 柏克醫師，放馬過來吧！

「我只是在告訴柏克醫師放馬過來吧，什麼鳥事啦、低賤的工作和凌虐全都沒關係。為了能做我們今晚所做的，值得付出任何代價。這就是我想成為外科醫生的理由。」史提夫笑了起來。「放馬過來吧，」他附和著。

三月

有時候狗屁不通的事似乎多到不行。病人粗暴無理，我們得忍氣吞聲。主治醫師虐待我們，我們也得逆來順受。愚蠢、不合理、跟我們所受的教育無關的工作要有人來做，而我們雀屏中選。即便我們不再是忙著做麻藥巡房和握住牽引器的資淺住院醫師，但仍有一堆不體面的事得處理。

「嘿，史提夫，」我說。「知道是什麼情形嗎？」

「病人叫海佛嫚，三十九歲，她在女兒的溜冰派對上跌倒，前臂尺骨和橈骨骨折，情況嚴重。」

「是開放性？」

「不是，是閉鎖性的。她的橈動脈脈搏正常，但前臂卻彎曲變形得厲害。」

我檢視X光片。史提夫說得沒錯。她的前臂幾乎歪成六十度。我進去跟海佛嫚太太自我介紹後，便告訴她需要動手術。

我把手術情形跟她講解一遍，確切詳述我們會怎麼做及其風險。史提夫已經知會麻醉部門。半小時後就會有一間手術房騰出來給我們。我打電話給赫爾醫師，跟他討論這台刀。

「你之前做過這種手術嗎？」赫爾問。

「有的，而且做過好幾次。」

「好，你就直接開進去吧，但如果有任何疑問或問題，可以來叫我。」

我在跟赫爾醫師說話時，史提夫把海佛嫚太太送進手術房。我已經迫不及待。接好尺骨和橈骨骨折可是我最喜歡的手術之一。

我讓史提夫處理尺骨的部分。他沒做過太多的手術，很興奮可以劃下其中一個切口並

骨折，這位修女從六〇年代就在聖瑪麗醫院後面的教會服事了。當班的主治醫師赫爾跟我一起刷手進手術房，但他讓我全權負責。

「邁可，手術動得不錯，」我們一起看著術後X光片時他說。「看起來很完美。」

五點左右，忙碌的情況稍緩，於是我打電話給派蒂。她和孩子便過來跟我在醫院的餐廳享用晚餐。

「唷，」艾玲說，一邊端詳盤中的食物。「那是什麼？」

「那是瑞士牛排，寶貝，」派蒂說。「試試看，很好吃。」

「看起來好像嘔吐的東西。」

「才不像呢。來，乖乖，把它吃了。」

快吃到一半時，叩機響了。

「柯林斯醫師，請打急診室。五五九一，五五九一，五五九一。請打急診室，五五九一。」

我找到一具電話，兩分鐘後回到餐桌。「有人骨折，」我說。「我得走了。」

派蒂笑著聳聳肩，她明白不過又是一頓掃興的晚餐，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我親吻派蒂和女兒，摸摸派屈克的頭，小跑步直衝急診室，資淺住院醫師史提夫已經等在那裡。

史提夫把X光片舉高至光源處。他看起來好像還是不知道我在說些什麼。

「史提夫，撐下去，」我說。「你不會一輩子當資淺住院醫師的。」

我聽到恢復室的護士在跟剛剛醒來的海佛曼太太談談。我告訴她手術進行得很順利，她的骨頭復位了。她移動一下手指給我看，然後說已經沒有手術前那麼痛了。她感謝我們爲她所做的一切時，淚水還在眼眶中打轉。我看得出史提夫深受感動。

「柏克醫師，儘管放馬過來吧，」我們走開時，我喃喃自語。

「你說什麼？」史提夫邊問邊皺起眉頭並把耳朵靠向我。

我尷尬的笑了。

「我只是在告訴柏克醫師放馬過來吧，什麼鳥事啦、低賤的工作和凌虐全都沒關係。爲了能做我們今晚所做的，值得付出任何代價。這就是我想成爲外科醫生的理由。」

史提夫笑了起來。「放馬過來吧，」他附和著。

且拴進幾顆螺絲釘。我自己則負責剩下的部分。

我坐在恢復室，背靠在椅子上時，史提夫把術後X光片送進來給我看。「看起來很不錯，」他說。

我把X光片舉到光源處。骨折部位已回到最佳位置，鋼板和螺絲釘也在它們該在的位置。我拿出術前X光片放在燈箱上，與旁邊的術後X光片相比對。術前是彎曲變形、粉碎的骨頭；術後是完美復位、接好的骨頭。這兩者之間有著天壤之別。我眉開眼笑，心想靠這種差事過活實在是太棒了。

史提夫碰的一聲坐進我旁邊的椅子上。可憐的傢伙一臉疲憊。我想給點鼓勵。

「尺骨處理得不錯喔，」我說。

他聳聳肩，好像並不在乎。「謝啦。」

看得出他還是受了影響，畢竟工作時間這麼長，令人厭惡的低賤工作又沒完沒了。他似乎已經看不清楚自己往哪裡走了。我不怪他。我仍記得自己當資淺住院醫師時的感受。但他也需要學會適時接受加油打氣。我們剛剛打了美好一仗的事實，似乎是與他擦肩而過了。

我想讓他知道他能從事這樣的行業，實在是三生有幸。我把術後X光片從燈箱上拿下來交給他。「看看這個，」我說。「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

在頭上，在脖子上掛了一包冰塊。

「他們付的錢哪夠我忍受這種折磨，」她氣喘吁吁的說。

下午五點左右，有輛救護車打電話來，說他們正在送一個鼻樑斷掉、前額割裂的人過來。我和瑞塔起身去外面等。瑪麗擦拭前額說她一分鐘後過來。

我們的病人五分鐘後到。他們把他推進來時，他在對救護人員講笑話。「……於是水管工人就對這個傢伙說，『我想我可以救你老婆，但主教就快掛了！』哈—哈—哈—哈！」

在推床床頭位置的救護人員搖搖頭，咧嘴而笑。「邵爾，我們走了，」他說，一邊搓揉病患的肩膀。「你保重，下次酒別喝那麼猛。」

我示意救護人員過去那裡。「知道是什麼情形嗎？」我問他。

「這呆子整個下午坐在他家車道旁的公園椅子上，旁邊還放了飲料，腳泡在小水池裡。我們發現他座椅旁有十八個空啤酒罐。當他終於起身要小便時，醉得太厲害了，整張臉啪的一聲跌下去。你有看到這傢伙的鼻子嗎？」

「有，我看到了。他有機會上《GQ》（男性雜誌）封面。」

我跟救護人員道別後就走到小隔間，瑞塔正在那裡給病患量血壓、脈搏，做各種生命跡象的檢測。

第31章 叫豪放女寬衣解帶

我試著轉移話題，但他的聲音繼續從布單下方溢出，不斷重提裸女、胸脯和骨盆檢視這樣的話題。在無奈中，我解釋大多數醫生並沒花太多時間在沒穿衣服的女人身上。他顯然有些沮喪。他的醫師夢幻滅了。

六月

我拿起海綿擦拭前額說，「要是有個地方冬天夭壽冷，夏天一定也很熱。」

我坐在曼卡多聖喬伊醫院急診室空無一人的家屬等候室。兩名護士瑪莉和瑞塔跟我坐在一起。我們在看重播的「好運當頭」。我們整天沒太多事可幹。已經連續四天氣溫高達三十二度。天氣太熱了，誰還會出去傷害自己。

謠傳說醫院要開冷氣，但沒人相信這會是眞的。四十公斤的瑞塔覺得天氣還挺舒服的，但是從六歲以後體重就再也沒有低過四十公斤的瑪莉全身像在煎烤。她把棕色長髮挽

「大概五、六罐吧。」

「五、六罐。」

「可能更多吧。我不知道啦。誰會去算呢？天氣熱成那樣的。」

「你是怎麼受傷的？」

他吃力的想再坐起來。「醫生，我遭到攻擊。」

「眞的嗎？」我盯著瑞塔看。救護車人員可不是這樣說的。

「沒錯。」他點點頭，額頭上血流得更多了。

「沒錯，那該死的車道從我臉上直接撞過來！啊—哈—哈　哈。」

我在他頭部繞了彈性紗布，接著便送他去照鼻子、頭蓋骨和頸椎的X光片。半小時後X光技師把他推回來時，我都可以聽到他在走廊唱歌的聲音。

技師把片子放在一角，翻了一個白眼。「他要我嫁給他，」她說。

我拿起片子，啪的一聲放在燈箱上看時，他在叫我。「嘿，醫生！你知道『沃拉蕾』（Volare，注：義大利歌「飛翔」）吧？」

「我不知道，抱歉。我高中修的是希臘文，不是拉丁文。」

他皺了一下眉頭，口中碎碎唸，「什麼鬼東西？」

「欸，」我說，同時走近他身邊，「好消息。你的頭蓋骨和脖子X光片看起來都還不

「寶貝，你好美喔，」這傢伙滔滔不絕。「你應該到好萊塢發展，不該待在這裡。」

瑞塔不買帳。「先生，」她說，「麻煩手臂不要動，我才能幫你量血壓。」

他額頭的繃帶已有血液滲出，上頭還有一個冰袋，他用手扶著。我拿掉繃帶，檢視他的傷口。他的額頭有一條長長的撕裂傷，而他的鼻子不只是斷了，還被擠壓得偏到左邊，整個塌成一片在臉頰上。乾掉的血給眼窩加上邊框。可是他顯然不覺得痛。

「嘿，醫生，情況如何？」

「這位……」唐恩遞給我病歷。「帕格里先生，你還好嗎？」

「醫生，聽著，我一定要告訴你一件事情。」他用手肘撐起身體，靠過來推心置腹的說。「救護車人員給我的這個冰袋在漏水。你看看，滴成這鬼樣子，」他說，一邊扶著沾了血的滴水冰袋。「滴得我滿身都是。事實上——」他停了一下，接著眼睛張得好大看著我——「我覺得我腦袋裡也有水。」他突然笑起來。「噢，天啊！水跑到腦子裡了！」他靠在推床上，笑得全身顫抖。他頭部晃動得太厲害，額頭上的撕裂傷又開始流血。「醫生，你懂了吧？」他邊說邊捧腹大笑。「水！在這該死的腦袋裡！」

「有趣的觀察，帕格里先生。對了，你今天下午有喝酒嗎？」

「只喝了幾罐啤酒，」他說。

「幾罐喔。」我點點頭。「你想是幾罐呢？」

我聽到瑪莉在急救推床附近竊笑。

「先生，並不是——」

「你可以想像嗎？」他繼續說，「每天，有美麗的豪放女，一絲不掛的，在你身邊圍繞。」

「我給你上麻藥時，你會有點痛，」我邊說邊注射利多卡因。他居然都沒畏縮。這讓我懷疑他還需要局部麻醉嗎？

「醫生，說說看那是什麼樣的感覺？你知道的，就是每天在一群赤身裸體的女子身旁？」

瑞塔幫我打開一條縫線丟進我的處理區時，頭歪向一邊，無辜的看著我，好像她也想知道答案。

「帕格里先生，」我說，「這種非要女人脫光衣服的事，我們真的不常做。」

他冷笑了一下。「醫生，對啦，你們都這樣說。」這人有當場拆穿人的本事。

「先生，我真的很少要求病人寬衣解帶。」

他抬頭看我。「你真的是醫生嗎？」

「是啊，如假包換。」

「那你說你不叫她們脫衣服是什麼意思？」

錯。唯一斷掉的是你的鼻子。」

「我的鼻子？斷了？」他伸手到那張滿是鮮血的臉上，摸摸上頭的鼻子。「混蛋，這該死的老東西現在對準我的耳朵了。」

「先生，別擔心，可以修好的。」

「得了，對啦，」他說。「我之前就修過十次了。」

瑞塔開始幫我裝配縫線托盤。「六—〇尼龍線，」我告訴她。

「那麼，醫生，」我回來時病人說，「你喜歡醫師的工作嗎？」

我回答他說，雖然醫生工作很辛苦但我非常喜歡。

「是喔，」他若有所思地說，「我也想過要當醫生耶。」

「眞的？」我說，一邊拉開一條消毒過的毛巾邊角。「我確定你會是一位有趣的醫生。」

「你眞他媽的說對了，」他說。他掙扎著想坐起，但我把他推回去。

「先生，躺著別動，這樣我才能把你額頭縫好。」

看來他沒在聽我說。「沒錯，」他繼續說，還一邊點頭，我根本沒辦法給他蓋上無菌布單。「我好想當醫生。」隨即遁入短暫的靜默。「當醫生眞的很棒。你知道，整天都可叫豪放女寬衣解帶。」

「沒錯，」

「那你是不會有機會檢視一絲不掛的騷貨囉？」

我歎了一口氣，以爲我們早離開這個話題了。「不會，先生，眞的不會。」

他沉思了一下，給了我一個同情的眼神。

「噯，醫生，」他說，「別跟這些混蛋計較了。我確定你只要做好這些骨頭還有其他拉拉雜雜的爛差事，有一天你會有機會當上婦科醫生的。」

急診室的所有工作都已停擺。每個人都在聽我們的對話。站在帕格里先生後方角落裡的瑞塔狐疑的看著我，指著自己的短衫，開始解開最上面的釦子。我給了她一個色瞇瞇的眼神，並告訴她再給我多拿幾條消毒毛巾。

「先生，」我說，「大多數的骨科問題並沒有必要讓女人脫掉衣服。」

他不確定我究竟是騙子還是白唸了四年醫學院的傻子。「那又怎樣？」他的笑聲排山倒海而來，在急診室迴盪。「我會跟她們說，我要看到她們的咪咪長怎樣，才會知道她們的腳踝有什麼毛病。」

我終於讓他躺著不動、可以用無菌布單蓋住臉了。我試著轉移話題，但他的聲音繼續從布單下方溢出，不斷舊話重提裸女、胸脯和骨盆檢視這樣的話題。

在無奈中，我解釋大多數醫生，包括我自己在內，並沒花太多時間在沒穿衣服的女人身上。他顯然有些沮喪。他的醫師夢幻滅了。

我們接著談起我的工作性質。我告訴他接合骨折、修復韌帶和換關節之類的事。他似乎聽得津津有味。

「那你叫骨科醫師，對嗎？」

「正是，」我語帶激勵地說。

「而你花大半時間在接骨和做其他拉拉雜雜的事對吧？」

一聽到呼叫器響起，我閉上眼睛，雙手掩面無奈呻吟，心想不會又來了吧！我還有個會診沒看呢！這樣一來今晚等於毀了。我交代護士我得去處理一個手腕骨折，會儘快趕回來。

我衝到急診室，抓起病歷，開始檢查這個小男孩。他穿著唐老鴨睡褲，手上抱著一個破爛的填充布偶，好像是高飛狗，正坐在爸爸大腿上輕輕啜泣。他的左手腕往手背方向倒折了四十五度。

用不著骨科醫師，任何人都看得出來他的手怎麼了。

雖然連X光都還沒有照，我已經想好下一步。我知道怎麼治療，連花多少時間也算好了。在這方面我可是行家。骨折復位、修補韌帶、做膝關節鏡，這些事都難不倒我了，可是——似乎哪裡出了問題。我的專業能力每天都在進步，但工作卻不再有樂趣。我就像個工廠裡的操作員，日復一日重覆同樣的動作，我感受不到自己的熱情，天天只想著趕緊把事情做完。

但是，這有什麼關係呢？我可不想浪費時間分析自己的心理。眼前還有這麼多工作等著我，我必須專心。

向爸爸自我介紹後，我彎下腰試圖跟小男孩聊聊。我問他怎麼受傷的？他轉開頭，緊緊摟著高飛狗，整個人縮到爸爸臂彎裡。別說回答問題，小男孩連看也沒看我一眼。算

第32章 高飛狗也要照X光

小男孩似乎對自己手腕的X光片不感興趣，他的注意力全都在那隻布娃娃的X光片上。全黑的底片上，倒映出一個朦朧而略帶淡灰色的高飛狗身影。X光技師陪著小男孩，興奮的對著高飛狗的X光片指指點點。

六月

第三年住院醫師訓練逐漸步入尾聲。下週我就要邁向最後一年住院醫師訓練。傑克已獲選爲上半年度的總住院醫師，下半年度的則尚未決定，我想我應該還有希望吧。

今年夏天，我們似乎和小孩子手腕骨折很有緣。我值班的夜晚總會碰到一兩例，今晚也不例外。有個五歲大的小朋友從床上摔下來。

妮，告訴她我想在手術房旁的石膏室進行復位。同時我請石膏師傅斯基十五分鐘後到石膏室與我碰頭。

X光片顯示小男孩前臂尺骨、橈骨骨折，斷骨移位頗嚴重。小男孩似乎對自己手腕的X光片不感興趣，他的注意力全都在那隻布娃娃的X光片上。全黑的底片上，倒映出一個朦朧而略帶淡灰色的高飛狗身影。X光技師陪著小男孩，興奮的對著高飛狗的X光片指指點點：我則忙著向家長解釋爲了減輕疼痛，將在全身麻醉後才把小男孩的斷骨復位。

「我猜想不需要動刀，」我繼續解釋。「只要徒手就可以把骨頭接回去，再打上石膏保護。或許丹尼今晚就可以回家，不過得看到時候情形如何才能決定。」

小男孩進了石膏室。我們一起等了將近十五分鐘，麻醉醫師才姍姍來遲。

「不好意思，」邦妮說。「我才剛忙完一台剖腹產。」

是啊是啊，看一眼手錶，我不耐煩的點點頭。

我已經忙了一整天，現在只想要趕快搞定眼前的骨折，然後解決掉剩下的病房會診。不過，骨折處理完之後我還得再花時間跟小朋友的父母解釋病情。我做了張小抄，免得到時候忘記他們的名字。上次我治療類似的骨折時，手術結果相當完美，只是當我跟家屬會談時竟然完全想不起他們的名字。那場對話成了恐怖的回憶。

斯基如同往常般的安靜沉穩，將石膏車推進來，開始準備待會要用的各種材料。邦妮

了，我不想再浪費任何一秒鐘。我轉過身，安排他照X光。

五分鐘後X光技師到了。她蹲在小男孩身邊，嘟著嘴對他說，「丹尼，你把手手弄傷了啊？」

小男孩抬頭望著她，眼眶溢滿淚水，點點頭說，「我從床上掉下來了。」

「好可憐喔。」她用雙手托著他的小臉頰，「大姐姐要幫你照一張相喔，然後這位很好的醫生叔叔會把你的手手弄好，好不好啊？」

「嗯……嗚……」

「我們也幫小高飛照一張相？」

小男孩滿臉驚奇的看著她。大姐姐是說眞的嗎？

X光技師仍然蹲在他旁邊，臉上滿是鼓勵的笑容。

丹尼點點頭，把高飛狗遞給她。

我站在角落，實在無法理解，爲什麼小朋友寧願跟一個X光技師講話，而對於幫他治病的我卻瞧也不瞧一眼。看著那位技師還在跟小男孩童言童語，我逐漸焦躁起來。她難道要這樣講整晚嗎？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忙呢，眞是浪費時間。終於，技師把X光機設定完成，替小男孩的手腕照了相。之後她把高飛狗放到底片上，也幫它照了一張。

等待X光片洗出來的同時，我爲小男孩安排手術。我呼叫值班的麻醉科住院醫師邦

他聳聳肩，「沒有固定，但大部分在越南。」

越南。戰爭似乎是很久遠的事了：但即使這一切已成過去，只要有人談起，那種在傷口上灑鹽的痛依舊不減當年。斯基非常清楚這點，或許這正是他從未提起的原因。

當年我也曾對越戰有著矛盾的想法。跟其他中產階級白人小孩一樣，我一開始支持參戰。美國政府是在盡它的天職：全力防堵邪惡勢力擴張。問題是，誰要站在第一線來對付共產黨？絕對不是中產階級的白人小孩。我們可以在大學唸書，享有緩召權。當我們寫意的過著大學生活時，那些職業學校學生還有貧民區子弟早已被徵召，正在那被上帝遺棄的熱帶叢林裡求生存。

斯基願意重提陳年往事嗎？我沒有把握。

「可以說說當年的情形嗎？」我邊問邊從筒內拎起第一捲石膏。「我是指在越南的時候。」

斯基抬頭注視著我。他緩緩開口：「醫生，那眞的是人間煉獄，又熱，又髒，心裡壓力很大，沒有一個弟兄想待在那。每個人多少都受過傷。我算是運氣好的。我很慶幸自己在那邊是當醫護兵。

「那些日子眞是不堪回首。我的周圍每天上演人間慘劇，有人被燒得體無完膚，有人被炸成兩半，更有人被打成蜂窩。」第一捲石膏用完了。我開始纏繞第二捲。

在確定小朋友已經被麻倒之後，向我點點頭。輪我上場了。

「我們開始吧！斯基，」我說，「你知道該怎麼做。」

我把小男孩的手肘彎成九十度。斯基幫忙穩住手臂的同時，我用力將骨折的兩端拉開。我用右手維持拉開的張力，同時把左手拇指靠在骨折處的下緣，用點力道壓了下去，如此一來骨折的斷面就接回去了。最後，再把它整個往手心方向一推，喀的一聲，骨頭被我推回原位。

我知道，這回我的表現仍然近乎完美。我告訴自己：很好，你的工作已經完成，到目前爲止一切都沒問題。剩下的只有把石膏打上，趕快把小朋友送進恢復室。

「維持手肘九十度彎曲，」我提醒斯基，「我打上石膏的時候，注意保持手腕向手心那一側稍微彎一點。」

斯基點點頭，扶著小男孩的手，維持在一個非常標準的姿勢。我爲小男孩裹上石膏捲的時候，正巧瞥見斯基的袖子下面隱隱露出藍色的刺青。

「喂，斯基，」我指著那個刺青，「你手上繡的二十八是什麼？」

他突然有些彆扭，把袖子拉下來遮住刺青。「那是我當年所屬的單位，」他平靜的說，「第二十八步兵團。我以前是醫護兵。」

我問他，「駐地在哪兒？」

剛才可是狠狠刺了我一記。不，這一切就只是把骨頭對回原位而已。爸爸帶著骨折的小孩來找我們，不就希望如此嗎？這不就是我的工作嗎？

終於，我強迫自己面對事實。我錯了，我眞是個大渾球。我的工作當然不止於此，是我自己一直沒有抓到重點。

近一年來對於工作的困擾都被斯基一語道破。專業訓練使我成爲一個技術高超的醫匠，但卻忘了當初進入醫學這一行的初衷是什麼。不是修理骨折，更不是換人工關節，這些只是行醫的方法和工具。它們是過程，而我卻把它們當成終點。

我失神的站著，不發一語。石膏早就成形硬化，我的雙手卻還在無意識的搓揉。斯基幫我完成接下來的工作。他回到X光機旁邊，準備拍術後X光片。他心裡一定在想，今天我們的快速接骨大師是怎麼了？居然沒有一直催我照X光片，反而在那邊若有所思，搓著一個早已定型的石膏。斯基走過來幫我把小孩子的手擺到正確的照相位置，而我竟然很自然的讓開，在一旁發呆。

不知不覺中，我把每天的工作變得制式、機械化，卻遺忘了身爲醫師的使命與天職。實用主義引領著我，讓我失卻了那份感動。我太過專注在技術層面，忽略了一個簡單的事實：這份工作眞正的目的，不在於縫合斷掉的筋肉或矯正歪曲的骨頭，而是爲了幫助病人，那些活生生在你面前，正在受苦的病人。剛才那位X光技師憑直覺就知道，最重要的

「沒錯，」斯基平靜的接下去，「那幾年眞是糟透了。我看了太多恐怖的事。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停的包紮、固定斷掉的手腳、止血、縫合、止痛。我甚至不用大腦就可以完成這些事。事實上，我根本不想去思考該怎麼做，我只想趕快完成所有的工作，盡了我的義務，然後趕快回家。」

「嗯，」我喃喃自語，「我能體會這種感覺。」

「但是醫生你知道嗎？我錯了，」我正把石膏往上捲，斯基很專業的把手移開。「那時的我沒多想想，弟兄們被打成蜂窩，爲的是什麼呢？一個人爲了崇高的理想而死已經夠悲哀了，更何況，當年我們根本不曉得是爲何而戰。在越南，我們人見人恨。在家鄉，美國人談到我們不是難堪就是感到可恥。

「痛苦逐漸將我吞噬，我整天靠著酗酒吸大麻來麻痺自己。如果我繼續放任自己，我人生最後的記憶恐怕是在禁閉室或殘障中心吧。幸好，有天我終於恍然大悟。那些兄弟們需要的不只是包紮、固定、清理傷口，而是有人關心他們，不是只在乎斷掉的腿、燒傷的皮或哪天能重回戰場，而是眞正的在乎他們。這跟單純的包紮傷口可差遠了，就好比我們今晚所做的，只是管骨頭有沒有對回原位而已。」最後那一句話，他似乎只是隨口一說，但我很清楚，這句話是說給我聽的。

我用雙手手掌在石膏表面搓撫，作最後的塑形。即使心裡很不願意承認，我知道斯基

「兩位好，丹尼的手術很順利，現在狀況很好。我們已經把骨頭對回原位，你們今晚就可以帶他回家了。」

「那剛才的手術有傷口嗎？」爸爸問。

「沒有，我發現可以直接把骨頭推回去，用不著開刀。」

丹尼的爸媽喜形於色。我有多久沒注意到這樣的笑容了？從何時開始，我對於解釋病情感到不耐煩，只是急著把該講的話講完，好讓自己可以早點回去休息？

「兩位請坐。」我招呼他們在後面的長椅上坐下。

我跟他們聊了大約十五分鐘。原來他們還有另外兩個小孩，一個十歲，另一個已經十二歲了。我問他們：「那丹尼在你們家應該是個備受寵愛的小王子囉？」

「一點也沒錯，醫生，」丹尼的爸爸脫口而出。「南西相信世界爲他而轉呢！」

「才沒這回事呢！」丹尼的媽媽靦腆笑了笑。

接著，我交代他們回家後該注意的事情，再三提醒他們一週後要回門診照X光片追蹤。假如有任何問題，儘管打電話過來。之後，我向他們告辭，表示我得去恢復室問問那裡的護理師，丹尼能不能出院了。

他們站起來，跟我握手。「謝謝你，醫生，」奧斯蒙先生說，「眞的很謝謝你。」我向他們道晚安，往恢復室走回去。

事是讓小男孩感受到別人眞的很在乎他，而我腦中唯一想到的就只有快快快，快把那隻手弄直弄正，然後趕快去忙其他事情。

不消五分鐘術後X光片就出來了。斯基把它們掛上看片箱。「很完美，就跟以前一樣，醫生。」跟以前一樣，爲何我從來沒有聽出話裡的諷刺呢？

「邦妮，你可以叫醒他了。」我默默的跟麻醉醫師說。

小男孩漸漸甦醒，我們把他推到恢復室。等待他完全清醒的那段空檔，我在高飛狗的一隻腳上裹了層石膏，然後特地做了一個迷你手臂吊帶，繞過高飛狗的脖子綁起來。

小男孩緩緩睜開雙眼，眼神有些不安。「丹尼，不要怕，已經沒事了。你的手好了，還有你看，我們也修好了高飛的腳喔。」

他伸出沒受傷的那隻手。我把高飛狗還給他。

「你在找爸爸媽媽嗎？」

「我要媽媽，」他的嘴唇在發抖。

「乖孩子，你沒事了，」我再次向他保證。「很快就可以和高飛一起回家了。」

我拿起病歷，仔細看了一遍病人基本資料：丹尼爾．奧斯蒙，棉白揚大道一五四一號，拜倫市，明尼蘇達州。清了清身上的石膏屑，我拿起X光片，準備去跟家長解釋病情。

住院醫師第四年

第四部

我即將開始最後一年的住院醫師訓練，但今晚我上了寶貴的一課。恢復室裡的事情告一段落後，我往石膏室的方向前進。那裡，有一位我該好好謝謝的人。

但是，雜貨店、修車廠、銀行，他們哪管你已經熬過多少日子，受過多少教育，他們只想收到錢。三十三歲的我天天在破產邊緣掙扎，每個月巴望著發薪水的那一天。假如我沒有在外地醫院兼差，我們早就撐不下去。

從星期五晚上七點開始一直到星期天早上七點，在聖喬伊醫院長達三十六小時的馬拉松值班已接近尾聲。雖然每晚我都設法打了幾個小時的盹，整個人還是有種被掏空的感覺。我把幾個病人的住院醫囑交代好，潦草的簽個名後，往後靠到椅背上。

剛才接到的最後一個病人是位七十二歲的老太太，十天前手被玫瑰叢刺傷。事實上她這隻手已感染發炎一週，但居然拖到現在，在凌晨三點的時候跑來求醫。我劃開傷口，把膿擠出來，發現裡面還有一點斷梗。

我把那根小小的斷梗拿到她眼前，「可惡的小壞蛋。」她說。

包紮好傷口，開始打點滴和抗生素，老太太準備上去住院，而我該回家了。

拖著疲憊的步伐回到值班室，趕緊沖個澡。走出淋浴間的時候，我看到吉姆．里翁（Jim Leone）已經在床上躺平。他是來接我的班的。

「吉姆，」我拿了條浴巾擦乾身體，「這麼早來啊。眞是認眞負責的好醫師。」

「讓我睡一下吧。」他把棉被裹得更緊，轉身面向牆壁。

穿好衣服，將燈關掉，離開前我順口祝福他：「希望今晚平平安安的。」

第33章 「你老婆眞可憐」

是誰已經兩個晚上沒睡好？又是誰已經連續工作將近四十九小時？下班以後唯一聽到的安慰，竟然是「你老婆真可憐」。轉念想想，她們說得沒錯。派蒂的確很辛苦。她不該跟著我受苦。

七月

我已經三十三歲了。算起來，我總共受了二十七年的教育。跟我差不多年紀的朋友，職業生涯都走過大半，而我卻還在受訓。不過，學徒生涯的終點也近在眼前了。七月二日，最後一年住院醫師正式開始。我再次回到羅梅洛醫師的團隊，這一回，我的角色是資深住院醫師。這是到達終點前的最後一段旅程。

「三歲。」

「天啊，」她搖搖頭，「你老婆眞可憐。」

你老婆眞可憐。我每天都聽到這句話。是誰已經兩個晚上沒睡好？又是誰已經連續工作將近四十九小時？下班以後唯一聽到的安慰，竟然是「你老婆眞可憐」。

轉念想想，也對啦。她們說得沒錯。派蒂的確很辛苦。她不該跟著我受苦，像她這樣的好女孩，理應過好日子。

我自己呢？沒什麼好說的，天生就是要當騾子。醒著的時候就工作，下班後就趕快睡，然後才能做更多工作。身爲務實主義者，我並沒有太多抱怨。無論喜不喜歡，眼前的工作就是要完成，那不如就專心解決手上的事情吧。

七月的早晨十分溫暖，不太需要花時間熱車。我把刮鬍刀和書本往後座一丟。坐下來的感覺眞好，我心想，或許打個盹是個不錯的主意。我伸個懶腰，閉上眼睛。

恍惚間我的頭似乎要掉下去了。我猛然驚醒。搞什麼！這樣睡下去，恐怕會睡到中午才醒。幾次深呼吸之後，我發動車子，引擎咕噥了幾聲，這輛「戰艦」也跟著甦醒過來。我開著它緩緩滑出停車場。

禮拜天清早的市街一片寧靜，我在路邊一排排榆樹的光影下穿梭。上了第十四號高速公路後向右轉，對著東邊的晨曦直駛而去。

關上門前，裡頭隱約傳來一句，「拜拜，邁可。」

經過護理站的時候，一個護士問我里翁醫師來了沒有。

「來了，怎麼了？」

「有個老人家說他的腳趾頭又紅又痛。」

「幫他抽血驗全血球計數、紅血球沉降速率、尿酸，然後給他照張X光。結果出來以前先別去吵里翁醫師。」

她點點頭，拿起電話準備聯絡。

走出大門的時候，正巧遇見幾個要回家的夜班護士。我們一起走向停車場。

「梅約的老師沒教你們怎麼刮鬍子嗎？」卡妮問我，「你看起來簡直像個乞丐。」

「我會在路上刮啦。」

「沒用的，你還是像乞丐。你爲什麼不睡一下再走？」

「沒辦法，我還得跟太太和小孩一起做彌撒。早上九點要到。」

護士小姐笑成一團。就跟我其他朋友一樣，她們覺得我不停生小孩實在很好笑。「你到底有幾個小孩？」卡妮問我。

「三個。」

「老大幾歲？」

「最小的那個白白胖胖的，搞不好可以賣貴一點，」傑克用手托著下巴，若有所思的打量著派屈克。

我決定把所有車窗都搖到底，然後脫掉上衣，打赤膊開車。當然，我還沒瘋狂到把褲子脫掉，因爲我可不想在教堂前面被警察逮捕。到時報紙的頭條可能會寫著：「變態狂騷擾教堂姐妹會婦女遭逮——裸體醫師依公然猥褻罪起訴」，那時我該如何跟柏克醫師解釋呢？

我把「戰艦」重新開回馬路，跟隨著鏗鏘有力的音樂節奏，我用頭猛力打起拍子。

我本來跟派蒂約好九點在教堂見。她會搭弗萊太太的便車。弗萊太太的女兒經常幫我們顧小孩。我把車停進聖庇護教堂時已經九點十分，好死不死，有一對老夫婦也剛到，正巧把車停在我隔壁。

「喬治，那男人是——」

「我們還是快點進去吧，快走。」老先生迅速把老太太帶離現場，遠離我這上身一絲不掛，看起來像喀藥毒蟲的瘋狂男人。

我套上上衣，用手順了順頭髮便走進教堂。派蒂照習慣坐在後排。女兒們靠在她旁邊，派屈克正窩在她大腿上。我小聲打招呼，擠到他們中間坐下來。

太陽正要升起，天啊，這下子眼睛更張不開了。

遮陽板根本擋不住耀眼的光線。我緩慢前進，一路向東，直到曼卡多最後一個紅綠燈。綠燈一亮，我催動「戰艦」，火力全開。

我瞇著眼，忍不住哈欠連連，眼中也不停溢出淚水。我得想個辦法才行。我把車窗全部搖下，音響開到最大。

「在烈日下勇往直前！」我跟著音樂大吼。把左手伸出窗外，用力在車門上打拍子。路旁的玉米田在微風中彷若波浪，陣陣起伏。

離威斯卡還有幾里路，我的頭一直向下點。忽然間輪胎好像壓到碎石，顛簸了幾下。我嚇了一跳，我竟然開到路肩去了。這樣下去我遲早會死在路上。

我把車停好，下車開始原地跑步，試著恢復血液循環。我的雙臂在胸前交叉擺動，蹲下去又站起來。

最近我幾個兄弟才警告過我，假如我堅持開這輛破車在路上亂跑而出車禍的話，可別妄想他們幫我養小孩。

「我們會把他們賣給吉普賽人，然後拿這筆錢去賭城好好玩樂一番。」提姆這麼跟我說。

「沒錯，我想每個孩子賣個三四百塊沒問題。」丹尼又加上一句。

第34章 獵鵝事件

現在怎麼辦？我該把鵝放哪？派蒂死也不肯讓我放屋內。如果留在車庫，松鼠和浣熊鐵定會聞香而來，那要放在……對了！車子後座！沒錯，就是那兒！反正只要趁明早派蒂起床前把它載出去扔掉就好了。

九月

整件事全都起因於法蘭克一句無心的話。

「你知道嗎，」他看著湖對岸一群剛落地的鵝，「一個正常的男人，一定會想獵一隻那種大肥鳥回家。」

這年的九月暖得出奇，日子似乎過得特別慢，玉米田在陽光下閃耀著光芒，田野裡點

彌撒儀式中，我眼睛幾乎是閉著的。進行到和平吻禮的時候，派蒂忍不住對我說，再這樣繼續點頭，我的頸椎遲早會骨折。

彌撒結束後我們收拾好玩具、裝著零食的袋子、教會的公告，準備回家。我手上抱著派屈克，肩上掛著一袋尿布，派蒂則牽著兩個女兒的手。

「那對老夫婦幹麼這樣看著你？」派蒂問我。

在停車場遇見的的那對老夫妻緊握著對方的手，背貼著牆壁，正目不轉睛盯著我。

他們看起來是很好的人。我知道我該向他們道歉，可是，我該怎麼開口呢？我要如何解釋我爲何打赤膊上教堂？「是這樣的，我是梅約醫學中心的住院醫師，我很想當個好醫生，可是我們有這麼多小孩卻沒什麼錢，所以我得去別家醫院打工，所以常常睡眠不足，還有雖然我很少回家，可是我也想當個好爸爸跟家人上教堂，所以我只好一路飆來。我快兩天沒睡了，眼睛根本睜不開，好幾次把車開到馬路外面，最後只好脫光光，然後把音響開最大聲，然後……」站在原地，我愣住了。連我自己都搞不清楚爲何我要過這種生活了，我又如何期待別人能了解呢？

「親愛的，該走了，」派蒂碰了碰我的手。「你眞可憐，看起來像隻喪家犬。跟我回家吧，回到我們溫暖的被窩裡。」

被窩。沒錯，這點我很清楚，我需要睡眠。我把鑰匙交給派蒂，跟著她走向車子。

來輪到我。魚餌才剛下水，馬上又抓到一條，大約有二十公分長。

就這樣釣上來又放掉，不消十分鐘就達到十五條的紀錄。一開始我們興奮不已，還以爲自己是天生好手。直到第十五條魚自願咬餌送死之後，法蘭克忍不住了，「我還從沒看過這種笨魚，牠們根本是什麼都咬。」這一點都不誇張。我們兩人剛才下水游泳，就感覺到有許多小魚輕咬著我們的腳趾頭。之後我們乾脆拿掉餌，讓釣竿空垂著釣線，拎著啤酒躺下來，開始欣賞正上映的星空秀。

「邁可，你獵過鵝嗎？」法蘭克隨口問。

「沒有。你忘了嗎？我可是在芝加哥長大的。那兒都是文明人，他們絕不會對動物開槍的，除了對人以外。不過，這裡不是禁止打獵嗎？」

「是啊，」法蘭克說，「除非牠們飛到離市中心方圓六英里之內。否則的話，這種肥鵝我非打一隻回去不可。看起來就很好吃。」他伸手又從冰櫃拿起一瓶啤酒，「而且我知道怎樣不會被抓。」

「怎麼樣？」

「用點二二步槍。」

「點二二!?」打獵我懂得不多，但至少知道獵鳥應該用散彈槍而不是來福槍。

「沒錯，」法蘭克繼續說，「用點二二。散彈槍太吵，太惹人注意。你帶把點二二，悄

綴黃色、橙橘、豔紅的樹木。羅契斯特西邊一兩公里外有個廢棄礦場，法蘭克和我交錯橫躺在舊橡皮筏上，他的腳伸向右邊，我向左邊，兩人中間擺了個冰櫃，裡頭裝了一整箱啤酒。我們似乎早就忘了釣竿的存在，任由它們在兩頭擺盪。

我在芝加哥西區出生、長大，是典型的都市小孩。種田、釣魚、打獵，這些我都一無所知。我從沒開過拖拉機，也沒拿過槍，但法蘭克和其他許多住院醫師可就不同了，釣魚和打獵是他們兒時回憶裡很自然的一部分。

一起去釣魚是法蘭克的主意，帶啤酒則是我的點子。本來我還以爲自己很有創意，沒多久就發現，啤酒本來就是漁夫的基本配備。

「沒喝醉酒，就不懂得釣魚。」這可是明尼蘇達州漁夫的信條。

爲了掩人耳目，我和法蘭克把車藏在一叢矮灌木後。所有你想得到的警告標語，這礦場上都有：禁止停車、禁止釣魚、禁止游泳、禁止打獵、禁止划船、禁止亂丟垃圾，還有禁止進入。只不過，這些告示牌上處處都是散彈獵槍打過的痕跡。

我們兩人輪流幫橡皮艇充氣，把冰櫃和釣具抬上船。那個黃昏挺暖和的，我們在日落時出航。法蘭克隨身帶著他的王牌釣餌：綠巨人玉米罐。只見他隨手抓了一粒玉米勾住，順著釣線拋入水中，幾乎是在落水的同時就感覺到有東西在用力拉扯著釣桿。釣線回收，是一尾將近十五公分長的翻車魚。這魚在皮艇上奮力掙扎，直到我們把牠拋回水裡。接下

我選定廢礦場湖邊西岸，一排濃密的草叢後，蹲下身來靜靜等待。落日餘輝灑落在十二隻鵝身上，牠們紛紛降落，集結成群，在湖的對岸揚起一小片水花。梳理羽毛之後，牠們開始緩緩向我這邊滑行過來。

等牠們幾乎到達我這一側的岸邊，我輕輕撥開草叢，舉起來福槍瞄準離我最近的那隻，然後扣下板機。突然間，受到驚嚇的鵝群齊聲尖叫，揚翅起飛，羽毛凌亂飛散各處。牠們消失在垂暮之中，不到二十秒就飛的快看不見了。我站起來，來福槍拎在左手搖搖晃晃，右手拍了拍胸前和褲襠的泥土。天色漸暗，離湖岸約四十英尺遠處，那隻剛被我射死的鵝正飄蕩在寂靜而光滑的湖面上。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親手殺生。沒有興奮得意，沒有勝利的快感，只有做錯事的懊悔，一種近乎可恥的感覺。我，剛剛奪走了一條寶貴的生命。

我試著用理性說服自己。你每次吃漢堡的時候都感到愧疚嗎？

不，我沒有。

所以你不能殺生，卻認爲別人殺生來供你吃是天經地義的事囉？

不管怎麼說，我總感覺這樣就殺死一隻動物不對，我根本沒理由非殺牠不可。這一點也不有趣，一點也不刺激。錯了，這一切都錯了。

那隻鵝離岸邊還有四十英尺，天色變暗，也愈來愈冷，游泳過去取回獵物似乎有點困

悄摸近，等那些笨鵝落地，在草地上坐穩之後……」他的視線掃過食指——「碰！美味鵝肉上桌。」

兩週後，日落前一小時。我右腿側邊掛著法蘭克的點二二來福槍，緩緩向廢礦場前進。

「你瘋了嗎？」派蒂在出發前跟我吵了一架。「盜獵是違法的。」

「別緊張。我不會被抓到的。」

「每個小偷被抓到以前都是這樣說。」

「得了，那個法律根本該廢了。你去問問那些農夫，他們老是在抱怨那些鵝吃光他們的農作物。」

「那你去問問種田的，有幾個人會半夜三點去警察局保你出來？」

「我不會被抓的。我已經跟你講過了。」

「你一定會。知道爲什麼嗎？我要去檢舉你，我還可以拿一百塊獎金。聽過T-I-P（Turn-In-Poachers）嗎？」派蒂說的是檢舉盜獵，明尼蘇達州自然保育局的電視廣告。

「親愛的，我捉到鵝很快就回家了，不用幾個小時。你吃過新鮮的鵝肉嗎？」

「你有吃過鄉下監牢的牢飯嗎？那就是你晚上要住的地方。」

一小時過去了。車庫正中央的廢報紙上躺著一隻半裸的鵝，鵝毛如雪花般四散。我從縫合包裡抓出一副檢查手套。打算把鵝肚子徹底清乾淨。

好吧，手術計畫是這樣的。首先由腹部正中切口進入腹腔探查，然後進行胃切除術、十二指腸切除術，緊接著是迴腸切除、空腸切除以及大腸切除。不管肚子裡還剩什麼東西，我一律把它們掏空。對了，脖子和腳當然也得拿掉。

一小時又過去了，我身旁的垃圾袋裝得滿滿的，裡面的東西恐怕足夠讓整個鎮上的浣熊開心享用一週。時間是晚上十點整，派蒂應該還沒睡。我拎著戰利品拾階而上，沒想到門閂竟鎖上。毫無疑問，派蒂應該是不小心閂上而已。我輕輕扣門。

「派蒂，」我喊著。「派蒂。」

回應聲從走廊傳來，「只要你還拎著那個東西就休想進門。」

「派蒂，讓我進去吧。毛都拔乾淨了，裡裡外外都清過，可以下鍋煮了。來嘛，看一下。」

她穿著浴袍，從走道轉角處走來打開門閂，然後馬上退後一步。我打開門，親手奉上那隻鵝。她瞥了一眼濕報紙上那團亂七八糟的東西，忍不住作嘔。

「天啊！你怎麼可以這樣！」

她一副要暈倒的樣子。我走向她，順手要想把鵝放在餐桌上。

難，我得回家拿橡皮艇來才行。

三十分鐘後，我乘著充飽氣的橡皮艇划向我的獵物。我從鵝頸將牠一把抓起丟在橡皮艇中央，沒想到一隻鵝竟然這麼重！

到家後，我抓著那隻鵝穿過後門走向廚房，一邊喊著派蒂。

「女主人，快出來看看！你英俊強壯的男人帶著豐富的晚餐回家囉！」

派蒂走到廚房，瞥了我一眼，立刻高舉右手，「天啊，馬上把那個噁心的東西拿走！」

身爲最強壯的男性，最優秀的獵人，帶著豐碩的成果回到自己的洞穴，應該受到這樣的歡迎方式嗎？「派蒂，這是新鮮的鵝耶，我們晚餐桌上的食物啊！」

「這才不是肉！從超市買回家、包得好好的才是肉。而那個，」她指著我手上的鵝，「只不過是隻死掉的動物。你最好在孩子還沒看到之前把牠弄走！你想讓他們一個月睡不著覺嗎？」

「等我把這隻鵝拔毛清理乾淨以後，看你會不會後悔。」

我回到車庫把鵝放在地上，接著到地下室取出一把大刀，加上在醫學院唸解剖學時的工具。

我這輩子從沒處理過任何動物。但是身爲醫師，我還有點基本概念。第一步，就是把毛除乾淨。這何難之有？

「瑪麗凱出事了。」

那雙眼睛又多睜開了一點。「瑪麗凱怎麼了？」

「她縮小了。」

派蒂挪了一下被窩裡的身體，嘆了口氣。「什麼意思？『她縮小了』？」

「她坐在車子後座，整個人變得好小，而且她聞起來怪怪的。」

我從床上彈起來，心想，這下我完蛋了。「艾玲別怕，」我迅速套上睡褲。「爸爸來處理。」

派蒂緩緩從床上坐起來轉向我。她的眼神讓我渾身不安。那正是酷斯拉噴火燒毀東京前射出的眼神。

「你不會吧，」她說。

我沒有看她，只說，「放輕鬆，可能根本沒什麼大不了的。哈哈，你知道，孩子嘛。我現在馬上去看看艾玲說的是什麼事。」

在她話說完以前我已經火速逃離現場，不過我依稀聽見「邁可」和「宰了你」之類的字眼不斷重複，而且愈來愈大聲。我衝進車庫，把鵝從瑪麗凱的位子一把揪出，塞進獨輪手推車裡，再放上一包肥料蓋住牠。但是，安全椅上殘留著一滴鵝的體液，還有車裡揮之不去的獵物怪味，卻是躲也躲不掉的鐵證。

「不要放在桌上！」她大吼。「休想把那東西放在我的餐桌上。給我馬上拿出去！我是說真的，邁可，你不現在拿出去，我就要吐在你身上了。」

她試圖用右邊身體把我推出後門，而左邊身體卻迫不及待想退回走道。在別的時候這一幕鐵定很好笑。然而結婚五年的經驗已經教會我，現在派蒂臉上表情所代表的噁心、抗拒、痛恨、憤怒，可不是在跟我打情罵俏。我馬上帶著鵝離開這個房間，或許能消除她的噁心與抗拒感。至於痛恨與憤怒感，恐怕就沒那麼快消退了。

我退出後門，拖著疲憊的步伐回到車庫。

現在怎麼辦？我該把鵝放哪？派蒂死也不肯讓我放屋內。如果留在車庫，松鼠和浣熊鐵定會聞香而來，那要放在……對了！車子後座！沒錯，就是那兒！反正只要趁明早派蒂起床前把它載出去扔掉就好了。

我把鵝放在引擎蓋上，打開後車門。後座裝了孩子的安全椅，車裡頭一片漆黑，我找不到鬆開它的機關，於是乾脆把鵝抓過來塞在安全坐椅上。再次確認所有車窗都關緊後，我甩上車門，進房睡覺去。

星期六早上六點，艾玲走進主臥房來，貼著派蒂的臉。

「媽媽？」

派蒂微微睜開雙眼。「嗯？」

吃過最棒的肉，」他告訴我。「眞謝謝你和派蒂送我們這麼棒的禮物。」

「不客氣。」

「記得幫我們跟派蒂說聲謝謝喔。」

這聲道謝該會石沉大海，永遠不會送達目的地。

我轉身走回屋內。派蒂已經等在後門。

「怎樣？」她問。

有的時候我們應該撒謊，厚臉皮、堅持到底的說謊話，完全否認一切，直視著老婆的眼睛把黑的說成白的！

但絕不是現在。

現在唯一能做的，只有當庭乞求寬恕。審判已經開始，而審判長正是親愛的老婆大人庭上。派蒂飽受驚嚇，也很憤怒。我怎麼會做出這種事呢？我到底在想什麼？這個恐怖的回憶可能會跟著艾玲一輩子的。

「我不知道那噁心的東西現在在哪，」她說的顯然不是艾玲，是那隻鵝，「我再也不想看到牠。」

宣布判決。假如我還在乎自己的太太和小孩，對他們還有著那麼一絲關心的話，我應當讓那噁心的東西馬上消失。「否則的話，就別想回家！」緊接著是甩上後門的聲音。

我知道該怎麼做了。

我用塑膠袋把鵝裝好帶去給傑克。他答應去聖保羅看他姊姊時時，會順道把鵝帶給我弟弟比特。

幾天後，比特打電話跟我說，他和室友們把肥鵝煮來吃，飽餐了一頓。「這是我今年

梅約的年輕生力軍之一，人聰明，刀法厲害，而且樂意帶手下的住院醫師開刀。每個住院醫師都希望能跟著他學。能夠與他共事個把月，我和查理兩人都興奮不已。

我們總共有二十一位病人，絕大多數才剛動過大手術：有人工關節、骨折、骨切除，還有肩部旋轉帶肌腱修補。他們身上有打石膏的、穿護具的、躺在床上做牽引治療的；有些病人正在出血，身上放了幾條引流管，或者經常嘔吐：當然也有著發高燒、血量不足、脈搏微弱這類虛弱的病人。照顧他們總是充滿挑戰，有時也讓人想放棄，但我總是要求自己靜下心來釐清病人現況，再一步步解決問題。

即使這兩三年來我已成長許多，但長久以來的自卑感還是讓我自覺程度比不上我的同事們。也正因爲如此，工作時我儘可能要求完美，避免任何疏漏。

我的不安成了良師益友。它不斷激勵著我，在每次疲累或想偷懶的時候鞭策自己堅持下去。但是伴隨而來的副作用可也不輕鬆：我像著了魔似的，每天晚上都要唸書，因爲我非得查清楚手上每個病人的每一個問題不可。

派蒂永遠是我的救星。她總是在我最需要的時候給我勇氣堅持下去；當然，她也會適時派孩子跑進我在地下室的書房，「叫爸爸不要唸了，和我們一起去公園玩。」

少了查理的幫忙，我花了三小時才看完所有住院病人。醫囑處理完後，我把最後幾本

第35章 遺忘莎拉

我並非沒有想起過莎拉。我心底還是很在乎她過得好不好？但我從未追蹤過她的病況。為什麼呢？我納悶著。剎時間我明白了。她在我心裡份量太重，或許當我問了之後，我害怕知道她的種種，更不忍聽到答案。

十一月

最後一台刀結束後，我要查理趕快離開。他整個晚上沒闔過眼，現在活像行屍走肉。「你快回家吧。」我說，「巡房和病人的事我來處理就可以了。」他實在太累了，連爭辯的力氣都沒有，揮揮手謝謝後便離開。

這段時間我們都跟著赫爾醫師，我擔任資深住院醫師，他則是資淺住院醫師。赫爾是

誓永不遺忘的人，爲何任由她從記憶中消失呢？

我並非沒有想起過莎拉。我心底還是很在乎她過得好不好但我從未追蹤過她的病況。我沒去問克萊默醫師。我認識當初術後負責照顧她的護士安妮，也一直有保持連絡，可是我也沒開口問過她。

爲什麼呢？我納悶著。並非我不在乎她，其實我是太在乎了。剎時間我明白了。她在我心裡份量太重，或許當我問了之後，我害怕知道她的種種，更不忍聽到答案。

好吧，不能再逃避。我決定當晚就打給安妮問問莎拉的近況。

可是，電話也不必打了。站在我身邊的護士忽然說，「莎拉在幾個月前過世了。她是最溫柔美麗的女孩。大家都愛她。」

其實我一直都清楚故事會怎麼發展。我想，過去一年來我就是不願意面對這樣的結局。我望著照片中莎拉秀髮輕揚的模樣。年輕的生命如同照片中的大片美景向遠方伸展，不曉得莎拉看著時心裡的感覺如何？她應該很清楚吧。對她而言，這只是個遙不可及的夢。

幾個月前，她走了。

這表示手術後她僅僅活了一年。我們到底對她做了什麼？我們切掉她的腿，帶給她無

病歷丟在護理站。我坐下的同時，正巧瞥見換藥車後牆上掛著的一幅裱了框的照片。裡頭是個少女的背影。她站在半山腰旁的一棵樹下，秀髮隨風飄揚，正眺望著眼前美麗的大地。這景象令我震驚。過了一兩秒後我才找到原因——這少女雙手撐著拐杖；而且，她只有一條腿。

「醫生，你喜歡那張照片嗎？」一個護士問我。

「當然。很好看。」確實很美，只是不協調。這麼美麗的女孩卻少了一條腿。

「那是莎拉．貝倫森。她曾經是我們的病人。」

莎拉，好像有印象。我不很肯定。

護士小姐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你認得她嗎？」

莎拉。我認得她嗎？天啊！那一刻我眞覺得自己好差勁。就是我擔任克萊默醫師助手時切除了她那條腿。手術之後連續好幾個月，她的影子不時浮現在我腦海中。莎拉，她棕色的秀髮隨意散落在枕頭上，病袍下柔軟動人的胸脯若隱若現；莎拉，她眼中總閃耀著純眞的光芒，即使再多的苦難病痛也無法使之熄滅；莎拉，她是我發誓一輩子不忘記的女孩。

誓言再次破滅。我的確將她遺忘了。

我最後一次想到莎拉大概是近一年前的事。我質問自己：一個對你這麼重要，你曾發

第36章 成爲總住院醫師

我讓手下住院醫師主刀，在旁邊指導他，就像之前資深住院醫師一樣。我們就是這樣成長的。我們身處的這個醫療體系掛著病人至上的招牌，但獲益最多的卻是住院醫師，這個事實始終煩擾著我。

一月

我們回芝加哥過聖誕，然後在新年的一場大風雪中趕回羅契斯特。到家時已經是午夜。「戰艦」就在家門前的車道上當場拋錨，我索性就把它留在那。

隔天我起了個大早，趕著出門上班去。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因爲我即將開始在梅約醫學中心的最後一段訓練生涯——擔任骨科部總住院醫師。我終於要獨當一面，有自己的

盡的痛苦。爲的是什麼？她終究還是走了。這個手術的意義何在？我們到底是延長她的生命，或者根本是摧殘她的餘生？我不禁思索著，若她從未聽過梅約，會不會過得更快樂些？在上百次奮戰中，每次我們都盡了全力，但我更加明白這是不夠的。我心底吶喊著，比起全力以赴，我們更希望結果能盡善盡美。不要告訴我你已經拚了老命，我只想知道你成功了沒！

我無法冷靜。我不斷自責。我輕蔑的嘲笑自己：看看你幹的好事！一位美麗的少女求助於你，你砍掉她的腿，挖掉骨盆，還讓她全身血液幾乎流乾。之後給她的藥物和毒藥沒兩樣，她的頭髮因此掉光，血球所剩無幾，更讓她天天嘔吐直到食道出血。然後你把她抓去接受放射線治療，使她的卵子逐一凋零。這些酷刑周而復始，一直到她離世的那一刻，而你竟還堅持說是癌症奪走了她的生命。你的所作所爲，她所承受的一切都是應當的，只因爲你「出自善意」。拜託啊，大醫師們，要是哪天換成我病倒了，請你帶著你的善意離我遠一點！

感謝老天，仍有許多病人能恢復健康。那些需要人工髖關節與膝關節置換的病人，讓我們得以分享他們康復的喜悅。感謝老天，我不必在每天下班回家時問自己：你做的一切價值何在？我承認自己無法日復一日面對無窮盡的挫折與死亡。我眞的做不到。

或許這正是我爲何「遺忘」了莎拉的原因。或許對我來說，這一切重得難以承受。

我套上鵝絨外套和叟瑞爾靴子，注意到街上的雪已經清理過了，但家門前的車道出口卻堆起了一道小雪牆。不過這沒什麼好擔心的，我知道「戰艦」會載著我衝出去的。

出門前，小傢伙正在地下室造反。我大喊了一聲「拜拜！」，樓梯間馬上碰碰作響，他們一個接一個衝上來了。艾玲說瑪麗凱搶了她的蠟筆。瑪麗凱說派屈克用曲棍球桿敲她。派屈克說瑪麗凱是異形，他要把她「蒸花」掉。派蒂一把抓住曲棍球桿說，再不統統安靜下來，就要把他們全部從地球上蒸發。

「親愛的，祝你好運。」一片混亂中我拉上外套步出家門。

她對我吐吐舌頭。「你這個大呆瓜，快關上門。外面好冷，你要害我們都得肺炎啊。」

「對呀，」派屈克說，「外面『能』得要命。」

「你這個大呆瓜！」帶上門時還聽到艾玲不停咯咯笑著。

雪地中我踽踽而行，耳裡充滿著屋裡傳出的歡笑聲。（「你說爸爸是呆瓜！」）幾個小傢伙疊在一起，貼著客廳窗戶向我比手畫腳道再見。我開著「戰艦」緩緩駛離車道，加速衝破雪牆順勢滑向對街。我向孩子們揮揮手，油門踩到底，擺尾離去。

我走進聖瑪麗醫院醫師休息室，發現我手下的資深住院醫師艾倫．哈金斯（Alan Harkins）已經到了。艾倫這人話不多，很愛唸書，他不玩冰球也不打高爾夫，愛喝紅酒卻不碰啤酒。表面上我們似乎沒有共同點，但骨子裡卻有一致的堅持，就是認真面對工作。

病人，親自開刀，同時還會有一位跟著我學習的資淺住院醫師。

我應該是振奮不已並感到驕傲的。三年多來，從資淺住院醫師跟著哈丁醫師開始，今天算是到達高峰了。不幸的是，雀屏中選成爲總住院醫師並沒有帶來太多的喜悅。我早已失去享受快樂的能力。現在的我滿腦子只想著如何成功。不消幾分鐘，我便從總醫師的光環裡跳出，開始計畫著下一步：成爲一位優秀，不，是無懈可擊的總住院醫師。我開始籌畫著該做哪些事，以及如何做到最好。

我告訴派蒂我很焦慮。總住院醫師責任重大，我可不想搞砸。「你是最棒的，」一直以來，她就像我的定心丸，「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是啊，假如我想當日本天皇，派蒂依舊會說我是最厲害的。

盥洗完畢後，我看著派蒂身上的睡袍，鬆軟的拖鞋以及蓬亂的頭髮。「很好看，」我說。

她把臉旁的髮絲往後撥，「不是好看，是舒服，」她微笑答道。

她彎下腰撿起一個橡膠恐龍玩具，把它塞進睡袍口袋裡。裹著身子的睡袍看起來有點兒緊。我們的第四個小寶貝即將在五月誕生。

「我看你這輩子休想拿到家庭計畫模範獎章了，」比爾聽到消息後這麼說。

「跟動物的繁殖根本沒兩樣嘛。」派蒂的姊姊果然是毒舌派。

希福是新上任的主治醫師，不信任由別人來替他的病人動刀。跟著他的住院醫師幾乎沒有擔任主刀的機會。比爾相當不滿，而且他一向據理力爭。他決定向柏克醫師申訴，堅持要討個公道。

「請問我們這到底是不是在做住院醫師『訓練』呢？」比爾語氣堅決。「假如是，那住院醫師就得親自動手開刀。」

艾希福醫師拿道德倫理當擋箭牌，堅持「病人權益」爲第一優先，因此「相較於訓練住院醫師，我們更重要的使命是提供病人最好的醫療照護。」

艾希福醫師命中罕門，他知道他用對了招數。即使大家都曉得事實未必如此，但梅約醫學中心裡每個人的嘴上功夫都很了得，「視病猶親」、「病人至上」總是琅琅上口。忽略事情的眞相要比公開承認它容易得多。

病人不盡然永遠是第一順位，在外科系領域尤其如此。假使病人在梅約醫學中心是至高無上的，那他們怎麼可能讓住院醫師動病人一根汗毛？住院醫師的開刀技術是絕對比不上主治醫師的。如今身爲總住院醫師的我，大部分骨科手術都已得心應手，但我從不認爲自己能超越羅梅洛、赫爾或柯文區的水準。既然我不如他們，醫院如何合理化由我動手術這件事呢？正如我很清楚艾倫的刀法比不上我，我又該如何解釋，讓他在我的病人身上開刀是正確的呢？

看完住院病人後我要艾倫星期天休個假，我自己來醫院看病人就好。如我所料，他表示要來陪我巡房，我當然不同意。

「我們下星期一早上七點再碰頭吧，」我說。「這個週末我不會跑遠，有任何問題儘管找我。」

艾倫離開後，我走進住院醫師室看公佈欄，尋找將來落腳行醫的好地方。六個月後，我的住院醫師生涯就要畫上句點。我得找個工作。身爲梅約醫學中心住院醫師的好處之一，就是永遠不必擔心失業：西雅圖、科羅拉多、芝加哥、達拉斯、波士頓，選擇多得是，不過現在就找工作好像有點奇怪。雖然已身爲總醫師，我總感覺一切才開始沒多久，但卻已在計畫著離開。

儘管我急於開始總住院醫師的工作，但有件事卻困擾著我。依照傳統，總醫師得讓下頭的住院醫師操刀。只有混蛋才不放刀。我知道艾倫預期我會讓他擔任主刀進行很多手術，但這對我自己是個考驗。搞什麼！直到最近我才有信心自己獨立操刀，而現在卻得讓一個經驗不及我的住院醫師，在「我的」病人身上動刀？如果他搞砸了，責任可是在我身上。受傷害的是我的病人。我沒把握能面對這樣的結果。

讓住院醫師開刀這個難題在去年終於浮上檯面。那時比爾在艾希福醫師的團隊裡。艾

時候，你就會親自上場；等你非常熟練之後，反而會交給手下的住院醫師主刀。」

「多棒的醫療體系啊。保證所有的手術一定由能力最不足的人來主刀，這就是醫療業的彼得原理（注：上世紀中期加拿大人勞倫斯彼得所提出的管理思想，說的是在一個層級制度中，每一個人總趨向晉陞到他所不能勝任的職位）。

「你想太多了，」克里斯邊說邊打呵欠，又丟給我一罐啤酒。「規矩又不是我們訂的。我們不過是顆小棋子，任人擺佈，叫你往東就往東，往西就往西。發號施令的可是別人。」

「但那不表示我們這樣做就是對的。」

「邁可，別管那些『眞理』好嗎？難道你希望在這邊訓練四年，然後一台刀都沒開過嗎？」

「當然不是。」

「那就閉上你的鳥嘴。這些鳥事就留給柏克和其他醫界大老去煩惱吧。光憑我們兩個怎麼可能搞得清楚？拜託，現在你我的時薪才二十五塊錢，光是過活就夠心煩了。」

開車回家的路上，我想著是否對自己太嚴苛了。我讓手下住院醫師主刀，在旁邊指導他，就像之前資深住院醫師讓我主刀，從旁指導我一樣。我們就是這樣成長的。我們身處的這個醫療體系，掛著病人至上的招牌，但獲益最多的卻是住院醫師，這個事實始終煩擾著我。

住院醫師如果沒有練習開刀的機會，將永遠無法獨當一面，這道理每個人都曉得。住院醫師的能力經驗不及主治醫師，這點也毫無疑問。在美國所有的醫學中心裡，住院醫師都得練習開刀；然而，這些醫院的主管卻繼續聲稱，「病人永遠是最重要的。」

我坐在克里斯車子前座喝著啤酒。時間是晚上十一點四十五分。冰上曲棍球賽在十五分鐘前剛剛結束。克理斯是耳鼻喉科第四年住院醫師，曾經是哈佛大學冰球校隊。回家前我們倆常在停車場喝點酒。我們發動引擎暖著車，談論著有關住院醫師開刀的事。

「我覺得我像個僞君子，」我告訴他。「如果我眞的認爲整個訓練體系是錯的，那過去四年來我應該拒絕進行任何手術。我應該堅持由主治醫師親自操刀。爲什麼我沒有勇氣面對事實，承認主治醫師刀法遠比我高明，而且病人權益比我個人的學習還重要？我的良心跑哪去了？只要有機會主刀我從來不猶豫的。」

「我有同感，」克里斯說。「即使到了今天還是一樣。」

「你知道嗎，最有趣的是，」我說。「到了訓練的最後一年，我反而不想每台刀都自己開。我已經開了無數台人工髖關節和膝關節置換，根本不用再練習了。我開始讓手下的人主刀。」

克里斯灌了一大口啤酒，放聲大笑。「我懂了，」他說。「當你對某種手術沒把握的

「噗！」她說。「萬寧醫師，」她不屑地吐出這名字，但其實這都是我們日常玩笑的一部分。她其實很喜歡傑克，但很討厭他整天開玩笑說自己將來會成爲柯文區第二。

術後X光片看起來好極了。我請技師多拷貝一份給艾倫。我、葛拉蒂，還有麻醉護士妮塔都在上面簽名。

我和艾倫共事一個月以來一切平安順利。這天我正在替「戰艦」換機油，派蒂告訴我艾倫打電話來。這週末我們倆一同值班。他會先處理骨科外傷還有病房會診，當他需要幫忙時就會打電話給我。

「邁可，」他說，「我在急診室。這裡有個六十二歲的女性，股骨幹骨折，開放性遠端橈骨骨折，腳踝骨折脫臼，還有一大堆肚子和頭部外傷。」

「車禍？」

「不，是自殺。她從窗口跳下去。」

自殺。這在羅契斯特不常見。我詢問她目前病況是否穩定。

「不太好。她的血壓只有六十上下。一般外科醫師剛把她送進手術房。他們說處理完之後就換我們接手。」

我告訴艾倫我馬上就到。換好「戰艦」的油後我馬上飆到急診室。艾倫帶我去見病人

「前傾的角度要再大一點。看到我怎樣把脛骨擺正垂直地面嗎？股骨這部分的角度要像這樣才好。」

我正帶著艾倫進行他生平第一次人工髖關節置換術。他跟著我做這手術很多次了，對其中的技巧相當熟悉。漸漸的，我放手讓他嘗試手術中的各個步驟。但今天是我第一次讓他全部包辦，從劃下第一刀開始，直到縫上最後一針。

他很緊張，幾乎每一步驟都徵詢我的意見。我心想這樣也不錯，寧可手下的人過度小心也不要太過粗魯。灌好骨水泥後，他把股骨部分人造關節敲入定位，然後將整個髖關節復位，仔細檢查整體活動度和穩定度。之後我們開始關傷口。我看見艾倫的眼神透露著「終於結束了」的放鬆。最困難的部分已經完成。

「幹得好，」我告訴他。

「開得很棒呀，」刷手護士葛拉蒂說。

「嘖嘖，艾倫，你一定是眞的很棒。葛拉蒂從沒這樣誇過我。」

「我也有誇過你好不好。」

「有嗎？那你認爲我跟柯文區醫師一樣棒囉？」每個人都曉得她很崇拜柯文區醫師。

「想得美！」她馬上反擊。「你還差得遠呢。」她用力把止血鉗拍在我手上。

「就連傑克也不行嗎？」我邊問邊止血。

效。那天晚上發生的所有事情是這麼的荒謬可悲，這麼混亂可笑。就算她再多活一天、一年，甚至十年，又有什麼差別？她的結局註定都一樣。

我是個骨匠，是的，我專門修理壞骨。眞了不起啊。不論你修好了多少，早晚都會變成一抹骨灰歸於塵土。

家屬。自殺帶來的陰影籠罩著他們。困窘、憂心、憤怒、受傷，在每個人臉上忽隱忽現。一切再清楚不過，她是個酒鬼，給家人帶來的麻煩多到超乎想像。家人如此難過，到底是因爲她尋短，或是因爲自殺竟失敗了？一時間難以分辨。家屬對傷勢似乎都不太感興趣，也不想積極討論治療計畫。

一般外科醫師開完肚子的刀已經接近下午五點。他們拿掉脾臟，同時修補肝臟。我和艾倫在大腿骨打上骨髓內釘，腳踝裝鋼板，踝骨串了根螺釘，最後裝好外固定器來處理遠端橈骨骨折。然後我們立刻送她去唯一適合她的地方——加護病房。一小時後她死了。

我走出去準備向家屬宣告她的死訊。家屬等候區空無一人，他們早就走光了。白忙一場。搞什麼！所有力氣都白費了。

我那麼努力把支離破碎的她拼回去。我竭盡所能做到最好。我再三檢查大腿骨旋轉的角度和長度。我確認外側足踝關節達到完美的復位。我非常小心處理踝骨避免破壞血液供應。我把外固定器精準地打在最適當的位置。她的術後X光片看起來好極了。

是啊，我心想這些漂亮的X光片就要跟著她進太平間了。

我獨自坐在醫師更衣室裡，低著頭，雙手放在大腿旁。這一切毫無意義。我使盡渾身解數搶救的人最後只活了一小時。家人不在乎她，她也不在乎自己。

我試著自我安慰：你已經盡力了。結局不是你能掌控的。但那天晚上這些說詞完全無

實生活不都是如此嗎？沒人要的燙手山芋總是一路往下拋，我得一一概括承受。大家都不想碰的病人，沒有人願意接手的會診，全都交給總住院醫師來善後。

查理曾和我一起在羅梅洛醫師的服務團隊共事。他來自印第安那州，工作勤奮努力，也是芝加哥白襪隊的死忠球迷。那天，我正吃著早餐，他突然從旁邊的位子冒了出來。

「邁可，」他說，「你有個會診要看。」坐在我對面的法蘭克大聲鼓掌。「丟給總醫師的會診，」他繼續說，「鐵定是個好差事！」

「別扯了，法蘭克，」比爾接口，「別讓邁可掃興！搞不好這回是IBM的大老闆想來換人工髖關節呢。邁可幫他開刀後他會感激萬分，送給邁可一張環遊世界的機票。我說得對不對呀，查理？」

查理皺了皺眉說：「嗯，不……不是這樣。」

「說吧，查理，」我說。

他清清喉嚨，開始宣讀手上的筆記本。「病人是位發育正常、營養良好的五十六歲白人女性，圖書館員，主訴是——」

「查理，把病歷留給那些內科的跳蚤吧。講重點，告訴我你手上是什麼病人。」

「女性病人，膝關節感染。」

我無力的呻吟。

第37章 這個外表掛帥的世界

撇開身體的殘疾，珍是個美麗的女人，優雅又聰明。沒錯，她是瘸了一條腿，但那又如何呢？只因為左腳跟右腳有些不一樣，就拒絕這麼好的女人豈不是很蠢嗎？但男人啊，就是沒法子忽略那條瘸腿。

三月

我們即將度過在明尼蘇達州的第四個寒冬，我也漸漸適應了身爲總住院醫師的日子。我很喜歡名下有自己的病人，有種成爲一個眞正醫師的感覺。可是頂著這個頭銜又常常讓我精神錯亂。資淺住院醫師以爲我是主治醫師，三不五時就跑來問我這該怎麼做，那刀怎麼開。然而，眞正的主治醫師卻仍都把我當住院醫師使喚，一個方便的多功能事務機。現

任。當下我最想做的事莫過於打電話把大老闆哈丁醫師從家裡請出來看診。或者，乾脆直接找柏克醫師更好。我眞想見識一下柏克如何跟這位律師大人交手。

我開始問病史，但他完全不理會。他站起來在房內四處遊走，說肩膀痛已經超過一個月，再也受不了，那感覺就像殺人狂「山姆之子」拿著大匕首捅他的肩，每分每秒都不放手。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醫生？」他問。

我正在想「山姆之子」是哪號人物。他顯然不是泰麗莎修女的手下，難道他是個殺手，還是尼克森總統的幕僚，還是——我管他是誰！

這位病人突然大步向我走來，在我肩上重重拍了一掌，接著把指甲用力戳進我的皮膚。「這樣你感覺到了嗎，醫師，你……這某某醫師。告訴你，這就是每天與我如影隨形的痛苦，我現在就要治好它，馬上！」

他的指甲深陷入我的皮肉中，我的肩膀開始陣陣劇痛。我盯著他那上揚的下巴，離我緊握的右拳不到一公尺。如果今天我不是在醫院裡，鐵定會有不同反應。爲了維持專業形象，我把他的手從肩上扳開，緩緩站起，冷冷的向下注視著他。

「現在我要離開了，」我一字一句的說，「離開前，我會指示護理人員以應有的禮貌和尊重來照顧你。我希望你也能以相同的態度對待這間醫院裡的每一個人。」

「這是第六個了。」

比爾和法蘭克兩人互相碰了碰手肘，幸災樂禍的竊笑著。

對於各式各樣千奇百怪的會診我早就習以爲常。我告訴比爾和法蘭克一個月前才看過的一位肩膀痛男性病人。梅約的慣例是當天晚上先由資淺住院醫師診視過病人，並向總醫師報告後，隔天早上再由總醫師親自會診。

當晚情形相當特殊。那位男病人是來自費城的某大牌律師，他的要求一堆，並且統統馬上就要。打從住院的那一秒鐘他就開始抱怨：房間爛透了；醫院有夠差；護理人員糟糕透頂。他們還爲他送晚餐到房間（史無前例！），一樣被嫌，晚餐當場就被他砸在地上。

最後護士小姐忍無可忍。安妮呼叫我，說這病人根本不讓資淺住院醫師踏入房門一步。「求求你，」安妮說，「今晚就來看他好嗎？我怕他很快就要扁人了，或者，這裡有人要先扁他了。」過去幾年來安妮幫了我很多，我答應她我馬上過去。

我抵達聖瑪麗醫院已將近晚上十點。律師大人正穿戴整齊的坐在床緣。他拒絕換上醫院的病袍，不耐煩的用腳踢點著地板，眼睛看著手上的勞力士。在我出聲前，他就開口痛罵我是吃了什麼熊心豹子膽，竟敢讓他等三個小時！

我先向他道歉，試著說明我們一般是在隔天早上處理會診。當我說自己是總住院醫師時，他簡直氣炸了。他可不想看到什麼「狗屎住院醫師」之流，他只願意看到本科部的主

上我可以試試。」

我謝謝法蘭克的好主意，然後起身去看會診。珍年近五十，看來很平易近人。她的左腿因幼年罹患小兒痲痺而跛腳多年。腳上穿的行走輔具堪稱古董，材料似乎是生鐵和犀牛皮。因爲輔具邊緣反覆磨擦，在她左膝磨出一片潰爛，不時流膿。看著眼前流膿的傷口我不禁隱隱作嘔。爲了保持行動能力，珍十分堅持繼續穿戴輔具。除了潰瘍感染之外，小兒痲痺的後遺症也正悄悄啃蝕著她的健康。

「爲了傷口好，你就不能坐輪椅幾個禮拜嗎？」我問道。

「不行，」她說，「我感覺自己一天比一天虛弱。要是停止走路，我怕自己就再也站不起來了。」

我和珍可說是一見如故。她博覽群籍，我們每天都會騰出些空檔一起討論喜愛的作家。某天我犯了個錯，隨口提到拉摩，從此以後她三不五時的開我玩笑，說我已經退化成一個「愛看男性幻想小說的逃避現實者」。

一般我不會直呼病人的名字，但珍是少數例外。我總覺得擔任外科醫師，直呼病人名字太過親密（我是史密斯醫師，而你是愛麗絲。）珍可不吃這套。「叫我的名字，」她說。「我已經夠老了。我不想再聽到一個三十幾歲的人叫我某某太太。」

回到護理站時，我發現安妮已經準備好咖啡和巧克力餅乾等著我。「安妮，」我說，「我想我現在需要一瓶鎮靜劑。」安妮向我道謝，並提醒我一定要開最強效的安眠藥給那傢伙。

這時法蘭克說話了。「夠了，」他用力拍桌子。「沒有人能忍下這口氣的。這位老兄很明顯需要來點TPW。」

我們全都看著他。「什麼？」

「這是我們懷俄明州的民俗療法，專門用來對付難搞的病人」。

「那到底是什麼？」

「TPW，就是治療性手槍毆打（Therapeutic Pistol-Whipping），」他緩緩點頭繼續解釋「沒什麼恐怖的，只是拿著左輪手槍抵著那混蛋的頭，這又要不了他的命。會死人的叫TPW，治療性手槍安樂死（Therapeutic Pistol Euthanasia），事後可得寫一堆報告呢。TPW就簡單多了。」

「當然你大可試試PPW，預防性手槍毆打（Prophylactic Pistol-Whipping）。不必等那傢伙碎碎唸，你就直接走進他房間，拿點四五槍管往他頭上招呼兩下。看看律師大人醒來後會不會放尊重點。」

「TPW，」我摸摸下巴，若有所思的點點頭。「你想健康保險會給付嗎？或許今天早

與溫暖。

那晚回家後我跟派蒂談到這眞是不公平。想到自己小時候曾模仿腦性痲痺者歪歪倒倒的走路，學智能障礙者含糊不清的說話，就覺得非常羞愧。高中時期我甚至把殘障的人當空氣，走進教室時完全漠視他們的存在。對於渾身上下充滿青春活力的我來說，潛意識裡早把這些人當成小動物或植物一樣，屬於較低層次的生命，不需費心留意。

「他們不過是外表與我們不大一樣而已，爲什麼想要尋求一份愛，甚至是多一點包容都那麼難呢？」我不禁忿忿不平。

派蒂搖搖頭。她猜想或許是因爲殘障朋友迫使我們面對人性的弱點。「也許他們提醒了我們生命有多麼脆弱。忽視他們的存在，只是我們逃避現實的表現吧。」

我想起珍腳上化膿潰爛的傷口，那隱隱作嘔的感覺又來了。爲什麼？過去四年來，我早已見過無數更慘不忍睹的畫面。那副鐵架反覆摧殘著珍的腿，是否提醒了我什麼？

珍與我共同奮鬥許久，但仍在原地踏步。我已經送她進手術房清創四次，而那膿瘡總好不了。每回她穿上那副老古董，鐵架很快便磨掉新長好的疤，感染於是接踵而至。最後我只好跟珍打開天窗說亮話，提醒她不停止用那個行走輔具，最後的結局只有一種：截肢。

她很不情願的同意暫時坐輪椅。我們努力了近兩個月才等到傷口完全癒合。但這兩個

我爲珍竭盡所能。我費盡唇舌說服梅約輔具商店修理她那個老古董。他們可是頭一回見識到那麼古老的輔具，很擔心修復時反而會讓它支離破碎。他們爲她打造一副新輔具，但是珍不領情。她認爲新的無法好好支撐她的腳。她再度穿回了老古董。

我告訴珍，我得送她進手術房進行清創手術。手術前一晚，我問她是否有家人，比方說先生或是小孩，會希望跟我談談病情。

她困惑的看了我一眼，似乎在責怪我竟然如此天真。「我沒有結婚，」她回答。

我倆都很尷尬。不是因爲她的答案，而是她語氣背後意味深長的暗示：「我沒有結婚。我是個殘障者。誰會要我呢？」

我大可告訴她這是胡說八道，怪她在自己身上亂貼標籤。很悲哀的，我沒有這麼做，因爲我明白她眞正想表達的意思。我們活在一個外表掛帥的世界，而珍早已學會向現實妥協。

撇開身體的殘疾，珍是個美麗的女人，優雅又聰明。沒錯，她是瘸了一條腿，但那又如何呢？只因爲左腳跟右腳有些不一樣，就拒絕這麼好的女人豈不是很蠢嗎？珍絕對比得上二十個雙腳健全的女人。但男人啊，就是沒法子忽略那條瘸腿。

我行醫短短數年，曾經治療過許多年輕時便患重症殘廢的病人。他們之中找到另一半的屈指可數。命運是如此殘酷，一場重病帶走了他們的健康，竟也剝奪了他們被愛的權利

第38章 只要再一個寶寶就好了

事隔數年，在派蒂死去活來的生下了第十二個小孩後，產科醫師警告我們，這是我們最後一個寶寶了。「你們可以有十二個孩子和父母兩人，」他說，「或是十三個小孩以及一個大人，自己想清楚吧。」

五月

太陽尚未升起，派蒂斜倚在床上打開我給她的母親節卡片，不怎麼開心。去年母親節我留她孤零零一個人在家的時候，也做了一樣的事。

我們的經濟狀況一直不是很穩定，一家五口——很快就要變成六口——要填飽肚子，光靠一位總住院醫師的薪水實在入不敷出。我勢必得兼差，但現在要找到同事在醫院幫我

月同時也奪走了珍孱弱雙腳僅剩的一點力氣。

她再也沒能站起來走路。

回想過去四年，這早已不是我第一次質問自己，到底爲什麼會這樣？我眞的已經盡力了，爲什麼結局總是不如意。

「這不是我的錯啊！」我好想對全世界大吼。「能做的我都做了。是啊，她再也不能走路令人惋惜，但我能怎麼辦？難道要放著感染流膿不管，讓她死於敗血症嗎？」

我明白了。問題的核心在於我如何看待醫師的角色。我希望自己能成爲這樣的醫師——在人們面對命運的不公時願意伸出援手，與他們並肩作戰，在崎嶇不平的生命道路上闖出一片天。

來找我之前，珍早已明白老天給了她兩條路走：死於感染，或者在輪椅上度過餘生。她早就清楚。她帶著這分體悟尋求一絲希望，向我伸出了雙手，乞求我幫助她逃離人生的絕望，乞求我讓事情變得公平些。

我努力過了，珍。我眞的盡力了。

裡嗎？」

「我希望我每一天都能待在家裡，但我眞的不能，這你很清楚的啊。」

「那你就走吧！」她回道。

「你在生我的氣我是不會離開的。」

「我沒在生你的氣，」臉埋在枕頭裡的她聲音有點模糊。

我走向她，在她身旁躺下。「派蒂，我很抱歉，」我邊說邊用手輕撫她的頭髮，「丟下你，懷孕九個月，在母親節……」我的淚水在眼眶裡打轉。

我們擁抱了好幾分鐘，「我眞的得走了，寶貝，」我不得不說出口。

「我知道。」

我吻了她並轉身離去。

「那禮拜一晚上再見囉？」她問。

「嗯，」我轉頭向屋內喊了聲，「禮拜一晚上見。」

三天後派蒂終於要臨盆了。那晚我正巧去打冰球，直到深夜才回家。我沖完澡，走進臥房，派蒂躺在床的一側，兩手放肚子上。她那邊的床頭燈還亮著。

「我想寶寶要出來了，」當我溜上床陪她時，她靜靜說著。

代班沒有以前容易了。另一方面，丟下派蒂一人讓我心裡非常難受。她懷孕九個月，而且還要照顧三個小孩。

「親愛的，」我說著，邊握住她的手。「我眞的非常抱歉。我實在不願意又要留下你一個人。」她咕噥著，挺起身子摟我一下。

「如果我要生了怎麼辦？」她問道。超過預產期已經十天了。

「打電話給我，我一定馬上趕回來。傑克答應我，需要的時候他一定會幫我。」

「你爲什麼不乾脆請傑克今天先替你的班呢？」

我站起來，開始在房裡踱步。「親愛的，你知道的，我們需要錢啊。不然拿什麼付帳單？拿什麼養這個寶寶呢？」

「我不管啦。寶寶一直踢我的肋骨，我的腳痛得要命，其他幾個小鬼又壞透了……」

「而且今天是母親節，」我應道，希望她能了解留下她我是多麼自責。

「是啊，太好了。母親節快樂。」

「派蒂，我眞的不知道還能怎麼做。」

「所以你就出門，然後我一個人困在這裡，一個人帶所有孩子去作彌撒！」

「我又不是去野餐，你知道的。」

她翻過身去開始哭了起來。「我知道。可是一定要今天嗎？就這一天，你不能待在家

兩個鐘頭後，茉莉出生了。我們的婦產科醫生比林斯及時趕到親手接生。結束之後，當晚值班的傑克跑到產房門口探頭探腦。他向我們祝賀，然後馬上就問「派蒂不會才剛生完又懷孕了吧？」

派蒂說要是她有力氣爬起來的話，非親手掐死他不可。

連續生四個小孩，沒一個滿五歲，大家都認爲我們瘋了。也許吧，不過我們眞的好愛孩子。

事隔數年，在派蒂死去活來的生下了第十二個小孩後，產科醫師警告我們，這是我們最後一個寶寶了。「你們可以有十二個孩子和父母兩人，」他說，「或是十三個小孩以及一個大人，自己想清楚吧。」

多年後，每每看到帶著小寶寶的夫妻，派蒂都會緊緊勾著我的手臂，熱淚盈眶，一同想像著心裡頭那個難圓的夢。如果我們能再有一個寶寶——只要再一個，我們就心滿意足了。想像擁著那可愛的小傢伙在懷裡，感受他的肌膚，嗅著他獨有的奶娃香。我知道我們一直很幸運，一直受到庇護，但，只要讓我們再擁有一個寶寶，再一個就好……

她總是如此冷靜，從容面對一切。

「生寶寶——現在嗎？」

「嗯—哼」。

「好。」我跳了起來，開始在房裡來回踱步。

「忍著點。放輕鬆。不會有事的。」我指了指電話，「我打給唐恩」。唐恩是住在隔壁的護理系學生，她答應會在派蒂臨盆時幫忙帶小孩。

「我已經打過了。」

「你打了？什麼時候？」

「大概半小時前。我跟她說你打完球就會趕回來，大概半夜。她會幫我留意看你的車回來了沒。」

一分鐘後門鈴響了。我讓唐恩進門並問派蒂需不需幫她打包些什麼。

「我都準備好了。都放在後門，」她邊說邊掙扎著要站起來。

我趕緊走到她身旁，「你已經開始感覺到收縮了嗎？」我問。

「是的，親愛的。女人就是這樣生小孩的。」

「那麼，」我伸手扶她，「我還可以做什麼？」

「你都做了，」她說著並對我微笑。

「差不多灌到第六回合的時候，」提姆繼續說，「愛迪還頭下腳上立在那兒，丹尼突然從他褲管潑了杯冰水。愛迪喘了一口氣，啤酒竟然從鼻孔灌進去了。隔天醒來他頭痛到簡直想死。」

「有比你那次的單身告別派對還慘嗎？」

「我警告過你再也不准提起那件事的。不管啦，總之愛迪後來去看醫生，發現他得了鼻竇炎。愛迪居然說早知道他應該灌些烈酒，這樣還可以順便幫鼻竇消毒殺菌。那醫生好像是捷克還是尼加拉瓜之類的鬼地方來的，不懂愛爾蘭人。他說愛迪應該去看精神科，因爲他是個大白癡。愛迪反問他『我自己也是個精神科醫師，這樣是不是可以算同行價？』醫生開給他抗生素，警告他下回再倒立喝啤酒就去找別人醫。」

聽著提姆說故事，我彷彿親臨現場：我的兄弟們人手一杯啤酒站在一起，仰天大笑；姑姑嬸嬸聚在桌旁，脖子上都圍著狐毛圍巾，面前擺著幾杯雞尾酒或馬丁尼；至少有二十個小朋友在房子裡追逐嬉戲，在一群群大人間穿梭，從廚房一路玩到餐廳。

我已經兩年沒看過麗姿阿姨，快四年沒見到愛迪了。我們搬到羅契斯特的那一天，等於離開了十個兄弟，三個姐妹，十九位姑姑嬸嬸，十四位叔叔伯伯，還有近一百個表兄弟姐妹。離開家鄉好些年，卻直到最近我才恍然大悟，回到芝加哥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派蒂打從一開始就明白這個道理，但她仍耐心的等候我領悟這個心底眞正的願望。

第39章 下一個落腳處

我們搬到羅契斯特市的那一天，等於離開了十個兄弟，三個姐妹，十九位姑姑嬸嬸，十四位叔叔伯伯，還有近一百個表兄弟姐妹。離開家鄉好些年，卻直到最近我才恍然大悟，回到芝加哥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五月

驀然地，我想念起家鄉來了。那時我正在跟哥哥提姆講電話，他告訴我愛迪表弟在麗姿阿姨七十歲生日派對上又表演用頭倒立猛灌啤酒了。愛迪一向是派對裡的活寶。我們的表兄弟有飛行員、警察、軍人、政治家還有律師，但派對上唯一的明星向來只有愛迪。每個人都想看到愛迪倒立灌啤酒，一次、兩次、再來一次，從不冷場。

天啊，已經有兩年了吧？你會想念它的。」

謝過他之後我到屋裡撥電話給破銅爛鐵店。

「老天，竟然是你呀醫生，」爾尼說，「好久沒連絡了。我猜猜看，你有輛新賓士車煙灰缸滿出來了，你就想賣了它是不是？」

我說不是，但我有另外一輛車想賣他。

「你是我見過最該死的醫生，整天開爛車。梅約的人從不付你們薪水嗎？」

「當然有。可是我都花在威士忌和辣妹身上了。」

派蒂丟了根芹菜過來。「說得好像她們真會看上你一樣。」她說。

「好吧，」爾尼說，「跟以前一樣。你開過來給我，算你三十五塊。我們過去拖，二十五塊。」

「得了吧，」我回他，「那台『戰艦』的最後一趟出航早就結束了！」

「醫生，正確的說法是『吞錨』。」

「你說什麼？」

「吞錨。那是從前的海軍術語。我們都這樣講退休的人：他們吞下了錨。」

「是啦是啦，吞錨，漱洗船水，跟魚睡覺去，隨你愛怎麼說，總之我們這位老太太已經死了。」

打從今年一月份我就開始與芝加哥的骨科醫師寫信連絡。身爲羅耀拉史翠區醫學院校友，我撥電話給那兒的骨科主任；同時我也跟當地幾位出身梅約醫學中心的骨科醫師取得連繫。我們逐一篩選工作機會，最後剩下兩個選擇：一個在橡樹園，那兒是我們成長的地方；另一個是辛斯代爾，在稍遠的西邊。

辛斯代爾的條件各方面都比較好，卻有個致命傷，就是起薪實在低得可憐。接受這份工作，等於承認我是本屆梅約骨科畢業生裡起薪最低的醫生。但另一方面，它卻提供了相當誘人的條件：加入他們的第一年，我只是領人薪水的雇員，但從第二年起我正式成爲合夥人，只要本領夠，事業想做多大都沒問題。我們倆終於下定決心接受辛斯代爾的工作。起薪很低又如何呢？我們已經窮了好幾年，再多窮個一年也撐得下去的。

我們有輛「新」車，車齡八年，一輛有木製儀表板的福特小貨車。兩週前一位即將離職搬回愛爾蘭的一般外科住院醫師昆恩把車賣給我們。原本那輛老戰艦在撐過無數明尼蘇達州的寒冬之後，於某個禮拜五早上在我們的車庫裡壽終正寢，死因是引擎自然爆裂。詹森先生來到車庫瞧著那團原本該是引擎的破銅爛鐵，最後甩上引擎蓋，向我們「宣告不治」。

「沒戲唱了，」他說。「這傢伙已燒乾了生命裡最後一滴油。反正你也該換輛新車了。

「眞的喔！那我們一樣要是去芝加哥，讓他們把車車埋在地下，然後辦個派對囉？」

「沒有，艾玲。他們不會像埋葬人一樣把車車埋在地下。」

「那他們只把車車放在一個長方盒子裡嗎？」

「沒有，車車也不會裝在盒子裡。他們只是把車車丟在廢棄物處理場而已。」

「所以奶奶死的時候，他們也把她丟在廢……」

「不是！好了，去問爸爸。」

艾玲用不解的眼神看著我。

「艾玲，」我耐心的解釋，「你知道，車車和人是不一樣的。」

她點點頭。「不一樣，車車是該死的混帳。」

「艾玲！你怎麼會說這麼難聽的話！」派蒂馬上反應。「你從哪裡學來的？」

「昨天車車在冒煙還有發出怪聲音的時候，爸爸就是這樣說的。」

派蒂瞪我的眼神好像黑煙和怪聲是我弄出來的一樣。「有時候爸爸會說不該說的話。」

「就像聖母院隊輸球的時候嗎？」

天啊，小朋友什麼事都記得一清二楚。

「對，那種時候爸爸也會亂講話。」

「那我們應該用肥皂水幫他洗嘴巴。」

四小時候吉米倒車進到入家門口的車道。他咧嘴笑得很高興。

「醫生你最近好嗎？好久不見啦。」

我們握握手。

「爾尼告訴我你要搬回芝加哥。眞可惜，你走了之後這兒就不再是老樣子了。」他輕扣著「戰艦」的車頭。「你可是爾尼最忠實的顧客呢。」

這下可好了，我還出名了呢。梅約醫學中心有史以來，破銅爛鐵店拖吊次數紀錄保持人！我爸媽一定會以此爲傲呢。

當吉米把「戰艦」的車頭吊起準備離開前，他回頭對我說，「再見啦醫生，」他說。「眞可惜，芝加哥那邊我們沒有到府拖車服務。看來你得找一個新的廢車場跟你合作了。」他揮揮手，跳上拖吊車掉頭離開。鐵銹斑斑的「戰艦」搖搖晃晃隨著拖吊車漸漸遠去。

艾玲看著「戰艦」車被拖走。「叔叔爲什麼要帶走我們的車？」她滿臉不解。

「車車已經動不了了，親愛的，」派蒂告訴她。

「叔叔不能修好它嗎？」

「不行，親愛的，車車已經死了。」

「死了，」她重覆這字眼。「就像奶奶一樣死了嗎？」

「對啊，就像奶奶一樣。」

派蒂馬上開始整理服裝儀容。她轉了下後照鏡，仔細檢查頭髮。「天啊，我看起來像妖怪。」

「眞的很像，」我憋住大笑的衝動。

她在我肩上重重打了一記要我閉嘴，接著開始碎碎唸她爲什麼得來參加這種莫名奇妙的晚宴，出發前幹麼把頭髮這樣梳還有那樣弄，還有艾玲竟敢用紫色麥克筆畫她的衣服，早該掐死她……。

「沒有人看得見啦，」我說。

「你明明看見了！」

「還是我們高貴的女士想用更舒適的方法包住身體？謹供差遣。」我揚起半邊眉毛，企圖逼近她。

「你離我遠一點。」

我摸摸她的頭。「你看起來美極了。親愛的，別擔心。」

我把車開向山頂。「現在，就讓我們跟大家相見歡吧。」

我的新同事都好到不可思議。他們的太太也都優雅而親切大方。不消十分鐘派蒂已跟她們打成一片，有說有笑，好像她們是從小一起長大似的。這場晚宴，讓我們感到愉快又溫馨。

「或許我們應該再給爸爸一次機會。」

「或許爸爸該把這個愛打小報告的傢伙丟在垃圾桶才對。」我把她一把抓起高舉過頭，然後對準垃圾桶假裝要丟下去。艾玲先是尖叫然後開心得咯咯笑。

五月底一個溫暖的傍晚，太陽剛下山沒多久，我和派蒂開車到芝加哥會見將來的工作伙伴，並共進晚餐。我們帶著兩週大的茉莉一起出門，把她暫時託在派蒂姐姐家裡。車子在辛斯代爾的雙向道上緩緩滑行，我們沿路尋找邀請函上的地址。終於，我們發現了一個標有「三四〇〇」告示牌，箭頭指向左邊。我轉向一條昏暗的小岔路，兩旁許多高大的老樹盤根錯節，茂密的枝葉遮蔽了天空僅存的一點光亮。不久，燈光出現在右前方不遠處。

「就是那兒，」她指著不遠處。「我們到了。」

駛過最後一個彎道，眼前的小山丘上赫然矗立著一座炫麗奪目，有著白色美麗門柱的高雅別墅。車子停了下來，我們兩人目瞪口呆，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壯觀景像。這個「家」雄偉又華麗，耀眼輝煌，光彩逼人。我們倆從未看過有人的「家」是這樣子的，總覺得這是電影裡的景象。我們面面相覷沉默好一會兒，接著仔細瞧了瞧眼前這座城堡。

「你確定是這裡嗎？」派蒂輕聲問我，語氣聽起來有點不安。

「看，」我指著信箱旁的小木牌，「三四〇〇。是這沒錯。」

第40章

修復？截肢？

我站在手術房的中央，明亮的燈光打在肯尼血肉模糊的腿上。前一晚睡了多少覺、今天接下來還要忙什麼，這些此刻都不重要。眼前有個差點就活不了的男孩正毫無知覺地任由幾個陌生人決定是否要割掉自己的腿。

六月

第二天早晨，我們開回羅契斯特。隔壁的護士生唐恩週末過來陪三個大孩子。我們進門時，她已等在門口，手裡拎著皮箱。她看到我們時很高興。

「他們的確都是活潑好動的小朋友，」她走出去時說。

結束後，派蒂挽著我的手臂一起走向車子。

「他們看起來是很棒的人，」她說。

「我也這樣覺得。我想能跟這些人一起工作是件很幸福的事。」

終於走到車子旁，我轉身再次看這座城堡。那氣勢幾乎把我給震懾住了。

「眞豪華呀，」我輕輕嘆息。

「沒錯。」

我們倆佇立原地許久。或許我們都沒有心理準備面對這豪宅帶來的衝擊。

「我不希望我們改變，」派蒂把頭輕倚在我的肩上。

我微笑。派蒂和我總是心有靈兮。我們開著破銅爛鐵，穿著舊衣服。我們從不外出度假，工作累得像條狗，然而我們從不渴望改變。我們早已擁有所需要的一切，無價、珍貴且無可取代，我們不願失去。

我輕擁派蒂，親吻她的頸項。「我也不想改變。」

「肯尼，撐著點，」我在這個已失去知覺的男孩耳邊輕輕說著。

我掀開覆蓋男孩下半身的被單，一股濃烈的糞肥惡臭撲鼻而來。他的腿噁心難看的往一側扭曲，脛骨鋸齒狀的末端從髒兮兮的藍色牛仔褲裂口露出來。一灘血水暈開，濡溼了床單。

把男孩抬上一號外傷急救室的手術台時，他突然睜開眼睛，開始輕輕發出抽抽搭搭的嗚咽聲，同時搜尋著熟悉的面孔。我把手放在他頭部一側，輕輕撫摸他的頭髮。「肯尼，你現在在聖瑪麗醫院的急診室，」我告訴他。「你的媽媽爸爸也在這裡。他們在另一個房間。」

他轉動頭部呻吟著。「我的腿。天啊，我的腿！怎麼這麼痛。」

「我知道很痛，肯尼，我們會幫你。」

「血壓七十八／四十，」護士喊出數字。「脈搏一分鐘六十。」

我細細檢視肯尼的傷口。我在他斷裂的腓骨長肌末端下方，發現有坨血跡斑斑的糞肥插進骨頭裡，於是拿鑷子將這坨糞肥夾起丟到地上；又發現他脛骨前動脈上也有，再拿起止血夾夾起。病患除了仍有緩慢的滲流，大量出血已停止。

接下來的數分鐘，我們弄了一個小切口，插上鎖骨下中央靜脈導管，並打進滿滿的血和輸液。半小時內，就讓他的血壓上升至一百一／六十。我告訴護理長準備手術房。她拿

我的住院醫師生涯只剩三星期，但還是得值班。當了總住院醫師，可以在家值班，但得隨身帶著叩機，隨傳隨到。星期五晚上睡了兩小時後，電話響了，是聖瑪麗醫院急診室的艾倫打來的。

「抱歉吵醒你，邁可，」他說，「但這裡有狀況需要你幫忙。救護人員要送進來一個小孩，從歐瓦通納來的，脛骨腓骨粉碎性骨折，情況危急。他們十五分鐘後應該就會到。」

我坐起來，兩腿在床邊懸盪，深呼吸。「好，艾倫，」我說。「我馬上到。」

這是我最後一個週末值班。我原本希望整晚平安無事，不用被喚回；但我已經很習慣晚上被叫醒、很習慣睡眠被打斷，因此有人來電要我回醫院時我從未多加思索。我穿上褲子和運動衫，十分鐘後就到醫院。

急診室的門被撞開，救護人員衝進來，把病人推到一號外傷急救室時，我小跑步緊跟在旁。

「是個十四歲的孩子，給拖拉機碾到，」有位救護人員說。「我們到達現場時還有知覺，血壓一百／六十。右腿血肉模糊，有開放性骨折，到處都是泥巴。」

「叫什麼名字？」我問。

「喬漢森。肯尼．喬漢森。」

「拜託了，醫師。拜託。」

我點點頭、握了一下喬漢森先生的手，又緊捏了一下喬漢森太太的肩，便直奔手術房。

他們把肯尼推到最大的那間十號手術房。在急診室裡，幾乎每個人都在大聲發號施令、喊著要醫療器材、衝進衝出的。手術房恰恰相反。這裡通常是靜悄悄的，就算要說話也儘量壓低聲音。在這裡，我們指揮若定。我們是外科醫師，手術房可是我們的地盤。

靠放在遠方牆邊的，是一台微微發出嗡嗡聲的呼吸器。心電圖監視儀發出斷續的、讓人寬心的嗶嗶聲。兩名麻醉醫師並肩站在手術台前頭的位置。他們才剛完成插管。手術房刷手護士站在後方台子前，小心排放手術器械。兩名流動護士進出手術房，帶來消毒過的器械托盤。角落裡，一名放射科技師在可攜式的X光機旁耐心等候。

我把那段脛骨交給流動護士，請她去消毒，接著便刷洗雙手，加入其他五位住院醫師的醫療團隊。這五位醫師各有不同外科專長，如今都圍在一條支離破碎的腿旁邊。男孩受傷的程度現在顯而易見。很大範圍的肌肉、皮膚和骨頭都不見了。部分神經和動脈也扯斷。泥巴、糞肥和肥料到處污染。

住院醫師一個接一個上前探查傷口，接著不是流露出畏縮的神情就是搖搖頭，最後都

起電話時，順口說男孩的父母想找我談談。

喬漢森夫婦坐在家屬等候室遠處的一個角落，兩個人擠在沙發上，見到我進來時，馬上站起來。喬漢森太太雙手扣著丈夫的左手臂，依偎在丈夫身旁，一直盯著我手術褲上的血跡看。

我先自我介紹，接著告訴他們，肯尼雖然失血過多，但生命跡象有起色，狀況似乎穩定了。「我們才剛要送他去手術房，」我說。

想再多說點什麼時，家屬等候室的門突然打開，一個年輕人衝了進來。「爸！」他說。「我找到了。」

「這是我兒子艾略克，」喬漢森先生說。「他回農場去找肯尼不見的那一小段骨頭。」

艾略克把手伸進夾克口袋，然後遞給我一條乾淨的白色手帕，裡頭裹了一段七、八公分長、髒兮兮的脛骨。這東西其實不一定派得上用場，但我想讓這男孩覺得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便說：「辛苦了，艾略克，你幫了個大忙。」

「肯尼的腿有救嗎？」喬漢森先生問我。

當時我更擔心的是能否救活肯尼。這男孩休克過，差點就失血而死。我很想請他父母放心，但我的專業知識告訴我別做出任何承諾。「喬漢森先生，」我說，「我們會全力以赴的。」

在我面前的手術區裡，只看得見一條腿。無菌布單把身體其他部位掩蓋起來了。除了受傷的腿，其他一切都沒有必要曝露。我們極力讓自己相信，藍色無菌布單可以將問題釐清並獨立出來；我們要處理的不過是一團撕裂的骨頭和肌膚。這樣清楚簡單多了。

但生命裡那些看不見的，那些慢慢從這條腿蔓生出來、伸出無菌布單、延伸到手術房外，進入我們試圖置之不顧的未知世界的藤蔓要怎麼辦？屆時，肯尼的棒球賽、高中舞會要怎麼辦？還有森林漫步，以及初夜訴諸感官的繾綣呢？我們眞的以爲只要鋪上藍色無菌布單，就可以不去想這些事了嗎？

這可不是什麼手術技術或診斷的抽象問題，甚至也不是肌肉組織活化能力或神經再生能力的冷靜客觀分析。這是在決定要不要爲一個小孩截肢，需要的是一分理解，明白所截掉的不僅僅是骨頭、肌肉和肌腱；明白手術刀的能力和限制所在。

我知道有個簡單的脫身方法。我可以說這是小孩自己的決定，不是我的；我可以退後一步，舉起手說，「別怪我，我只是完成肯尼的心願。」

眞的是這樣嗎？

不是，我了解，那才不是肯尼或他爸媽所願。他們要的是一位有悲天憫人胸懷且技術高超的外科醫師，這人可以兼顧小男孩的最大利益，完成任務。而我知道怎樣對小男孩最好。我再也明白不過了，但我就是不想這麼做。

退後一步。沒人確信該怎麼做。是該盡全力挽救那條腿？還是截掉它？

他們全都看著我，因爲我是骨科總住院醫師，也就是得做出最後決定的那一位。

我站在手術房的中央，明亮的燈光打在肯尼血肉模糊的腿上。我努力把其他事情拋諸腦後。前一晚睡了多少覺、今天接下來還要忙什麼，這些此刻都不重要。眼前有個差點就活不了的可憐男孩正躺在手術台上，毫無知覺任由幾個陌生人決定是否要割掉自己的腿。

我哼哼啊啊支吾了半晌。若是順從自然的反應，當然要挽救這條腿。儘管只有百萬分之一的機會也要姑且一試。這孩子才十四歲。試試看，會有什麼損失嗎？要眞不行，再來截肢也不遲。這不是我們最起碼該給他的嗎？

我實在沒把握。肯尼的腿受損到這種程度，想挽救他這條腿的舉動可能會要了他的小命。

但是若換作是肯尼自己呢？他會選擇什麼呢？要是叫醒他說：「肯尼，你的腿受傷嚴重，我們該截掉它還是努力挽救它？」有誰認爲他會說：「截掉它」？

老天！他只有十四歲啊。

除了通風口的呼呼聲、心電圖監視儀穩定的嗶嗶聲，房間裡一片靜默。兩名麻醉醫師從手術台前頭無菌布單後方狐疑的望著我。其他住院醫師靜靜站在一旁，有人盯著地上看，有人凝視著眼前裂開的傷口，但就是沒人動，沒人出聲。他們全在等。

在聽。我看得出他們眼神中的失望和控訴。我爲什麼沒去挽救肯尼的腿？爲什麼辜負他們？

我跟這家人談完後回到醫師更衣室已經是凌晨四點五十分。我原本想躺在沙發上等七點半的巡房，忽然決定乾脆回家。躺在自己房間的床上睡個兩小時的主意太誘人了，很難抵抗。

我走進空蕩蕩的停車場去開車時，天空下起了雨雪。我站了一會兒，車子鑰匙還插在門上，我抬起臉，讓輕柔的雨雪澆灌我。打旋的雨雪飄過我頭上那片天光。光是待在那裡感覺就很不錯。能重新發現人生不只有痛苦和折磨，眞的很好。我很高興自己決定回家，把其他的事全都拋諸腦後，至少是一下下。

我轉身回望光亮無比的急診室入口。有輛救護車停在那裡，門是打開的。雖然裡頭空無一物，卻有一股緊張的氣息滯留在空氣中。安全帶從駕駛座一邊垂下。我還可以聽到前座收音機傳出吱吱嘎嘎的聲音，在緊急傳送其他地方的突發狀況。救護車的後頭，我可以看到有條血壓量測帶在車壁上的銀色掛鉤下搖來盪去。地板上丟了一些空的注射針筒和小藥瓶，一條塑膠氣管插管，和十幾片沾有血跡的紗布。

其他夜晚，我會在病人被推進來時待在急診室裡頭。我可以看到ＥＲＳＳ的總醫師在大聲傳喚指令；資淺住院醫師一邊把前額頭髮撥到後面，一邊急著打點滴；有人在預備胸

就放手去做吧，我告訴自己。當個英雄，去修復小孩的腿。反正，當肯尼和他家人發現還是應該截肢時，也是六個月後的事了，那時你已經在幾百里外。屆時會有其他人來擦屁股。而那一家人會永遠記得你這個英雄，是你這個外科醫師挽救了肯尼的腿。

我看著那些大量不完整的肌膚和骨頭，它們在兩小時前都還奇蹟式的鮮活運作，如今卻只是一團暗沉的肉躺在藍色手術單上，慢慢一點一點流失生命。

我拿起手術刀，開始截肢。

我們把肯尼推進恢復室時已經凌晨四點半。他的生命跡象穩定，看起來會撐過來。我走進家屬等候室時，他父母兄弟和一些親戚都站起來。我告訴他們肯尼捱過手術，雖然目前狀況仍危急，但我們覺得他會熬過來。

「那他的腿呢？」做父親的問。

我看著他們，努力找出隻字片語。我的猶豫證實了他們最深的恐懼。「肯尼的腿傷得實在太嚴重了，」我起了個頭。「沒有辦法……」當我告訴他們我非得截肢時，肯尼母親的手摀著嘴，他父親則垂頭喪氣。

「但是，」我說，「如果他裝上義肢，正常行走的機會很高。」我又說了一些事，是關於肯尼頭幾星期需要家人的充分支持等等，但他們好像自從聽到截肢這兩個字後就沒怎麼

生，另一個人。那眞的是我嗎？

我喜歡十年前的我。但我不確定是否喜歡這個新的我，這個成爲外科醫師的我。他是誰？我從來都沒有機會好好認識他。我沒有時間。時間是一種工具，我拿來成就其他更重要的事。我學會要非常有效率的管理自己的時間，要絕對務實和功利。內省這種事跟工作毫不相干，我沒有時間從事不相干的事。

或許因爲時間很晚了，又缺乏睡眠有些恍神，我開始想著要是自己遇到那個從前的我，會是什麼景況。就快到第二街，離開城市、轉換成鄉間小路的那段路時，在最後一柱街燈下，我覺得好像看到某個人。那個人就是我，年輕時候的我，站在雨中，他穿著那件上頭繡有聖母院隊字母的夾克，脖子處還高高聳起。他大拇指向外，想要搭便車。我停下來載他。我認識他，他也認識我。他坐進後座，甩上門時，抖落頭髮上濕濕的雨水。

「謝謝，」他說，上下打量我時，還刻意避免動作太明顯。他一開始看起來必恭必敬的，幾乎像是對我充滿敬畏，或許是因爲他很難想像我與他如此不同，卻又如此相像。他覺得自己處境不利。我知道他所有的事情，但他對我卻一無所知。他盯著我看，心想這麼大的轉變到底是怎麼發生的，還弄不清楚自己喜不喜歡這種改變。他問我現在做什麼。

「當醫生。」

他目瞪口呆望著我，以爲我在開玩笑。他想都沒想過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爲醫生。他傾

腔，準備插上鎖骨下中央靜脈導管；技師來回奔跑穿梭，又是給病人做血液檢測，又是照X光片的。

今晚不行，我心想。今晚是他們的秀，不是我的。我要回家去了。

我打開車門，重重落入駕駛座，開上第二街時往西行。我知道暖氣裝置在我開車回家的頭五分鐘是不會發揮效用的，於是我瑟縮著，微微顫抖。至少雨刷還會動。透過後視鏡，我看到一抹淡淡的灰在陰暗的天空中逐漸擴展延伸，黑夜慢慢轉成了白日。

這是什麼人生啊，我心想。這人生也有夠奇怪的！清晨五點回家興奮得不得了，竟然只是因爲可以睡在自己的床上兩小時。

車子濺起了水花。我開始回想這幾年的人生轉變。我想到那些跟我一起長大的同窗舊識。每年耶誕節我回家鄉時，大家還是在一起。他們還是老樣子。他們在歐弟酒店打撞球、看白襪隊比賽、打壘球，週末夜晚玩到所有酒吧都打烊了才盡興。是的，他們也都結婚和成家立業了；是的，他們也都會加班。但至少他們的人生有些平衡；至少他們不必擔心所犯的錯誤會置人於死地或讓人跛掉。

感覺好像已經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但我也曾是他們其中之一。那時候的我單身，經常在酒吧閒晃，邊打撞球邊唱著愛爾蘭歌；經常這家酒吧打烊了，就殺到下一家，一直玩到最後一家酒館最後一個酒保給了我們最後一杯啤酒才善罷甘休。老天，感覺像是另一個人

「我看到前方有一處鄉下住宅，」我說，一邊指著路邊一大片灌木叢。「看來我該停車了。」車子猛然停在灌木叢旁的路肩。他推開門，接著靠過來伸出手。我們握手時，他謝謝我讓他搭便車，還說，「好好照顧派蒂和那些小孩，可以嗎？」

我笑出來。「你連派蒂是誰都不知道，」我說。

他走出車外，接著把手放在門上，又回過頭湊近車裡。「你聽好喔。我不管你當醫生的事。你要當，可以，但先給我照顧好派蒂再說。」

他目不轉睛看著我。那個眼神，我並不陌生。我恍然大悟原來自己遭人審判了。

「別擔心，」我說。「我會的。」

「很好。」

他仍看著我，但重心已從一腳移至另一腳。

「走吧，」我說，一邊指著灌木叢，「快離開這裡，免得被車子撞到。」

他又盯了我幾秒鐘，彷彿想要記住眼前的一切，彷彿擔心要是不緊緊抓住這一刻，一切將化爲一場夢。終於，他甩上門，揮手道別，開始快步離開。當他繞到灌木叢角落時，我可以聽到他突然唱起一首熟悉的歌：「因爲自由來自上帝的正義之手，——」我跟著他一起唱。

我把車開走，很高興至少有人認爲我後來的樣子還不賴。

身向前，一隻手放在前座上。我可以聞到他滿身酒味。

「眞的。當醫生喔？」

「是啊。」

「什麼樣的醫生？」

「骨科醫生。」我只有在刻意給人深刻印象時，才會說「骨科醫生」。其他時候只說自己是修骨匠。

「骨科醫生喔，」他說。「就是看骨頭的醫生吧，對嗎？」

「沒錯。骨頭和關節！」

「天啊。」他沉默了一分鐘，接著問，「那麼，你結婚了嗎？」

「是呀。」

「眞的？」他似乎比先前更驚喜。他想知道派蒂的一切：她長得怎麼樣、我們怎麼認識的、她家鄉在哪兒。當我跟他說我們有四個孩子時，他嘖嘖稱奇的對我瞪大了眼。

「老天爺，」他自言自語。「我有老婆和四個小孩。」他坐在那裡，望向窗外的雨，臉上露出了一抹淡淡的微笑。

我們接著靜默不語，各自從不同的角度思索自己所選定的人生方向。我注意到他在後座有些坐立不安。我想我大概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的背，說他們會多麼懷念有我們的日子。傑克從廁所出來時頭上忽然多了頂大禮帽。那是某次他參加婚禮時從一個傢伙頭上摘下來的。比爾離開一會兒後再出現時則戴著波斯頭飾，他聲稱是在全州儀隊大會時從一個少女身上弄來的。「跟我的領帶很搭，不是嗎？」他問派蒂。

派蒂告訴他看起來還不賴，但不希望他就這樣開車回家。「說實在的，」派蒂補充，「我希望你們這些人都別碰方向盤。」

晚宴結束後，我很正式的跟傑克、法蘭克還有比爾握手。我要他們統統閉嘴，我有很重要的話想說。一開始，我有點彆扭。我說我這輩子絕不會忘記他們義不容辭幫我帶扣機，讓我能兼差養家。「沒有你們，我和派蒂絕不可能有今天，」我鼓起勇氣說。「你們就像我的親兄弟一樣。」

法蘭克謝謝我的好意，但他才不想要一個有二十個小孩的愛爾蘭天主教徒兄弟！

琳達在法蘭克肩上拍了一掌，「邁可和派蒂才不想聽你說俏皮話。」艾莉絲在我臉上大聲親了一下，然後警告我「好好照顧派蒂，否則我會宰了你。」蘇說她一向喜歡我，但能不能饒了派蒂？芝加哥已經有夠多天主教愛爾蘭裔小孩了。

「是啊，」傑克說。「葛丘．馬克斯（喜劇演員）不是常說嗎，『我愛我的雪茄，但我偶爾還是會把它從嘴巴裡抽出來。』」

第41章 各奔四方

送舊餐會已接近尾聲，但沒有人想開口說再見。四個大男人就佇立在停車場昏暗的燈光下，希望時光能永遠停住。今晚，我們都不願見到人生旅途中的這一章就此畫上句點。

六月

年度骨科住院醫師送舊晚宴在假日飯店舉辦。先是長達兩小時的雞尾酒時間，接下來是牛排大餐，然後還有資淺住院醫師的演講，吹捧即將離去的我們有多偉大。我們這伙人邊聽邊舉杯大喊，「說得對極了！」資淺住院醫師們甚至用荷馬劇作《奧德賽》改編成幻燈片秀，裡面獨眼巨人的臉像極了柏克醫師，而骨科護士姐妹們則扮演海上女妖。

吧台從晚宴開始前一直開放到晚餐結束後。每個人都不停灌我們啤酒，三不五時拍拍

「他們選了傑克，但我才是他們心中眞正想要的，」比爾說。

此時太太們已經想盡辦法把我們幾人一路拖到停車場去了。她們就站在那兒雙手交叉耐心的等著。「沒錯，醫院裡的大頭每天都打電話煩我，整整一個月了，」比爾愈說愈樂。「但我知道我的老兄弟傑克一直找不到工作。所以我就去找柏克啦。『柏克老兄，』我說，『我們得談談。就你我兩人。這事跟傑克．萬寧有關。他找不到工作，沒人要用他這個笨蛋。我們得幫幫他啊，柏克。就當作我欠你個人情好了，你有辦法在梅約幫他找個位子嗎？』

「於是，老柏克遞給我一支粗大的古巴雪茄。『比爾，』他邊說邊幫我點菸，『別管萬寧那小子了。你可是骨科界裡最閃耀的新星！我們要怎麼做才能把你留住呢？』

「我跟他勾肩搭背的。『柏克老兄，』我說，『這裡很棒。棒極了。我實在很想留下來幫你的忙，可是你知道的，我天生愛玩愛賭不受拘束，時候到了總要四處流浪。假如你把我的位子讓給傑克，我會很感激你的。他可以專門幫你處理那些感染流膿的，焦慮裝病的，還有免費義診那一類的病人。』

「柏克難過的搖搖頭。『萬寧！』他說。我從他的眼神中看出他的不滿。『好吧，比爾。這回我就爲你破例，別忘了你欠我一個很大的人情。』

「比爾，」傑克說，「在『狗屎』這個字發明之前，你都在做什麼事？」

蘇罵他竟然說話這麼難聽，叫他馬上閉嘴。

傑克開始哽咽的講著我們是全世界最棒的哥兒們，可不可以陪他一起唱「綠扁帽之歌」？我們是奉陪了，但從頭到尾只有傑克一個人知道歌詞。

法蘭克用他悅耳的嗓音唱了首牛仔哀歌，唱完後他說他家鄉的農場永遠歡迎我們，那兒永遠有我們的床位。「你們每一個人都有，」他再三強調，「不論什麼時候都有。即使是你，柯林斯，還有你那二十個小孩。」他搭著我的肩膀說。接著他走向派蒂給她一個吻，告訴她一定要去農場一趟，不用帶柯林斯，自己一個人去就好了。

聽到大家都唱歌，我也秀了一首「再次獨立建國」。傑克笑說這首歌蠢極了，反正愛爾蘭人無論如何就是要打仗又何必唱這些有的沒的，最好是他們彼此互毆，然後讓其他不相干的人平靜過日子。

比爾扶了扶頭上的波斯頭飾，然後說我們根本是一群驢蛋，不管是誰都別想在他的狗狗腳上動刀。話剛說完他馬上又敬大家一輪啤酒。

這之後我們將各奔四方。比爾即將加入密蘇里州一間擁有各種專科的大型醫療集團。法蘭克要回懷俄明州老家，在一家小型骨科醫院工作。傑克則被梅約留下來擔任主治醫師。

我看著她，笑了。「你好像以前在歐弟酒店裡的酒保，」我說。「再來你會問說，『你們這群小子無家可歸嗎？』」

我慢慢嘆了口大氣，轉向法蘭克。「好吧，牛仔。該跨上馬鞍飛奔上路了。」

法蘭克點點頭。「四年了，」他緩緩的說。「嗯，眞的是很美好，邁可，跟你們共事眞的是他媽的美好。」

我拍拍比爾的背。「顧好你的陰部神經，可以嗎？」

比爾笑了出來，叫我別鬧了。

時候到了，我們都很清楚。我把啤酒放在隔壁車的車頭上，跟比爾、法蘭克還有傑克最後一次握手道別。我與艾莉絲、琳達和蘇再次擁抱親吻。

然後，就被派蒂帶回家去了。

送舊餐會已近尾聲，但沒有人想開口說再見。四個大男人就佇立在停車場昏暗的燈光下，希望時光能永遠停住。今晚，我們都不願見到人生旅途中的這一章就此畫上句點。有人愣愣瞪著柏油路面，有人望著遠方出了神，我們就是沒辦法看著彼此。太太們聚在飯店大門口耐心等著，臉上帶著幾分惱怒的表情，卻也有著些許消遣的味道，但其實她們跟我們一樣，也不願見到今晚就此結束。她們明白，當大家互道晚安分別上車的那一秒鐘，這幾年來的一切就正式宣告落幕。

大伙兒就這樣杵在那兒，好像那些懷疑自己罹癌卻拒絕切片檢查的病人，心裡想著既然只有病理切片能證實自己得了癌症，那麼拒絕檢查就可以告訴自己沒有得癌症。只要我們不互道再見，只要我們一直站在停車場，我們就永遠是死黨，永遠是住院醫師。四年來成天抱怨自己像骨科狗一樣，薪水低，爛差事多又沒尊嚴，如今在一切走向終點時竟無法接受。

最後，老婆大人們走了過來。

「好啦，傑克，」蘇溫柔的說，「我們該走了。」

傑克點點頭但一句話也沒說。他低頭站在那兒，腳輕輕踢著柏油路上的空氣。

派蒂把手放在我肩上。「邁可，」她的眼神帶著溫柔的懇求，「再十五分鐘就三點了。」

旁的老舊扶手椅上。他穿著皺巴巴的藍色運動外套，頭歪向右肩，嘴巴微開在打盹。

稍早我已將叩機還給聖瑪麗醫院的機房人員。我再也拿不到這兒的扣機了。打從高中時代就開始的十七年漫長教育到此畫上休止符。最頂尖的醫學中心將把我送出家門，向全世界宣告我已作好準備。

我還沒眞的準備好。的確，資淺住院醫師總認爲我像神一樣，就好像當年我也把總住院醫師當作偶像一樣。但學海無涯，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到底什麼時候我才能追上老柯、赫爾、甚至羅梅洛呢？

派蒂和我坐在後院的鞦韆上，許久不發一語。不久前我們才處理完房子過戶的事。明晚開始，就換另一個家庭睡在這裡了。

「那些覆盆子再過一個禮拜就差不多熟了，」我向著院子裡的一角點了點頭說。

「再過一個禮拜我們已經不在這裡了。」

不用轉過頭看，我也感覺得到她在掉眼淚。她伸手往口袋裡掏面紙。一直以來我都不懂，她身上從不帶面紙的。我遞給她隨身帶的手帕。

她擦了擦眼角，對我說，「抱抱我好嗎？」

我們倆從鞦韆上下來，我用雙臂將她緊緊摟在懷裡。

第42章 旅程終點

即使半夢半醒、嚴重睡眠不足，我心中依然載著滿滿的回憶。這一行工作非常繁重，我經常有蠟燭兩頭燒的無力感。然而此時此刻，我腦海中不停浮現的卻是這幾年一路走來的種種快樂；能以此謀生，是多麼幸福美好。

六月底

這是我擔任總住院醫師的最後一天。沒有畢業典禮、學士帽與長袍，更沒有盛大的歡送儀式。照慣例，時候到了我們就該打包東西悄悄離開。我在大廳遇見好幾位住院醫師，大伙兒都太匆忙，沒能講上幾句話，但在擦身而過的同時他們都拍拍我的肩，祝我一路順風。接著，我上樓到住院醫師休息室清理置物櫃和私人信箱。有位住院醫師正斜靠在信箱

旅行車載小孩一路到芝加哥。這段時間我會借輛車開到曼卡多，展開馬拉松式的急診室兼差：週五晚上七點到週一早上五點。這之後我得飆回羅契斯特還車，然後趕飛機到芝加哥，把兼差領到的支票存到我們在當地新開戶的銀行，換成能兌現的有效支票。最後，我會在新家與搬家公司的人碰頭。

後來一切事情果然如我們的預期順利進行。派蒂隔天早上指揮搬家工人把家具運上車。鄰居弗萊太太將聖水灑在派蒂、孩子們以及那輛二手車上，祝福他們旅途平安。

他們終於在晚上八點平安抵達派蒂爸媽家。途中走走停停，四次是爲了上廁所，三次是爲了要幫寶寶換尿布，更別提派屈克暈車吐了一回。

而我呢，在這同時努力在曼卡多賺錢。星期六清晨三點三十分，救護車帶來一位頸椎骨折的病人。初步處理穩定病情後我連絡梅約安排轉院事宜。史提夫是當晚的值班住院醫師。他剛修完基礎醫學課程，如今已是資深住院醫師。

「請問是你是那一位曾經在梅約服務的柯林斯醫師嗎？」史提夫問我。

曾經。從他口中聽到這個字眼，我心中百感交集。他說得沒錯，我不再是他們的一份子。當天早上將會有一批剛從醫學院畢業的新鮮人展開住院醫師生涯。而我所有的朋友，曾經共患難的同事們都不在那裡了。比爾、法蘭克、傑克和其他人早已收拾好行囊展開人生下一段旅程。他們身爲住院醫師的歲月已結束，而我卻仍在這兒搶錢。我算是這伙兄弟

「這樣好舒服，」她把頭貼在我胸口說著。

我一點也不在乎是否家財萬貫還是揚名天下；我想著，等到該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能讓我像此刻一般緊緊摟著派蒂，我就了無遺憾。

我們就這樣沉默好一陣子。然而，我明白她心裡的感覺。

「親愛的，我捨不得離開，」我說，「你呢？」

「我也是，」她說。「當初我因爲得搬到這裡來哭了，沒想到現在因爲要離開這裡而掉眼淚。」

她對著我微笑。這就是派蒂，總是勇敢面對該做的事。我從沒告訴她，她傷心難過時的微笑多麼令我心碎。我猜也從來沒有人跟她提過，臉上那抹微笑和垂掛的淚珠是多麼強烈的對比。

「嗯，」我輕吻她的前額，「我想我得趕快出發了。你一個人眞的沒關係嗎？」

「沒關係，」派蒂說，「我們會照顧自己的。」

那天是禮拜五晚上。搬家公司隔天早上就要過來。他們向來是貨到付款，不接受賒帳。而我們呢，總是缺錢。搬家公司把話講得很清楚，假如星期一早上他們到達芝加哥的時候沒收到有效的支票，他們絕不會把卡車上的東西卸下來。

我們手頭沒錢，但有應變計畫。派蒂先在現場監看他們搬家，接著開我們新買的二手

我告訴卡妮其實沒那麼糟。這兩天我多多少少睡了點。

「多多少少個鬼。四十歲你就準備上西天吧。」她說。

「假如我真的上西天，到時候你要不要來芝加哥幫我養小孩？」

「我會去芝加哥，然後在你墳墓上撒尿。」

我連續工作五十八小時直到星期一早上五點。這段時間我斷斷續續睡了幾小時，心情起伏不定，帶著滿臉鬍渣和矇矓的雙眼，靠著本能看病。我經常是半夢半醒，像個活死人一樣，而過去四年來我差不多也是這樣熬過來的。接踵而來的狀況被我機械化的逐一解決。

縫合傷口是我的最愛。不必多花大腦，只要靠低階的腦部反射專注在眼前的一針一線上，利用手腕的靈活轉動將細針由傷口的一側刺入，再由另一側邊緣穿出。夾針器械清脆的卡啦聲，剪刀剪線的喀嚓聲，還有用紗布擦血低沉的磨擦聲，此起彼落的規律節奏令人逐漸麻木。縫合撕裂傷不太需要用腦袋，而這種單調枯燥的工作卻帶給人一種平靜、安全的感覺：只消不停重覆一樣的動作，就能達成明確的目標；一針接著一針，傷口的兩側逐漸靠攏貼合。

縫合完成後，我擦乾滲出的血水，小心包紮傷口，然後我站起身來，突然感到一片茫

裡面僅存的最後一位住院醫師。

「你知道嗎，我剛在想一些事，」我說。「我不再是梅約醫學中心的員工。我下週才會開始新工作。我把家賣掉了，新家卻得等到下週一才能搬進去。所以你看，現在的我已經三十四歲，有老婆還有四個孩子要養，可是我沒有工作，無家可歸，身上一毛錢也沒有。」

史提夫打了好大一聲哈欠。「你半夜三點打電話給我，就爲了跟我說這個悲慘的故事嗎？」

「不是啦。我這兒有個男性病患，第六節頸椎粉碎性骨折。目前沒有神經損傷徵兆，但骨折是不穩定型的。」

「沒問題。把他轉過來吧。」

禮拜天晚上輪到卡妮當夜班護士。她對我說，「你知道你這樣很病態吧？」卡妮在聖喬伊醫院上夜班已超過二十七年。共事四年下來，我倆成了很好的朋友。「週五晚上我才跟你一起上班，」她說，「下班後我回家睡覺，隔天起來我去逛了逛街，還去看了小孫子。週六晚上我又跟你一起上班，下班後我一樣回家睡覺，睡醒後我上教堂接著去我姐姐家吃晚餐。現在已經是禮拜天晚上了，而你竟然還在這裡！你知道嗎，你看起來糟透了。你腦袋是哪根筋壞了，幹麼這樣拚命？」

「你得快點，」報到櫃台小姐催我。「飛機就快起飛了。」

我試著快速衝過登機走廊，但我的雙腿不聽使喚。等我努力撐到通道底端時，空服員正準備關門。她好奇的打量我，檢查機票後揮揮手請我進去。謝過她後，我踉踉蹌蹌穿過走道，一屁股跌在座位上。終於，我可以闔眼休息了。

喂。

有雜音從遙遠的地方傳來。

喂。

有人在講話。

「先生，」那聲音說。

我睜開眼睛。那聲音來自一張臉。奇怪，爲什麼我眼前會有一張臉呢？

「先生，飛機已經落地。你得離開了。」

飛機？落地？

「先生，你還好嗎？」

「還好，」我說。

「我們在芝加哥。你現在就得下飛機了。」

然。接下來呢？

沒有急事擺在眼前，我發現我已完全無法集中精神。我渴望這一切早點結束，讓我闔上眼好好休息。諷刺的是，我心底卻很明白其實我還頗享受這樣的工作。只剩三十分鐘，我眞的就要跟這裡說再見了。

我最後一次替一個酒鬼縫好傷口，讓胸痛病人住院，開好抗生素。我把寫醫囑的板子丟在護理站，隨手將白袍扔進污衣籃，然後與護士們親吻道別。這回我眞的「吞錨」了。

卡妮遞給我一杯咖啡，「快滾吧，你這個大笨蛋。」我倒車離開停車場，看見她與其他護士都站在門口，一起揮手向我說再見。「小心開車，醫生。」「好好照顧小孩。」「有空回來看看我們！」

我搖下車窗、解開鈕扣，把收音機轉到最大聲，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駛向東方的晨曦，往羅契斯特前進。即使半夢半醒、嚴重睡眠不足，我心中依然載著滿滿的回憶，一切恍如昨日。沿路上的大城小鎮都有我的病人，包括縫過傷口的、打過石膏的、接好骨折甚至急救過的。我感謝上蒼給我機會幫助他們。這一行工作非常繁重，我經常有蠟燭兩頭燒的無力感。然而此時此刻，我腦海中不停浮現的卻是這幾年一路走來的種種快樂；能以此謀生，是多麼的幸福美好。

我費盡力氣才讓自己在往羅契斯特的路上保持清醒，但仍差點錯過班機。

搬家費用，連續工作三天三夜的故事。

「所以你眞的做到了啊，醫生？」搬家工人把兌現支票折好，一邊塞進胸前口袋一邊問我。

「沒錯，我做到了。」

「你有機會睡覺嗎？」

「睡了一下下。」

「好吧，這是你的收據，」他說著，遞給我一張紙。

「等我們把這些都搞定，還要請你簽一些文件。」

「我可能不在這兒了。」

「啥？那你會在哪？」

「睡著了。」

「對啊，」他邊說邊笑。「來吧，就等著給你看這個。」他舉起一根沉重的鐵條，打開貨車的後門。第一個映入眼簾的竟是我們的床。「派蒂說這一定要最後裝上車。她說到時候你可能很需要它。」

此時派屈克跑過來跟搬家工人擊掌歡呼。「歐耶！」他說。

「嗨，小短腿，你要幫我們搬這玩意兒嗎？」

「現在就得下飛機。」我站起來，在走道上蹣跚而行。整個機艙早已空無一人。

「先生，那是你的手提包嗎？」

「我的手提包？啊，是啊，我的手提包。謝謝你。」

提姆在外面接機。我沒有托運行李。提姆直接載我去銀行換支票，之後把我放在我的新家。派蒂和孩子們已在那兒等我。

派蒂用一種有趣的表情看著我。

「幹嘛？」我問。

「我試著回想當初爲什麼會嫁給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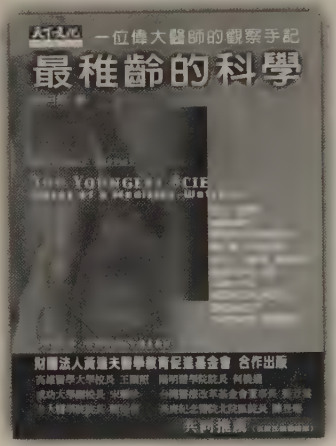
我用手搓了搓下巴。「當然是因爲我英俊的外貌，翩翩紳士風度，還有我——」

「支票帶來了嗎？」

「支票？什麼支票？」

「不要逼我開扁。」

時間是早上九點。搬家工人都已走下卡車。他們在旁邊晃來晃去伸展四肢，有些人在打哈欠。派蒂三兩下就已跟他們打成一片。而他們呢，想當然爾都很喜歡她。她與工人們一同聊天歡笑，討論雙城隊和白襪隊。在羅契斯特搬家時她還提供點心、爆米花和啤酒。而他們則開始跟孩子玩耍，把他們的名字都記住了，聽孩子們講關於一位神奇丈夫爲了付



一位偉大醫師的觀察手記

財團法人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 合作出版

最稚齡的科學——一位偉大醫師的觀察手記

路易士·湯姆斯 著　廖月娟 譯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醫學教育講座教授 賴其萬 審閱

■定價 320元 ■書號 GH052

曾任美國史隆卡特琳癌症中心院長的湯姆斯教授以個人經歷，說明了醫學——最稚齡的科學——在這一世紀中神奇驚人的發展。醫療的發展，從一個世紀前醫師主要依賴雙手執行醫療，演變到今天眼花撩亂的高科技診斷和治療儀器，湯姆斯教授對科技的進步持肯定態度，但同時也認為，這個代價是巨大的，因為醫病間的親密關係一去不返。湯姆斯教授想在這本書中傳達的是：醫療科技再發達，病人仍仰賴醫師為他們解除對疾病的疑惑，及對死亡的恐懼，唯有醫病間建立更親密的關係，醫師才能為病人盡最大力量，也才能達到最大的醫療效果。

「什麼嘟搬！」他的小手在空中揮舞。

不出十分鐘，我們的床已在主臥室裡就定位。一向細心體貼的派蒂甚至連床單和毛毯都準備好了。

「她眞的是你該娶的女人，」搬家工人們一致同意。

「你說派蒂嗎？她是全世界最棒的！」

我拖著腳步晃到床邊倒下，雙臂墊在枕頭下然後闔上雙眼。我的意識逐漸糢糊，在沉入夢鄉的前一刻，我感覺自己眞的好幸福；過去這四年我所承受的一切：無止盡的超時工作、微薄的薪水、唸不完的書，努力兼差還有值班的忙碌夜晚，都是值得的。這所有的一切，每一分每一秒的苦難與磨練，都是值得的。

搬家工人拾起最後一項工具之後幫我熄燈。在他帶上門前，我已進入夢鄉。

走過哈佛醫學院四年

財團法人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 合作出

白袍

一位哈佛醫學生的歷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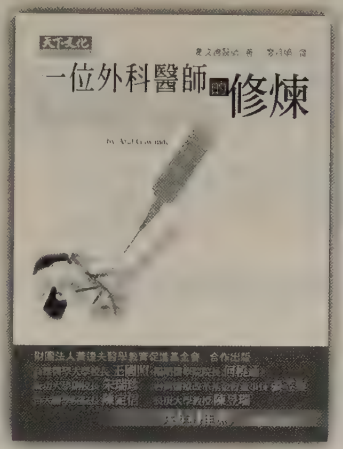
艾倫·羅絲曼 著 朱珊慧 譯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醫學教育講座教授 賴其萬醫師 審閱

■定價 380元 ■書號 GH065

本書是羅絲曼醫師對她四年的哈佛醫學院生涯的生動描述。一年級時，對身上那襲摺痕猶在的白袍，羅絲曼心中忐忑多於驕傲；一年年過去，技術純熟了，知識豐富了，在白袍逐漸變得皺巴巴的時候，她也終於了悟了醫學的複雜、病人的多樣和白袍代表的意義。

羅絲曼善於觀察，筆下流暢，書中一則則或有趣、或緊張，有時也有些恐怖的故事，都能帶你深入羅絲曼的醫學世界。從羅絲曼坦率的自剖中，我們對醫學也有了全新的認識。



一把刀的修煉

財團法人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合作出版
全美暢銷書、《紐約時報》特別推薦
2003年《中國時報》開卷美好生活推薦書
榮登金石堂暢銷書排行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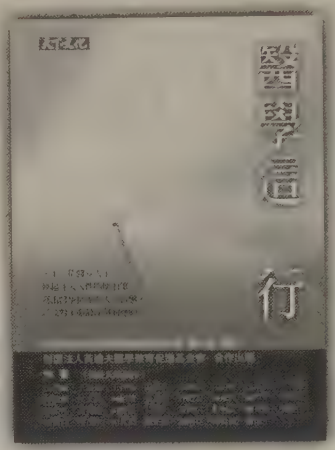
一位外科醫師的修煉

葛文德　著　廖月娟　譯

■定價 340元　■書號 GH061

外科醫師的書寫風格一向是華麗的、英雄色彩濃厚的，本書反其道而行，以最低調但犀利的筆法觸及每一個外科醫師內心最痛處，勇敢面對每一個醫師都可能碰見的噩夢：併發症、醫療糾紛、名利的誘惑，更多時候是自己面對疾病的無能為力。

本書是作者做為一個外科醫師，最深刻的反省。很少醫師有這樣的筆和這樣的心。這種低調而悲天憫人的寫法，使得醫學與醫師得以脫離不完美的宿命，得到昇華。



醫學人寫醫病世界

行政院新聞局第24次中小學生
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財團法人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合作出版

醫學這一行

黃崑巖・黃達夫・賴其萬等　著

■定價 360元　■書號 GH074

醫院恆常上演著各種悲歡離合，投身醫學這一行的人士最能看到人生百態，直接感受悲歡更迭的滋味；醫病之間的微妙互動，也常觸動他們隱藏在冷靜、嚴謹的外表下那顆細膩、柔軟的心。

本書選錄近四十篇文章，包括「行醫這條路」、「診間的哲思」、「醫病浮世繪」、「心靈處方箋」、「醫療的藝術」、「白袍的省思」等六輯。作者群從菜鳥醫生到資深教授，分布各年齡層，各有專攻的領域，加上服務醫院的樣態大不相同，他們從醫學生涯中擷取的片段自然也風貌殊異，或有趣、或感人、或嚴肅、或開闊……，值得細細咀嚼。

知識是治療疼痛最好的武器

《聯合報》讀書人推薦

博客來網路書店每週編輯推薦書

聽疼痛說話——神經外科的13個故事

法蘭克．佛杜錫克　著　廖月娟　譯

■定價 320元　■書號 GH066

佛杜錫克本是美國匹茲堡的一名鋼鐵工人，後來發憤成為神經外科醫師。說故事本領高強的他，第一本書《神經外科的黑色喜劇》就讓他揚名立萬。佛杜錫克本人是劇烈疼痛的老病號，接著寫了這本《聽疼痛說話》。這位博學多聞的醫師，描述各種夢魘般疼痛的肆虐、追索各種療法的發展、探討老天給予疼痛這個警示的用意，旁徵博引、上下求索，筆下的病例，像一個個懸疑探案，教人讀得欲罷不能。

《西雅圖時報》的評語是：「了不起！本書讓人洞視疼痛這個最難解的謎，了解人何以為人。」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住院醫師夜未眠：梅約醫學中心魔鬼訓練全記錄／邁可・柯林斯（Michael J. Collins）著. 楊慧莉、蘇偉儀譯.
-- 第一版. -- 臺北市：天下遠見, 2006〔民95〕
譯自：Hot Lights, Cold Steel.: life, death and sleepless nights in a surgeon's first years
面；　公分．—（健康生活；93）
ISBN：978-986-417-817-9（平裝）

1. 柯林斯（Collins, Michael J.）—傳記
2. 醫師—美國—傳記

419.952　　95022997

典藏天下文化叢書的5種方法

1.網路訂購

歡迎全球讀者上網訂購，最快速、方便、安全的選擇
天下文化書坊 www.bookzone.com.tw

2.請至鄰近各大書局選購

3.團體訂購，另享優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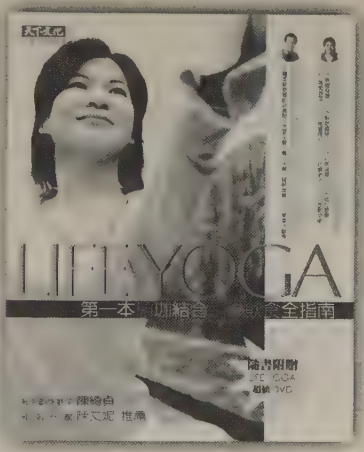
請洽讀者服務專線(02)2662-0012 或 (02)2517-3688 分機904
單次訂購超過新台幣一萬元，台北市享有專人送書服務。

4.加入天下遠見讀書俱樂部

- 到專屬網站 rs.bookzone.com.tw 登錄「會員邀請書」
- 到郵局劃撥 帳號：19581543　戶名：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請在劃撥單通訊處註明會員身分證字號、姓名、電話和地址）

5.親至天下遠見文化事業群專屬書店「93巷・人文空間」選購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93巷2號1樓　電話：(02)2509-5085



第一本瑜珈結合生機飲食全指南

李玉美老師：
24小時完美瑜珈計畫，解開身體密碼
歐陽英老師：
生機食療讓身體更純淨，提昇瑜珈境界

LIFE YOGA

李玉美、歐陽英　著

■定價 380元　■書號 GH086

或許你已經知道瑜珈對身體好處多多，但你總是藉口太多，說自己筋骨僵硬，拒絕進入瑜珈的世界。其實瑜珈一點不難，本書作者李玉美老師特別針對一天24小時裡每段時間身體的需要，設計非常簡單但有效的瑜珈動作，教你如何從清晨7點鐘喚醒身體、9點鐘解除僵硬、11點打開身體、14點強化腰腹、16點輕盈曲線、18點提昇能量、20點拒絕老化，到22點放鬆助眠，逐步打開身體，釋放壓力與酸痛。透過這套課程，瑜珈與生活將會自然而然結合。當瑜珈與你形影不離後，再配合生機飲食專家歐陽英老師專為瑜珈設計的三餐和蔬果汁，擁有優美的身體線條、窈窕的曲線，充沛的活力將是必然的結果。

住院醫師夜未眠

梅約醫學中心魔鬼訓練全記錄

作　　者／邁可・柯林斯
譯　　者／楊慧莉、蘇偉儀
系列主編／鄭惟和
責任編輯／李宜芬
封面暨內頁設計／劉亭麟

出版者／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創辦人／高希均、王力行
天下遠見文化事業群　總裁／高希均
發行人／事業群總編輯／王力行
天下文化編輯部總監／林榮崧
版權暨國際合作開發協理／張茂芸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陳長文律師　　著作權顧問／魏啓翔律師
社　址／台北市104松江路93巷1號2樓
讀者服務專線／（02）2662-0012　　傳　真／（02）2662-0007；2662-0009
電子信箱／cwpc@cwgv.com.tw
直接郵撥帳號／1326703-6號　　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腦排版／立全電腦印前排版有限公司
製版廠／立全電腦印前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廠／崇寶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裝訂廠／政春裝訂實業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2517號
總經銷／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8990-2588
出版日期／2006年11月30日第一版第1次印行

原著書名／HOT LIGHTS, COLD STEEL: LIFE, DEATH AND SLEEPLESS NIGHTS IN A SURGEON'S FIRST YEARS by MICHAEL J. COLLINS, M.D.
Copyright © 2005 by MICHAEL J. COLLINS, M.D.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by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Co., Ltd., a member of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Group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NE ROTROSEN AGENCY LL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定價／360元
ISBN-13：978-986-417-817-9
ISBN-10：986-417-817-2
書號：GH093

BOOK 天下文化書坊 http://www.bookzone.com.tw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天下文化 與您一起推動

讀一流書・做一流人・建一流社會

題字：名書法家　董陽孜女士

讀書

從這裡開始

讀書 Readers' Society

參加天下遠見讀書俱樂部

讓學習成為一種自我承諾

啓動終身的讀書計畫

網址：rs.bookzone.com.tw

BOOK zone

進入天下文化書坊

提供最完整的好書資訊

豐富您的閱讀世界

網址：www.bookzone.com.tw

93巷 人文空間

來到93巷人文空間

讓書香伴著濃郁咖啡與一片陽光

醞釀您的沈思心境

台北市松江路93巷2號1樓

服務專線：(02)2509-5085

■「讀書」二字摘自董陽孜書法作品

住院醫師一個接一個上前探查傷口，接著不是流露出畏縮的神情就是搖搖頭，最後都退後一步。沒人有把握該怎麼做。是該盡全力挽救那條腿？還是截掉它？他們全都看著我，因爲我是骨科總住院醫師，也就是得做出最後決定的那一位。

我站在手術房的中央，明亮的燈光打在肯尼血肉模糊的腿上。我努力把其他事情拋諸腦後[illegible]睡了多少覺、今天接下來還要忙什麼，這些此刻都不重要。眼前有[illegible]可憐男孩正躺在手術台上，毫無知覺任由幾個陌生人決定[illegible]。

我哼哼啊啊支[illegible]從自然的反應，當然要挽救這條腿。儘管只有百萬分之一[illegible]試。這孩子才十四歲。試試看，會有什麼損失嗎？要眞不行，再來截肢也不遲。這不是我們最起碼該給他的嗎？

本書是柯林斯醫師在世界一流的梅約醫學中心擔任外科住院醫師的故事。他用幽默無比的筆調，生動刻畫出自己四年忙碌且混亂的生活：無止盡的超時工作、微薄的薪水、唸不完的書、努力兼差、一年生一個孩子……。滿懷治癒病人渴望的他，在與一個又一個的病人相遇後，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極限與醫學的不完美。

將近一千五百個由生命、死亡、歡樂、痛苦和無眠夜晚交織而成的日子，構築成這段從生澀到成熟的醫師成長之旅。

ISBN 986-417-817-2 (419)
00360
9 789864 178179
天下文化
www.bookzone.com.tw
書號：GH093 定價：360元